



網頁版

林佛士玉鈺堂譯註並補入漢文音義書

漢譯佛法精要原理實修之體系表

玉鈺堂主人林健民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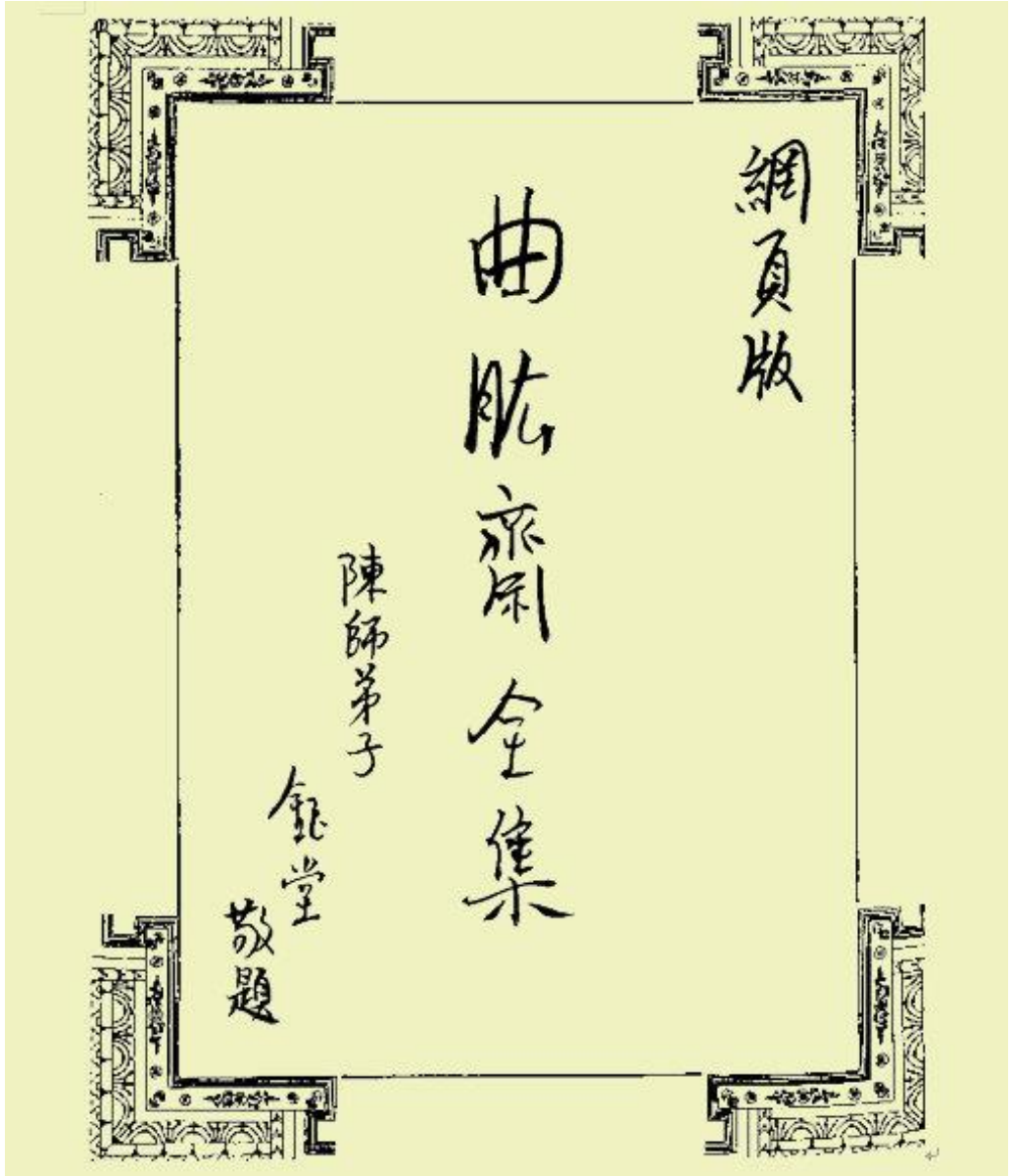


網頁版

曲肱齋全集

曲肱齋全集
林鈺堂題







作者陳健民瑜伽士



陳上師在柏克萊關房佛壇留影

陳上師講《淨土五經會通》第 41 次時留影





上·陳上師在尸林超幽
下·陳上師在灣區捷運車站分贈佛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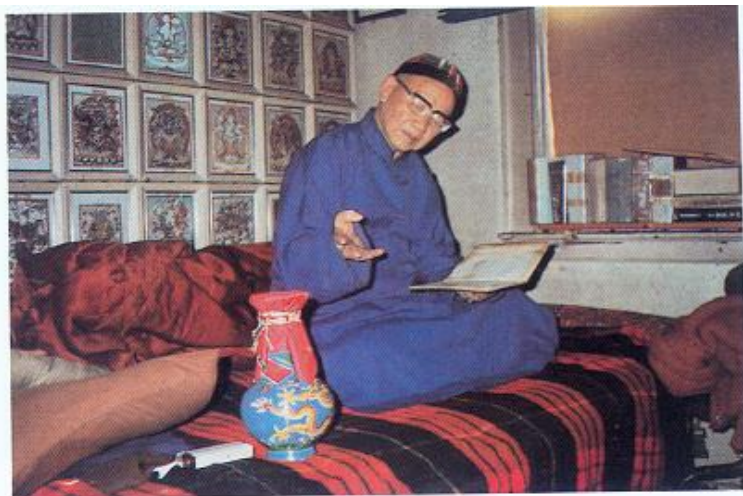




下·陳上師講經之神采

上·陳上師在香港放生三船共計六萬命





陳上師加持龍王寶瓶

陳上師在龍宮海邊打坐





最後遺囑及聲明



最後遺囑及聲明

本人陳健民，出生於湖南攸縣，現為美國公民，居住於加州阿拉米達郡柏克萊市，謹此聲明此為本人之最後遺囑。

一、以往所有遺囑皆作廢。

二、本人所有著作永遠維持非賣品供眾，但是僅收成本出售流通亦可。所有本人著作之出版皆應事先徵得林鈺堂居士之同意。

三、本人之所有銀行存款，於付清房租、醫藥費、火葬費、等開支及完稅後，分別贈於如下：

1. 總額之一半由在湖南之親屬陳相攸、陳公鏗、陳公馮、及潘雪明四人之尚存者平分。

2. 總額之一半捐贈普賢王如來壇城，供做下列用途。

(a) 其中四分之一充做台灣金山五輪塔之維護基金。

(b) 其餘四分之三充做本人骨灰塔之建築基金。此塔應建於台灣金山五輪塔之近側，但不得移動五輪塔本身。

四、其餘所有產業，包括佛像、佛書及法器等等，皆贈於林鈺堂居士，以供下列用途：

1. 所有佛像集中一處，供大家禮拜。

2. 所有本人收藏之佛書集中一處，供大家閱讀。

五、本遺囑所未提及之任何親人皆不得繼承本人之產業。

本遺囑之執行全權委任林鈺堂居士且免其繳納保證金。林鈺堂居士得自行決定執行之方式及細節。若有未盡事宜亦委林鈺堂居士全權處理之。

陳健民

立遺囑人：陳健民 簽名 Chien Ming Chen

住址：2108 Shattuck Ave. Apt. 4
Berkeley, Ca. 94704

見證人：黃百肋
Juan Bulnes

簽名：黃百肋
Juan Bulnes

住址：2000 Colony St. #5
Mountain View, Ca. 94043

見證人：黃明德 簽名：黃明德

住址：33779 Quail Run Rd.
Fremont, Ca. 94536

Donald Huang

見證人：閔忠 簽名：閔忠

住址：4743 Wild Meadow Reach
Santa Rosa, Ca. 95405.

Chun-Kun

一九八七年九月七日

曲肱齋全集 第八冊

目錄

漢譯佛法精要原理實修之體系表

二版前言	林鈺堂博士	一四
序		一五
一、陳氏對此表之一般性講解		
第一講		一七
第二講		四二
第三講		六九
第四講		一〇三

第五講	一三〇
第六講	一五三
第七講	一七二
第八講	二一二
第九講	二二四
第十講	二五二
第十一講	二七七
第十二講	二九三
二、陳氏對此表含義之深入講解	三〇一
附錄		
一、佛教徒當於何時開始習定	三一七
二、陳上師閉關細談	三二八
三、依體系表次第詳列之重要參考書目	三五九
林鈺堂	三五九

二版前言

林鈺堂

此書初版曾印行兩次，共三千冊，頗受學佛大眾喜愛。此次二版增列拙編〈依體系表次第詳列之重要參考書目〉為附錄三。此文原列為《曲肱齋全集》附錄之一，以顯示陳上師種種著作與他親編的體系表之配合關係，使讀者知其深淺前後而易於趨入。文殊印經會刊行《曲肱齋全集》已年餘，且已再版，而余尚未接到他們應允贈送的。無奈之餘只得請王武烈居士複印此文，以供校訂。此次校訂增列已出版之陳師譯作《恩海遙波集》，並依藍吉富教授之教示，增列佛光山出版之《佛光大辭典》。

一九九〇年二月廿七日於加州寓所

（按：文殊印經會在一九九〇年六月已經送林居士《曲肱齋全集》三十五部了。）

序

陳老居士的英文著作〈佛法精要原理實修之體系表〉，早已流通全球數十年。此表精簡地把整個佛法小、大、密三乘一貫的體系裡，精要的原理、原則及修法，依其次第及相關位置列出，使學佛者可以對佛法的大體一覽無遺，並且可以依之循序進修，成佛而後已。此表之作是前無古人的，因為古德今賢皆罕有對佛法全體有如此深入及系統化之體會。此表之重要性在本書內有更詳盡的介紹，故不贅。

陳老居士囑余將此表在其指導下譯成漢文，以便利讀中文之學佛者，並且遵其指示，在表內加入「成佛八次第」及「三種關房」兩欄，並增列參考書目。英文原表未列中國之十宗，因原表為英文讀者訂的。此次漢譯，故將十宗之重要經籍完全列出。陳氏新訂之密乘三級教授，亦在此介紹。

陳老居士曾為余等數位講解此表，錄成十卷錄音帶，現已完全筆錄整理出來，在此書內公開。此首次之講解是一般性的說明。此書出版之前，老居士又特為余講授此表之含義，以便補入此書。此第二次深講之內容不

是對此表泛泛認識所能體會的，讀者宜特別珍視之。

陳氏近作〈佛教徒當於何時開始習定〉及〈閉關細談〉，對實修者有重大裨益，亦遵老居士之指示，附錄於此書內。

此書之編輯、筆錄、製圖等工作承蒙關忠、關高明竹兄嫂之賜助，特此鳴謝。彼等於筆錄講稿時，曾聞瑞香數次，此乃佛、菩薩對彼等之嘉勉。謹誌於此，以銘佛恩。筆錄初稿承蔡鴻麟居士勉力完成，亦併此誌感。

編者林鈺堂謹序

佛曆三〇一三年西元一九八四年

一、陳氏對此表之一般性講解

（十卷錄音帶之筆錄）

筆錄初稿：蔡鴻麟

筆錄二稿：關忠

高明竹

第一講

這個用英文寫出的表是：〈佛法整個系統中之精要原則及修法〉。此名中含有兩個因素：一、整個系統；二、精要的原則及修法。首先解釋由這個表能得知整個佛法系統。我們的佛法因為發展的過程與地域之關係，整個系統已經異常的混亂。故先要曉得我們的佛法，是佛順眾生的知識程度的高下深淺，就有所謂「了義」、「不了義」，所以有的先說，有的後說。「不了義」當然是先說，「了義」是到了最後才說的。

因此所用的語言能使整個的佛法分崩離析。有鄉土觀念的人，是絕對不能得到整個的佛法，他只認為佛在他那裡說了些什麼，就是佛法；佛在

他那裡沒有說的，就是非佛法，甚至還破壞，這就是所謂南傳、北傳的問題。所以有什麼南傳佛教、北傳佛教，這都是些不通的人說的，不是整個佛法應該有的名詞。然而現在一般學者南傳、北傳不消說，還分東密、西密，所以東、南、西、北，就弄得分崩離析。東密就是原來的唐密，到日本去，就變成東密；西密就是西藏的密宗，是印度傳到西藏的。所以南、北、東、西，顯教、密教弄得整個系統不成系統了。然而現在呢？因為交通方便的關係，又不同了。以前，像玄奘法師辛辛苦苦由中國到印度，經過了很多的艱難；又有很多朝印的人死在路上，犧牲很多有學問的人，都是由於交通不方便的關係。那個時候佛教的內容受到地域的限制，是勢所難免的。因此印度有印度的佛法，中國有中國的佛法，日本有日本的佛法，西藏有西藏的佛法，錫蘭有錫蘭的佛法，泰國有泰國的佛法，就這樣弄得分崩離析。到現在交通方便以後，假如你能夠像美國的嬉皮一樣有福報的，把父母親的錢偷走，買很多的旅行支票到處去走，這樣一來就把地理的限制衝破了。他們雖是新發心的佛教徒，但是就在一、兩個月的時間中，乘

著飛機就到了倫敦，在倫敦佛教會碰到 Sangharakshita 這樣的學者一談，說這樣說那樣；然後又搭飛機到巴基斯坦，在巴基斯坦遇見北方的佛教希克（Sikhs 帶著包頭的），那些人又像印度教，又像是蓮花生大士的眷屬，又像是佛教之密宗，所以他們在那裡也學起來；由那裡又進入印度，又碰到印度的人，他們認為佛法淨是講空，沒有印度教好，然後他們在那裡又學習印度教；在印度南部又看到一些和尚有些不同，穿著黃衣服，又拿著鉢。大家又說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就是這個樣子，那就應該到錫蘭去。然後到了錫蘭，錫蘭的人又說，佛法只有我們的才是真的，巴利佛法是真的佛法，因為釋迦牟尼佛講的是巴利話，他在我們這裡有好多年，他是對我們親自傳的，他並沒有講什麼大乘，大乘不是佛法，因此就學習了些小乘；然後又到仰光、泰國，從廣州又回到中國。中國又說小乘發心不對，小乘是不能解脫的，把小乘罵得一塌糊塗；只有大乘才能成佛，才是菩薩，小乘都是些羅漢，都是自了漢，學佛不要學那樣，那等於是佛門內的外道，內道裡的外道。這一來，他們在中國的大廟結緣參觀，學了些大乘佛法。

有時又碰到學過密宗的又說，諾那師傅是這樣說的；貢噶師傅又是這樣說的，結果又學了密宗。西藏人又說，中國哪有甚麼密宗？密宗是我們西藏的；中國人只曉得顯教、禪宗，中國和尚連因果都不知道，哪有甚麼佛法？西藏人就把中國看成是沒有佛法的地方、不講因果的地方，因為中國和尚裡頭講禪宗講得很高，同時他們曾由印度接蓮花戒大德入藏與中國和尚辯論，中國和尚跑了，所以他們就說中國是沒有佛法。有些人就說西藏是真實假和尚，因為他們唸起經來，還是有效力，但是一天到晚喝酒吃肉、嫖娼，故是假和尚。中國則假經真和尚，請和尚唸經就不如請喇嘛唸經有靈，所以是假經。中國的大乘經典及西藏大乘經典，古人曾經比較過，有六百多種是西藏沒有的，普通人就亂說，中國是假經真和尚，因和尚是規矩吃素，不吃酒、不攪娼。中國譯的大乘經典比西藏完整，西藏譯的密宗經典比中國多一點。隋唐以來佛法最興隆的時候，中國學者對於密宗都認為是個疑問的東西，雖不敢說沒有三大師（唐朝三大師：善無畏、金剛持、不空），但對於西藏所倡之無上瑜伽絕對不贊成。所以佛法真可

憐，支離破碎，沒有人能真的把佛法整個系統弄清楚。各派有各派的見解，華嚴宗有華嚴宗之見解，天台宗有天台宗之見解。三論宗、法相宗等四宗，彼此之見解均不同。現在的《藏經》光是在印度就曾經四次結集，都是規矩矩的。頭一次結集的時候，阿難尚未證阿羅漢，不准他進去，非逼著他在晚上證得了阿羅漢，才准進入結集場。那個時候是結集不是翻譯。釋迦牟尼佛最初教徒弟，哪裡有所謂三藏十二部呢？那時三藏十二部才開始，那時是四句話，看阿羅漢之情形：守戒不守戒，菩提心足不足，悲心足不足，定足不足，對他們僅說四句話，他們把這四句話放在心上，謂之《法句經》，照這四句話去修。現在人身難得之條件，我們都沒有，只有佛在世時才是真人身。佛在世是暇滿，他五滿之一（他五滿：佛出世及說法，教法住世及隨人，復有他人心慈護），不是暇滿不是真人身。有人說現在我們有十萬萬同胞了，人口增加，佛法卻說人口要減少，殊不知「人身難得」的人身，是指暇滿人身。不屬八無暇，又具足五滿的條件才是人身。五滿之條件，第一是佛在世，我們都沒有，我們隔佛已經三千年了，

佛法之整個系統很不容易找。隋唐時沒把密宗看得很重要，他們編的所謂五時、所謂四教：藏、通、別、圓；所謂五教：小、始、終、頓、圓，都是他們自己擬出來的，不是佛說的。因此各派有各派之本經：華嚴宗以《華嚴經》為主，天台宗以《法華經》為主，三論宗以《中論》、《十二門論》、《百論》、《般若波羅蜜多》為主，俱舍宗以《俱舍論》為主，唯識宗以《唯識論》為主。各派有各派的我執，人有人的我執，派有法上的我執，愈分門別戶，愈攪不清楚這整個系統。編寫佛學概論者，都有其偏見，故不能見到佛法整個完全之系統。結果，第一個受壓制的是密宗。元朝、明朝時，皇宮裡把密宗當作不宣之秘，不在外面傳的。比方說，噶瑪巴的黑帽子是明成祖給他的，有些中國人不習密宗，根本還不曉得這個帽子還是我們中國皇帝給他的。他們出門時三頂大轎子：第一頂抬的就是這個黑帽子；第二頂抬的是一個大金印，上雕大龍，印文是「西來大寶法王之印」；第三頂才是抬法王自身。不像來到美國，隨便一部車子載來載去，我看了很傷心，真是糟蹋極了。這三頂轎子都是八個人抬的。法王由八幫

回西藏時，我曾要求而獲准抬了一次，我抬的是平路；走高山時，抬的人都是受過訓練的，轎子要始終保持平穩才行，這是很不容易的；抬轎子的穿著都很講究。皇宮裡面禁止外面的人知道，一切在皇宮內所傳的密法，只有皇帝才知道。以前本來就沒有攪清楚，以後西藏來的這些，大家都懂密宗的時候，已經是衰落的時候了；等到我們知道時，已經是很衰落了。

所有中國之《藏經》以唐時編的為主，以後稍有變更，但攪來攪去連目錄都攪不清楚，三十幾種版本《藏經》的目錄，我都檢查過，但都是攪不清楚，顯教中混入密宗，密宗裡混入顯教。屈文六編《中華大藏經》，他們幾十個人拿了政府許多錢，可惜他自己是個外行。我說：「你還不夠格攪這個事」。他想請我當總編輯，但我已經在印度閉關，不能答應。我說：「一者要蒐集三十幾種版本的《藏經》，二者要請懂得密宗、顯教之分別的人才，你們的目錄裡就把密宗看不起」。

我為什麼講得這麼多？還沒有講到那個地方呢？就是這個道理啊！這

個交通方便的人，像嬉皮一樣環遊全世界的；中國法師，如印光法師，他環遊全世界了？南歐、北韓這些學者環遊全世界了？只有太虛法師還多走了幾個地方啊！其實太虛法師他有他的成見，他是法相宗的，他是喜歡法相宗的，他講來講去還是他的法相宗。但是這些嬉皮在小乘那裡，他也做幾天和尚，他也把頭髮剪了，把衣服穿起，東跑西跑討東西，有肉吃，他就很喜歡，他有了這個味道，他就跑了。然後就到仰光，仰光也到了，到處有很好吃的，小乘並不是吃素，都是吃葷。這些居士們每天吃飯的時候，都是跪在地上，雞肉、羊肉、牛肉，隨你選吃。那邊做和尚的生活是好高貴啊！吃得都很好！你說手裡拿不得錢，他可以用筷子。筷子夾錢不犯戒！說起來是不犯戒，手沒有攪到錢上就不犯戒，手到了錢上就犯戒，所以錢沒有到手上是不要緊的。小乘的戒是重身、重口，不重意。他為什麼重身、重口，不重意？因為那個時候的佛法時期就是以佛為標準，佛是怎麼樣的，就是怎麼樣的，要照著佛做。你的心，不能像佛的心，但是你講的，要講的像佛那樣的話，你做，要做像佛那樣的事。佛手不拿錢，你手裡就不能

拿錢，佛討到什麼東西，就吃什麼，他並沒有說葷的就不吃，討到什麼東西，吃什麼東西。但是他們這些嬉皮到了越南，聽了中國禪宗，聽到這些名堂，他們就到中國去。到中國去又聽到有密宗，他們就到西藏去。到西藏去又聽到西藏密宗和日本的密宗又不同，又到日本去研究密宗。所以他們一把他們學的這一套比較起來，他就知道了；他雖不能明瞭完全的整個系統，然而他已經看過了這些東西，無論如何，他就是走馬看花一樣，他已經看到這一套了。他就不比這個錫蘭人從沒有看過西藏的密宗，而西藏人也從沒有看過錫蘭和尚攪的這些名堂。他們穿的衣服跟這些喇嘛穿的衣服都不同，一個是黃色，一個是紫色。密宗上講這個紫色是不宜穿的，但是他們還是穿了，個個都是很時髦的，都是紫色的毛嗶嘰。大寶法王他也穿這個，照規矩是不能的。他們的穿著本來右邊是一定要露肩的，但是氣候的關係，他們還是穿一件衣服在裡頭，這是不能的，這硬是要露出肩來的，所以很多人手痛，沒有辦法，他就套一個套子，這是因為地方不同。

但是嬉皮他因為跑的地方多，他雖不能了解整個系統，但是他看這個

是佛法，那個是佛法，大家都是這麼說的啊！你不能說你自己的才是。他到錫蘭的時候，那兒說大乘不是佛法，他到了中國來了，又聽說小乘是不足為奇的；他一比較起來，他一看大乘這樣，小乘這樣，這個也是佛法，那個也是佛法，他們都是各有各樣，不是整個的佛法；他就曉得整個的佛法可以包括這一套。於是，他在日本看到下三部的密宗；到了西藏就看到無上瑜伽部的密宗；到了中國才看到禪宗，又看到華嚴宗，然而他們沒有法子整理起來。他們曉得這一套了，他們大致曉得小乘、曉得大乘、曉得密乘，同時密乘的理論現在已介紹出來。因為有些德國人的天主教徒最喜歡研究密宗，他們從德國採納很多密宗。他們天主教教皇穿的衣服攪的名堂大多是師法密宗。德國人最初研究西藏文的人也多。西方去東方學佛的人大都是英文學者，都是講英文的人，研究英文的人，結果英文書裡頭，小乘也有介紹的，密乘也有介紹的，因此一看，雖然他不懂整個系統，然而他懂得有小、大、密三乘，他不像中國的學者只承認小乘、大乘，同時把密乘只看成大乘的一小部分，並且這一小部分是和印度婆羅門教是相同

的；就把密法看成一個外道去了，認為蓮花生大師都是印度教的人。所以他們編《藏經》的時候，陀羅尼經都附在後面而已，因此整個系統是攪不清楚了。這個編《藏經》的人他都攪不清楚，其他的人就更不消說了。

所以啊！反而是嬉皮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因為他能夠曉得這些東西，因為他到處看到過嘛！這個是耳聞不如目見，他自己看到過嘛！你小乘佛法沒有看到過密乘，你就是亂說嘛！他自己到了西藏，他就看到過。好比到了北京雍和宮，就有歡喜佛像，到了西藏，不消說他又看到這些歡喜佛像，看到這些無上部密宗。但是到日本去了，他們就說這個是不行的，在我們，和尚要結婚是可以的。他大乘和尚結婚卻也可以。但是這個學密宗，他說，啊！這個西藏密宗是很壞的，他們吃酒，攪婆娘，這個不對啊！我們這個是吃素啊！吃素啊！清清淨淨的，我們燒火供啊！都是用素的，這樣一來，究竟哪一個對啊？他怎麼曉得這個又是下三部？這個又是無上瑜伽部？他們還是攪不清楚！他只曉得小乘、大乘、密乘；但是密乘總歸比大乘好，因為他是即生成佛嘛！而大乘是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的，外國

人是等不得的。他比中國人更等不得，他是趕緊要成佛啊！他是以為這個很好了。

所以這一來，有許多人學禪宗，到中國，講這個也是不對，那個也是不對，他們說：「這個禪宗是最高的，不要這些啊！何必要佛？我即是佛！佛，我還不喜歡，把佛打去給狗子吃！」這一來，就是這個佛法根本攪得不成體統啦！

所以要懂得這個佛法整個的系統，就要看過、明瞭這個表才知道。從哪裡起是淺的？這個表啊、是從左邊到右邊看，因為是英文的，左邊到右邊是由淺入深、由低處入高處！沒有什麼右邊的比左邊的還要低一些，沒有這個事情。就光是知道由左向右是由淺入深、由低向高，這個系統的次第就攪出來了！

所以要了解佛法整個系統，要不違反佛義，要能夠了知，看這個表就明明顯表示出來了。這表是科學化的，從左到右，一點錯亂都沒有的，我向你們保證，絕對沒有一點錯亂。

這是第一個理由，要先曉得，我們現在佛法的錯亂、顛倒及不了解各個的門派，各個的糾紛，都是由於交通不便造出來的；同時也由於個人知識的不完全，只曉得一點，就覺得這一點就是對的，別的那一點就是不對的。所以一定要佛法的整個系統自己看過、學過、練過，然後才能夠訂定前後次第。假如有一部分你沒有學過，有一部分你並不知道，你就不能擬這個表；這個表裡頭是整個佛法的系統都有了。聽起來很容易，但是要你自己列出來就不容易了。你要把所有的《藏經》看過，你要懂得各地佛法的情形、各派主要修行的情形，並且佛法主要的理論完全通達了，然後才能列這個表。因此你得了這個表，就等於看了三藏十二部；因此你得了這個表，就等於到了每一個佛教的國家。好便宜啊！也不花一個錢；啊呀！這個真是太便宜了！

其實很不容易啊！我一說到法上，常覺有這個毛病，好像是自讚毀他。但我若不老老實實向你們講，你們就不曉得這個表的重要。說句老實話，釋迦牟尼佛他難道還自讚毀他嗎？然而他說：「彌勒佛原來是排在我的前

頭的，應該他先成佛。後來因為我很精進，所以超過他」。他不是自讚毀他嗎？他假如不說，哪個人知道？他這個「自讚毀他」是勉勵我們精進嘛！釋迦牟尼佛說法，他又不要錢，他又不要房子，他又是隨處流浪的，他為什麼要自讚毀他？所以，自讚毀他主要的是說那些利用佛法賣錢的，他一定要說他自己好，等於賣假膏藥的一樣：「我的膏藥是真的，他們賣的都是假的；你買我的，不要買他的」。我也沒有這個意見，釋迦牟尼佛也沒有這個事實，那麼為什麼要「自讚毀他」哩？因為假如你不說出來，哪有人會曉得呢？根本就不曉得！釋迦牟尼佛他只能說彌勒佛要在他之後第二個成佛。但是，為什麼要在你之後，而不在你之前？為什麼你又在之前呢？我們也不知道，他自己不說，我們就不知道了。他說了，有什麼好處呢？他並不是要我們多供養一點，他只是要我們曉得，雖說佛法有一定的因緣，然而也有特別的。每一個人要精進、要趕快努力，在彌勒佛沒有成佛以前，還是可以趕上啊！所以在密宗裡，即生成佛是不受時間限制的。

不過有兩個問題：，一個是，釋迦牟尼佛與彌勒佛這種佛是共業所生，公共的主教，一代只有一個，一個世界只有一個；但是私人成佛不受限制，你可以由你的特別精進私人成佛。可以即生成佛，今天也可以有人成佛，明天也可以有人成佛，那只看你得到這個法沒有？得到了這個法，你精進修持，你也可以成佛。所以私人成佛與共業所生的主教的不同！現在，學法相宗的人就常常讚嘆彌勒佛、彌勒菩薩，所以太虛法師，南歐、北韓，都是唸彌勒菩薩的。他們說往生彌勒菩薩處很容易，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很難；因為距西方有十萬億佛土，而這個就在欲界天、兜率天裡頭。但事實上不一定。我不是講了遠近會通嗎？如果不能會通，就是連在中國這個地方，像五台山，你還是不能去。五台山是文殊道場；虛雲老和尚朝山途中已經遇到文殊師利菩薩，他還不認識他，菩薩幫他背包袱，他還不認識他，一定要到了他的廟上，他自己飛進像裡，他才知道。

這個表在學問的空間上也是如此！你就算看完了卅一種《藏經》，也還不能得到這個東西！因為卅一種《藏經》裡頭沒有這個表！他們編來編

去是那些目錄、是那些東西，沒有這個東西。事實上，卅一種《藏經》裡頭也還有很多錯誤；我是沒有這個時間去做這事；我一做這事，會發現很多錯誤啊！所以屈文六、蔡念生他們幾十個人花三、四年的工夫編出個《卅一種藏經目錄對照表解》，拿給我一看，我把他裡頭的錯誤一起一張信就寫出來，在我的《曲肱齋尺牘》裡有。他們就再也不攪這事，等於幾年的功夫一封信就把他們打消了。他們就說：「我們再也不攪這一套。這樣攪出許多批評出來也不對；陳健民那個人惹不得。我們照老的規矩來，先把這一部印出來，然後這一部缺少的又補上去，那麼我們就不用負什麼責任」。哈、哈、哈、哈、哈，屈文六他們就在打這個主意。所以現在蔡念生這些編《藏經》的人，他們都曉得我啊！所以在空間上說，替你們把這卅一種《藏經》讀完了。在時間上說，你花十年、廿年看書的經驗，還不如花一、二點鐘讀這個表。以後要編《藏經》若能照這個表就好極了。這並不是我自己吹哪！它有一定的系統啊！

現在這個表裡頭光是小乘就有好幾格。小乘的巴利學會是了不得的，

是由英國幾個學者十七世紀就開始了。後來他們與我討論好多事情，他們直接寫信來要徵求我當他們的會員。我說：「對不起，你們的會員一個月要繳好多錢？我繳不起這個錢，你有什麼吩咐我，我幫你做」。他們說：「我們沒有什麼事，我只要得到你的書，我們就得到很多參考，並不要你繳費」。我就始終沒有掛這個名。他們這個裡頭淨是有學問的人，小乘的巴利三藏完全譯出來了，不但是譯出來了，而且他們都有索引，這個事情更了不得。所以我們假如大乘的索引，密乘的索引都做出來，那著述的時候，就很方便，很多東西就可以找出來。

我向黃百肋博士說，我希望有一個佛教參考書索引的電腦，一個題目一來，小乘怎麼說、大乘怎麼說、日本怎麼說，一下來了，多好啊！你們將來都有希望可以做這個事。這個就是頭一條。第二條，要了別三乘中重大原則的演變發展。本來這個三乘的名字就有不同的解釋，現在說小乘、大乘、密乘，這個是現在的、時髦的。以前的不是這樣的，以前佛經上所謂的三乘，是指小乘裡的聲聞、緣覺以及大乘裡的菩薩三乘。結果密宗又

不在內。然而此地講三乘，是指現時代所講的三乘小、大、密。現時代的人曉得有密宗。以前講二乘的時候，講小乘、大乘的時候，就把這個密宗歸併在大乘裡頭，而沒有被歸併入小乘。以往密宗雖是不受重視，但是密宗即生成佛，這個成語還是有啊！他們以前就有了，因為龍樹菩薩說過，密宗能夠以這個生身父母的身即生成佛。龍樹菩薩這個〈發菩提心文〉是大家都看過，所以有即生成佛這個意思，他們不能把龍樹菩薩這個話撇開。所以現在講的三乘，不是講聲聞、緣覺、菩薩三乘，而是講小、大、密三乘，因為小、大、密三乘裡頭的各個的重大原則是甚麼，他如河演變發展，我們都要知道。你要曉得，佛菩薩的佛法是一個整體。整個的宇宙、整個的成住壞空，這個娑婆世界在沒有毀滅以前，佛的教化都要包括這些東西。佛卅一歲才開始說法，八十歲涅槃的，只有四十九年的光陰說法，他不能不選擇對人類易得著手的方法說起。所以有人說，佛最初那七天成了佛以後，他不說法；而在華嚴宗就說，那七天是在說絕對圓滿，無始無終的《華嚴》。有人說《華嚴》不是那個時候說的。關於這事有很多的意見，我們

且不管它。總歸，不論是小乘、大乘、密乘，每一乘都有特別的不同的地方，它的重大的基本的哲理上的演變是一個大問題，它從哪一種哲理到哪一種哲理，又從哪一種哲理又到哪一種哲理，由淺至深，這個表裡頭都有。你看它好像沒有理論，看它好像沒有寫甚麼，實際上在那幾條緣起，就是很重要的。正見、空性都是哲理的。此表左邊的頭一直格就是標重要原則的名，以後就依各乘的次第，進一步、進一步，演變就在這個前後裡頭看出來了。譬如這個空性（「十五乘」那欄以上的先不管，不必講這麼多，有那些名義就對了），便是很重要的原則裡的頭一個。佛他是為大事因緣出生，就是要說明這個真理，這個真理就在空性裡頭，這個全宇宙、全人類的真理就在這個空性裡頭。但是這個空性，在小乘裡的空性就不同，大乘裡的空性也不同，密乘裡的空性也不同，一直都是這個原則演變啊！就是一個前、一個後，一個淺、一個深。所以你假如能把這四種空性完全了解，整個佛法要緊的東西就都知道了。空性為甚麼要有這樣演變的情形呢？頭一個演變是針對人類思想之人格而言；這是小乘的，這下面有兩格，聲

聞乘及緣覺乘，這兩乘是同樣的原則，是一種空性，所以這兩格底下是一個整格。他們所重的是甚麼呢？是重在這個本身的人品、人格。修羅漢、辟支的人注重他們本身上哪個空性呢？就是這個在心理上的空性。起初佛跟他的親身的弟子所傳的，就是這個空性。修羅漢的人要在他本身的人品、人格，亦即在人類思想上而非生理上的這個人品上頭去空，就是說，不是在法上的，而是在本身上的人格，而本身上是屬於思想上的人品、人格，在這個地方去修空性，所以這是空性的最基本的一點。譬如說我這個人由我自己的思想上構成的這個一種人格，這個東西是空的，這是「所空」。「能空」呢？就是這個本人思想上的空性正見。所空的那個東西呢？就是指自己的人格、品格。在思想上所執持的這個品格，這個東西的空性就是這個東西是空的，所以呢？所空的這方面就是只限制在人品，而且呢只限制在心理上所執持的人品，由這個心理上的執持再進一步，第二步就演變到甚麼程度呢？第二步就是包含人品與萬法，就是不光是人品而且是包含萬法！法是包括所有客觀上的這些現象。這個人品呢？就是主觀上的東

西。這個法呢，就是客觀上的所有一切東西，但是也還是限於心理上的，雖然法不光是心理上的，同時也是物質上的，但是對於物質上的法這種空性不注意，而是注意到心理上的人及法。講空啊！是空這個自己能觀本身的這個人品，同時空所觀的這個思想上的法。

譬如說，我們看到這些物質上的東西，那麼這是生理的或者是物理的，但是他們不注意這個生理的物體，而注重心理的。心理上的法或好或醜，各種形容詞裡頭的東西，要空這個東西。起初在小乘修羅漢的階段，只注意到本身在人品上的這個「我」，這個是空的；到了進入大乘階段，就空到這個思想上的人品、法相。思想上所產生的人品、所產生的法，在這個上頭空，不光是空人格，而且空這個法，但是空來空去還是在這個人類的思想界內。所以同一個空，在小乘的時候就只空這個人我、人上所產生的我執；在大乘裡頭，不光說空人所產生的我執，而且空在法上、在思想上所產生的我執。這樣一來，要曉得他所進步的、演變的，是從人品上的演變到環境上的這個法，不過所演變的程度，兩個都是思想上的。要從這個

又進一步演變到那個，就是屬於密宗。所以第三，你看這一條線，直線以外，這個底下一直到這個地方打止，這都是金剛乘，金剛乘就分四瑜伽：事部瑜伽、行部瑜伽、瑜伽部瑜伽、無上瑜伽部。無上瑜伽部又分麻哈瑜伽、阿努瑜伽、阿底瑜伽。這個「空」就是從下三部的三個瑜伽到無上部的頭一個麻哈瑜伽。這個裡頭所空的是甚麼呢？既是人與法這兩個，並且又同時是在觀想本尊身的思想上，這個地方就不同了啦！這個雖是同樣的思想上的，但是這個思想上的已經包括觀想的佛身，這個身就不是凡夫身。前面這兩乘（小乘與大乘）空來空去，只空到凡夫身；這個就又進一步了。因為在大乘裡，無論你修到十地，從初地修到十地，還是菩薩的地位。從下三部密宗修起來，就慢慢修成一個佛身。無上瑜伽部的麻哈瑜伽包括了這個佛身。至於這個下三部瑜伽，雖說還沒有即身觀成自己是佛，但是此瑜伽中所注重的是佛身。因為事部是事佛之部，行部是行佛之部，而瑜伽部所重的是佛的三密瑜伽。所以，因為所行的，密宗與大乘就不同了。大乘是有菩薩地位的，學習佛的地位一直由初地到十地，他還是個菩薩。密

乘呢？就從事部、行部、瑜伽部，他已經得了灌頂，下三部的灌頂，加上無上部的身灌頂，無上部的麻哈瑜伽是修初灌的。佛菩薩的身是本尊身，因此從下三部到無上瑜伽部的第一部這個階段，所觀的空是一個觀想的佛身的空，那個時候已經不是凡夫身了。不管修成與否，所觀的那個身是佛身，在佛身上的人品，佛身上的法、法務、人品，佛有佛的人品，所以，演變是從人身到佛身，觀想的佛身，所以這個又進一步了。最後第四個，從二灌、三灌乃至於四灌（阿努瑜伽就是第二及三灌，阿底瑜伽就是第四灌），就是在這個時候修氣。二灌是修氣、脈、明點，三灌也還是修氣、脈、明點，所以這個地方是屬於二、三灌。因為二灌開始修氣、脈、明點；三灌呢，就夫婦雙運修氣、脈、明點；四灌就是修大手印；四灌以上的都是紅教裡頭特別的口訣的修法。不管怎麼修法、口訣怎麼樣高、怎麼嚴密，這裡頭總歸還是屬於空性。這個空性是甚麼呢？它有重複的兩重：既是人與法，這是頭兩重；又是心理的及物理的或生理的或性理的，這是次兩重。因此它的空不光是空本身的、法上的這個心理的，而且是生理的；心理的

或生理的都是就觀想或成就的佛身而言。觀想的佛身就是還沒有修成的時候，修成了以後，這個佛身還是要空，空到這個樣就沒有再可以空的了。所以這個演變一看就曉得，為什麼要小乘、要大乘、要密乘。為甚麼這個空要空到這個地步？還有空這個東西，在心理上還容易，在物理上、生理上或哲理上就很難，很不容易空。所以唯識家偷巧的辦法，先不講有甚麼色與身，先把色一起概括起來是心，先心理化了，然後就空。因為最難空的是物質，心理上反正是個精神，空不空總歸是精神，拿不出東西來，而物質的東西卻是拿得出來的，要空是不容易。所以唯識家就偷這個巧，先把所有的東西一齊都說是心，所以就空啊，因為心也是空的，因為心也是拿不出甚麼東西出來，所以是空的。你說心是空的，這些物質又怎麼辦呢？所以他起初就把這些色一齊空走。這是佛菩薩使眾生找一個比較容易的路線去空，因為眾生所集的物質的東西就很不空。不是心理上難得空，而是物理上很難得空，所以最後的空性就是要一齊把物理的空完。演變要演變到徹底方止，並不是先就把物理的空掉，先把物理的空掉是不容易的。

所以佛教人修羅漢，就說那些物質的東西先不要管他，先把自己看空就對了。這就是他為什麼要小乘守戒：「這些是惡事做不得，貪欲來不得，貪了你就墮落，你就要墮餓鬼」。所以小乘就有小乘的辦法，就是一個骷髏觀，要做羅漢不討婆娘，不討婆娘怎麼空得了女人呢？佛要他們先修過骷髏觀，觀成了，一看到人就是骷髏，他就婆娘也不喜歡，他就怕了，抱了一具骷髏有甚麼意思，所以教九死想，九種死的想法。羅漢的修行法，以後我還要講，暫時在這裡只稍提一下。

第二講

上回講小、大乘理論的發展演變情形；小、大、密三乘裡頭專門講空性的已經講到了。所以今天講「正見」。空性不光是在理論上是很重要的原則，並且是佛菩薩本身的證量上一個很重要的東西。佛在菩提伽耶所證得的並不是什麼神我或者是什麼其他的真理，而是，重要的，就是空性呀！因此先把空性弄清楚，那麼佛菩薩，佛教的重要的東西就拿到了。

懂得哲理是頭一步；第二步就要具足正見，因為，實際上我們修行主要的就是以正見為主，要先把握正見，然後再由正見來指揮我們的行動，所以它等於是中心思想啊！每一個人的人生觀、宇宙觀都要受正見的影響，而正見有了，才有指揮我們的師父常常在身上。因為我們這個「人啊，這個「我」啊，我們要空！但是，我們又沒有第二個東西可以代替我？佛法裡講要空，所以我們要照著做。但是用什麼東西來修呢？

以我執來修是不行的。有篇〈修行自性之推究〉收在我的《曲肱齋文二集》裡頭，那就是很要緊的。這個正見就是由聞思修過程中所聞的、所

思的凝結而成。所聞經法、所得佛菩薩的教授、所思維的義理，要集中在正法上，然後就產生這個中心思想而發生一種指導我們言語行動的作用，我們的言詞行動都由它指揮。很多人活幾十年，活七、八十歲，一向並沒有什麼正見，他的生活的情形就隨他自己原來過去生中所養成的習慣來指揮他自己。所以這種人有時候又好一點，有時候又壞一點；有時候他寫出的東西很合道理，有時候他寫出來的東西，卻反對自己。所以很多作家晚年的作品和他中年的作品、和他早年的作品，都有很多矛盾。為什麼呢？這些人都是沒得正見。他有時候看到這個書有這個感想，看到那個書有那個感想，寫出來每篇文章都還很可靠的樣子，但是仔細檢查他前後的文章，這一篇呢，又像是法相宗；這一篇呢，又像是華嚴宗；這一篇呢，又像是淨土宗，他這樣就是沒有得到正見以前的事。說起來，正見可以做中心思想，然而要如何才能夠真正得到正見呢？那就有很大的問題。他自己的見正不正，他自己能夠決定嗎？很多人都認為他自己的「正見」當然是不錯的，如果每個人的見解都不錯，那麼私人的見地都就是正確的嗎？不一定

是對的啊！要如何才能得正呢？

第一是要合於正法啊！要合乎佛菩薩所講的。然而佛菩薩所講的，他前前後後亦有不同啊；此地彼地也有不同啊；在錫蘭講這樣，到了北印度，講的又不同；到了南印度，講的又不同；以前教小乘講的和後來教大乘講的，又不同。這些究竟以哪個為正見呢？到底是以小乘為正見，以大乘為正見，還是以密乘為正見呢？所以究竟正到什麼程度才是正呢？還有，這個正見是不是有時間、有地點不同的關係呢？正見照道理講，應該是地無分東南西北，時無分古今未來，都是一樣的，他應該是前後不能矛盾的。那麼既是前後不能矛盾，這個「正見」欄裡頭就有好幾種啊！這個又憑什麼來決定呢？所以，小乘的正見應該是怎麼樣？大乘的正見應該是怎麼樣？密乘的正見又應該是怎麼樣？要如何才能是正哪？這裡頭就很不容易攪清楚啊！你看看人家的書，沒得正見的人，他這本書有這個道理，他那本書有那個道理，你再把兩個拿起來，他自己矛盾他自己都不知道啊！以佛法的道理來講，沒得正見的人是不能有著述、不能說法的。所以釋迦牟尼

佛說，九地菩薩才稱法師。為什麼呢？因為八地菩薩才得無生法忍，八地菩薩得無生法忍之後，然後他才能斟酌眾生的情形，他曉得大概的眾生的情形，然後他才可以說法啊！所以九地菩薩才能夠稱法師。現在很多法師，他九地嗎？莫說九地，初地、半地都還沒有啊！他除非是我那個初地！我講個故事：

我的師父親尊仁波切，他起一個新關房，我說：「你們起新關房沒得人閉關，我來試試可不可以？」他說：「很好啊！」我就在那個新關房第一個閉關。但是我在閉關之前，先要舉行一個火供，不然怕出毛病；火供時，我的凳子不曉得怎麼樣沒有弄好，剛剛坐下去，絆了一跤，師父就說：「咳，你已經證了初地（觸地）了」。大家都笑說：「好呀！證了初地了」。

這雖是個笑話，普通人卻都自己有這類的誤會。初地菩薩照道理要見道，就算不一定要九地才可以說法，但至少要見了道，要見了道才真正有正見。普通這個正見是不是靠得住是個問題，他當時自己認為是正見了，那是因為是他自己的見，他就以為是正的，他的正不正是依在我不在我，

在我之見就是正見，在人之見就不一定是正。這都是我慢、我執、我癡混合起來的，而不是由佛法的經典來的，不是由佛法的第一義諦來的。所以正見的量是很難得的，正見的決定性一方面是要聞思到家了，並且同時在見地上要有相當的決定量啊！相當的決定量又是如何呢？所以有個名詞，叫做「得見不得見」（真正得到這個正見沒有），得到這個見，就有得見的量啊！得見的量與見道的量不同；見道的量是初地菩薩，得見不一定是初地菩薩，但是有得見的量。譬如舉個例：

我在學堂當教員的時候有個三天假期，我就在三天裡頭閉關，就在學堂裡頭閉關，那個時候放假啦，所以我就發願，「我就飯也不吃，什麼都不攪」。就是這個三天，逼出這個正見出來。那個時候我見的什麼呢？見到這個南天鐵塔的時候，我那個時候心上就有個決定——「一切都是的，沒得二話說」。心上有個這麼樣的決定，那時顯現很明空的決定相，現一個南天鐵塔，我自此對於佛法毫無疑心了。那個時候算是得見量，並不一定是我已經登了初地。絆是絆了一跤，初地則還沒有登。那個見南天鐵塔

的量呢？那是決定量就是了。

所以我自此以後才寫文章，才寫《反省錄》。我佛法上著述的第一部書就是《反省錄》。我寫《反省錄》那個時候，隨便一篇寫出來都是一氣呵成，又快、又順利，就好像不是自己寫的，而是佛菩薩降乩於我寫出來的樣子。自此我沒有什麼疑問懸案，沒有什麼佛法不能了解的。因此，我就曉得，得見一定要有個得見的量，得正見的量。因為有這種得見量才是謂之得了這個見。得了這個見，有什麼好處呢？

他是常常以這個為中心思想，不會跑到第二條路。無論什麼世間哲學，什麼新來的理論，一來就曉得它是怎麼樣的錯誤，這些都可以決定。所以以後我的著作，不管是我自己認為是對的，隨寫一篇東西，我都先要祈禱；就是說我有這個思想，我心裡思想對不對？我是不是應該寫出來？一定要有個感應，我才開始寫。例如：我寫《密宗灌頂論》，這裡頭有很多意見是與西藏人他們本身不相合的，但是我都先祈請佛菩薩指示，是不是應該這麼寫？是不是合佛的意思？結果，硬是光明裡頭顯現題字，就是《密宗

灌頂論》，是「寶墨凝醞」，我就認為這是許可了。後來隨作一個甚麼，在完成之後，我也祈禱護法護持我這個法門；《知恩集》裡頭那幾篇注釋的護法，都是他們自己現出來的。要曉得，這些事情如果不是真的，絕對不能扯謊；如果扯謊，便是未得謂得，未證謂證，要墮無間地獄；我為什麼是要這樣？我又不是靠書賣錢，我也沒有靠這個當師父。我只是真真實實、確確實實的表現出來。那些硬是，有的是阿松媽護持，有的是當今多吉勒巴來保護，有的是雅火拉來護持，這三大護法是紅教最高的護法；特別是阿松媽，是很不容易現前的（阿松媽就是「一髮母」，一髮、一眼、一齒、一乳）..我在光明中得到她親傳的這個手印也了不得。我覺得，唉呀，一個手印之中三個都包括了，又是眼睛，又是頭髮，又是奶子，你看合起來就是一個眼睛（就是獨眼），上面就是一束頭髮，下面就是獨乳啊！她是一根牙齒跟蒲巴一樣的，下面是一個獨奶子，而合起來就像一個眼睛，這個真是妙不可言。這就是她護持我的時候，她自己傳的。不管你問紅教哪一個師父，他們都不知道啊！

因此，我隨便做一個東西，隨便研究哪一個部門，例如，最近我研究到《華嚴經》裡頭，我就發現第三祖賢首的十重唯識有問題（林按：欲讀賢首法師原文，請參閱華嚴經探玄記》·卷六，〈十地品第二十二〉，六、現前地，第二、一心所攝觀）。他們稱華嚴宗為賢首宗，賢首的地位差不多比杜順還高啊！杜順雖是初祖，他的功德高，他是文殊師利菩薩化身，但是他在朝廷上那個時候還沒有發展到那個樣子。到賢首的時候，因為他講法的時候，口裡放光，頂上又放光，常常頂上有金光，所以皇帝看到就說，「啊！這個是賢首，很好的腦殼」。所以就安他「賢首」這個名字。賢首的「十重唯識觀」裡頭有錯誤，我都看出來，就是五重唯識觀本來是法相宗的，他把這五重唯識觀放在華嚴五唯識觀上頭，就成了十重唯識觀。其實他那個講唯識、唯心都不對啊！因為講華嚴不應該說唯識，根本唯不得；華嚴是圓教，一唯就不圓啦！好比你唯這邊，那邊就沒有了；你既是圓的，你又怎能唯哪一個？你應該十方都是，你是圓的麼！四維上下就是個圓的，一個唯了一邊的，那是不行的。所以唯識、唯心都不對，都是偏見麼！

這個道理講出來並不怎麼稀奇，但是他們犯了這個毛病，把唯識宗的五觀也收進來。所以我就寫篇文章批評這個（已收在《曲肱齋華嚴五論集》內），寄給楊政河他們這些人看。我寄一份給他，我說：「我對華嚴最近看了你的書，我也很有興趣，但是我有不同的意見，我現在作了一篇這個東西，請你批評啊」。他硬是一封信也不回我的；我是希望以後我研究華嚴的時候，我們可以彼此交換意見，不料他不像我。

後來我又作華嚴玄觀的方法（見《華嚴五論集》內〈華嚴法界玄門正觀〉一文）。研究華嚴的人得到，就可以按部就班的修。現在華嚴宗的人都是些學者，他也沒有修的方法，看起來道理講得很好，等於禪宗一樣，都是狂妄一陣子。講得這樣也圓，那樣也圓，圓來圓去他真是圓得一點都沒有圓到，圓的氣味都沒有圓到。杜順和尚他在讀《華嚴經》的時候，悟解的這幾個重要的法界玄觀原則，是他最初提出來的，他硬是用止觀的方法提出來，同時他自己修這個止觀方法，所以他說的，就是真正可靠的。其後的這些人跟著他來的，雖然他們也是二祖、三祖、四祖。其中就是四祖還

比較聰明一點，這個三祖賢首不行。所以我就把十玄裡頭那些不能觀的，排除出去，觀境重複的合併，成為六玄。六玄皆有一定的觀法、一定的圖案、一定的原則、一定的經書中的出處。他是從五十三參哪一參來的，我逐條指出來。他們一般解釋十玄的，這一玄同那一玄都是說成一樣的，我這個六玄是六個彼此不同的。他們圓教樣樣要十個，我說你這個玄門何必一定要十個呢？他們說五觀四止只有九個，一定要十個，就加個尾巴啦，那麼就是進化論哪！我們就是猴子的兒子啦！猴子有個尾巴的，哈哈！我說這個尾巴大可以取消，不一定要十個。六相也有啊，六相也不一定湊成一個十相，何必樣樣要湊成十個呢？他們因為十迴向、十地等等，五十位都是十那個十慣了，所以他們任安一個甚麼東西也要安十個，但是安的十個玄門就把比喻也放裡頭，把理論也放在裡頭，把沒有觀境的也放到裡頭。十玄觀門一定要有個觀境，這個根本沒得觀境啊！比方說帝網重重，帝網是個比喻，其他的玄都有這個帝網，另外還又安個帝網玄門，我說這個是個比喻麼，要不要不要緊，個個都有這個比喻，這個比喻可以放到其

他玄上去，何必還要這個比喻呢？其餘的就是理解，理解是智，不是境啊！理解是自己的智，境是玄門觀的這個境啊！所以我就幾個境歸納起來有六個，這六個都是各有獨立的不同地方。

寫這篇文章是很重要的事，因為做這件事我沒有法子找人代替。倒是我這些小冊的事情還有您們可以幫我，這篇東西寫出來對於華嚴宗有很大的貢獻。從唐朝一直到現在，他們這些華嚴學者都沒有做這件事。《華嚴經》裡頭的都是從理論上講；又加上一個五十三參，就從事實上的教授上講、從止觀上講，但是沒有指定要如何觀法。所以杜順和尚呢？就從這些道理開出有三種觀法：真空觀、理事無礙觀、周遍含容觀。然後他建立各種法界：事法界、理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這就是他的原則，他的原則是從經書裡頭所講的抽出來的，這種工夫是很難的。

所以中國有兩宗是印度都趕不上的，一個是華嚴宗，另一個是禪宗。達摩祖師所講的禪宗都還是祖師禪。兒孫禪呢？只有中國才有，六祖都沒有，要到馬祖及石頭才開始有兒孫禪。六祖他還有《壇經》，真正的兒孫

禪連《壇經》都不要，那是很高的。所以我英文小冊裡頭講兒孫禪（OFFSPRING CHAN），那個東西是很要緊的。最近 STANFORD 大學有個教授，他是專門研究禪宗的，他自己有很多著作，他一看看到我這個 OFFSPRING CHAN「啊！這個是了不得」，趕快寫信給我，你看他還要問我的禪書，他說，「你這個我很喜歡」，其實他自己是個禪家，是美國的一個禪家，他是 STANFORD 大學哲學系的教授，是全世界有名的。

第二個就是《華嚴經》。《華嚴經》為甚麼有好處呢？這是釋迦牟尼佛自己講的，其中圓頓的境界，從事事無礙的圓頓境界裡頭所講的這些境界、所講的這些神通妙用，他能夠從這個裡頭抽出很多原則出來，這個事情很不容易。本來你如果能在理解之後，又能夠了解其他的，那就算是最高的啦。但是他不但是這樣，而且他的教授可以提出來，等於由酥油醍醐一樣啊！先榨一道，那些不要，又榨一道，又不要，榨到最後的這一種是謂之醍醐！這個是最後的、很好的、很純淨的酥油啊！所以他們酥酪分五層，而他是真正得到這個醍醐啊！他之所以能夠寫出華嚴這個法界觀

門，這個是最基本的。他發現這個東西，他可以從教授裡頭發現原則，就好比我們科學家，他要自己發現甚麼原則、發現甚麼公式，然後就公開出來。後來這些人跟著他這個公式又來學，就是這個樣子麼。他這個是先由佛菩薩的最精華的教授，然後把它提煉出來。這種方法很難啊，何況已真正提到了。他是提到了。

杜順和尚他是真正的文殊師利菩薩的化身。他做過這個事情啊！唉，你們聽了這個故事更會要奇怪啊！他有次在河邊上遇到一個婦人抱著一個小孩子，他就說：「你這個小孩子給我看一看，好不好？」女人說：「好，好，我最愛這個小孩子，我很希望能設法使他長壽才好啊；你是和尚，請你開示開示」。「你要求他長壽，你最好不要他長壽，長壽對於你不好啊，他是你的仇人啊！」「啊，哪有這個事情？」杜順馬上就把小孩丟到水裡了，把他淹到水裡淹死了。於是這個女的就吵：「啊，你這個和尚，人家和尚多慈悲，你這和尚把活活的兒子丟啦」。她就要他賠人。「你要我賠嗎？我可以賠給你，我可以要他回轉來」。他一喊，那裡就顯出一個鬼來

了，鬼對女人說：「你這個東西，你前輩子欠我的債，我這一次來本來要你的命啊！這個他是文殊啊！他不光是杜順和尚，是真正的文殊。他把我救出來了，我已經得了好處，把你放開了；我並不是你的兒子，你不要看錯了」。那個母親趕快叩頭，謝杜順的恩。這鬼現出從前的老樣子，不是現在兒子的樣子。你看，有這個情節，他看到你過去生的事情，因此大家都知道他是文殊，就是那個鬼說的。那可是像我送蟑螂一樣的，送到龍尊王佛那裡當眷屬。

杜順是有功德的人，所以有大智慧。因此懂得中國佛教史的人，都說中國佛法有兩個特色：一個就是華嚴宗的杜順和尚的玄門，一個就是禪宗的兒孫禪。兒孫禪是我安的名字，但是我是根據「要假兒孫腳下行」的籤語來的。以前只有祖師禪，沒有兒孫禪；我提出兒孫禪。這個祖師禪裡頭，從達摩起都是祖師禪，他是有別於如來禪，有別於釋迦牟尼佛說的。因為釋迦牟尼佛雖然有所謂「拈花微笑」，但是這都是禪宗裡頭比較還簡單的，比較精華的，但還算是如來禪，它是理雖徹，還是有點微妙的意思，

所以微笑，還是沒祖師禪直截了當。所以，以後有達摩祖師，他就直截了當問：「你的心啊，你心在哪裡啊？」「沒有心啊，已與你安了」。二祖就是這樣開悟的。我們如果把《六祖壇經》與釋迦牟尼佛講的佛法比較起來，佛法有八萬四千法門，就不光是說這個，還說其他一些了。《六祖壇經》呢？就很直接的向心上來說了。所以直指人心，就是祖師禪。但是直指人心還是有人心，不是由直接的證量使你的證量馬上兩個合起來的。所以馬祖他們根本就不要這個直指人心，而是自己有證量，自己由他自己禪裡的證量，一下把你的心劈開，不要甚麼話，也不要甚麼書，也不要甚麼棒啊、喝啊，這些都不要，就是只要你是他的徒弟，你與他有緣，他一下就可以使你馬上就了悟，心與心就合起了，就馬上就開悟了。又快捷、又決定、又可靠，所以這些都比大圓滿高啊！

好比這個鳥巢禪師，他就是一個例子。他常常坐到樹上打坐，他有一個老徒弟承事他很久了，承事了幾十年沒有得到什麼名堂，他就要告假了。他說：「師傅啊，我要告假」。禪師說：「你要到哪裡去啊？」他說：「我

要學禪去，我跟你這麼多年，我根本沒有得到禪」。禪師說：「你要得禪，我這邊也有一點，我可以給你一點」。說完，他就從鳥巢裡頭取一根毛，放在掌心一吹，他的徒弟當下就開悟了；他就流淚、叩頭，「我不曉得這一套啊，現在我就知道了」。像這些呢，就是真正的！是了不得的！這並不是神通，神通只是通這麼點事情；兒孫禪是把你這個智慧打開了！不是普通神通啊！

這樣像是不用靠弟子的智慧，只要專靠上師的加持，然而弟子方面也要是時機成熟了，才行的。如果不必等時機，為什麼以前天天在那裡承事、供養，他還不知道，那一天只吹一下毛就開悟了？這個與時間有關係，時間到了，弟子也成熟了，所以就可以。所以啊，一個見地，一個思想的轉變、正見的獲得，得了之後的情形就與沒有得以前不同。譬如你們大家都在學吧！有時候很熱心，有時候自己覺得提不起勁。譬如上次建宏半夜出鼻血的時候，林先生在閉關，林太太寫條子告訴他，他只回條子說要打電話給我，又說要林太太去找別人幫忙，攪來攪去總是不肯出關。當時林太

太就覺得很寂寞很孤單。唉呀！我只有一個人哪！我曉得現在只有我自己可以靠啊！結果林太太就定下來啦，就不害怕。就想到要這樣我就自己帶孩子去醫院啊，結果鼻血就停止啦。其實你還是信心不夠啊，林先生並不是不愛這個兒子，而是因為是閉了關。林太太打電話給我，我雖沒有聽到，但是牆上的佛菩薩們都有耳朵，都聽到了。你們別以為他是畫的，他的耳朵就不能聽。我舉個例，我供的金剛手菩薩像啊，一直到現在還掛起在，我在噶倫邦那個時候是用玻璃框安的。印度那種小蠟燭常常這樣的，一點就倒向那個玻璃框，結果就把他那個肚皮就燒壞了。他就出來說：「咳，你有火災啦！還不起來」。我起來看到把肚皮都燒壞了，我叩頭道歉說：「很對不起啊，明天幫你畫一個與佛母雙抱的像安慰你」。所以我後來畫一個雙運的金剛手像。這些菩薩你只要信心好，誠心好，承事也久了，他硬是活的。你要曉得他們都有耳朵啊，你打電話，他們都聽到了。我雖沒有聽到，他們都聽到了，多少還有點加持，所以他鼻血也停止了。譬如就是中國的事情也很奇妙的。有一個孝子，他的父親剛過世，還停靈在家中；

外面起火，他一個人就把棺材背起跑出去。後來火熄以後，七八個人都抬不起這個重棺材。他自己也加在裡頭還是抬也抬不起，為什麼？因為他有一個特殊的時機，有個特殊的機緣不同啊。所以正見是得它也難，支持它也很難，所以很不容易有這個東西。

但是佛菩薩呢？他不能夠把整個的、原有的正見一起，一句話就告訴你。至於小乘的正見，你不能說不是正見，小乘雖小，但是見還是正；大乘就有大乘的正見，密乘就有密乘的正見。雖說有了義、不了義，但是見還是正，一切事要正才可以啊！我覺得唐朝以後，批評小乘的人太多啊。所以唐的本身注重小乘的時候，唐朝的和尚講修行的人很多，住山住幾十年的很多，他們不說小乘壞。後來到了元朝，這些批評小乘的來了，他們就說：「這些就是小乘見地，小乘出離，自了漢；不對啊！」殊不知小乘的教授是基礎，見還是正啊！所以我常常在向人介紹佛法時，如果時間不多，我就光是介紹小乘正見的兩個條件、大乘正見的兩個條件，以及密乘正見的兩個條件。介紹這六個只要半點鐘，就把這個要緊的都介紹了。

小乘的無常與出離是最重要的，連同人無我就是這兩個。一方面提倡戒律，注意無常心、出離心，一方面就注意人無我。只要懂得這兩個，就已經得到小乘的正見了。大乘的正見呢？就是要懂人無我、法無我，就加一個法無我；同時還要注意六波羅蜜。有六波羅蜜、有人法二無我，大乘的正見就有了。那麼密宗呢？就是要有果位方便，要懂得修氣功與雙蓮，還要懂得這個七大緣起。所以，把這六個原則對大家講，主要的、要緊的東西都有了。

同時我又歸納出一個學佛八次第，以比喻來說，八次第就是一一以無常錢，買出離土，築戒律牆，下菩提種，灌大悲水，施定力肥，開智慧花，結佛陀果。這些都是從我的正見裡頭抽出來的，簡單的向人家介紹。這裡頭正見的發展也就是它的演變，也就是這樣來的，一步一步加多。人無我就是個基本。但是小乘只注意到人無我，大乘就加上一個法無我，然後發菩提心，修六度萬行。所以這裡要曉得這五種正見：人無我見、唯識見（非究竟）、中觀見（究竟）、大手印見、大圓滿見（或本來清淨見）。我們

在此先介紹這幾個重要正見的發展情形。第一、業感緣起：小乘雖然了解一切業力決定其生死與涅槃，然而不知此業力何以能通三世，如何將業力含藏，使出生歷第二生異熟果的影響，於是非建立第八阿賴耶識不可。所以就有法相宗（也叫唯識宗）的唯識見。

因為法相宗把業感歸於阿賴耶，西方學者稱為 IDEALISM。IDEALISM 就是說你，雖說業感所資的物質擺在外面，但是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還都是一個心的關係。要心有了、才有這些東西；你心沒了，就沒有了。所以，就把一切的物相來一個 MENTALIZATION，即心理化，說這些物質都是你們看到，是有了，但都是要有這個心，才能夠顯這個物質；沒這個心，就雖有物質，也不知道。所以，這個阿賴耶識的這個道理發出來了。但是阿賴耶識的道理發出來之後，你又怎麼從哪個佛裡頭可以發現佛性呢？所以，阿賴耶識還是不夠。因此有中觀正見。由於中觀正見，然後才曉得真如裡頭，也有佛性；也有生滅門，也有涅槃門，所以，就又進一步了。雖進一步，還是離不得空性，所以說正見雖不能是

有矛盾的，但是有「了」與「不了」，有「完全」、「不完全」。所以到最後的這個，就是最完全的了，那就是大圓滿正見。中間的是大手印見，又叫體性法身見。也有說大中觀、大圓滿，其實不必加這個大字，中觀正見就是。

大乘裡頭就分兩派，一派法相宗就是主唯識正見，另一派法性宗就是主中觀正見。為甚麼大手印見配在第四灌呢？因為四灌講大印的，就是體性的法身正見，所以他們也稱大手印見為法身見。但是大手印的法身見還不能叫大圓滿；因為大手印這個法身見還是要按部就班來，它還有專一瑜伽、離戲瑜伽、一味瑜伽及無修瑜伽的次第。至於大圓滿正見，就是一見了，就是一切事情本來清淨大圓滿，也沒有哪個改、也沒有那個破、也沒有哪個脅迫、也不須要解脫，所以它是一切本來是大圓滿。人人都是佛，處處都有佛，時時都成佛。空間呢？就取當體，整個的當體。時間呢？就取當前，不要等待明天。空間呢，就取當體，就是現在這個當體，不要到別的地方找。所以要有大圓滿正見，然後再修「且卻」，「妥噶」。領受

普賢王如來大灌頂就要有這個正見，這個正見很多人沒有得啊！其實我看他們這幾個紅教的喇嘛，連這個敦珠仁波切都不能分辨，都說大手印、大圓滿都是一樣。

我為甚麼說這個話呢？我介紹劉銳之去學，因為劉銳之他一定要找我當師傅。我說，我自己也是貢噶師傅的徒弟，你也是貢噶師傅的徒弟，我又怎能當你師傅？敦珠仁波切是紅教領袖啊！他一定懂得大幻化網。結果他沒有大幻化網，他說，他有金剛薩埵一百尊的法；他這個很好啊。他們把那個東西寫出來就叫做大幻化網；其實並不是大幻化網。所以我在《事印抉微》這本書上老老實實的批評他。同時，他裡頭解釋大手印，解釋大圓滿就像大手印一樣的。這是不對的。他這個改來改去還是講法相宗、講唯識啊，樣樣是心哪，這個心啊，那個心啊。所以宗喀巴祖師批評紅教，說是紅教並不見得高明哪！他都是講心，講心的都是唯識宗；他們就看不起紅教。殊不知他講的這個心是哲理的心，是講真如妙心，而這個心是包括物質的，不是與物質相對的那個心啊！你看過《淨土五經會通資料》中

的〈心詞表〉就知道，那個東西不是一般的心啊！所以懂得大圓滿正見的人還是很少啊！他攪來攪去還是說心啊心啊。大圓滿也沒有甚麼心不心，也沒有甚麼物不物，一切都是大圓滿。

我有這些了解，當然是靠我的師傅的加被，我的師傅他們都了解的。諾那師傅、貢噶師傅他們都很高的。不過我開始批評大手印的時候，貢噶師傅還在，我說：「我這個對不對？」他回說：「你這個對」。他就隨時對我們同學介紹，「你們要真正懂大手印，你們找陳健民」。他對我這個見地也很贊成。其實都是他譯出來的書啊！我都批評他「那個就不對，那個是不對」。譬如他們說專一，他們把專一就講成止了；離戲就攪成觀了；一味就攪成像般若乘的水喻，水與波相同啊。這個般若乘的空性那個差得遠啦！如果真正是相同的，為甚麼大乘要三大阿僧祇劫才成佛？密宗為甚麼即生可以成佛啊？所以我的《大手印教授抉微》、《事業手印教授抉微》這兩部書很重要啊！他們在我們內地傳的這些事業手印、大手印，所有的錯誤我都舉出來了。他們一定問我：「你還不是在西藏那裡學出來的，你

有甚麼新東西？」我說：「我雖不是西藏人，我的師傅加被力不同啊！他們對我的特殊慈悲啊，我所以能了解這些錯誤，我所指出的錯誤，我的貢噶師傅幫我證明了」。所以要曉得，正見是很要緊的。我相信你們這些人對於正見上多多少少已經有些了解了，已經高人一等，所以將來一步一步地，你們修持上有些甚麼問題，要提出來談，那就是更有味道。

昨天我們不是講了菩提心嗎？菩提心就與氣功有關係，所以我應該把「氣息」這一欄講一下。小乘裡面傳的是「奢摩他」，他們現在小乘傳「奢摩他」就是傳這個，中文就是止，止觀的止；修定嘛，這就是普通定麼。他們從前有個師傅是從柬埔寨來美國傳小乘的，他傳的東西，他們叫做「韋婆剎那」；「韋婆剎那」就是修觀。小乘的修氣是先數息，然後又看氣的顏色，想到這是紅色、藍色、白色，這一些氣色，然後由定到這上面，氣就定到這上面，這是顯教小乘的五停心觀。五停心觀有個數息的，有個修氣的，散亂心重的人就數息，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就要數這個息啊！

大乘裡頭修六妙法門，修人、法二無我之三摩鉢提，人、法無我都修，是修正觀，是修摩訶止觀！摩訶止觀是天台宗的，所以，小乘、天台宗修氣都是這一起的。大乘、小乘都在這個裏頭，所以說是顯教啊！所以這一格打到顯教裏頭，所以這些直格子、橫格子要曉得看清楚啊。我畫這個表畫幾次啊，那個打字的日本人他攪了幾次很不耐煩，我說：「我一定要加你錢，不作普通的計算」。加了他十塊錢。我說：「你是日本人，你是懂得相信佛法的；你攪我這事，你會發財的啊！」他說，是不錯啊！我後來要把他打小冊每頁由六十五分加到一塊錢，他也不要啊。他說，我得你的加持不少啊！我的事都因為幫你打小冊子，我的生意很好。他說這個表都是他自己做。我換了幾次，換了四、五次，每次都是一大張紙只因為這一點、那一點畫錯了格子，他又攪不清楚，他很苦啊！我說，我很對他不起，但是我最後要加他錢。因為一格打錯了，就不對了，打錯一點都不對，因此要曉得怎樣讀這個表。

到了密宗裡頭，頭一個是誦咒，注重誦持裡頭的氣，就是咒氣，持咒

的氣。所以噶、阿、吽這些是與這個有關的。到了行部這個時候，就要注重這個佛風這些。事部就是事佛嘛；行部就是行佛。承事佛，行為與佛相應；事是事奉的意思，行就是觀想、誦咒與禮拜。瑜伽部就是注重定了。頭一個事部就是供養，就是像我們擺供品、供花、供香、供燈。行部就是禮拜、誦咒。這個瑜伽部就有一個觀想的定功啊。無上瑜伽部就又要加入氣功。下三部並沒有氣功，它雖有氣，但是氣不同，不是那種智慧氣，所以要一個個講下來。所謂數息，所謂觀空、觀顏色、數數目、調息、調粗細，這些都是肉身上做的，是自己三昧耶身。到了這個事部來了呢，就有持咒，雖然自己還沒有本尊，但是他持的本尊咒，所以他藉密宗的持誦與本尊佛像發生關係。譬如前面顯教這一部份，根本沒有佛像都可以做，就是一般人修定。這裡就有密宗的持咒、讚誦，然後再加上密宗的觀想，就是觀想上的修氣。好比觀想一個佛像，然後修氣，想這個氣由佛像上來。五相成身是更進一步了，所以是瑜伽，跟定力更加有關係了。

在五相成身裡頭修氣，然後是生起次第修氣。生起次第就是修本尊。

成就了本尊，已經有本尊了，然後接著就是二灌、三灌，就有智慧氣、智慧脈。不光是智慧氣而且要智慧脈，智慧脈裡頭就發生智慧氣，就通過智慧脈而有智慧氣了。四灌就要配合大手印。這個底下的都是紅教的，「且卻」就是大圓滿裡頭的中觀見，「且卻」即頓超的見，然後「妥噶」這裡就是光，智慧光；「妥噶」是光，是佛光，這個就是要依口訣修的。閉黑關裡頭的氣都不同，房子通氣都不同，另外有特別的窗子，那個氣通來通去，不直接通到裡頭來，只是有氣來就是。黑關這些都屬於口訣裡頭。

「與三摩地身之聖光合」這個就是已經中脈通了氣啦！中脈老早就通了氣了，中脈的智慧氣、光、聖光、智慧身、智慧氣是虹身光明了，越來越勝啊！其實氣一到了果位上，就是光啦；一成佛，沒有別的東西，就是光啊！……身也是光，氣也是光，講話也是光，甚麼都是光。修行好的人可以看到；沒有修行的人看不出來。

第三講

今天要講了別三乘中重要原則之演變發展，就是「緣起」，就是所謂「宇宙觀」！起初在小乘這方面發展的時候，就是專講「業感緣起」。為甚麼呢？他說，我們之所以生在這個世界，是共業所造的；一方面是自己造業，一方面是影響這整個的社會、國家的共同的業；所以這個娑婆世界就是我們造多了業，所以現出這個業所感的世界，就是這麼樣的一個環境！所以看起來這些山河大地，乃至於外面的這些地、水、火、風、空裡頭，所有的業感都是由個人肇始。一方面個人造的業，一方面影響到共同的業，所謂「共業所召」，共業就現出這個世界出來了。假如我們沒有造這個共同的業，那就不會有這個世界；所以，這個世界的構成，是由我們共業所感的。這就是所謂的「業感緣起」。

因為在小乘，佛、菩薩是注意到要人們怎麼樣守戒律，要怎麼樣做好，要怎麼樣不做社會上的壞事，使個人自己的業改良。所以比丘主要是重在戒律。因為要重戒律，所以要重出離。因為自己如果不接近很多人，這個

共業所感的東西就不容易染到。所以要出離、要守戒。因此比丘裡的戒特別多，二百五十多條。居士的戒就比較少。他最初是要把他自己所帶的徒弟統統能夠學他的樣子，穿他一樣的衣服，講他一樣法上的話，行一樣的話。這個法上所許可做的事。所以，這個世界假如人人都變比丘，那麼，這個世界就可以由壞的世界變成好的世界。這個宇宙的緣起就是這樣。由業感所得的緣起而發生宇宙觀，所以這宇宙要變好、變壞，都是由我們自己來做的，也不是那個創出了這個宇宙。

所以，他這個業感緣起，一方面就把其他的宗教上帝創造世界的學說打破了，在積極方面，就建立業感的改良。所以說「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是最關重要的思想。但是關於這個，有些思想就不同啊！譬如：殺、盜、淫、妄、酒是不應該做的，但是有時候又該殺。譬如釋迦牟尼佛前生殺過一個強盜，那個強盜是一個大海盜，他要把五百商人都置之死地，把五百商人所得的東西統統搶走。這個在戒上說，是犯了殺戒，是不應該的；然而為了救這五百個商人，又非犯不可。因此就有其他的戒律，好比菩提心

戒，好比菩薩戒，明明曉得自己應該受報，「我殺了人，我要受殺人的報啊！」但是為了利益人家，寧可自己受報，而不可不做這個好事。所以他認為這個業感太重戒律也是不行。

所以進一步，就有所謂「阿賴耶緣起」，這是種不究竟的見解。他說，雖說這個世界是由個人的業感所得的，然而這個世界的業感又從那裡能夠有證據呢？所以就有阿賴耶的說法……這個整個的世界，就是由阿賴耶顯現的。好比你說「共業所召」，好多生的共業，怎麼會合起來得這個總報呢？就是因為這個阿賴耶啊！個人所造的個人的自業，都在這個阿賴耶裡頭藏著，有的就馬上開花結果，有的是暫時伏藏在阿賴耶裡頭。你死了之後，你又做別的一個人，做什麼事，那個阿賴耶還是把你那些事蹟、習慣一齊保存在那裡。同時阿賴耶裡頭，善、惡都有，惡業也含藏在裡頭，善業也含藏在裡頭，所以謂之「阿賴耶」，就是異熟業、異熟果。有這個，或好或醜都可以從這個阿賴耶裡頭保存的因素來決定。因此，阿賴耶裡面，這個善業方面，就表示每個人也有善業、也有佛性在裡頭。因此就把業感

緣起不能解決的問題，進一步地拿出阿賴耶來說。說是有這個阿賴耶呢，大家都有這個阿賴耶識呢，你也有阿賴耶識，我也有阿賴耶識，因此共業方面，同阿賴耶識就表示顯現出來；這是講共同的業。同時個人的自業或好或歹或變化，還是在阿賴耶裡頭保存。過去生中與現在生中都在這個阿賴耶識裡，同時阿賴耶識裡頭也有好的東西也保存在裡頭，因此阿賴耶這個學說就比這個業感學說又說得圓滿一點。但是這個阿賴耶還是不究竟。為什麼呢？你說阿賴耶如果是這樣，那麼一切法都是唯心的，但是，為什麼外面還有山河大地呢？譬如你說，這個山河大地都是因為我阿賴耶裡頭有這個印象，他們這些人又把我腦筋裡的印象也反映出來，所以大家看到的都是一樣的世界。然而這個東西又是從那裡來的呢？阿賴耶就是真理嗎？阿賴耶本身又是從那裡來的呢？於是大乘裡頭最後又進一步說明這整個的宇宙、整個的世界，無論你娑婆世界，其他的世界，都有一個本體的東西，就謂之「真如」。

所以大乘從阿賴耶發展到「真如緣起」，所謂真如，有生滅門、有涅

繫門。生滅門方面就解釋阿賴耶業感緣起的道理；涅槃門方面就說明真如的本體人人都具足，大家都可以成佛。於是乎就比阿賴耶緣起又說得圓滿些。所以第三次發展到這個情形。

第四，就是「法界緣起」。這個法界緣起包含心理要素及物理要素。所以一方面是心理要素，如見大、識大、阿賴耶，這些都是心理的要素。但另一方面，也有物理的要素，就是五大：地、水、火、風、空。所以有時這個緣起又稱為「七大緣起」，七大的前面二大就是見大和識大，這兩個都是心理的，後面就是五大，是物理的，所以謂之「七大緣起」。這樣一來，就包括密宗在裡頭。所以，要修五大、要修氣功、要修雙蓮法的道理也就包括在裡頭啦！所以後面這個，是最究竟的。除此之外，就沒有別的東西。整個的世界一切萬法都包括在這個七大裡頭，或者是識大，或者是見大，或者是五大，所以一個一個緣起，後後比前前就圓滿些。這裡頭影響我們修行的道路，也就不同啦！所以，如果是相信業感緣起，就應該注意到戒律。如果相信阿賴耶緣起，就應該注意到自己的菩提心和戒律；

怎麼樣利他，怎麼樣自利，二利都要圓滿！所以要學阿賴耶緣起，怎麼樣使自己的見大改良，然後影響到相大，然後再影響到這個自證分與證自證分。但是這還要擴大到真如的境界才行。要到真如境界，那就不光是修成戒、定、慧，而且要如何證得真如。所以一定要修大手印的法身見，這個修持又高了一等。但是你如果進步到法界緣起，這法界之中不光是見分、識分，還有五大，要調整這個五大使與心理的見大、識大相合。因此就講究七大瑜伽，要講究七大瑜伽，一定要修氣功，一定要修雙運法，這就已經到密宗的階段了。這都是由於原則上的一步比一步高超，一步比一步圓融，導致一步接一步的修行就不同啊；這是緣起發展的重大原則之間的關係；這第二個我講完啦。

現在講第三個，如何通達修行的前後次第。以前所講的都是講重大的原則，現在講的，就是修行的次第。修行的次第當然是根據原則來的。如何一個在先，一個在後？這個先後之間如何聯絡？關鍵又在那裡？要懂得這些，才懂得各種修行方法與次第的重要性。譬如我以前說過學佛八次第，

就是：以無常錢、買出離土、築戒律牆、下菩提種、灌大悲水、施定力肥、開智慧花、結佛陀果。這裡頭就有一個先後。因為你懂了業感緣起，曉得業感的道理，要曉得這個世界是一個寄旅世界，不是最後的歸宿，所以一定要修九死觀、要修五停心觀，特別要注意人無我空性的道理。有這個無常，就能夠求出離，沒得無常，不會出離。因為我們在這個世界，個人環境不同，富貴人家更不容易出離，因為他的無常心太薄弱，他就不出離；貧窮人他曉得可憐自己，他曉得一切法是無常的。所以，假如不先修無常，不能出離。先修出離、不修無常，還是不行。假如有一個人修出離，他馬上就出家，很嚴格的守戒，但是他並沒有完全生起無常心，他只是偶然有一種勇猛的心要做這個事，其實他並沒有真正地生起無常心，那還是會出毛病的。

譬如我舉個例：武昌有個出家人是結婚之後不久，他就出離，他突然發勇猛的心思要出離，事實上，他沒有證到無常，就先要出離。結果，他的太太找到廟上來找他吵鬧，說，你先要結婚，你結了婚又要當和尚，我

又怎麼辦呢？我得守活寡嗎？結果他硬是把生殖器割了丟到他太太那裡，滿地是血，他昏倒在床上。後來把他醫好之後，他當然是出離啦，他的太太再也不找他啦！因為沒那個東西有什麼用處呢？她就不找啦。但是他並沒有無常心。所以他出離之後，他的東西雖割了，他這個心還沒有死，他還是要思淫慾。結果，因為外面的香客都說這個和尚了不得，年輕輕的就出離，東西都割了。大家都供養他，時常到他那裡去，也毫無限制，因為他這個東西沒有了嘛。大家都看到他是沒有了嘛，殊不知女的來他還最愛，結果他們抱到咬啊，用口咬啊！他不能攪了，但是他可以用口咬，用手拉呀！攪來攪去，結果犯戒最厲害的還是他。這種和尚當然還是要墮地獄的。因為他借這個東西割了的原因，接近女的太多。女的接近，他們就另外有個手淫的方法，或者手拉，或者磨擦，或者口咬，或者用各種東西。為甚麼呢？他沒有這個無常心，他不曉得他會死。有這個東西固然會死，沒這個東西還是要死。如果有無常心，真正出離了，就不再想這個事情。沒無常心，雖把這個東西割了，你心還是想這個事情，那還是不行。所以，顛

倒次第是沒有用處的。

古人說：「勇猛心易發，長遠心難得」；要有長遠心才好，光是有勇猛心是不行的。其實有些人有勇猛心而無長遠心，就是沒有經過無常這個次第來的。若經過無常次第來，就能夠死死的守戒，就能夠長遠哪！還有一出離，就易守戒，因為一出離，就很多事情都沒有了，就不會犯戒啦！有些人沒有這個出離心，他就想：「我菩薩戒受了就很好啊！」他就受菩薩戒，或者受比丘尼戒這些戒。如果有出離心的話，受戒就是甘心情願的受戒。你有出離，你的環境就很好，你就不會受他們的污染，也不會受他們的引誘。但是有些人他受戒也貪受戒好，八關齋戒甚麼戒都受，但是他還是沒有真正的出離心，結果這種人他是不會把戒律守得很好的。所以，假如先出離，然後再受戒，那麼戒是一定可靠的。因為一出離，很多事情就不會犯啦；不會犯的時候，那戒就易守了。假如沒出離心就先受戒，戒受了之後就不會守得好。同時因為沒有出離，結果戒還是時常在犯。譬如戒酒，你假如有出離心，你就不會與一些酒朋友攪在一起，受了酒戒，就

不容易犯。你假如先想：「噢！不要緊，我不太吃，我的朋友吃，他們吃沒有關係」。好，先把酒戒受了。後來因為你沒有出離，這些酒朋友時常說：「唉，吃點不要緊，不會醉嘛，吃點沒關係啦！」好！慢慢一點一點吃，慢慢就吃上癮，就越吃越多，那麼這個酒戒就犯了。所以，假如有出離心，受戒就靠得住；沒出離心先受戒，結果就犯戒。

先受戒又犯戒與有出離心不受戒的人有甚麼分別呢？還是有點分別。好比這個人出離了，但他還是不敢快受戒，因為他曉得這個戒很難守，雖然出離都不敢受，這種人慢慢受戒，但是他很容易守的。如果你沒有出離，你還是受了戒，「我是菩薩戒弟子，我是比丘戒弟子」，但是你不曉得這個裡頭的情形，結果受了戒就犯啦。受了戒就犯與沒有受戒而犯，這裡頭有甚麼不同呢？還是有不同啊！沒有受的人犯戒，犯一次就只受一次的處罰。但是受了戒又犯的話呢？他的處罰就嚴格一點，所以世間法上也說「知法犯法」，知法犯法的人處罰就嚴格些。所以次第就有這樣的關係。所以有些戒，佛菩薩硬是說，你不要馬上受，你先把這個戒條看一看，你到底

做得到做不到？你若做得到。我才幫你授，我也是個好師傅，你也是個好徒弟；你若做不到，而我偏偏要勉強你受，不但你犯戒，我也犯戒啦！為甚麼？因為我不要你受戒，你所受的處罰很輕，只有普通罪而沒有遮罪。遮罪是指受了又犯了，是謂之「遮罪」。遮了罪就要加重處罰。所以戒律放在出離之後，就是這個道理了。

戒有啦，為甚麼要下菩提種呢？這裡頭就要曉得，我們不光是守戒，自己做個好人了事，而且我自己還要進一步教訓人家，要幫助人家做事；要發菩提心，幫人家做事，所以才下菩提種。以上所說的戒，或者當居士或者當比丘，比起菩提心這個部份，他那個裡頭，就有個別的毛病。有個別的甚麼毛病呢？就是說你這個人，你自己的戒守得好，你是個好人，但是你自私自利呀，你自了啊，你根本不顧人家，所以變成小乘。我們由思想方面發展到大乘，修持方面的次第也要發展到大乘，要發菩提心哪！初發菩提心就已經是發心菩薩，所以一定要接這個。如果不接這個，就不是大乘，所以要從這個底下接大乘。那麼發菩提心的原則不能在受戒以前發

嗎？一定要受了戒，然後才發菩提心嗎？這也不見得吧？有些人甚至還沒有無常心，他就發菩提心，這種人也有。他因為生下來就是個好人，生下來就有利他的心，所以他就先發了菩提心，不行嗎？沒有說不行的，但是要真正地發菩提心，而這時候發的菩提心就比較可靠，也等於長遠心與勇猛心一樣的。

有些人口裡講得很好：「我們不像你那個小乘，專門自己受戒，只利益自己，我是要做好事，所以我不願意生極樂世界，我要生到香港，香港有很多朋友，也有很多人啊，我要利益他們，我捨不得他們」。這個就不行啦！所以，菩提心與所謂的人情味，所謂的貪愛，所謂的慈善，都不同啊！假如你沒有無常心而發菩提心，不單是菩提心並不能真正建立起來，而且你是等於一個偽君子、鄉愿。所謂：「鄉愿，德之賊也」。他看起來是有德性，然而他其實是德之賊也。所以孔夫子誅少正卯，就是因為他的鄉愿習氣太重啊！有無常，就不是鄉愿了；有無常心，所發的菩提心是真正為人家，不是為自己。因為曉得自己是無常，因此發菩提心在無常心之

後的，就是真的。在無常心以前發的呢？心雖然是好，但是並沒有真正達到菩提心的地步，結果就與普通的慈善相同，有點貪愛的意思。人情味也是沒得無常的指示，只是怎麼樣把我們這個世界敷衍得很好，表面上都是很好看的樣子，大家做好人、說好話，事實上滿口仁義道德，一肚皮男盜女娼。這個不是真正的菩提心。所以一定要在無常心之後。

為甚麼一定要在出離心之後呢？出離之後，自己出離了，發的菩提心就真正是利他的；沒有出離，說發了菩提心，則完全是假的。啊！我們要救世啊！要救人啊！大家來幫忙。好比周宣德老先生，他說：「何必要出離呢？在這個世界上，大家要救這個世界，你們不做事，那個來捐款呢？你不捐款，我們也做事做不攏呢？這個就要你不出離。你們這些年紀輕輕的出離，我都七、八十了還不出離，那裡要出離，這個是小乘，不要出離啊！」試問，他們這個菩提心夠不夠真正菩提心啊？他如果自己不出離，他就不夠真正菩提心，他就表面上說些好聽的騙這些年輕人。楊友善他們都受過這些：「噢！你就要出離，我倒還是七、八十歲，我也不出離，你

出離？」他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出離嘛！你要在這個世界上多掙一點錢，大家來多出點《慧炬》的雜誌啊，就可以成佛啊！他那個菩提心怎麼發的？所以不出離就發菩提心，這個不見得是真正的菩提心。這個菩提心倒是很好，你只掛個名義、捐點錢，你自己住在洛杉磯，人家在那裡幫你做事情。那麼錢嘛，當然你自己也捐了，也不能說你沒有發菩提心。但是，你自己不出離，你利益的那些人也不出離，大家都不出離，那還那個來成佛呢？那個來渡眾生？那個真正來渡眾生？出些書就行嗎？所以一定要先出離。

發菩提心就是要自己能夠出離，才發菩提心。自己出離了，發菩提心為什麼可以發得起呢？就是因為這個不出離的人一天到晚都在輪迴裡頭混，他混來混去受這個娑婆世界的苦，他自己都不覺得。出離的人一方面憐憫我自己所以我出離了，一方面自己既出離了，不能個人獨享這個利益，應該告訴他們，不出離以前的痛苦，出離以後的好處，然後才是真菩提心。所以自己沒有出離而說發菩提心，都是些假話呀！不出離，做不到無我，

總是要為「我的甚麼」做事。

那麼戒律呢？也是一樣的，要守戒，要守戒一方面要自了啊，一方面要希望人家也守戒、能夠不害人家呀！所以一方面要維持這個善業，一方面要勸誡這些惡人，然後才有發菩提心。假如不是為這個事情，這個菩提心也就不是真的，不是真正的菩提心。所以一定在這三個之後，要曉得這個次第。如果發早了，並不是說發得不對，但是不切實，不是穩紮穩靠的菩提心；這些菩提心都是含有貪愛的，含有普通的慈心，是屬昇天的；昇天的善事是可以不要菩提心的。要使我們昇天的善事都回向菩提，向無上正等正覺去進行，就要發菩提心啊！為自己也發菩提心，為他人也發菩提心。所以這個時候的菩提心，就有用啊！

同時以我們的譬來講，無常就是錢，出離就是土，土上有戒律就是牆，牆築好啦，下菩提種，那麼這些鳥，也不能把菩提種啄走，這些野獸也不能擾亂，賊娃子不能來啊！所以，修行的次第都是先把小乘修好了，然後進入大乘；進入大乘，就要有大乘的種，大乘的種就是菩提種。所以

要下菩提種，下了菩提種，然後就要修大乘的六度萬行，這就是灌大悲水。光是菩提種下了，沒得水、沒得雨露，乾啦，這個種子就死啦；死了，就不會開花啦！所以這個時候，一方面發起菩提心，一方面就修這個六度萬行。這個就要灌大悲水啊！時常想到六道眾生的可憐，他怎麼樣犯這個戒，怎麼樣墮落在輪迴裡頭；天道的苦如何，修羅的苦如何，人道的苦如何，畜牲的苦如何，餓鬼的苦如何，地獄的苦如何，要想到這些六道輪迴的痛苦啊！甚至於痛哭流涕，談到他們，就有淚水來了。所以在這個時期就灌大悲水，要修大悲心啊！假如有無常，在無常之後修大悲心，就曉得我所熟的那個人啊，他也是無常，我自己也是無常；今天勸他還不相信，就憫他還沒有信啊。要憫憫他，要自己有無常心，才曉得憫憫他。否則你們都攪在一堆，大家都是你吃酒、我吃酒，我們到那個酒吧裡頭去，那個酒提煉得好，倒了這個白蘭地，大家就你一杯我一杯，那就無常心沒有得；這個灌大悲水是假的。同樣的，有出離，才有大悲心。因為一出離，就曉得對這個人的悲從那裡來的，他就是貪著在那裡不出離，因為他不出離，

所以他可憐。所以，假如沒有出離心，並不能看到他可憐之處，還以為和這個惡習慣相同，兩個合起來攪才對，那是沒得出離心、沒有真正大悲。戒律是一樣的，所以要有戒，特別是菩提心戒。假使有菩提心戒、菩薩戒，就處處都是與大悲有關係。你有這個菩提心戒，然後才有大悲水出來；有菩薩戒，就幫他們真正做了事，真正的可憐他們，真正是有大悲心出來啦！所以一定要有戒律，才有大悲心。至於菩提種與大悲水的關係是很容易看到，下了種子，馬上就灌水。不能等種子死在裡頭。

灌了大悲水，然後就施定力肥。普通人對於這個事情很不容易了解。他們以為學佛很好，「學佛，我告訴你打坐啊。我的徒弟這個也可以坐三點鐘，那個徒弟也可以坐四點鐘；他們都有境界，看到甚麼光，看到甚麼鬼，很多功德。來來！我告訴你啊！」這個都是不發無常心而施定力肥，這是沒甚麼用處啊！因為懂得無常的人，就有真正求定的動機，為甚麼要打坐呢？並不是說要成仙成佛，或者做甚麼，或者要發生甚麼功德。而是甚麼呢？而是曉得人的無常，做這些世界上的事是白白的做了的，不管你

賺了很多錢，不管你升了好高的官，死一來了就沒有了。結果當了皇帝的人都還是要求打坐，因此秦始皇都還有求長壽之說。所以，假如沒有無常心，那個定是隨隨便便的。所以，很多人學佛，一開始就打坐，今天攪一點，明天攪一點，結果一曝十寒，根本就不能發生甚麼效力。說起來，他依道教修了好多年，依佛法修定修得好多年了。事實上，定這個東西是有相續性的，有相續，那個定就有作用；不相續，一曝十寒，是不會有結果的。所以，施定力一定要能夠出離世間的常，要懂得無常，那就怕死，就一定打坐，就不散亂。一出離了呢？就有長期的時間修定。有很多人認為，修定，做就是了，那個又成了佛？那個又成了仙？就是沒有這個決心來修定，也沒有這麼多時間去習定。所以要出離。不出離的人，就沒有時間去修定。

先修定而不出離，也有這種人，一方面很想習定，很想成就，今天這個定怎麼樣好，明天可能更好。但是啊，結果呢？「噢，今天還有這個事情沒有做，明天還有那個事情沒有做」。這一來呢，就矛盾了——一方面

要求馬上得到很好的定，一方面呢，又還是要做自己的事情；這樣的人，定還沒有修到，就瘋狂啦！有這樣的人，急於要得定，而事實上又沒有出離，沒有長期可以修，結果一方面，在沒有出離以前，還有世間上的貪欲的鞭策，一方面在這邊又想這個定沒有攪好。結果這個腦筋裡頭就稀亂，就有這種矛盾啦！矛盾愈積愈多，就發狂啦！所以很多習定的人，定還沒有修到，早就吃了打坐的虧啦！好比師傅說「定上不要打妄想」，真正出離的人，他的妄想就少一點。你為什麼有這麼多妄想？就是因為你不出離，就有妄想啊！你為甚麼有魔障呢？因為你不守戒，就有魔障啊！有魔障，就有鬼怪來找你；有鬼怪找你，你就要發狂或者有病痛啊！甚至於已經打坐坐了很多年的、有很好的成績的，攪一下犯戒的時候，魔鬼一來，就把他攪出大病來，或者甚至於發狂或死的都有。所以，施定力肥還是守戒律要好。

有菩提心呢？人一有菩提心，天龍八部就來護持，因為有天龍八部護持，有很多定上的小魔障自己根本還沒有發現，他就先幫你制止了，那就

很順利的定力就成功了。如果沒有菩提心呢？「我的習定不過是求點境界，放點甚麼光啊，或者有點甚麼小神通啊，使人家喜歡我啊，怎麼樣敬佩我或者說我好」。這一來，魔鬼就乘這些機會進來啦！天龍八部因為你沒得菩提心，他就不護持你。你沒得大悲心，也就不行啊！因為天龍八部要看到你對眾生很憐憫，然後他就憐憫你；他就曉得你是個好人；如果你護持得好，定力發生感應出來，對於全世界的眾生都有好處啊。所以，他就更加護持你啊！自己有菩提心，又有天龍八部護持，又是沒犯戒，又已經出離，又怕無常，這種人的定一定就是好的呀！甚麼「這也竅，那也竅」，天天講的就是這個竅；「我們這個道家有個千金不換的竅，你得到這個竅，你就可以成功，這個竅只有我知道」。結果大家都受這個騙，受了騙結果還是不成。假若那個人，他也想騙人，結果這上面的前行都不成功，他那個定是一定不會好的。我們很多人都是教人習定的。夏老師是很好的，他也教人修定。我說，你不修定還好些。他們聽了都覺得很怪呀。

開智慧花，如果有這個定力肥，那當然是會開智慧花。為甚麼這個時

候才能開智慧花呢？因為這個定力好，就由定發慧了，那是一定的情形。同時這個智慧呢，是不貪，因為有菩提心，就無我了，就不存我見，因為沒得我見，就沒得「利令智昏」啊！這個人就是利令智昏哪，蠢哪！為甚麼蠢呢？智昏了，才蠢嘛！為甚麼智昏呢？因為想圖利嘛！如果有菩提種、有大悲水，就不為利私；一不為私利，智慧就開了；定力一好，智慧就開了。智慧一開，就成佛了。有悲心、有智慧，結果當然是成佛，結佛陀果啊！所以這裡頭因果明明顯顯啊！

同時從這個原則上，由小乘進修大乘，大乘要能夠「即身成佛」，就要進修密乘；這裡頭就有次第。每一個次第裡頭，各有他的次第；光是講這個五種菩提心，還有一定的次第。假如沒得願菩提心，根本就沒有因嘛，就沒得因子啊！有願菩提心，然後依照自己的願去行這個現行，以達到這個願，這個行就跟到來啦！但是達到這個願，要行，又要了知這個行願都是要為他，不是為己，然後就應該要有這個勝義菩提心，這空性哪！勝義菩提心在願、行之後，就控制這個願、行，就不是生天，而是生佛種啊！

生天的願當然是好願，行也是好行，但是他有我執在裡頭，自己願意做，所以有兩重執著：一重執我、一重執善。善也執，我也執，結果就不能達到勝義菩提心。要達到勝義菩提心，這個願就是真正的菩提願。行呢？就是真正的菩提行，都是向佛的這方面走，不是向天的方向走。勝義菩提心控制願、行，不為我自己，而是為佛、而是為利他，所以要有勝義菩提心。勝義菩提心來了，然後才知道勝義菩提裡頭有三摩地菩提心，因為三摩地菩提心能使菩提心空空的願、無我的願發生實際上的力量。所以要加入大的關係，加入月輪代表世俗菩提心，加入杵就是勝義菩提心。兩個合起來在三摩地裡頭要完成這個事情，就不光是抽象的願，而是有實際上的行為。使抽象的願成一個具體的量，成為具體的力量，所以要有三摩地菩提心。但是還是欠缺了一些紅、白菩提心，不完美。或者缺了紅菩提，或者缺了白菩提，為了使紅白菩提心都完美，而且加上空性，然後才能成就這個即身成佛的滾打菩提心。在此表上，滾打菩提心正對著七大瑜伽，就曉得這裡頭有五大，還有見大及識大，有七大呀。勝義菩提心裡頭就沒有五

大。三摩地菩提心就有五大。有願力，但是沒有證量，沒有經過三摩地的訓練，辦不到啊！經過三摩地菩提，然後由抽象的變為具體的，有具體的本錢，然後才能夠求如何圓滿這個紅、白菩提心。所以，照五種菩提心的次第來講啊，是要有個前後次第。

現在有人說，我也想要滾打菩提心，但是我不能發這個願，我也不會發這個願，我就以諸佛之願為願。這就不行了。諸佛之願有他們自己去達到，又關你甚麼事呢？你自己的願都沒得，你那裡能成佛啊？因為這個成佛的有化身佛、報身佛、法身佛、體性身佛、大樂智慧身佛。而這些佛裡頭，凡是屬於法身的就是性空啊，屬於報身、化身都是為他啊！要利他，而你根本修行的時候就不發心，沒有甚麼大願，那你把甚麼東西利他呢？你沒有這個利他的願，又怎麼能夠根據這個願來成就這個佛果呢？一切諸佛，他們成法身佛都是相等的。藥師如來佛他也是法身佛，阿彌陀佛他也是法身佛，他們兩個不同的在那裡？就是發願的不同啊！消災延壽藥師佛為甚麼我們燒他的火供，然後就把病整好了。也沒有燒阿彌陀佛火供；燒

阿彌陀佛火供可以把他早點弄死了。

以前也有這個事情哪！有兩個牧童和一個修頗瓦的大德開玩笑。大家都說，只要是他修的頗瓦都送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了。他們兩個小孩子就懷疑真有這個事，我們騙他一下看看。所以，一個裝死，一個就跑去報告那個大德。他說：「請你修頗瓦，我有個同伴死了，請送他到西方去」。那位大德是有這樣力量的人，他當然有神通，知道小孩是騙他的，他就答應了。一修法，裝死的就真死了。那個報告的牧童就哭起來，叩頭懺悔；大德才又把死去的救回來，告誡他們以後不可開玩笑。阿彌陀佛的願力是助人往生，但是拜阿彌陀佛不一定是求早去，也可以求多活在這個世界上，代阿彌陀佛做事。藥師佛則是治眾病，甚至求生兒育女；他有十二個願，就有十二尊藥叉護持這些願；火供燒十二個椰子，就是讚他的十二大願。我們現在不能說，他們這麼多無量百千萬億諸佛，好願他們都發完了，所以我就發他們這些願。這個不行啊！一個時期是一個發願的機會嘛；我們現在這個時期可發願的東西還多，比他們還多些嘛！所以應該要努力，自

己好好的根據佛菩薩的志願，就我們現行的環境，自己發出各個特別的願出來，這是很要緊！這是從修行前後次第來說，已經把這個東西都詳細的講啦！

第四呢？羅列小、大、密三乘重要的行程。所以你們以為，既是這個樣子——佛法的整個的系統有這些原則；整個的原則裡頭，前後又有這樣嚴格的次第，那麼究竟有那些事情要做呢？請你開一個路單子。這整個表就是一個路單子——從小乘到大乘，到密乘。那麼你們就問，小乘說呢，也可以即身成阿羅漢，有佛在世的時候，就可以，就很容易；那麼大乘說呢，要三大阿僧祇劫；密乘說呢，就即生可以成佛。你這個路單子一開出來，你到底要我走好多天數啊？哈哈！要走好多天數才走得啊？你包得我走到？像張澄基，他要我包他廿五年要成佛啊！哈哈、所以我要不成佛，他可以責備我。哈哈！所以我的這個張澄基佛啊，他有他的規矩，我是沒有法子的。雖說他對我很愛護，並且他並不是壞人，我對他只好抱歉。但是，總歸有這個道理，有曉得如何從小乘趕快到大乘，又曉得如何由大

乘三大阿僧祇劫趕快縮短到密乘。我們這個路單是開到那裡打止呢？是開到即生成佛啊！即生成佛是我們的目的，但是這個裡頭又說三大阿僧祇劫，又說十六生，又說一生成佛，這個路單到底是要好多天數呢？現在說我們的總目的是要即生成佛，但是這個總目的即生成佛裡頭有大乘的三大阿僧祇劫，到底如何去縮短呢？要懂得這個問題，很要緊的。

你不能說一灌了頂，師傅說：「我可以使你即生成佛」。書上也是說可以即生成佛，但是事實上又沒有看到你成佛，你閉關廿五年還是個現樣，難怪人要說你壞話，就有懷疑了。真正修得好的人，有很多即生成佛的。印度即生成佛的不消說很多，西藏即生成佛的也有，中國即生成佛的也有。那麼，要如何才能夠使這個路單可以縮短來呢？譬如你打個飛機票，硬是說我到你那裡四點鐘，我要到紐約，紐約是個總目的。然而你這趟紐約，頭一站添油的時候在那裡添，第二站又經過好多時間，第三站又經過好多時間，有一定的啊，不會假的。不是說飛機公司吹牛，「噢！我們打了這個票你一定會到，不管你坐到那裡了事」。這個不是坐的問題，有很多要

做的問題。那麼你如何？所以先要懂這個道理，如何使顯教的三大阿僧祇劫在密乘裡頭可以縮短到一生成就。我現在要介紹這個道理，使你們有信心。

成佛所有條件是甚麼呢？是有菩提心、有智慧、有功德、有神通，有佛的智慧與佛的悲心；五智四悲，都要有。那麼，究竟密宗裡頭是不是有一個方法，能把這個悲心趕快的放大，能夠圓滿這個三大阿僧祇劫的菩薩的悲心呢？那麼，究竟又要如何使佛的這個五智的功德在一生的修持裡頭顯出來呢？假如五智的功德顯不出來，四種悲心不能具備，如何能說是成佛了呢？所以這個裡頭並不是沒得道理。不過，可惜有很多修密宗的人，他自己也沒有經驗，他連這個道理也講不出來呀！為甚麼三大阿僧祇劫的事情即生可以成佛啊？！你說理論高嘛，《華嚴經》的理論比我們還高，他說從初始發心馬上就可以成佛，不管是不是一心，見性不見性。因為這個東西是圓的，所以一滴水到海裡頭，就不管是長江也好，珠江也好，一滴水到了海裡頭，這一滴水就與全海水一樣的，所以要懂這個道理。所以

呢，他們這個圓教裡頭所講的理論也是即生成佛啊！究竟他們這些成佛了沒有呢？就不行啊。佛菩薩說過，如果照這個初地、二地……十地乃至十二地成佛止，那就一定要三大阿僧祇劫。所以先要懂得五道十地，到底是經過一些甚麼道路啊？這個票是怎麼打法呀？

資糧道、加行道、見道、修道、無學道，這就是五道。由這個見道開始，就是初地乃至二地、三地，乃至十地然後等覺、妙覺。所以啊，五道十地如何在密宗裡頭縮短了呢？現在我只簡單的講，因為一細講，這個題目都可以講好幾天。五道裡頭，資糧、加行要一大阿僧祇劫。從初地見道，二地到七地修道，是第二個大阿僧祇劫。無學道是從八地到成佛，這就是第三個大阿僧祇劫。因此如何先把頭一個的資糧、加行兩道，把一大阿僧祇劫的事在三、四年就可以滿？因為修四加行，頂多三、四年，四、五年就可修滿，就算作五年吧！資糧、加行，為甚麼一個阿僧祇劫的事情能夠五年就可以圓滿呢？這個主要的原因說明於下：第一、密宗有個灌頂的作用；灌頂是果位方便不同啊！所謂果位方便不同於那一個呢？譬如一個人

生在帝王家，他是太子；一個人生在貧苦人家，他要當兵。於是，這個當兵的，他的一大阿僧祇劫怎麼當呢？他由初當兵受許多苦，然後就當班長，班長變排長，排長到連長、營長、團長，團長再昇軍長乃至大元帥。之後，他有沒有資格當皇帝，也不知道。至於這個太子？一生下來就哇哇叫是一樣的，然而他已經把太子的衣服穿起了，大家都說將來他是皇帝，他並不要受過怎麼樣的苦。這第一就是灌頂殊勝啊！所以，果位的方便是灌頂殊勝啊！

灌頂如何殊勝呢？因為這是已成佛的佛菩薩就自己的經驗說的啊！他說，我要成佛的時候，有千千萬萬的空行母都鼓舞啊，都唱歌、跳舞來慶祝我成功啊，就謂之光明大灌頂；這個光明大灌頂一來，我當時就成佛啦！所以現在的灌頂就仿照他果位的方便，給一個同樣的東西，因此，假如你的師傅確確實實是有功德的人，那就不同啦！莫講一大阿僧祇劫，就是三大、四大阿僧祇劫，都可以使你很快的成就。有一得灌就證得六地的一一畢哇巴祖師就是這個樣子。譬如現在你們大家都在修四加行；大禮拜、供

曼達，這些方便都和普通修淨土宗的方便不同。修淨土宗的方便，點一根香叩個頭，這樣就了事。受過密宗灌頂之後，也點一根香卻可以做很多香的觀；他一個頭叩下去，不光只是叩一個師傅釋迦牟尼佛了事，其餘的都在，上師、本尊、空行母都要緣想。所以這個《五株圖》只有密宗才有。

《五株圖》顯教就沒有。《五株圖》其實是五枝樹圖……上師、本尊、然後空行、然後護法，這是個境樹；然後左邊小乘的比丘、大乘的菩薩；右邊呢？又是小乘三藏、大乘三藏，相宗或者性宗，所有的法都集中啦！所有的佛菩薩都集中啦！所以，一禮就整個都禮了，整個的三寶都禮了；因此他的資糧、加行就很快圓滿了。譬如供曼達，一個曼達捧起來，不光是供養了三身佛：法身、報身、化身，而且供他的空行母，並且，觀想一個曼達就變五個，五個變很多很多，就是幾何級數一樣的堆上去、堆上去，一個曼達就變得好多，何況你還是供十萬次。因為供十萬次這種曼達，福報就增長了；福報增長，所以加行就易得圓滿了。這是頭一個阿僧祇劫，沒有問題吧？！

現在講第二個阿僧祇劫，就是要見道。如何見道見得這麼快呢？別人要等到第二個阿僧祇劫才見道，你的見道卻馬上可以得，是甚麼道理呢？這個就是因為上師有灌頂殊勝，同時，他自己已經見道了，並且他把見道的菩薩引到你身上來。人家過去所有甚麼三大阿僧祇劫、千大阿僧祇劫、百大阿僧祇劫、不可說不可說阿僧祇劫的菩薩，統統把他引到你身上來了，使你的智慧千倍萬倍的增長起來了，結果就易得見道。同時，所謂勝義灌頂這個第四灌，就是見道的問題；所以勝義灌頂一得了，就等於見道了；因為勝義灌頂所講的勝義，就是成佛的最後的究竟見解呀！無上正等正覺的智慧所演出來的法，就謂之勝義，所以第四灌就是勝義灌頂。同時來的不光是義理，光明也來了，勝義光明啊！勝義光明一顯，就是常寂光啊，就是常寂光土啊！不光是見道，而且是一直衝到法身。法身究竟境地，一證真如，一眼就看出來，所以第二個大阿僧祇劫就這樣容易圓滿了。由見了道，從初地修到七地，都沒有別的東西修，就是空性無我而已。

然而，到了八地能夠得到無生法忍之後，就能夠見到報身佛，不光是

得這個上師的加持，報身佛自己都要加持。所以由八地到成佛的第三個大阿僧祇劫，更易得圓滿。這些都是有一定的方法、一定的行程。現在假若我們假想，譬如這些消災延壽藥師佛他也沒有到過我們娑婆世界，阿彌陀佛也沒有到過我們娑婆世界，我們假如對阿彌陀佛說，你莫以為我們不能走、沒得神足通，我們有航空公司，一張票一打，可以走很多萬里路，一張票就來啦。啊！還有這個事情？哈哈，他一定懷疑。我們把佛當作普通人說了，其實是可以的。就人對人講，我假如到鄉下找個鄉巴佬，沒有聽過這些話的人，我說：「我要到美國，美國這個世界在我們這個底下」。

「噢！我們底下？不會落去？你還要翻過來，你那裡能飛得這麼快啊？」

他就不相信。現在美國有五十多個資本家，他們一百塊錢的票子可以一鋪鋪到全地球，鋪滿全地球，所以他是資本家。其實那個又去鋪呢？但是，這不是假的。他們叫會計師計算一張票子好長，地球是好長、好寬，一算起來不過是這麼多的票子，那麼，這些票子是銀行裡頭已經存有的，那麼當然是擺得滿啦，並不要自己去擺啊！所以經過會計師一證明，就靠得住

啦！報身佛的加持，硬是報身佛他自己加持的，八地的人他可以看得到，可以同他談話，可以同他以心傳心，我們對於上師不光是看他報身佛，所有的金剛大總持就是他啊，他是五方佛的師傅啊；不但是見到報身佛，而且是見到報身佛的師傅啊！

所以你們不要笑，以為現在我們還是找報身佛，其實我們的師傅，要把他看成比報身佛還大！好比金剛持，就是五方佛的師傅，普賢王如來就是五方佛的師傅。所以縮短行程這個道理，從這裡就可以大致知道啦。明瞭這個東西之後，你就自己看自己，不要看這個表，看我們自己，我們這個腳根站在甚麼地方，究竟在那天才到所謂等覺、妙覺的地位？相隔有好遠？腳步站在甚麼地方？自己檢討自己究竟修了些甚麼東西？你如果修了這個，就是這個底下，自己就看得了啊！你沒有修，說自己到了，是不行；這就是修了，到不到還是個問題。因為你是在試，你只是試一試而已。因為要曉得現在的實地情形，然後才曉得將來的功夫應該要怎麼做；因為曉得現在的實地情形在這個地方，然後才曉得與佛地究竟差好遠，才曉得要

怎麼努力才趕得到。剩下就是介紹些書。假如對中國人，介紹的書還要少許不同一點。這個大致的談，以後要補足的東西當然很多，你們隨時可以問！

第四講

此表上的直線是間隔各乘的，或者是小乘、或者是大乘、密乘都是由這個直線間隔，所以頭一格就是講聲聞乘，第二格就是緣覺乘。每乘頭一個都是要往意到戒、定、慧，戒是個基礎，底下的定、慧是接著來的；定上起慧，慧就是觀。說起來，戒與律多少也還是有分別，定與慧當然是有分別。但是此地，因為這個表要簡單，就把戒、律一起包括了，定、慧就放在一起了。在這第二格裡頭，有個 B.T.L.M.，意思在底下解釋——*Besides the left mentioned*。所以，這個左邊的修法，固然有它本身的價值，但是同時又是右邊這些修法的基礎。所以左邊有的，右邊是絕對不能減少。因此這裡頭有很大的問題你們要知道，就是：又說小乘、大乘、密乘，又說密乘是即生成佛，但是這些修法又說要有左邊的修法的基礎。那麼所有的修法都應該達到啊！那這個樣子又怎麼樣呢？

所以第二個問題，就是怎麼樣使要即生成佛的人的修法，要把前面左邊的這些東西，能夠簡括的來縮短，而使一生還是成。因為羅漢也可以一

生成的，也可以兩生成的，也可以三生成的，所以修證期間有一生成的，有二生成的，有三生成的。緣覺，也有講一百劫成的。那麼第三格就是大乘的三大阿僧祇劫。然後到這個底下有三格是下三部的日本密宗，也可以說十六生成。底下從這個無上密宗起，一直到紅教的這些規矩呢，是一生就可以成的。既不能把左邊這些丟棄，又如何能夠把左邊的這些期間，有一生、二生、三生的，有一百劫的、還有三大阿僧祇劫的，還有十六生的，都能夠縮到這後來的一生呢？這個又怎麼攪呢？這個表裡頭就沒有寫出來，所以非詳細講不可。

同時我常常有一句話要說，就是「法乎其上」，上到什麼樣子？「得乎其中」，得到甚麼樣的中？或者是「法乎其中，得乎其下」，下又是甚麼樣子？所以第三個問題，就要曉得如何是法乎其上的，有甚麼條件才能夠法乎其上？如何才得乎其中，要什麼條件可以得乎其中？如何才是得乎其下，要有甚麼最低限度的條件可以得乎其下？這個問題也是表裡頭沒有說的。現在一個個，我們介紹修法，然後再講整個的系統與個別的系統。

整個的系統就是說左到右，就是一生成佛的功課表都在這裡。那麼一個個的呢？就是直線規定了的，這一個要修這些法。那麼各個的修法是一件事；這整個系統又如何能夠扼要的縮短，自然可以達到上面這個，這也是個問題。所以先介紹修法。

不管那一個修法，都先要問戒。譬如我著的《護摩儀軌集》，因為裏頭息、增、懷，三種的儀軌都有，只是沒誅法，然而就是護摩這個修法，也有戒啊。所以我在《護摩儀軌集》上面就先把这些戒寫了；這些戒是古人沒有寫的，都是我擬出來的。所以要注意，任一個修法要先講戒。講戒有甚麼好處呢？講戒就先把流弊堵住了；流弊一堵住，以後就只有好的出來，沒壞的出來，所以先要有戒。所以築戒律牆，戒是牆啊，可以避免很多魔障，可以避免很多障礙，可以避免很多中斷，可以避免很多流弊，所以非要先懂得這個戒。你假如說燒護摩，你曉得燒護摩有甚麼戒呀？要如何才可以燒，如何才可以不燒？光是講燒護摩這些經驗給你們聽，你們就知道了。譬如使大寶法王過世的胃癌，這個由燒消災延壽藥師佛的火供就

可以消除了。那麼有這個感應的經驗的是那個呢？舊金山的西藏店的店主喇嘛多傑，他的母親就得這個病，醫院宣佈不能醫了，但是他找我去燒火供，我只燒一座，不單是那個癌停止，沒有傳染到別處去，而且癌本身硬是結了痂一樣，硬是種牛痘一樣的，永不復生。說句老實話，他們對於中國人，都說中國人是支那和尚，不講因果的。他們不找我。其實大寶法王只要命令我一句，我一定馬上做；我能夠幫人家迴向，我不能幫你迴向嗎？喇嘛多傑都知道。所以衝巴打電話給他，說是要告訴他，其實是要我燒；我那個時候燒已經遲了。事實上，從前他這個開端的時候，我就跟他講：「你不要吃味素啊！你再吃，胃部要出毛病」。後來胃部開始出毛病，他還是要吃，使你沒有辦法。

還有，去病是可以的，是可能行的；但是幫人家求財，就要注意到戒。這又是可以拿喇嘛多傑的事情來舉例說明。他開一個西藏舖子以後，他就找我燒財神火供。好，我說可以。後來他弟弟也開個舖子，那是個餐館，他也要燒財神火供。我說，你這個財神火供就不能保你有準了，為甚麼呢？

你如果是開素菜館，我還是一樣可以保你像你哥哥一樣的有感應；你如果是開葷菜館，要殺魚、要破蛋、要殺雞，搞這些事情，那就不行啊！後來兩個都燒了，結果他的哥哥還是發財，回去後，年年比從前的生意還好；他的弟弟那個館子就不行啦！後來他就向他弟弟說，陳先生從前同你說過了，你最好不要開這個館子，像我一樣的開西藏店；但是你換個地方，不要太接近我的店子。所以他的弟弟也在別處開西藏店，就又燒財神火供，居然又有感應。但是他們的感應有了，就不太再做善事。他們以後找我，我就說，我現在不得空。為甚麼呢？他不把賺到的錢拿來做好事，我幫他燒，我又沒有要他的錢，我拿到錢就是買東西火供，他也就發了財，他自己也承認，他還是要再多一點，我就說我現在不得空。像這些人他不是拿錢做法事，你就不必回回替他燒。

所以，根本上這個請求火供的人，要看他做甚麼生意。他假如有個生意要賣毒品，或是有個生意要開葷菜館子，或者要開個酒館，凡是不正當的職業，你不能替他求財。所以樣樣都是要這樣留意。假如這個人是屠夫，

他又喜歡壓迫人家，或者也是共產黨裡頭的人，這種人你不能替他放生；替他放生，他長壽一年就多殺很多生。所以，甚麼好事，要看這個要求的人怎麼樣。有些共產黨他託人家來，不作為自己的名義，託人家要我幫他燒財神火供。我看這個錢不是好人的錢，我就不幫他燒。所以，一件事一件事都有個戒，不要以為好事情就都可以做。所以我常常勸夏老師：「幫人家看地，要看人哪！如果真正是好人，有錢肯做好事，那麼就幫他看地，這是很好的。否則若不注意這些，還是不能幫人看地」。

還有一點，想即生成佛的人，要曉得究竟的功德、與不究竟的功德。甚麼叫做究竟的功德呢？好比你幫人家整好病，就不叫做究竟的功德；你要整好他的病，而且使他信心增加，使他歸到菩提道上，這個就是究竟了。所以即生成佛的人就不能做不究竟的功德。做了不究竟的功德，自己也出毛病。為甚麼呢？譬如這一個人，他是要遭魔、是要遭病的，結果你把他病除了，他那個魔就找不上，他那個冤家也找不上，那麼他那個冤家找那個呢？他就找你這個幫他忙的人哪！所以有很多上師他喜歡接受人

家的請求，做這樣、做那樣，結果自己攪得一身病。大寶法王就死在這個上頭！你看他多大的威德、多大的地位、多大的名氣、多大的……唉！他不信我的話。我在紐約的時候，沈家楨請我去當他的翻譯，介紹他如何學大手印。他把他的帽子戴到我們兩個人的腦上，但是理論上他還搞不太清楚，我也沒有法子幫他翻譯，然而我就得這個機會在他們家裡。請吃飯的時候請我作陪，我就當面對他說：「你到美國來，你不曉得這個徒弟，有些是真有信心的、有些是試試、有些根本還是共產黨徒、有些又是婆羅門教轉來的，這些都是些染污緣；染污緣太重可以使你得病，可以使你壽命都減少啊！」

那個時候，我記得迦魯仁波切是坐這個地方，大寶法王就坐在那裡，我坐在這裡。請吃飯時，沈家楨居士他就是照規矩請，那個是大大一點就是坐上面，其餘都是圍坐；他不照西藏的規矩請啊。西藏規矩，仁波切坐在很高的地方，他有特別東西吃；第二大的迦魯喇嘛就比我們還高一點，比他還低一點，有一定的高矮的。我坐在那裡，我就用藏語講，我說：「沈

家槓他們是時髦人，他根本不懂西藏的規矩，很對不起，照我們這樣坐法子，我們自己是有罪業的」。大寶法王笑嘻嘻：「唉，這個沒有關係，現在我不講究這個了。我們是講民主啊！」他就講這些時髦。我說：「很對不起，但是我也對他說過，他說以前去請你幾次都是這個樣子，他說他也沒有別的，他這裡都是一樣的凳子」。

然而當時我痛切的講啊！我說：「你不要和那個衝巴仁波切合作啊！」他說：「我知道他是個壞蛋，我不喜歡他，我並不喜歡他，你莫以為我喜歡他啊！」我說：「你不要和他們合作，他們所接近的徒弟都是吃酒、嫖婆娘，什麼事情都來」。衝巴是西藏人，他是活佛，他在那裡有個中心。很多美國人在那裡打坐、修佛法、唸咒，有很多美國女子。有個美國女子叫做 Miss Smith，他騙起她閉關，他就跑到閉關的地方攪那個美國女子，兩個就打架。她硬是把衝巴打個嘴巴，她就不住在那裡。他們那個中心是亂七八糟的，但是接大寶法王來，又沒他不行，他可以先拿筆錢出來。他拿筆錢出來，結果把戴帽子的錢、灌頂的錢，都歸他控制，入場券都是

由他發出來，錢也由他支配；然後師傅走的時候，他再拿一部份給他走，這是大寶法王第一次來美國的時候。瓦味克就是隨時在那裡招呼這些事情，他自己說的，他說他先拿出四千塊錢，第一次的時候那個票子還便宜些，拿出四千塊錢，後來又是帽子錢，又是灌頂的錢，有八千塊啊，應該還有四千塊錢多餘啊；他只拿兩千塊給大寶法王，他自己就吃兩千塊錢，這個很不對。這回他可能是貼了本了。他這個醫院的錢那個付的，我也不知道。沈家楨可能也付一大筆。

總之，任一件事情，灌頂也好，什麼東西也好，假如你是沒有成就的人，又是修即生成佛法的人，對於這些不究竟的事，好比燒火供、送寶瓶，幫人家攪的，最好是不攪。若攪，就自己攪，自己出錢，自己做，迴向自己即生成佛；成了佛之後，再幫他們做。因為你所幫的人，有些當幫，有些不當幫。幫了的，有些就有冤家債主，他既找不到那個本人，他就要找你的，你要負責哩！好比你要去開頂，幫人家開頂是好事；但是假如開得不好的時候，他墮落了，他還是來找你的。所以很多事情，對要修即生成

佛法的人來講，他就應該要不做。好比說幫人家整病，幫人家攪這些事情，都是不應該的。但是可以告訴他們自己唸咒，自己發菩提心，自己懺悔，那是可以的。

所以先要了解這些事情，這並不是說發即生成佛的心的人他就沒有菩提心。他是有菩提心，他的菩提心是這樣說：「我一定要先把我成了佛；我成佛之後，我幫他人隨便做甚麼事情，由我自己就可以決定」。就是這個意思。發心不同啊！所以說大乘菩提心有三種：一種是牧童菩提心，就是羊先走，自己後走。一種是舟子菩提心，就是渡船的人與被渡的人同時到。但是這都不是密宗發大心的，發最大菩提心的一種就是太子發心。就是要有這個王位；這個王位一得了之後，隨便做甚麼事情由我自主的幫你完完全全都做好了，萬無一失的做好了。你不能說太子發心是壞的；太子發心是最高的。譬如我們現在沒有很快的成就，都是因為太兼了這個大乘的發心。大乘的舟子發心，就遲了一步。牧童是要人家先去，他在後面，因為牧童他是在羊後面，羊先到家，牧童後到家。舟子發心就是同時到。

密乘發心就是自己先到。

我現在要繼續說明的是，樣樣事要注意戒呀！在小乘的戒裡頭，五戒是基礎。基礎五戒是各宗教都有的，不只是佛教。比方基督教的十條戒，前五條是他們自己的，後五條殺盜淫妄酒都是一樣的。這五戒就是最基本的。其次就是八關齋戒。再來就是比丘戒，比丘戒就是做和尚的有二百五十條戒；比丘尼戒比比丘戒還多幾十條。但是要做比丘，還要先做沙彌。所以還有沙彌戒、沙彌尼戒。還沒有做和尚以前，做小和尚謂之沙彌，那裡也有很多戒。要把沙彌戒、沙彌尼戒學會了之後，就可以請求比丘戒、比丘尼戒。底下是居士男戒、居士女戒。居士的戒裡，就有十善五戒，八關齋戒都是居士的戒。所以這些就把小乘以內所有的戒都包括啦。這裡頭有個問題，因為現在有些戒律，是很行不通，所以像英國的比丘桑格拉西達這些人，都是主張要修改這些戒。這是不對的。佛、菩薩所制的戒是絕對不能修改的。你做得到做不到，那是在乎你。你如果做不到，就不要受。好比持銀錢戒，或者是拿筷子夾錢或者是以別的方法夾錢，這都還是犯了。

不過小乘的戒是注重身、口，而不注重意。意上就不要十分追究。口裡說的話，行為上表現的事情就不能不追究。不能拿錢，硬是不能拿錢。但是文佛有一個持戒第一的弟子，有一個施主他捐很多錢起廟，大家都不敢拿，只有他拿到。他說：「不要緊嘛，我幫你送到佛、菩薩那裡去」。送到後，文佛說：「啊，你真是持戒的。這個不是為你自已，拿錢不歸你自己，不要緊」。所以像這個，戒裡有很多事情，每個戒有個故事的，每個戒有個來歷的。

像比丘二百五十條戒，不是一天制定下來的，都是有來歷的。譬如不能睡高廣大床，這個故事怎麼樣呢？從前有個比丘，他在閉關。因為恐怕潮氣太重，他的床很高。不料有一次有一個女子，她被人家趕出來之後，她就躲在他那個床底下；人家一趕起來，他自己也不曉得在他的床底下有個女子，人家從他的床底下拉出女子來，就把這個和尚罵一頓。釋迦牟尼佛就制這個戒，床不要攪得太高，不能使人可以爬進去，就是為這件事情。所以比丘戒的戒書是不准居士看的。為甚麼？這都是從前比丘犯了事的時

候，佛菩薩為這個事情特別制的戒。如果你也看那個書，你就曉得比丘犯了很多別的事，就對比丘沒信心。因此，凡是別解脫戒是不許人家看。凡是比丘戒、比丘尼戒、沙彌戒、沙彌尼戒都不許人家看的。除非你自己受，受的那天才開始看。不受的時候不能看，以避免居士對比丘沒信心。至於居士的戒，底下在大乘裡頭有。現在我們是專講聲聞乘。

那麼定是怎麼樣定法呢？這個慧是怎麼樣發法呢？戒底下這兩則 *Dhyana* 就是定， *Prajna* 就是慧。智慧包括四個聖諦，就是苦、集、滅、道四諦法；卅七菩提包括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支以及八正道，合起來有卅七個。要把這些都修好之後，就要進修打坐：修九死觀、五停心觀。把煩惱的心停止下來了，就是五停心觀。五停心觀就是一個一個對起來的；如何對制貪，如何對制嗔、痴、慢、疑這五毒。智慧最高的哲理就是人無我，修人無我空。把這些學完了，就可以得阿羅漢了，這個是小乘裡頭最基本的行。為甚麼小乘硬是說只有他們是佛教？他說大乘都不是佛教，就是根據這個道理來的，因為釋迦牟尼佛對每一個修

阿羅漢的徒弟，出家之後，他就要他，要怎麼樣守戒，要怎麼樣打坐，要把這些普通修完，個個要考驗他的智慧，每個人都給了一句一句的教言，所以有這個《法句經》。你看這個參考書目裡頭，Dhammapada 就是《法句經》。所以，無論你是不是小乘，《法句經》應該要看。《法句經》裡頭，阿羅漢生平的行、住、坐、臥，思想、言行都講了很多，都是四句四句的。那個時候印刷術不行哪；他口裡講的，他們自己記出來，所以每一次都是四句話；他對每一個徒弟都有四句話，所以他死了之後，就把各人自己每次得的四句話、四句話，一起寫出來，就謂之《法句經》。《法句經》原來的編輯人是由法會上組織編出來的。他是取裡頭有譬喻的，好比譬喻的，就謂之象這一組，或者是比譬無常的，無常一組，或者甚麼一組，那個組織、分類的方法不太科學，所以我就把《法句經》另行編過，依我定的學佛的八個次第來編。無常是那幾句，出離是那些，這樣一編馬上就發現小乘的缺點。他裡頭就沒有好多大悲。我不是說要灌大悲水嗎？他裡頭沒大悲，我就從其他的小乘經裡頭提出幾句。我說這個也是小乘經裡頭的，

並不是完全沒有。所以一分類，有些有的，有些沒得，一看就知道；所以說小乘是自了漢，不像大乘人發大悲心，也就是這個地方。

但是他們證了阿羅漢果，也是屬於見到空性了，只是見到人無我空性；也出輪迴了，他不會墮落，所以四聖裡，羅漢是頭一個。四聖都是不會墮落。他就是不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他也不會墮落。但這並不是《禪海塔燈》內所說的入處，《禪海塔燈》的初層是見道，而羅漢見道只見了一部份，見到這個人無我部份，法無我部份還沒有見到。所以我這個表很奇怪，我先把禪宗裡的次第拿開，因為他人也是入整個的，住也是住整個的，出也是出整個的，用也是用整個的，一半是不行的。為甚麼阿羅漢是一半呢？他就是時常說：「佛菩薩要我守戒，我應該守戒，所以殺、盜、淫，我都不應該犯，因此，我的我執，我的貪、嗔、痴、慢、疑，我應該除掉」。但是像菩薩這個樣子，他們就一定不做。譬如，菩薩他在船上遇到強盜，他一定要把這個強盜殺了來救滿船的人，那殺業不就犯了嗎？阿羅漢就說：「這個樣子不行啊！佛是不准犯殺業的；你殺了人，你要受報，我是

不願意去做的」。但是菩薩就不一樣，他說：「沒有關係，我為了救他們那五百個人，我寧可墮落；我這一輩子墮落了就算了，我不可不救他們啊」。這個就是大悲心，其實他還是有他的道理。殺的本身也不是有我的。固然不殺是可以無我；不殺、不盜、不淫、不妄、不酒，可以無我了；無我就當然不殺、不盜、不淫、不妄。但是利他的時候，看到你若要殺那些五百商人，我先把你這個賊頭子殺了，我可以救五百商人啊，他就不管你這個殺，殺也是無自性啊，就算墮落到地獄裡頭，還是無自性啊！所以在法上的觀察不同啊！小乘對於法的觀察是：「噢，這個是一定做不得的；不管他有好的利益，一定不要人做」。但是對大乘來說，只要是有利益於人家，自己吃虧沒有關係，就可以做。

禪宗呢？是要人無我、法無我兩個都要空，就是在不殺的時候也可以空，在殺的時候也可以空，叫做「殺活同時」。你看到禪宗裡頭有很多砍貓、砍蛇的公案。為甚麼呢？這並不是沒有殺，是真殺呀！邊殺就邊空了，謂之「殺活同時」。殺活同時好比把這個人的腦殼一砍，這邊腦殼一跌下

去，那裡就成了阿彌陀佛了，同時的。有這個本事就可以殺。但是做阿羅漢的不單是沒有這個本事，而且他怕呀，「犯戒，啊！這個事情做不得，釋迦牟尼佛說這個事情做不得」，他不了解「惡具理」。所以我常常批評小乘是不知「惡具理」。因為這個空啊，善也具空、惡也具空。善也是無我，也是空啊；惡也是無我，也是空啊；不能說只有善是空，惡不是空；惡也是空啊！惡的本身還是空啊！因為他不懂「惡具理」，他為要防止犯罪，所以就不做這個事；法上這個「我」他不能空。

所謂「我」是一個觀念，是一個執著，並不是有個人在。我們說，「我啊，我這樣」，代表我這個品格；法也是有品格，法也是有個東西啊！這杯子，杯子有一個我！你想到這個杯子，有個杯子的觀念，杯子的歷史，杯子的破壞……這個杯子的成、住、壞、空，有一個系統啊！這個就是杯子的「我」！這種我，因為不是有機體，就說是「法我」；有機體的我，有思想、有感情，這種我就謂之「人我」。人我是因為有感情的關係。法我呢，是物質，物質東西還是有個我。好比說，一天買了一個凳子，後來

打壞了，或丟了，就沒有。噢，那個凳子那裡去了？不是等於一個人一樣嗎？所以法上也有法的我。至於阿羅漢，他偏重於人無我，所以把自己看空了。譬如你要殺他，他說可以，你殺他呢，他願意死都沒有關係，我看空了嘛！但是，殺就不行啦，殺就犯了殺戒，犯了殺戒就不對啦！

所以這個表要曉得，從左到右就有「不了」與「了」，前面的都是「不了」的，不了是甚麼？就是沒有完全哪，不了是沒有了脫，還有些事情沒有解決，就謂之「不了義」。這左邊都是不了義，一層一層的不了義，一直到成佛才是了義。所以了義、不了義，要分得清楚。很多人把不了義當作了義。好多大乘的佛教徒總以為大乘才是了義，就把密乘當作不了義。有人那天又在問我，他說：「那麼這樣子就沒有慈悲囉，那不行哪。像大寶法王這樣子給很多人結緣灌頂也不對，那就沒有慈悲心，那這樣怎麼辦呢？」此謂之「慈悲作障」啊！並不是真正的慈悲。真正的是究竟的慈悲，應該是：你慈悲他，你就不替他灌頂，你刺激他；不替他灌頂，使他痛悔，使他曉得要懺悔；懺悔之後，你再傳他就對了。你自己根本不懂他

的根性啊！當上師不懂他的根性，他要甚麼就給甚麼，這是不對的。譬如小孩子，他很調皮，拿到刀可以殺自己、殺人家，你就不能把刀給他。如果這個小孩子硬是很老實、很誠實、很有決斷心，那麼把刀交給他沒有關係。所以當上師不能了解根性，最好是不要當上師。這是頭一個。

第二個也是小乘裡頭的一部份，就是十二因緣。研究十二因緣得到覺悟，就是沒得佛都可以成就，就謂之「辟支佛」。這是個不究竟的佛，這不究竟佛是如何來的呢？就是由研究十二因緣來的……曉得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這十二個因緣。由這十二因緣悟了道，就成正覺，就謂之「緣覺」。所以緣覺的智慧就不同啦！除了前面的以外，還要明白十二因緣的順行次第與逆行次第。就是借十二因緣成為緣覺。這裡就把小乘的重要的東西都介紹了。

但是你就問啦：小乘裡頭這些東西，有一生、有兩生、有三生才能成就的，要如何把這個東西能夠縮短呢？莫講說兩生、三生應該縮短，就是

一生也要縮短，我才還有時間去修別的東西，這個右邊還有很多東西啊。所以就要曉得這個裡頭最重要的是那幾個東西。要在實行上先拿到這幾個東西，那就連一生都不要了。這個裡頭主要的就是三個東西，一個是無常心。阿羅漢之所以想空，為甚麼能人無我呢？就是曉得人是無常的，天天有病痛，有小時候就死了的，有在母親肚子裡頭就死了的，因為有這個無常心，就可以成人無我空。同時由於出離心，守戒守得好，與普通人隔離，修十二頭陀，吃也吃得少，用也用得少，住也住得遠，不和人家合作。有出離心，這是第二個。第三個就是人無我。所以小乘有三個要緊的東西，只要把這三個要緊的東西都得到了，那麼就等於阿羅漢的功夫都有了。所以，要出離、要無常，這兩個東西不光只是想，而且事實上已是這個樣子，已經是不做事、不做生意、也不做甚麼職業，已經是能夠時常想到死，怕啦，這就很精進；由這個精進的力，由這兩個力再來修大乘，就不要修九死觀，也不要修五停心觀了。因為修五停心觀成就阿羅漢，修九死觀成就阿羅漢。修骷髏觀……羅漢對付女人的辦法就是這樣，先觀起一個骷髏，

隨便看到一個女的，套上去就是個骷髏，並不是個女人，所以他能夠離開貪。這些方法就不用。但是他的基本的精神，無常心、出離心，硬是要保存。

譬如我們修密宗的人，你今天就下決心，什麼事情也不管，錢也不賺，甚麼事情也不管，家庭的事情也不管，母親父親甚麼事情都不管，就出離，就想到要死，就馬上就要修，病也修，死也修，睡也修，思想上卡緊這個東西，就是阿羅漢的這一部份的功夫有了。加上人無我觀，有這個東西，一生或者兩生、三生都不要啦！所以要曉得一乘一乘的特點。其實人只要出離了就可以了。譬如你就像密勒日巴，今天就到岩洞裡頭修，吃的就是水，就是草，就是這種東西，根本不管別的，那無常出離就有了。無常出離有了，就是阿羅漢的原則有了，所以這個時間就縮短了。

然後我們再講大乘的。大乘的戒除了那些戒之外，還要有菩提心戒、被他勝戒、國君王根本戒、官吏五根本戒等等，這些都有條文。我有一本英文小冊叫《大乘戒律》(No 43 Mahayana Silas)，中文就是所謂的「菩

薩戒本」。還有四十六條菩薩戒，還有攝善法戒，就是說要做善事，就要看這個戒——要這個樣子才合做善事，要這個樣子就不合做善事。戒有三種：攝善法戒、別解脫戒、饒益有情戒。攝善法是攝持好的；別解脫戒就指不殺、不盜、不淫、不妄、不酒這一類，就是有所限制的，就是消極的。攝善法則是積極的，就是「要這樣做呢，就得到善法」。積極、消極都有了；饒益有情戒專門饒益有情——哪些饒益有情，哪些不饒益有情，就謂之饒益有情戒。就是這三種戒。大乘就有這三種戒，小乘只有別解脫戒。大乘裡頭有攝善法戒、有饒益有情戒，這就增加很多戒。

關於菩薩戒，我老實說，在沈家楨那邊我就對大寶法王說：「你又傳這個菩薩戒，你也不管他受得受不得，你就傳了。傳了之後，菩薩戒有好多條，你也沒有告訴他們，叫他們怎麼能夠守啊？他不能守，他不受這個菩薩戒還好一些。受了菩薩戒如果不守呢，那就犯兩重罪啊——一個遮罪，一個性罪。性罪呢，就是本性有罪，只要犯了，不管你曾否受戒，就謂之性罪。遮罪呢，是受了這個戒而不守，就謂之遮罪，是兩重罪啊！」所以

他傳了很多法，傳到這美國，其實都下了很多惡種哪！他們根本就不曉得。我說：「你把那四十幾條戒印出來嘛！」我說：「我書裡頭都印有啊，你就把他翻印一次嘛！你不發這個條文，你光是傳人家的戒，人家沒有守得，結果他犯了，犯了是為你而犯呀，所以你傳濫了，你就犯啦，那麼你要負責呀！」所以你還能說他不慈悲嗎？遮是遮蔽嘛，遮蔽就是有蓋的意思。所以性罪是一回事，譬如你沒有受菩薩戒，你有這個性罪，那當然還是不好；但是你如果沒有受菩薩戒，沒有求這個菩薩戒，也沒有哪個傳你這個菩薩戒，那你就沒有這個遮罪。譬如你當法官，你犯的罪就比普通的百姓多一重了，因為你知法犯法。所以呀，唉！這個當師傅啊，你們說要慈悲、慈悲，這就謂之「慈悲作障」啊！你不但不能避免他們的污染，而且你把他們害了。你害了他，你這個慈悲就不對，謂之「悲魔」啊。悲魔並不是真正的悲。

大乘的定、慧裡頭就有很多別的事情。頭一個就是十八空，這是般若乘的。B就是十個或者六個波羅蜜，有十度，有六度。十個、六個都可以

修。接著是萬行、《華嚴經》裡頭的十玄門。E就是五道十地。五道就是資糧道、加行道、見道、修道、無修道或者是無學道。無修道或者無學道都是一樣的。從這個裡頭論三大阿僧祇劫呢，資糧、加行就是頭一個大阿僧祇劫。見道是初地，二地到七地是修道，由初地到七地就是第二個大阿僧祇劫。八地到十地到等覺、妙覺是無學道，這就是第三個大阿僧祇劫。五道十地是這樣配合起來的。到等覺妙覺就是成佛啦！所以這表裡只說五道十地，但是裡頭很微細的，每一地都有一點點小小的執著；所以初地呢，他不懂二地；二地才能夠懂初地。初地一直到十地，要進步到十地，才能夠圓滿空性，然後才等覺、妙覺。所以要三大阿僧祇劫呢，就是這幾個東西。那麼我們就說啦，既是這個樣子，那麼即生成佛就是不可能了，就要三大阿僧祇劫了。

底下就是五明：內明、因明、醫明、工巧明、聲明。聲明是講音樂，內明就是佛學哲理，工巧明就是雕刻啦、圖畫啦，醫明就是醫學的，因明就是講邏輯。所以要懂這五明，才能夠當菩薩。因為當菩薩要接近眾生，

要有這些工巧。譬如會畫佛像、會塑像，這就是工巧明，或者可以編音樂、編讚詞，這些都是與聲明有關係。又會看病，這就是說懂得醫明。還有因明是講論理、邏輯。五明差不多可以說就是科學。要懂得以上這些就是菩薩裡頭的戒、定、慧。

現在你們要曉得的就是，五道十地的路程如何由密宗可以縮短呢？三大阿僧祇劫很不容易啊！像五道裡頭的資糧、加行，就是現在獻曼達、大禮拜這些。獻曼達就是資糧、加行裡頭，就是加速這些東西。所以四加行就把這個資糧加行縮短了。譬如顯教的資糧，就是今天打發一個錢給叫化子，或者施一點米給鳥吃，這些都是資糧、加行裡頭的東西。但是假如用施身法，或者用曼達法，就把這些資糧積集的很多。供一個曼達，由一個曼達想到五個，五個又五，五五廿五，幾何級數，一路一路的增加哩，一天之內就比顯教修的資糧、加行還多些。這是一個。見道呢？修顯教十八空，修一輩子、修幾輩子都不能完全修到，但是，如果得了密宗的大手印灌頂，就見到空性，見到明體，就等於見到法身一樣的。譬如畢哇巴，他

受無我母灌頂，馬上證到六地。那是因為功德、方法不同啊！功德就很大、很快啊！至於無學道，大手印裡頭的無修瑜伽就是屬於無學道了，所以，有這些果位方便，這個就很快來了。

還有，身、口、意三密要相應啊！身，顯教修阿彌陀佛，或者拜阿彌陀佛，或者是想釋迦牟尼佛，想消災延壽佛，常常看或者心裡想而已。灌頂就把釋迦牟尼佛或者把勝樂金剛引到你身上來，使你的身雖沒有修過，他硬是跑到你身上來了。等於乩童，有修降乩的、降神的，把神一請來了，他就發抖，他就說出很多事情出來。就是那個方法，所以快啊！要把人變成鬼是不行的，要把人馬上變成神也是不行的。但是用果位方便的灌頂方法，請得釋迦牟尼佛到你身裡頭來，那就很快可以成就。所以密宗有很多方便使你快。你如果把汽車的組織變成個飛機，飛機很快的就到了，汽車就要好久還到不了。今天就講到這裡。以後底下的更重要。密宗裡頭有很多東西，你曉得底下密宗的東西，然後對「如何縮短」這個問題的方法就更知道了。知道了，就把問題解決了，然後才曉得如何才能發揮其效用，

如何才得乎其中，如何才是得乎其下。自己應該要怎麼樣來了解自己的地位，怎麼樣加速努力，還有很多要緊的。下次再講。

第五講

今天要講的是密宗。密宗的最低，有所謂下三部：事部、行部、瑜伽部。瑜伽部上頭就是無上瑜伽部。無上瑜伽部才分四灌頂。這裡先要看清到底什麼叫做事部。事部裡頭除了左列之外，光是戒就加了好多，加了三密誓句、三種三昧耶：身三昧耶、語三昧耶、意三昧耶。身，要注意甚麼，語，講話要注意甚麼，意，要注意甚麼。身，就是要在五官百體的這個身，還沒有成本尊身以前，還是要注意這個身的三昧耶，有很多方法，有披甲啦，戴鎧啦，目的呢，就是保護你，所以下三部的事部，東西就很多。結手印也是有保護的意思；唸咒也就是使這個語，世俗的語變成真言；意三昧耶，就是要靜定。三密要相應。

(B)項的金剛戒，前頭三昧耶，是一種誓句的意思，就是我們務必要做到的事情，還不一定是戒不戒；金剛戒那就是戒，有律法的威嚴，觸犯了，就要受處罰了。關於金剛戒，我有二部小冊（《陳氏英文小冊》四十五及四十六），專門把金剛戒編輯起來的。金剛戒也很多，與顯教的戒不同，但是

很多要緊的戒都沒有製成條文。你們要記得這兩部書，一部是《蘇婆呼童子請問經》。蘇婆呼童子是修密宗的小孩子，他因為修密宗不相感應，他就請問，「為什麼不感應呢？」然後佛菩薩有些是自己回答，有的是由護法裡頭的這些護法回答。這本經書裡頭說了很多事情，衣、食、住、行，個個的事情都說得很多，但是他沒有編成條文。我就把他編成條文了，差不多有兩百多條，這是說一個行人的衣食住行。還有一部是《蘇悉地經》，蘇悉地就是講悉地的，也就是講要如何才成就。悉地是一種成就，就是說密宗成就經，要如何才能夠成就。《蘇婆呼童子請問經》是請問，有許多事情要如何做就是合理，如何做就不合理；《蘇悉地經》也是講，要那樣修就易得成就，那樣修就不能成就。所以說這兩部書就完全，我就把他編成金剛戒，這都是下三部要尊重的。

無上部才有金剛戒的密宗十四根本戒，這十四根本戒犯了，就要墮地獄的。密宗還有八粗罪，粗罪不墮地獄就是，但是還是粗罪就是。八粗罪就是屬於無上瑜伽部的。你看這裡頭的初灌頂、二灌、三灌及四灌：二、

三灌是相連的，都是講密法修雙運的事情；初灌就是講本尊的事情；四灌就是講大手印的事情。這個裡頭呢，本來，初灌還談不到戒。照道理呢，應該是學二、三灌的才講這十四個根本戒，所以寫在這裡，因為是密宗無上部的開始；無上瑜伽部裡頭就有雙運的本尊，所以先要懂得這個戒，其實要緊的還是在二、三灌裡。要知道，這十四個密宗戒，不過因為頭一灌已經有雙運的本尊身，所以也還是要曉得這個戒，就不會犯懷疑。因為很多人一看到這個雙運的像，兩個交抱，他就懷疑這是貪念：「你這個貪，是犯罪啦，就是罪過啦！」他們看到這個，就好像是看到春宮圖一樣的，所以，雖然是還沒有修到這個地方，事實上這個已經有個外面的形式了，所以就寫到這裡。其實，要把這十四條真正解釋得明白，還是要等到修二、三灌的時候才解釋，就比較好。好比我們初修密宗的時候就遇到黃教，黃教的《密乘法海》那本書，就是那個時候我們學的，那本書裡頭就有密宗戒。我覺得那本書，不是十分著重雙身的，已經把雙身法的道理，連戒、連解釋攪在一起，攪不清楚啦！所以那個裡頭那十四條啊，根本不能作算；

我就把那十四條另外寫明白啦。要根據我的，然後再比較他的，就易明白。他那個解釋也是普通解釋，而不是特別關於雙身法的解釋。

現在我們不必把這些事情扯得太開，我們還是先要把這一路，一路一路說明下去，這個事部倒底攪什麼名堂。金剛戒是一個總題目，所以下面還是根據這個東西來的，你們要懂得金剛戒，要懂得事部的金剛戒，就要看我這兩本小冊的上冊。這兩冊，頭一冊就是下三部的，第二冊就是無上部的。這個十四條是無上部裡頭的，所以也還是戒，要等到無上部的灌頂有了，才看它，事先不要這個東西的。要曉得，金剛戒裡頭有很多事情，我們也攪不清楚的，因為這個裡頭不光是講本尊與行者的關係，而且是講天龍八部與行者的關係；不光是天龍八部，就是山神土地乃至於貓啊、犬哪，為什麼不能畜貓，為什麼不能畜犬，為什麼不能到寡婦家裡去，有很多道理，都在《蘇婆呼童子請問經》裡說了很多。對於染污緣的道理呢，這裡頭就講得很清楚。我還有二本英文小冊叫做"Buddhist Views on Contamination"（《陳氏英文小冊》五十二及五十四）。就是談染污緣，密宗

裡頭的染污緣，這個裡頭有好多是染污緣，不能除罪的道理都是染污緣的道理。我的英文小冊裡有很多東西其實是由我從經書裡頭譯出來的，結果你們還是要從我的小冊又譯出來。那麼先看這兩部經書就容易了，就曉得哪一條從哪裡來的。《大藏》裡有這兩部經，都是密宗部。

《藏經》是愈遲的愈好，因為收集較多，至於內容之編輯，沒有一部編好，因為沒有這個才，我看沒有這個才。說句老實話，莫說我自讚毀他，除了我，是不能做這個事情，他們都不行，他們根本攪不清楚啊！顯、密都攪不清楚——密宗的經書可以攪到顯教裡頭來，顯教的經書攪到密宗裡頭去；密宗哪個是下三部，哪個是無上部，也攪不清楚。若是依這個表的原則，就可以攪清楚。但是這個表沒有寫成中文，所以也還攪不清楚啊！一到了事部呢，事部究竟攪什麼事情，底下就有這些修法。定慧項下，就是十八道。東密十八道是哪十八道呢？他裡頭寫好了的，規定了的，我有這本書，已經介紹了的，就是禮拜呀、供養啊、禮請啊、或者頌啊……就是怎麼樣與佛發生關係，所以佛與行者的關係，每天所遇到的事情，就謂

之「事部瑜伽」。就是事奉諸佛，不是光是事佛，並且侍奉天龍、侍奉護法，因為下三部不光是注重我們對面的佛像，自己的本尊佛像，而且注重哪一方面是火神，哪一方面是地神，哪一方面是風神，哪部份是龍王，哪部份是天坐的地方，都攪得清清楚楚的，不能亂來啊！在西藏，寺牆上畫的四大天王像，看到是平面的，沒有什麼立體的身體！但是聽說有個人把傘靠到這個牆上，那個人後來就得病，就夢到天王罵他。這個東西都不能靠啊！因為你就把他的身子就染污了嘛。所以，隨哪個佛像怎麼樣的這個裡頭，這些書是非看不可，應該要仔仔細細講。你們可以在《藏經》裡面找這兩部經，看清楚；看完了之後，然後再把我編的條文記下來。那本經書是散文，我這個是條文，一條一條的，不重複。所以這一來，十八道的許多事情，都是講規矩，要修規矩。十八道就等於修十八戒的樣子，但是裡頭是從修行的路上說的。

其餘就是唸誦六支及外四支，就是唸誦方法。唸誦有六個支，唸誦六支，即唸誦的六個方法。因為事部就是一方面做事啦、禮拜啦、供養啦，

這些事，一方面就唸一點；所以事部，就光是唸經與供養、承事、禮拜了。所以要曉得普賢七支，普賢七支的回向文，要修普賢七支。唸誦的六個方法，有的要觀種子字，要觀月輪，觀顏色，觀這些東西，一步一步就謂之「六支」，這個就要曉得下三部的規矩，才能夠了解這些事情。外四支，外面的本事就是支分，外面的支分是，譬如說放光啦、或者是要明顯啦、要觀這個種子字啦、觀月輪啦……唸誦裡頭最初的規矩都在裡頭，這個要從哪裡去看書呢？宗喀巴的《密宗道次第廣論》很詳細。你去查這個事部，裡頭他講得很多。現在新《藏經》已經收了此書。你們要借這本書，我有啊！這是法尊法師譯的。

關於命氣，如何修這個命氣，是有種調命氣的方法。本來在沒有修金剛誦以前，就要修命氣。修命氣的方法，差不多與金剛誦是一樣的。金剛誦就是唸：「噶、阿、吽……」，就要在二灌的時候修。不過，修命氣先要調命氣。氣有五種：上行氣、下行氣、平住氣、遍行氣以及命氣。命氣為什麼這麼重要呢？命氣是主持我們的生命的，在顯教講，父精母血之外，

就要第八識阿賴耶識到，就是神魂。但是，由密宗上說，八識要如何才能夠到呢？就要與命氣合起來才能到，命氣到了，八識到了，就真的到了；沒得命氣，這個八識還是沒有法子走動啊！所以，凡是氣，就是能動、動他，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命氣依密宗來說，就是與八識合體的東西——八識到了，就是命氣到了；命氣動了，八識就跟到來的。事實上，命氣就是行，有氣才行，所以無明緣行。無明緣行，行才緣識。所以識就是八識。有根本無明，就是你沒有智慧，你從明的這邊，你離開了，你達到無明這邊，你墮落了。這個無明，這個墮落，是基本；這個基本一動，他如何能夠動呢？就是命氣，命氣一來，識就跟到來了。所以在密宗上說：「沒得命氣來，是不會生育的」，所以叫做命氣。

命氣是不能亂動的；只要死，他就要離開身體。如果沒有死以前，他就離開身體呢？那個時候離開身體，那個時候就死了。還有，命氣如果錯亂了呢，他就發狂。所以命氣這個東西，攪得不好，就很危險。然而我們

修唸誦的人，就要曉得保持這個命氣，要把這個命氣放在心輪的中心地方，要隨時注意他能夠安定在這個地方。所以觀咒輪轉動的時候，如果你不曉得轉，你連種子字都轉起來了。命氣是和種子字聯合起來的；種子字就站在命氣那個地位；所以轉咒輪時，只轉咒輪，不轉這個種子字。種子字一亂轉了，他就發狂了。我曾經救很多人出來；有一個我的施主黃遠謨的老太太，他已經轉得很好了，他說：「越轉越快啦，很好！」我說：「你不要太快啦！你要注意到種子字不要動啊！其餘的動，要慢慢動啊！不要動得太快啦！」命氣跑出心輪以外了，跑出本來的地位以外，他就發狂，他就瘋癲，他就不能做主。要把他帶回來，他的生命就可以保存。所以下三部修命氣的人，修咒的時候，就注重種子字的獨立，注重種子字的三摩地啊！使命氣不亂動。

由於是修命氣，順便把五氣解釋給你們聽。哪些是上行氣呢？講話是上行氣，吃東西是上行氣。下行氣呢？行房、小便、屙屎是下行氣。平住氣呢？就是助消化，有點暖熱，所以就是中，就是中氣。最重要的謂之平

住氣，都在這個小腹以上，肚子臍孔以下。遍行氣呢？由密輪牽動四肢，然後才可以行動、活潑。因此運動都是由於遍行氣的關係。這四個氣，都各有所用的。我們打坐時所以要小肚子稍為挺出，就是使平住氣可以堅定。如要控制下行氣，使它不要洩精，不要因打坐多了，就洩精，所以男的要雙腳跣，女的就要用跪的——跪著把密處挾緊、閉起；這些方法是控制下行氣的。口裡閉到，四肢抵到了，就是控制上行氣。遍行氣就是脊椎骨要挺直，兩肩打開，就可以控制遍行氣，保持中立，保持中正，就控制遍行氣。命氣是完全由三摩地才能控制到，要是定功很好，不要多打妄想；多打妄想之後，也可以使命氣移動位置，所以妄想多的人易得瘋狂。以上說的是大概的情形。

吃東西要注意，與五種氣都有關係。好比下行氣太厲害了，就會容易瀉肚子或者是洩精。有一種藥可以控制下行氣，我忘記那個名字了。有痔瘡的人擦了這種藥，氣就向上提了。還有，吃多了白蘿蔔，隨時放屁呀，就是下行氣的關係，所以不宜多吃白蘿蔔；紅蘿蔔沒有關係，白蘿蔔吃多

了就行。還有茄子，也是下氣。凡是下氣的就少吃。凡是芽啊、有苗的，他就易得生風，就易發，特別對上行氣有關係，所以不宜吃竹筍。竹筍種下去，就發出來，因為是發的，就使氣上行，所以不宜吃竹筍。豆芽要煮熟了的豆芽，在開水裡頭把豆芽滾一道，那個風就出去了。但是此法對竹筍則不行，因為豆芽是芽才發，竹筍是整個的本體都發，所以，不吃就可以。他不是哪一部份發，哪一部份不發，不是的。你看那個竹筍一直上來，幾天就長得很高。但是，如果生小孩要發奶，可以吃竹筍。有很多醫學的道理都與五氣很有關係。但是吃豬腳發奶，則是取其涼性，而不是發的。

五氣和金剛誦有甚麼關係呢？金剛誦有幾十個路線啊，有上行、下行，有中行、平行，有從上行到下行，有從鼻子進去從陽物出去，有從陽物進去從鼻子出去，有從眼出去，有從耳出去，有從毛孔出去，有從腳底出去，有二十九個路子走啊！金剛誦不是一個路子啊！不過，普通都是上下轉換，頂多是道家的小週天的轉換的樣子。總之，佛法的金剛誦是重在

空性的道理。入息就是「喻」，是表示諸法不生。出息就「咩」，「咩」表示諸法不滅。住息就「阿」，表示諸法不動。所以是重在「喻、阿、咩」三個字的意義、理想，都要與這個空性相應，然後謂之「金剛誦」。金剛者就是般若也，般若者就是空性，空性就是無我。但是，他還是有個「入」、「住」、「出」呀，所以入的時候要曉得，入也是從空入，所以就不是普通執持的形式；入，把這個東西拿到了，就持。入如果能夠空，就不執著，因為所入的，就是空在裡頭，也在空裡頭，所以說，就不執著啦！出呢，出也是出在這個空裡頭去，出去還是從這個空裡頭歸了出去，所以，出去的時候就不散亂啦！住的時候，就不粘著。入的時候不執持，住的時候不粘著，出的時候不散亂，這就好啦！入呢，總有個東西吧，執持那個東西那就不對啦，那就出毛病啦！出來了嗎？你就散亂了，就散完了；如果要不散亂呢，就要住在空性裡頭。住呢，就粘住在那裡，堅持在那裡，堅定在那裡，好像樹膠，膠了一個什麼東西在那裡，粘住在那兒。所以，入而不執持，住而不粘住，出而不散亂，這個氣就很自在了。我們那天不是

講了氣息嗎？今天講的，你要配合那些東西就知道了。

顯教的六妙法門是：數、隨、止、觀、還、淨。這六妙都是大乘裡關於修氣的。小乘修氣的，就偏於數、隨，偏於止、觀；大乘就加上還、淨。至於密宗，就重在五氣的調和，同時主宰氣從身體裡出、入、住。所以在這欄裡頭，除了修命氣還要有D於觀想本尊壇城中修習人空及法空。

事部裡就要注意上面，事佛十八道中雖是事頂上的佛，或者眼前的佛，或者空中的佛，但是一方面要注意自己本身的人空，就不光是普通凡夫的這個身子，而且另一方面對於觀想的佛像及供品等，也都要認為都是空的，所以這就與上面大乘修空有所不同了。其實，事部是領導整個的下三部，事部是有關於整個下三部的，所以很多在這個D項裡頭有了。到行部呢，那個D項其實還是繼續上去了，所以說除了左列之外，加上1.戒同左，2.定慧，還有修唸誦六支及內四支。前面外四支就是關於外息的、外相的；內四支是關於內修的。你們要看這個內容，也要看宗喀巴祖師的《密宗道次第廣論》。要記得，六支就是指觀想的六部分，譬如，種子字是一個，蓮

花是一個，月輪是一個，有些觀日輪，就四個了，還有些觀咒，觀放光，就六件事情了。邊唸就邊有這六件事情。但是自己心輪上這個種子字連同咒輪應該有好大呢？就是一個廿五分美幣那麼大。心輪中心這個種子字就是命氣，外圍就是咒輪，咒輪最底下有蓮花，蓮花上有月輪，月輪上有日輪，凡是身上這六個條件，謂之「六支」。六支唸誦法，就是種子字、咒輪、日輪、月輪、蓮花、光明。

事部和行部雖差不多，但行部多多少少還是有些分別。事部就著重事實上這些事，如事奉上的事情；行部就著重在唸誦裡頭的觀想的上供下施的行為。服侍的行為屬事部，所以是外圍的四支。這內圍的四支，就是自己唸誦裡面的觀想應該要三密相應，六種次第都要很嚴明，都要合於明顯、堅固，又要有佛慢（不是我自己）的三條件；這些條件，是重在內層的。這種事部是重在外層的，行部是重在內層的，而較偏重下面兩項，即指修命氣及於觀想的本尊壇城中修習人空、法空。事部還是不離空中所觀的佛像、頂上所觀的佛像，不是完全是本尊；下三部的本尊都是對面的，不是

自生的。記得啊！下三部本尊都是對面的，都是相信佛，而不是相信自己。從無上瑜伽初灌起，才是自己是本尊，才是自己也觀自己是佛。

瑜伽部就把內、外兩個東西合攏起來，所以戒同左。瑜伽部裡頭就分胎藏界與金剛界，(A)是胎藏界，Garbha是胎的意思，Dhatu是界，法界，所以胎藏界的蓮花的畫法，就是花瓣向上包起的。畫佛像的人都是這樣的，把東西堆在花心裡面，就謂之胎藏界。金剛界的蓮花就都開出來了，子都要爆出來了，花瓣都垂下來了，開放出來了。所以你看我的佛像裡頭，有些蓮花是朝上的，有些蓮花是下垂的，而後者就代表金剛界。金剛界是修生的；胎藏界就是本有的。本有的謂之胎藏界；由自己修出來的，謂之金剛界；自己本來佛性裡頭有的，謂之胎藏界。Vajra就是金剛，Dhatu就是界，Vajra Dhatu就是金剛界。

胎藏界有很多修法，但是修成胎藏界的主要修持就是五輪塔觀。為什麼呢？因為地、水、火、風、空，這五輪是天生的，在法界裡是有的，所以，以物理為基礎。五大是物理的基礎，所以要修這個觀，要先把自己的

身體觀成一個五輪的塔。我的內人從前繡過五輪塔，這個功德也大啊！修了五輪塔觀，就等於修了法身一樣。因為法界裡主要的東西，除了我們的心之外，這些物就是地、水、火、風、空了。五輪塔由下而上是地、水、火、風、空。要繡這個東西是很容易的，代表地的正方形繡成黃色的，代表水的圓形是白色的，代表火的三角形是紅色的，代表風的半月形（圓的外圍在下）是綠色的，最上面代表空的橢圓形則是藍色的，五部分要相接。這五形裡面一齊要繡滿，布底子可以用金色，或者天空的淡藍色。我的內人有一次繡的五輪塔，每部分中間隔開了一點，我說：「這不行啊，要貼近起來」。用石頭做的五輪塔是疊起來的，我看他們石頭做在方的上面要安圓的是很不容易，因為放到會倒嘛！但是他們的方法就是，各部接合處要套一點，他們把那個三角柱，像金字塔一樣的，下面用圓的套一點到裡面去，就不倒了。半月上面平的地方，把上頭橢圓形也帶點子放這個地方來，於是就連起來了，所以還是站得穩。日本有很多這種塔，中國一般還不曉得攪這個名堂。中國湖南大學從前有位顧法師，他們又稱他顧和尚，

他經手起的五輪塔，還不錯。所以這個就是胎藏界要修的東西。

那麼，金剛界重什麼呢？就是五相成身觀，這個很重要。為了預備做本尊觀的關係，所以要修五相成身觀。關於五大還有以下的說明。講到堅定，就是地；講到慈悲，就是水；講到熱情、勇敢，就是火；講到轉法輪，就是風；講到空性的本體，就是空。因此空也是身，身也是空。還有這兩重，有一重是罪業的五大，另一重是好的、善法的五大。地大的堅定，就是善法；在惡業裡頭，地就是暴虐啊。水大呢，慈悲是好的方面；惡的方面就是貪求。火大呢，善的就是熱情，有熱情溫暖的心、有同情心；惡的方面就是忿怒。風大的善法呢，是運轉法輪；惡法就是風災，像雷電、雷霆、雷雨、大風大雨，這個就是風災。空大的善法就是寬大為懷，寬大的心；惡法方面則是毀滅，無常的都會毀滅。如果就生長上來講，有地就可以下種，慈悲就是施肥水，熱誠就是太陽的陽光，風就是有空氣，空就是寬坦的空間。從毀滅上說，又是一個樣子；在心理上說，又是一個樣子。所以看到的東西，地、水、火、風、空啊，事實上個個的作用都不同，

你們看需不需要把這些緣起攪對？懂得這些東西，全法界的東西都懂得。其實雙蓮法中也是這五個東西啊！男子漢沒得地大，就舉不起，陽舉起來就是地大。陽裏頭有流涎出來，就是水大。陽裡頭發熱，平常他是冷的，到那個時候，很熱就是火大。抽擲就是風大，九淺一深都是風大。空大就是安樂。雙蓮時，女子的海螺脈挺出來，就是地大。她密處出的水，就是水大。她裡頭發癢、發熱，就是火大。女子的騰挪，就是風大。空大就是她的安樂。有些女人攪得太多的時候，自然那個東西攪不進去了，這是地大過份，謂之「石女兒」。

昨天下雹，要知道，所有的嘛哈嘎拉來時，都會下雹。貢噶師傅灌頂的時候，就下雹，噲噲噲的。灌頂時能夠產生自然的下雹，那次二臂嘛哈嘎拉來的時候，就是這個樣子。

要曉得為什麼叫做「瑜伽」，瑜伽的意思，就是相聯合，有一個東西與另一個東西連合起來，就謂之「瑜伽」。把心與物相連，就叫「心物瑜伽」。所以叫七大瑜伽、六大瑜伽，六大就是前五大加識大，七大就是前

六大加正見。瑜伽是要兩個相合起來，就謂之「瑜伽」，不是單的。無上瑜伽就是幾重的瑜伽了，瑜伽的重數更多，有好幾重啊！必須懂得瑜伽部，頭一個金剛界與胎藏界，兩個要瑜伽的，才能夠成佛啊！金剛是修生而又有本有的這個哲理，然後修生的金剛與之合起來，就謂之「瑜伽」。所以無上瑜伽裡頭除了心物瑜伽、陰陽瑜伽之外，還有智慧瑜伽。智與悲相合，又要有智，又要有悲，才能夠真正成佛啊！

以上事部，就專是承事供養的這些事情，事情還是事情，人還是人，所以他不用瑜伽。行部呢，自己的行為與佛的行為不完全相應，所以謂之行部。瑜伽部之後，才有自己的信心與佛菩薩的悲心，兩下相合。一方面自己了解這個哲理，就得到胎藏瑜伽，自己又修金剛，就得到金剛瑜伽，於是，金剛與胎藏這兩個合起來成瑜伽，這個就是日本瑜伽裡頭最高的修持了。他們這個，最低限度，在十六生要成就啊！在十六生之內，到最後還是會進到無上瑜伽部，並不是停留在下三部內。胎藏界等於女的蓮花，金剛界等於男的杵，到了無上瑜伽的時候，金剛與胎藏瑜伽就是杵、蓮相

合，就是修雙身法。蓮花代表大悲；杵代表大智。杵發出的白菩提又有大悲，蓮花裡頭發出的紅菩提又有大智，紅白要和合，紅裡頭有白，白裡頭有紅。

至於護摩呢？下三部的護摩都是小小的，是表示一下子。他們用的柴都是小小的、一點點，供品也是一個杯子裝一點。外面捐款數寫的很多，五千塊、一萬塊，但是供品都是這一點東西，就等於騙人。在日本，我看到外面捐得多，但裡頭火供的東西還不到幾塊錢，就這樣攪完了。不過還是比不攪要好一點。這個等於小孩子請客一樣，用不著哪個吃你的。吳一正他們就是燒這種的，也還是有感應，完全沒得感應也不是的；但要像我們的感應這樣快，就不容易。他那個還是有感應；若沒感應，誰去做這事。

初灌的戒要學十四條密宗根本戒及八條粗重戒，這些我都已經譯出來了，你們從《事印抉微》那本書上看就知道了，關於這些的解釋，要依我書上的解釋才對；若依《密乘法海》的解釋就不對了；他那兒說得雜亂，根本沒有指出那個事情，沒有點到要緊的地方。接著是五方佛戒。佛也有

戒呀、Dakini 就是空行母，空行母也有五戒。這些戒也都寫出來了，在《陳氏英文小冊》第四十六號「密乘戒條」第二部份內。

智慧與定力項內，就是要修生起次第。生起次第應譯為

Evolutional Yoga，他們有的譯為 Growing Yoga 就太物理化了、太生物化了。Evolutional 就有哲理的意思、有進化的意思。我們人哪，由這個人身進化到佛身是一個大的階段，不宜說是生長。如果是這個樣子，那麼矮的人就是阿羅漢，高一點的就是菩薩，個子很高的就是普賢王如來？不是這樣生長的，而是要進化，硬是由這個東西進化到那個東西，昇華了，有個昇華作用，而不是生長的作用。若叫 Growing Yoga，就像是有生長的作用。進化呢，就是有昇華的道理在裡面，不光是由某一部生長到那一部。好比由豆子出豆芽還可以說是生長，假使說要由猴子變人，由人又要成佛，那就要說是進化了，所以我用的進化是比較合原來的道理。Evolutional Yoga 就是生起次第，中國譯成「生起次第」，其實就是進化的次第，就是開始進化、昇華的次第。好比我們用糯米製成米酒，這可能說是生長的样子；但

是你用糯米蒸出汽，由汽滴成燒酒，如白蘭地，那又不同了。所以從米變成糟啊，很容易；從米要蒸起汽，汽再滴成水下來，那就是進化了。所以 Evolutional 就有這個作用，有這個昇華的作用，不光是生長的作用，不光是一個物理變化或者是化學變化而已。他物理、化學變化都有，而且加上他有這個新生的一種成份哪！

生起次第修本尊觀有三個條件，一個條件是佛慢，一個條件是明顯，一個條件是要堅固、持久。你們要把本尊身觀成，要持得久，不要光是打坐的時候有一下，不打坐的時候就沒有；或者是只有自己看得到，而別人看不到，那也還不行。真正的生起次第成功，硬是要別人也看得到。所以《淨土五經會通資料》裡頭的二九反省，要第二個九裡頭才有啊！然後再修佛風。你看那個氣息欄內各項的進步，就不同了。起初的氣息都是外息，外面的空氣。後來修命氣，就有內息了。這個佛風就是密息，密息是從佛裡頭出來的。密密息就是禪息。所以評道：「入息不住五陰、出息不住五大」，那就是這個最高的息了。越來越高啊！外息是一定與外面的空氣有

關係；內息呢，就是根本外息已經停了，內息在小腹這個地方動啊。內息也叫做「胎息」。道家做到這步工夫也就很夠了。胎息停止了，才出密息。密息才是中脈裡的，外息就在鼻孔裡頭及肺裡頭。肺的息、胎的息、中脈的息。密密息是完全在三摩地裡頭了，完全是光明哪！這個息可以說是光息了，他完全是光啊！所以要曉得個的次第，這個氣息裡頭又是有四層：外、內、密、密密。佛風往來總要經過中脈，才是佛風。修佛風的人若沒有達到中脈，還是不算佛風。只是觀想的中脈，那都不行，要實實在在的開了中脈才算。硬是有開了中脈的相，開了中脈的相就不同啊！見到無雲晴空才是中脈真正打開了。今天就講到這裡。

第六講

今天要講第二、第三大灌頂。戒同左。定、慧這裡頭就有很多項了。初灌就謂之「生起次第」；二灌就謂之「圓滿次第」，所以叫 Perfect Yoga，Perfect 就是圓滿的意思。圓滿次第有三個東西，就是智慧氣、智慧脈以及智慧明點。這三個東西很重要啊！你要曉得這三個東西的重要性，就先要曉得一些基本的東西。第一要曉得我們有二重身。第一重身就是三昧耶身，三昧耶不是三摩地，三昧耶是誓句的意思。為什麼有這個誓句身呢？就是三昧耶身。第二，就謂之「智慧身」，智慧身在什麼地方呢？智慧身並不在身體外面這個身，而是在身體裡面相當於心臟的位置（但不是偏左，而是在胸腔正中）有個身。不是講那個心理的心或者哲理的心，硬是指生理的心臟，就是這個肉團心，這個肉團心的位置有一個智慧身。要曉得這個智慧身，然後，就曉得三摩地身，這裡三摩地就是指最高的定力。那麼，這三個身是如何安插在身體上呢？父母所生身就謂之「誓句身」。為什麼叫做「誓句身」呢？因為過去生中，大家都發了願，要生生世世為密法而修行，

所以，人是一定要有父母所生的人身，這個父母所生身就是「即身成佛」所指的身。因此，這個身謂之「誓句身」，是前生發了願的。譬如現在我們在這裡談，當然我很希望你們這五個人都成了五方佛，我是普賢王如來，那多好，那就是圓滿了。

假如其中有一個、兩個沒有圓滿呢？他就要發願了，他說：「我這一輩子啊，沒有真正修成啊，但是，我還是要繼續修下去」。所以他就有這個誓句。而這個誓句不光是他自己心裡有，天龍八部、諸佛菩薩心裡都有，為什麼？因為他對諸佛菩薩禮拜、恭敬、祈請千千萬萬次以上，所以諸佛菩薩也都聽到了這個誓句，都在監視這個誓句啊！「他是發了這個願的，不能讓他墮落啊！如果讓他墮落了，我就沒有負到我保護他的責任、加持的責任」，所以佛有佛的誓句。在這個誓句裡頭，同時有天龍八部他們發的誓願、誓句啊！普通人講誓句身，只曉得講這個本人發了願的，殊不知這個本人前生發的願，曾經對諸佛菩薩祈禱過，就有一個監視這個誓願的所謂保證人啊！這個保證人也有他的誓句，希望這個徒弟要成佛。同時密

宗裡不光只是經書上有天龍八部護持，而且壇城裡頭也有天龍八部護持。行者這一生中無論修成與否，護法是隨時跟著他的。因此，天龍八部也因這個誓句而要保護他這個誓句身。所以這個誓句是有三重的：自己本身因位的誓句，上面果位佛加被的誓句，下面道位事業上護法護持的誓句。因此有這三重誓句啊！這個人是絕對不能墮落的，一定要護持他降生、生長成人，成人以後又遇到師傅，而很多師傅都是前生遇到過的師傅。

譬如像我的卅七位師傅，有好多還沒有見到就先知道了。譬如我夢到貢噶師傅就是大悲觀音，第二天就是我見他頭一次面，我說：「我認為你是大悲觀音，是菩薩的真正化身，不像平常的活佛」。他說：「是的，你怎麼知道？」我說：「我得了個夢」。他說：「很不錯，你大概前生做過我的徒弟，你自己要努力，這輩子一定要成就」。他就勉勵我。此外還有位薩迦巴的師傅，那硬是先看到。我在車子上有時候也打坐，就看到鏡子裡頭現我那位師傅，我就知道我會遇到這位師傅。第二天我到了成都，就遇到他。我說：「你是我前生的師傅，你是喜金剛的化身」。「啊！」他

說：「你怎麼曉得，我幫你灌喜金剛頂，不要錢」。那個時候灌頂都要錢的，他說：「你不用送錢，你是我前生的徒弟啊，我應該負責幫你灌頂」。這就是誓句的關係。

我在美國這麼多年，遇到這麼多人，比較起遇到你們就不同一點啊，這都是我們從前都有誓句的關係。朋友間也有誓句的。他說，「我誓願護持你」，這個就是誓句了。所以，誓句身是最基本的。哪個為你的父、哪個為你的母、哪個為你的妻、哪個為你的伴、哪個為你的施主——這都是由誓句來的，沒有誓句不會這樣碰到。譬如沈家楨他根本也沒有得我什麼東西，也沒有甚麼關係，但是他護持我的法務出了很多錢，這是由於他的誓句。特別是四大天王護持行人，而其中毗薩門天王是最慈悲、最慰切、最大方。他護持釋迦牟尼佛也是最大方，他寧可把生命都犧牲，還是一定要護持。所以我過去所有的護法，這個去了，那個又來，這個去了，那個又來，總是不斷的接起來了，其實看起來，是很多人不同的人啊，想起來都是毗薩門天王的加被——前一位施主他的因緣完了，下一位就自己來。沈

家槓他自己找我啊，我根本就沒有去找過他。他頭一次來就丟五百塊錢，他說：「你拿這個錢到我們那邊去，你不要以為你們這邊就有好山水，怎麼樣，我們那邊也去看，試試看？」我說：「好啦！」我說：「有機會來，我就來，沒得機會來，我這個錢不會動你的，我會退給你」。我對於他毫不起什麼興趣，但是，結果他一直到現在還是維持我，不單只是房子錢、印書錢、生活費都沒有斷過的。所以，這都是誓句的關係。要重視誓句啊！

現在我們碰到啊，我們又談佛法談得這麼多，就要曉得這個都是前生有誓句的關係。因為有誓句的關係，這個身就是個基本身，但是這個基本身，你全靠這個就行嗎？如果全靠這個就行，那就沒得進步。這個誓句是過去生中的誓句。那麼你現在要如何把這個誓句身昇華起來呢？配合佛的三身來說，誓句身就是配化身的，智慧身就是配報身的，三摩地身就是配法身的。而這三個身就是要把這個三有都了脫了：化身是了脫生有，報身就了脫中有，法身則了脫死有。如何了脫？把這些東西攪清楚了，就知道了。因為有誓句身，才有化身出來，再降生到這個世界來修行。要有報身

哪個智慧呢？就是報身佛的智慧啊！這報身的智慧為什麼在心輪上呢？因為心輪這裡，第八識也在這裡、命氣也在這裡，因此，生命的根也在這裡，而我們修氣功的中心也在這裡。修氣功，普通人以為，人就是靠肺部呼吸吧，其實不然。由肺部的氣功就鼓動血液，補充氣血，而氣血的中心還是心臟。我們的血液循環不是由心臟來的嗎？心臟是比肺還重要啊！因為有血，才能夠有明點；血多，才有精蟲、卵子，沒得血是不行的。從很多很多血，才能夠形成一個卵子或者形成一個精蟲。所以心輪是最重要的。因此在心輪上要把精華集中一起，就觀一個本尊，同時把已經成佛的果位的報身佛的精華一起引到這裡來。我們不能把他引到化身上、不能引到肉身上，因為他不是肉體，因為他成了報身佛的時候，他就淨是智慧了，不是肉體了。正因為他不是肉體，所以也就可以引起來；於是灌頂就可以引起來。你要是可以把個真正的三昧耶身，這個肉身引起來，你怎麼把他引進去呢？那不行的嘛！他是個智慧，把他的智慧身引起來，就灌到你身裡頭去啊，所以這個智慧身是與報身佛有關的。

為什麼報身是了脫中有的呢？一個人在生活當中都是利用三昧耶身，但是一入夢呢？就是智身了。因為中陰境界如同作夢，所以與報身有關係了；因為夢中的身是很輕微、很薄，所以夢中發神通啊！我們常常夢到起飛啊，夢到火變水、水變火，自己神通自在啊，那就是因為他是精華、是智慧。所以要利用夢來修中有裡的自在。修知夢，就是練習中有身。假如一個人死了，進入中陰身，而他能利用平日修報身佛的功德來成就本尊，就謂之「中陰成佛」。那麼死有呢？死的時候一切都空了，物質也空、智慧也空，樣樣化成空性，空性就變成光明，就完全是常寂光土啦！常寂光土就與法身相應，沒得無常的，此謂之「了脫死有」。這就要有三摩地身，為什麼呢？智慧身還是要觀本尊；三摩地身呢？就完全是要觀空性定，一切都變成空性。所以要觀種子字，由下而上，一部分縮進另一部分，一個縮一個，一個縮一個，縮完縮到最頂上的尖端地方，然後進入空性三摩地，這個三摩地就是法身。這其實就有地、水、火、風、空的關係，就把五智、五大統統一縮一縮，由三摩地的關係，就縮進空性裡頭，就是真如法界的

東西。所以，這個就謂之「三摩地身」，所以是配法身。

死的時候呢？是樣樣都是縮，一縮、一縮、縮、縮、縮、縮、粗的就縮到細的，大的縮到小的，最後縮到一個毛孔的樣子，然後就沒有了；那就是歸到真正的空性的真如境界了，也沒得我執，也沒得法執，也沒得煩惱，也沒得別的。起先一個人病的就是化身，病完了，死時就有個機會修法身。已經過了修法身的時候，而還沒有證到法身，那時就現中陰身。此時就要修報身了。假如中陰還修不成報身，就要輪迴去了。因為不成本尊身，還有業報的身。智慧的報身就是報身佛；業報的身就輪迴去了。我們密宗有方法使這個化身久留，可以長壽，即可以利用這個化身來修智慧身、修氣功。所以，隨時在心輪觀一尊報身佛，修成功時，這尊報身佛與果位的報身佛就合體了，然後由這個報身佛的三摩地就證到法身佛。

我現在解釋智慧明點、智慧脈、智慧氣。為什麼叫做智慧的東西，而不叫做誓句身裡頭的東西呢？因為氣不是普通業氣，而是智氣；脈也不是普通凡夫脈，而是智慧脈。所以解剖人體，你並不能看見中脈，也找不到

五輪。所謂的明點及紅、白菩提，你也不能發現，那是因為它們是智慧的關係，是屬另外一個系統啊！雖然是另外一個系統，然而與這個心臟裡頭的血液循環、與氣脈的往來，都有關係。體內有所謂的靜脈、動脈，有的是廢氣，有的是新鮮氣，血液循環裡的新陳代謝都與此有關。要講二灌、三灌，就是要懂得智慧脈、智慧氣、智慧明點，而智慧氣、智脈、智慧明點都是報身系統裡頭的，不是我們凡夫系統裡頭的。所以，現在第一個要緊事情是要知道，如阿利用密法使這個智慧系統完成；完成之後，又如何使還沒有茶毗的肉身變成光明，變成智慧光明。

古人他們所作的各種圓滿次第，對於這一點，有好多沒有交代。所以我的《事印抉微》那本書發現這個事情是最大、最高的一個問題，為什麼？例如大威德圓滿次第說誓句身就保留在那裡，而智慧身就成了佛。但是這個肉身因為遺留，所以你還是要茶毗，這個就不對了，這個就不叫做是「即身成佛」，不叫做「即身即生」。即身有兩個作用，又即生並且即身。不光是即生，而且是要即身。如果光是即生成佛，好比如果是死有成法身佛，

還是即生嘛！還是這一生嘛！或者中有成報身佛啊，也還是這一生嘛！但是，不是即身。為什麼不是即身呢？因為這個身還沒有成佛了，這個身還是要火化，這就不對了，那就不是即身，只有即生而不是即身。兩個東西解義不同啊！又要是即生、又要是即身，就是指肉身不要第二個身；又是即生就是說，這個身還沒有死以前就要成佛啊！所以三昧耶身一定要交代清楚。他們就有好多沒有交代清楚，只說「成佛！成佛！」所以很多人對密勒日巴是不是成了佛，都發生問題；釋迦牟尼佛是不是成佛，都發生問題。照密宗的道理，是不應該茶毗的，應該是肉身要化光明。除了蓮花生大士是這樣的成佛，其餘其實也還有很多這樣成就的。如果照普通那樣，不追究三昧耶身，那末，就很多人都成了佛。仔細追究，其實都是中陰成佛，因為他們需要火化。蓮花生大士沒有茶毗，成就無死瑜伽的都沒有茶毗的。例如盪通借波也沒有。密勒日巴雖然有三昧火燒，然而，他非燒了還是不行，他是中有成佛；雖是即生成佛，不是即身成佛。要把三昧耶身統統化成光明了才是。理論是這個樣子，實際上成就的例子則包括蓮花生

大士、盪通借波祖師，蓮師的兩位太太們都那哇、移喜磋嘉也都成就了。他們都是飛上去的，都沒有死，都沒有茶毗啊！所以我們只要努力修，也是可能成就的。麻巴也沒有茶毗，並且他的九位太太，就一個化光進另一個，直到最後一位化光進入麻巴，他自己再化光。

總之，要曉得二灌與三灌的重要性。這個初灌呢，就是把三昧耶身變成本尊。記著這件事情：初灌的三昧耶身就是，肉身觀想起來變成本尊。二灌就要用本尊身修氣功，這個本尊，有時候現在心裡是小的，有時候放大；收時還是要收在心輪這裡，觀他在心輪裡面如姆指大小，這個就是報身佛的成就。所以智慧氣、智慧脈、智慧明點都是為報身而不是為肉身。個個本尊都可以成就報身佛。五大金剛中，哪尊是本尊，心輪就觀哪尊；其餘四尊分佈餘四輪，為主尊之伴。修頗瓦往生的，則把心輪之智慧身提到頂門出去，因此頭上放光。頂輪開放也可以放光。頂輪不開放、不修頗瓦，也可以放光，釋迦牟尼佛講經的時候，他隨時都放光。所以要懂得二灌、三灌的重要性，他是用五智的氣、脈、明點，加上四喜、四空的定力，

然後就成就了報身佛；在心輪現出來之後，然後再把餘四輪也打開，就成了五方佛。然後，把毛孔統統充滿小的佛，這就是化身佛。例如，毛孔裡都充滿的化身佛是像報身佛一樣的，那末，三昧耶身是不要荼毗的，因為他已經變了，每一個毛孔都有一個化身，他是絕對不需要燒的。我找出這個問題的答案，我想就是達賴喇嘛也沒有法子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很大啊，若不找出究竟的答案出來，就沒有法子即身成佛！要即身，就是硬是不死。開中脈的人並不是就打通五輪了。先開中脈，然後由中脈就打開五輪，然後由五輪就通七萬二千小脈。所以中脈是法身，五輪是報身，七萬二千就是化身，這是很科學化的，一點不能錯亂的。不過古人並沒有十分追究這個問題，他們對後面這一節，就沒有解決。我現在說這些就是要你們懂得我那本書裡頭主要的批評；同時要曉得，古人所講的六法，如何修報身佛，這裡頭有些問題也沒有解決。

有人說脊椎骨與中脈有關係，然而中脈並不是在脊椎骨裡頭；他們都攪錯了。我說中脈是無為法，與脊椎骨沒關係。修本尊觀的時候就先要觀

空，你觀空了，那末，什麼肉體、脊椎骨都沒有了，五臟六腑都沒有了。所以中脈也不是在脊椎骨裡頭。既然先觀空了，為什麼還要講什麼位置呢？因為觀空以後要顯出來時，要有一個中心。沒有這個中心就不行。照道理，是應該先開心輪，但是事實上，心輪是已經包了很多外脈。因為我們的凡夫脈把五輪都纏緊了，都是糾纏，所以要用雙身法的道理，就是用氣功把密輪外層的脈就解開，然後遍行氣就把心輪外層的脈打開；心輪外層的脈打開了，氣就容易進中脈；然後下面用火衝（拙火），上面用水洗（頂輪滴明點）這樣子心輪就一層一層的打開了。所以開五輪，就要心輪先開；但是修則要從密處起修。所以修雙運的重要性就在此。不修雙運，密處外圍的脈就很不容易打開。所以人家都說罩丸是總精，一切精都組織在這個地方。要在這裡天天修，用空性三摩地的力、用氣功、用雙運，慢慢把這裡解開。遍行氣是遍行於全身的，遍行氣走的就是最外一層的脈。最外一層鬆了，並不是說密輪就打開了，而是外面這些脈鬆了，所以修雙運的人不但不疲倦，而且精神好、吃得多、身體好，暖力很增長，這就是脈開的

結果。打開脈的力量慢慢增長之後，七萬二千小脈就打開了一部份，然後漸漸就解五輪裡頭的脈。五輪裡頭的慢慢的解開，結果心輪纏的那些東西也解了。所以最先真正打開的還是心輪。但是，鬆的次第，好比要解結一樣的，先要把外頭的解了，然後再把裡頭的一解再解，最後才能解到中間來。解到中心，中脈就打開了。中脈真正打開了，到上面就可以打開喉輪，到下頭打開臍輪，那就很快了。

禪宗不講氣、脈、明點，但他還是可以慢慢鬆開。參禪的時候，就慢慢鬆開了。這也是可以的，因為心與物本來是一個東西。修密宗是從物這邊打開，修禪宗是從心這邊打開。你如果禪宗也懂，密宗也懂，那就兩下內、外都打開了，就很快。所以說「以禪為體，以密為用」，這是我一向所主張的。他們都以為禪宗只是大乘，並不是密乘。其實禪宗就是大手印，禪宗就是大圓滿，這是諾那師傅證明了的。修大圓滿成就也是可以自己發虹光，不經過雙蓮也可以。不過，這要大智慧的人才辦得到。他的身體內自身有陰陽：他借用日光就是陽，借用月光就是陰，在體內一齊解決。那

是要等「妥噶」修好了，才辦得到。現在你們還沒有得到普賢王如來的灌頂，見不到金剛練，根本就還沒有修這個的消息。所以這裡頭就要曉得，二灌是講圓滿次第，要懂得智氣、智脈、明點。現在就要找出，究竟是什麼叫做智慧呢？究竟這些氣、脈、明點又是什麼樣子呢？

首先要曉得，這些不完全是物質，與生理上的純物質不同。既不是純粹的生理的、物理的，那末，那個智慧究竟從哪裡來的呢？就要懂得這個道理啊！所以一定要了解空性。智慧是從空性來的、從無我來的。所以要有菩提，這菩提是無我的，所以利他。菩提是空性，所以有智慧。智慧是由空性、無我來的，在哲理上要能夠了解空性、無我，在定功上又能夠把握，然後才有真正的智慧來。不是自己想：「我這個是智慧氣啊，不是普通氣；你既說是這樣嘛，就是這樣的」。不是的。要真正有智慧在裡頭。隨時把握到空性、無我，氣就當然要變智慧氣了。你有智慧氣，然後你想的那個脈就不是普通脈，不是個管子而已，就有智慧形成的脈。然後裡頭所產生的三摩地的力量，就能夠結成明點，那個就是白菩提、紅菩提。一

講到菩提，就包含兩個東西。不是只有一個東西，這兩個東西，一個就是智慧，一個就是大悲。要有這兩個東西，因為智慧是在空性，而因為有空性所以有利他，因為是利他，所以有大悲。所以智慧、大悲都有了，就叫做「菩提」。同時加上三昧耶身裡頭本有的生理上的東西，所以生理、心理、哲理都有了，都在這個裡頭，所以它就謂之「智慧明點」。因為有這個智慧，所以脈也是智慧，明點也是智慧，而氣也是智慧。因此，由這三個東西所修的身，就是智慧身，智慧身就是報身。

下面B，觀想事印（二灌），實修事印（三灌）就說明了這兩灌的不同了。假如觀想一個空行母來修智慧脈、智慧明點、智慧氣，這就是二灌的內容，而不叫做三灌。不單只用觀想，而且用實體的，用真正的女人，那麼就是第三灌。為什麼要用真正的女人，而不只是觀想一個呢？因為觀想的物質條件就不夠了。用實體的，那物質條件就很夠，就等於有這個資本了，有這個被昇華的資本，有這個本錢。有這個本錢，然後才能真正的修，才真正有智慧。譬如觀想個女的，甚至觀來觀去，雞巴都硬不起來；

要有個真正的女人，它就硬起來，就攪得起來，它就發生真正的作用。所以，宗喀巴他沒有用女人，他只用觀想，結果他是中陰成佛；他的傳記上都寫了，他是中陰成佛，他是中陰裡頭觀成的。中陰裡頭為什麼又可以只用觀想呢？因為到了中陰，根本就沒有這個肉體了，所以自己也是個智慧身，那個觀想的也是個智慧身，這兩個合起來就是個報身佛了。但是這不叫做即身成佛，是中陰成佛。所以，這是一定要修雙身法，而且一定要有女人。宗喀巴祖師他自己也承認，他說不但是要一個，而且至少要五個。紅教則主張一個就夠了。理論上為什麼要五個？因為五個就是表五方佛母、五智，要這樣配合。因此要選體性不一樣的空行女，有金剛部的空行母、有蓮花部的空行母等等。也不一定碰到；她自己會送上門來。至於紅教主張只要一個，是每一個裡頭包括五個，一即五，五即一。

不過紅教隨說一個法，他是較圓滿一點，不像他教是呆呆板板的。你看黃教的大威德，他是一定要有兩個角，沒得兩個角就不行。我說那兩個角是不是在一個頭上啊？既是一個頭上，那麼就只有一個了。那又不行。

黃教是專門講二諦交融，一定要兩個。所以我所取的呢，紅教我專取他們的大圓滿見。紅教的見是很高的，紅教的修行就馬虎，因為他太聰明，他偷巧了、他不札實。黃教的戒律就很好，所以較穩當、不易墮落。白教是修行好。所以我說：「白教是修行很好，黃教的戒很好，紅教的見很好」。「見」還是最要緊，因此聞思在先。所以我們重在紅教。我說是說我喜歡各派的，但是，我還是最喜歡紅教。蓮花生大士真是我的師傅，那真是了不得，沒有第二個。所以要懂得這些重點，要懂得這些道理，不光是讀了書，知道有智慧脈，跟著這麼講，那沒什麼意思啊！你就要曉得追這個智慧啊，這要了解大乘的般若波羅密多的理論、華嚴宗十玄的理論、天台宗法界十如的理論，而且定上有覺受，那才有智慧，才有智慧氣！不然你天天把氣在鼻子內攪進、攪出，有什麼意思？要真正是智慧啊！那麼你說，是智慧，就是智慧嗎？你安插一個名義叫做智慧，就是智慧嗎？到底實際上是從哪裡來的？你就要曉得這個道理。所以在聞思上的正見上要了解，同時大乘的空性定要補充。不補充大乘的空性定、不補充發大菩提心，你

就沒有法子得到智慧。所以慢慢我還要講。這還是講順行的。以後講逆行的怎麼樣補充？為什麼要補充這個？為什麼要補充那個？都還要講啊！現在我應該要把這一節都講完才行，但是不行了，底下淨是要緊的啊！六支、五支都是圓滿次第要緊的東西，明天再講，因為隨隨便便講完了，它就過了，就不曉得它是什麼東西了。一般六成就法，就是那洛六法。底下是密集金剛的五法及時輪金剛的六支。

第七講

今天起初講圓滿次第裡頭的那洛六法。中國有一位張伯烈先生，把英文的六法翻譯出來，所以中國之有那洛六法，可能算是在民國廿幾年的時候就已經有了。我們小時候就看過這部書。那洛六法屬於白教的，它是勝樂金剛、金剛亥母為本尊，而生起那洛六法；其他的四尊，譬如時輪金剛有六支，密集金剛也有六支（支是分出來，一分、一分的意思），還有大威德有四支（這表裡頭沒有引，我只引了個大概。我的《事業手印教授抉微》裡頭都談了），喜金剛也是四支，它是按四灌來說的。所謂「五大金剛」，就是勝樂、密集、大威德、喜金剛、大幻化網金剛，此外還有時輪金剛。大幻化網金剛還沒有譯出來。大幻化網裡頭有幾支根本就不知道，因為中文裡頭沒有。但是根本經是有的。不過你們要曉得，這個六法是一個晝夜，由兩個瑜伽合起——幻化、靈熱、光明，都是晝瑜伽；夢觀、中陰、遷識就是夜瑜伽。在別的五支裡頭，就光是有晝瑜伽，光是只有晝瑜伽裡頭的靈熱法，就是氣功，就是拙火。光是拙火，就包括這幾支。至於

其他的，只是附帶的說一下。譬如關於夢觀，他只是說，如果修到這個時候了，以後加修夢觀；或者是說修中陰，要是死有就可以實修，頗瓦也可以實修。在六法上講起來，這幾個東西都重要，有平等重要的性質。但是在別的本尊的圓滿次第，就專注重在靈熱，本尊就是幻化。本尊身上修靈熱，加上又修光明，就可以即身成佛。至於夢觀、中陰、遷識，這三個是附帶。它就說：睡的時候，就該作夢觀；或者死的時候，就應該修中陰；沒有死之前就要預備修中陰、修頗瓦。它就在晝瑜伽靈熱的系統裡順便說一下。所以六法可以說是晝夜瑜伽，平等的修下去。我認為它這個次第很好。其他的圓滿次第都是專重在修靈熱、修氣功、修雙身法，而其它這些，就順便說說而已。本來，假如是靈熱法成就了，那麼其他的五法就跟著要成就；所以要緊的是靈熱法。但是因為他們不注重其餘這幾個法，所以中陰、遷識、夢觀就少修，結果靈熱法也就不完全了。

所以我的主張是，要先有這個六法，分別修，然後在靈熱法加上他們其他六支、四支、五支的這些辦法，合起來，凡是他們個個的特點都要一

起攝起來，攝到六法裡的靈熱法，然後其他的沒有的，都還是特別要修。這兩方面，晝瑜伽和夜瑜伽都可以互相有反應、有幫助；專是修時輪也有講五支、也有講六支的；專是修大威德有講四相應的。專修喜金剛四灌，四灌裡頭也包括這些法。但是主要的，是重在修靈熱，就是修氣功。事實上，我們要即生即身成佛，就要特別注重利用時間。所以，無論如何，你還沒有斷睡眠，你還是要睡，睡的時候就要利用夢來修夢觀。如果年齡在四、五十歲以上，就應該要兼修中陰。你不要說：「噢！這個中陰要在死的時候修」。不是這樣的。不先預備，到那個時候就不曉得修。遷識就是修頗瓦，頗瓦原來也可以特別修的。他們一般西藏的老年人，就請喇嘛傳一個「龍」，告訴他們如何修頗瓦，那麼可以有時候練習一下；不到老的時候，根本不傳頗瓦；他以為頗瓦修了，就易得短命。修頗瓦是不是真正會短命呢？如果你真正修得好了，那就硬是可以短命。頗瓦成就有幾個條件：要能夠把自己的壽命、精華、靈魂一起集中在持命明點上，中脈要先已打開了，同時要把所有的五氣集中在這個明點上。結果，五大、三魂、

七魄都在這個裡頭了，這些東西一集合的時候，依我的經驗，那硬是覺得我就要死了。因為這個東西之外，我沒有別的東西保留在外面；結果，這一衝出去，就一定是要死的。所以，說修頗瓦會短命，是說真正修得好的，就有這個現象、有這個感應。若不是修得那麼勤快，就不會有這種經驗。他們修頗瓦的人，從來談都沒談過有這點，說是當明點要來了，曉得有這個死感；他們根本得不到這個覺受。

所以呢，完全講這些修法，根本不顧這個死的事情呢，我覺得也太疏忽了。但是，修得太多了，硬是要到死感有了的時候，真正衝出去了，那個時候就死了。所以呢，我在那個時候硬是得佛菩薩特別的加被，雖然從前師傅並沒有說過，我就曉得這個明點集中在這裡頭，生命都是在裡頭，我感覺要死了，我就趕快把明點集中這一點放散開，不但放散到五輪，而且放散到十指、十趾。它就散佈到全身，所以全身的精華由遍行氣，就回到全身原來的地方了。這就不會死。而這種教授，我突然在有死感的時候得到了，這當然是佛菩薩的加被、師傅的加被。雖說師傅在生的時候並沒

有這麼告訴我，師傅講的經裡頭、佛菩薩講的經裡頭，也沒有說過這事，但是我當時就領到師恩了，馬上就知道了，我馬上就要觀了，身體就完全恢復了。所以現在你們聽到有這事情，你們就曉得遷識是不能多修，也不能完全不修；也要知道甚麼時候明點會要集中，就會有死感。

至於中脈打開了，就有十個相。這十個相是日、月、電光、虹霓、光點、煙、陽燄、螢火、燈光、無雲虛空。這十相有了，就是中脈是確實打開了。中脈打開之後，就有智慧脈，就有遷識的路。中脈不打開，就沒有路啊！他們總歸說，這個地方要開頂，要發腫、出血、要能插入吉祥草。這些都是表面上的，是外相。所以我說，要注重內的四項。內的四項就是一、明點要集中，變成智慧明點。二、中脈要打開，具備了往生的路。三、頂上的阿彌陀佛，要觀清楚。四、氣要變成智慧氣。要有這內四相，然後再加這外三相，頂上這個地方就自然頭髮也落了，或者發腫了、或者出血了，草插不插不要緊了，它一定有洞啊。它血可以出來，當然草可以插進去。所以，要懂得這些，就要曉得六法是基本的，可以說是橫的圓滿次第。

其他這些都是直的，真的就要先成就氣功，然後再發光這些，這一切成就，然後中脈就打開了，頗瓦也就有了，夢中也就知道夢了，就不必修這個也可以成就。但是，如果是一方面先修那洛六法，然後再加修靈熱的各種方便，因為各派修靈熱的法大同小異，雖是小異，然而小異這一點啊，就有很多特別的辦法，就比光是修六法的靈熱就不同。

所以圓滿次第先要通達各種次第裡頭講的道理，都能夠攝取他的精華，然後再修靈熱法就易得成就。直的呢，就是以靈熱為主。橫的呢，就是六個法。先把橫的了解了，一定要買“THE SIX SECRET DOCTRINES OF TIBETAN YOGA”這本書，是英文的。也有中文譯出來的《六種成就法》，這是私人印的，好像印成中文賣的還沒有。我有這個底本，你們要影印也可以的。先把六法搞清楚，然後再參考其它本尊個個幾支的法。五大金剛都是要成佛的。密法裡頭最重要的是五方佛，五方佛要修成即身成佛，就要先變五大金剛。所以我講的修勝樂金剛，要配合這五大金剛，分配在五輪來修。所以每一尊的圓滿次第都應該有，都應該要曉得，曉得怎麼樣

配合。如何配合，在《事業手印教授抉微》一書中，我已經列了一個表，在該書上寫明了那洛六法、密集六支、時輪六支、喜金剛四灌、大威德四相應、勝樂金剛四支，他們彼此都有關係的。那洛六法有加行、真大力法、幻身法、光明法、睡光法、夢觀法、中陰法、遷識法。那洛六法的真大力法就是氣功，配合氣功的就是密集金剛的語遠離，時輪金剛的中善支、認持支，喜金剛的第二灌，大威德的咒相應，以及勝樂金剛的羯摩金剛次第。這個你們仔細看書就知道了。

現在我要指出比較特別的密集金剛的五支，翻成中文：

GUHYASAMAJA 就是密集金剛，VAJRAJAPA 就是金剛誦，CITTAVISUDHI 就是心寂，就沒得昏沈散亂了；SVADHISTHANA 就是自加持，就是由自己加持自己，就是要把本尊各種內外的成就，用氣功再加持；SUKKABHISAMBODHI 就是空樂次第；YUGANADHA 就是雙蓮次第。就分這五個次第。空樂次第是重在樂；雙蓮次第是重在平等。空樂次第在這個時候是修雙蓮法的。雙蓮次第是自己在樂上修到大手印的地方配合起來

的。雙蓮次第是重在空，空樂次第是重在樂。五支的密集金剛有一本很大的書，中國並沒有譯出來，我曉得一個大概就是了。貢噶師傅同我們講了一個大概，我曉得它如何配合。你如果不懂得這些次第的名字，翻那洛六法裡頭配合的那些地方去看，然後翻那洛六法那本書就曉得。那本書說的就是這五支，所以你們一定要有這本書。那洛六法是英文本，中文的也有翻譯出來，我們在湖南印出來了，但是很少在書舖裡面賣，不容易買到；你們要呢，可以由我的底本影印出來。

時輪金剛的圓滿次第分成六支。KALA 就是時，CAKRA 就是輪，KALA CAKRA 就是時輪金剛。六支頭一個 PRATYAHARA 就是別攝支，意思就是樣樣要攝攏來在這個身上，當我們觀空的時候，所有的世間法、出世間法的東西，個別的攝攏來，就謂之「別攝支」，就是起初觀空的辦法。第二個就是，觀空以後打坐，就是禪定，這個比普通的打坐是高深一點了，但也還是止觀雙蓮裡頭最要緊的部份。所以起初別攝，別攝就是要打坐的準備，別攝已經合攏了之後，入定的時候謂之 DHYANA，靜慮。這些都有人

譯出來了。第三、PRANAYAMA，就是中善支，那是專門要通中脈。第四、DHARANA 就是持，金剛大總持就是這個持字，就是持氣，持氣持到中脈裡頭，謂之「認持支」。第五、ANUSMRTI，就是隨念支，隨念的意思就是跟著念而有定，隨貪的念；這裡頭專門是注重貪的念。就是隨著貪的念，法上就得到空的覺受，謂之「隨」；入空就隨這個貪，謂之「隨念支」。因為我們有個貪心，但是這個貪心不能讓它在煩惱上去貪，而是要用空性套起它去貪，所以一方面又要貪，一方面有樂，一方面就還是要有空，這就是隨念支。所以《百字明》翻成中文，裡面有一句話是：「隨貪之自性」，就是要隨著貪的自性。但貪的自性又是甚麼呢？是空、是無我。所以金剛薩埵就是用貪道的方法去修隨貪的自性，就謂之隨念支。

在中善支就入氣到中脈去；認持支，就是氣在中脈裡頭住；隨念支就是在中脈裡頭住，而可以出入自在，就謂之隨念，就是跟著念走。認持支就是認定氣已在中脈內住持了，故謂之認持。中善支就是修氣功，要通過中脈。認持支就不單是通過中脈，而且要在中脈裡頭住。在中脈裡頭住就

行了嗎？還是要隨念。隨念又怎麼樣呢？隨念能到達我們中脈末端的金剛杵。中脈的下端在男的是杵，在女的就是海螺脈。修到這個地方，氣先通過中脈，可以開這個中脈；開了之後，要能夠在中脈裡頭住；住了之後，又能夠隨貪念走動。所以，交媾為甚麼要練習一進一出？這就是金剛杵在蓮花裡頭一進一出都要配合空性，隨著貪念一進一出。那麼這個時候就可以發光明，可以證空性，可以得空樂三昧。隨念支還空修得好的話呢，就是第六的三摩地支，那個時候已經定了。三摩地是指最後成就的正等正覺，是最高的定。修圓滿次第的方法，有一個就夠了。密宗修密集金剛就是依密集金剛修；修勝樂金剛，依勝樂金剛修；修時輪金剛，依時輪金剛修。所以，圓滿次第就是密法裡頭最重要的一部份了。這裡頭是講二灌、三灌。上頭有初灌，是講修身。初灌以前，瑜伽部以後，在此兩者之間而不居於哪一個整個系統的，有四加行。在這個表裡頭，因為四加行不是正修的東西，只是加行，所以我沒有列出。現在要補充說明四加行的道理。

四加行就是在未得無上瑜伽部大灌頂以前，先應該要把四加行修好。

現在我對於你們，因為你們年齡的關係，你們夫婦的感情好，興趣也相同，所以就希望你們氣功修好了，就可以開始依二灌裡頭的觀想來修供養法。所謂「男的供養女的，女的供養男的」。我雖說這話，然而，主要還是要四加行穩當了，才不會發生毛病。所以現在我要補充說明四加行的重要性。這是在表裡頭沒有的。四加行的內容，一個就是皈依、一個就是禮拜、一個就是百字明、一個就是供曼達。如果你懂得五輪的本尊，五部空行母的本尊，互相可以由修供養法來作供養。假如有一邊可以不漏點，無論男的、女的，有一邊不漏點，都可以修這個供養法。你只要不要漏點。然而呢，因為你們是居士，你們又都是夫婦的關係，所以就是漏點了。你們也是普通夫婦，並不犯甚麼戒，但在密宗講起來，如果漏點，就犯戒啊！普通夫婦關係上講起來，如果是有供養的意樂，那麼你偶然在供養的時候、漏點放水的時候，你就想到這是供養對方，也還是多少有些功德。但是目的既是要成就靈熱、要成就拙火，你就不能像普通夫婦一樣，常常的多攪。所以，頂多一個月兩次；並且行房時要觀在兩眉間有一正三角形，內有文殊

菩薩，這會使你們漏失的明點減少。

但是很多人並沒有馬上就把四加行的四十萬都攪滿了。所以我就特別把每一個都分成三段。譬如皈依，你先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然後，你把三皈依念完之後，又加上四皈依，就有金剛上師，再加上這個本尊、空行、護法，那麼就等於七皈依的樣子了。所以，其實，要七皈依圓滿十萬了，才算是十萬。但是，也可以分三步補充：初步就是專念三皈依，二步就專念四皈依，到三部就皈依金剛上師、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本尊、空行、護法。那個就謂之「圓滿的皈依」。假如你要趕快補齊這十萬皈依，可以先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念滿十萬，有時間再補充四皈依，再補充七皈依，也是可以的。禮拜呢？要先小禮拜，也可以作算，再擦地的大禮拜（不是投地），那麼，再後來就是投地的大禮拜，就是一下磕下去。你們可以等修氣功，修到廿一次的中住氣或者是柔和瓶氣修到相當程度，可以投身拜下去，不會出甚麼毛病了，再補充這種大禮拜。照道理，這個投身的才是四加行十萬的大禮拜。我都分成三個次第，使人家

容易補充，同時容易進步，就不忙於要完成最後這個階段。百字明也是一樣的，你可以先念「阿」字十萬，然後修「金剛本體莫捨我」十萬，最後才修全部十萬。曼達也是一樣地，你先供這個廿五樣東西的，然後供卅七樣東西的，然後才再供三身曼達。這樣花的時間雖然更多了，但是這個方法有速效啊！因為供三身曼達十萬個不容易滿，你在這個沒有滿以前，先滿了簡單的，就已經有相當效果了。這個方法就是先照普通供曼達的樣子，或者結手印、或者用盤子，供卅七種東西，然後才用三層的曼達盤。所以也分簡單與複雜的不同。因為我們又要能早修雙運法，又要把加行圓滿，就要先把易得圓滿的攪個基礎。這是我的一種特殊的方法，使人家不必逼著要把四加行圓滿。

供三身曼達往往好幾年，還攪不滿十萬的。供三身曼達我倒是都沒攪滿，雖然我當年非常精進。那個時候我早上三點鐘起來，修到八點鐘才去上課。我那個時候是當教員的，這樣攪了三年都沒攪滿。假如是沒有曼達盤的人，就用盤子供七堆米也有好處。為甚麼供曼達這麼重要？供曼達可

使福報增加。你這個誓句身由過去生帶來的福報有多少？你不知道嘛！那麼你的福德要怎麼樣才能積集呢？不管你錢多，或者是身體好，這些都不算。福德一定要與佛、與金剛相連，與天龍八部相連，才是真福德。你要有一個真福德以後，修行的路上就沒有魔障。很多人不知道為甚麼要修供曼達。其實，佛、菩薩要你這點米做甚麼？也沒有甚麼意思。你要自己從這個地方積集你的福德，使你得到佛的歡喜、得到一切金剛的歡喜、得到天龍八部的歡喜，然後他們就護持你啊！

百字明也是一樣。我們有時候修來修去，也有點疑心，這是那裡來的呢？這是從前的罪業之根。罪業在我們這個三昧耶身帶起來的、阿賴耶識帶起來的，是已經老早就種了很多罪業在裡頭。所以你非這個樣子懺悔不可。如果已經被金剛所捨了、已經被蓮花所捨了，也就是如果被佛所捨了、被空行母所捨了，那你隨做個甚麼功德，都不成啊！所以先要懂得一切諸法空性。要是抓到了空性，那麼所有的罪業就不會再生長了。但是這個金剛還是不受你的皈依，為甚麼呢？他為甚麼要捨你呢？你從前在他們的前

面犯了很不少的罪，使他們不喜歡；蓮花也是，使空行母不喜歡。如果男的使蓮花，即空行母不喜歡；女的使金剛薩埵這些不喜歡，那麼，就隨修甚麼儀軌、修甚麼氣功、做甚麼火供，都沒得效的。所以由百字明把這些罪業清淨了之後，你隨做一個功德，都會有天龍的保護，都會有佛、菩薩、金剛的垂憐，都把你們所有的功德記錄起來，所以，以後修行就沒得障礙。因此，男的應該是念「蓮花本體莫捨我」，百字明裡那一句就要把「班札」改成「白馬」，也就是金剛的梵文改成蓮花的梵文。我們念「金剛本體莫捨我」，因為我們所對的這個金剛薩埵，他是個金剛，所以求他莫要捨我；因此所以男的也可以這樣念。但是男的假如念「蓮花本體莫捨我」，那麼就是對金剛薩埵的太太請求了。他們本身是不會這樣分別的。不過我們要曉得這個因緣的道理：男的就「蓮花本體莫捨我」，女的就「金剛本體莫捨我」。

其實我從前沒有說這個話的意思，是因為我們念的金剛薩埵，是以男的為主的關係；還有一點，印度也好，中國也好，西藏也好，都是重男輕

女。對不起，這個沒有辦法；所以，我就主張空行母是空樂根本，要拜空行母求贖罪。我都拜得不少了，所以你們這些人對我一向都還喜歡，都是這個道理的。不管你來不來，不管你怎麼樣沒得成就，我總歸拜了你，但是拜你的靈魂，而且拜你的肉體。所以，這些說起來淨是很要緊的經驗啊！你們假如照著我的去做，你們就比我快些成就。因為我的還是邊做、邊改、邊加、邊想得來的。等我一攪得來時，我的年齡又增加。年齡還是天天增加。所以，你們不要以為多攪些八寶飯給我吃，或者怎麼樣的，我就喜歡；你們唯一的就是要幫我祈禱長壽，就對了。我也和你們同時修，多修幾十年啊，總歸要成就的。我從前就發願，我並不要快成就，我要經過許多困難、要發現許多新的方法，使大家得到我的這些經驗，他們能因之很快的成就，不要我自己早成就。因為這樣，所以，我成就的時間就要晚得多。

譬如講，分三層，一層層的補修加行。補的方法本來是不對的，應該是要一層層的上。但是現在是要快，而以前也沒有修過，現在需要補了，

所以先從易得補的地方先拿一點來再說。禮拜也是一樣，要恭敬啊！但是要恭敬呀，小禮拜就慢慢來，大禮拜就快了。密宗所謂急起直追，就是要五體投地。急起直追，只有五體投地當時的真誠可以表現出來。那麼，皈依也是一樣的。你先把顯教的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圓滿了十萬；你再加念皈依金剛上師，就有一個很好的基礎。有好多修密宗的人，都是講究上師要緊，就把釋迦牟尼佛看在一邊了。現在很多密宗的廟連釋迦牟尼佛的像都沒有了，只供個蓮花生大士或者宗喀巴，其餘的都沒有了。他們以為這個沒有關係，反正上師就是佛。其實這是不行的。你硬是要對於佛有個基本的信心，然後再加上師傅、本尊、空行、護法，才是真正達到全體皈依。

譬如說，你皈依金剛上師，你不皈依護法，而金剛上師也沒有說，結果很多事情你得罪護法，護法把你整一下很容易啊！所以，在密宗裡頭要注意，上師、本尊、空行、護法都要皈依。皈依空行母也是一樣的。有很多人，他氣功修得很好，他用許多方法來求空行母而求不到，因此沒有成

就。這就是由於不皈依空行。空行有空行的恩惠，護法有護法的恩惠。所以叫做四根本。上師是加持根本。為甚麼宗喀巴祖師拜卅五佛，他沒有看到腦殼，就是因為他對上師的恭敬心不強啊！上師是加持根本，你要加持，非上師不可。本尊就是成就根本。你要成就，要自己上進。護法就是事業根本。你要做甚麼事業，你要有財、要印書、要打坐、要修行，要修一個月、兩個月，要有資糧啊！這事業根本就是護法了。至於我說的空樂根本呢？因為你就是本尊成就，是本尊身了，但是你沒有空樂的條件，你就沒有空行的護持啊！沒有空行的護持，你就得不到第三灌的空樂成就。所以空樂根本也是很要緊的。我的《推恩集》你們要仔細看，那裡頭就有論到這個。

還有一個重要的事情丟了沒有講，甚麼叫做灌頂呢？如何才算是得了灌頂？如何叫做沒得？雖經灌頂，然而得灌、沒得灌還是一個問題啊！甚麼叫做得灌？得灌有一定的條件的。若是大灌頂，第一、一定要前一天晚上得個夢，並且這個先期的夢兆是好的。好比你夢到太陽、夢到月亮、或

者夢到父母、夢到乘船，這些都是好夢。壞夢呢？就夢到痲瘋婦、或夢到寡婦，或夢到黑色的東西，這些都是壞夢。你要是有好夢，然後得灌的機會就很多了。得灌有得灌的相。得灌的相，就是灌頂的時候，在接著上師加持的東西之後，就有各種相。第一，就有暖相。假如暖相好了，那麼你以後修拙火，就很有希望。第二，心靈上要有一種特殊的輕安感覺，這是修空的好相。第三，要有一種安樂相，那就是修雙運的好相。就是心裡並沒有甚麼貪的境啊，但是心裡頭有一種貪的感覺，好像是在結婚的樣子。

嘛哈嘎拉的相呢，如果灌頂的時候聽到打雷，是很好；或者落雹，也是很好；或者是大風雨，也是很好。這是一種嘛哈嘎拉降臨的相。假如是古魯古里佛母，那麼就要自己覺得聽到女的笑語、音樂、唱著歌；或者有天女講很好的愛情上的話。天語有很多種類。有時候是本尊自己講話。譬如我得第二次嘛哈嘎拉灌頂的時候，他硬是伏在我耳朵裡講「這是你第二次的得灌機會」。還有拙火，突然從小腹底下有一股熱氣向上頭來。這個拙火，其實就是對方的亥母的一種智慧的加持。譬如，如果是消災延壽藥

師佛，那你硬是要見到藍色的光明，那就是他的碧琉璃世界的光照。這些是要在當場就現出來，而不是在夢中啊！得灌的時候就有這些相。

所以，領灌頂，頭一是自己要很誠心、誠懇，先要懺悔。明天灌甚麼頂呢？你先就要懺悔，要把這個懺悔完了，多念百字明的時候、多磕頭的時候，得灌的相就容易得到。第二，臨場的時候，師傅加持的這些東西要好好的照他指示的觀想去，那麼就易得有這個相。第三，隨便一個甚麼加持的東西放到腦殼上，就要如法，照著師傅所指示的觀想。對於任一個本尊，第一灌也叫做瓶灌。瓶灌就要五個：身、語、意、事業、功德，這五個瓶灌都可能有特別的感應。第一，對於師傅有真正的本尊的想。好比灌消災延壽藥師佛頂，就想到他一定是與消災延壽藥師佛一樣的。有時候灌這些頂，甚至還預告你的壽數，就是說「你至今今天止，還有好多年數」，可以得到這個消息。那麼這個壽命是不是決定呢？不決定。你覺得這個壽命對於你的修持不夠用的話，你還是可以再請灌頂。所以，凡是灌頂，如果沒有得灌的相，就是等於沒有經過灌頂。如果是等於沒有得，你一定還

要另外求灌頂，特別為你灌頂，你說「我根本沒有得這個相啊！」譬如像你們那個普賢王如來灌頂是感覺都沒有得啊！這個不得不是你自己的過錯，可能是師傅他也不曉得灌這個頂，或者是灌的不如法。那麼都有請求再灌的必要。

要真正得了灌頂，然後你修法就很容易有感應。如果隨隨便便灌了，沒有甚麼感應，那就沒有甚麼得灌、不得灌的。所以，灌頂是要誠誠懇懇，第一不要散亂，不管人家在場上講話、做甚麼，都不必要理會。只是一心一意看著上師，聽著上師的指揮，照著上師的指示觀想，那是一定要得的。如果沒得呢？就是或者是上師的功德不夠，或者你自己有別的過。在灌頂的會場裡頭，若有其他的，與法不相應的勾當，那麼不但是不能得灌，而且犯了戒。灌頂這事，很多人他們不太講究，他們隨隨便便地，就糟了。師傅的米如果是對著你撒起來，那尤其要注意，當那個米落到身上來，就馬上要起感應的。密法硬是不同別的啊！那個感應是隨時、很快地就來了。所以，假如不誠心、不誠意，寧可不去灌頂啊！要領灌頂的時候，要誠心、

誠意，這個心絕對不能亂想其他的。有貪心、有癡心，有其他的不良的現象，那就應該要自己求灌頂。因此我根據自授灌頂這個規則，就做了勝樂金剛自授灌頂的儀軌，在《推恩集》裡頭。你們把這個東西讀得很清楚了，就受益不淺。這儀軌是配合三灌做的。

本來灌頂是有一、二、三、四灌。三灌就是專求雙運來灌的。譬如，初灌並不是雙運，然而它若是用雙運的方法行初灌，那麼初灌就更容易得到。雙運的初灌呢？上師由他自己雙運的光明，把你的神識放進到他的母佛的肚子裡頭，懷胎十月以後，才出來到你身上來成就本尊的。所以，初灌的方法也可以用三灌去做，二灌的方法也可以用三灌去做，三灌的方法也可以用三灌去做。就是要曉得怎麼樣去做，要照著我做的儀軌去做，就沒錯了。我是天天都灌頂，灌頂灌多了有很多的好處。你以前所造的罪，由灌頂可以消滅；你出錢的功德，由灌頂可以補充。所以，灌頂、自授灌頂都有很大的好處。

同時，你成佛，你曉得那個時候成佛啊？成佛就是在光明灌頂之中（最

後的灌頂，謂之光明灌頂），就是在光明之中顯出十萬個空行母，唱歌的唱歌、跳舞的跳舞、抱的抱、供養的供養，同時他們就把你真正成佛的名字告訴你，就喊你的成佛，好比，「某某佛，今天是你成佛的日子了」。就證明這個。這就是最後得的灌頂，真正灌的、最後的灌頂就是這個。這一個一得了，就等於成了佛。因為都是十萬以上的空行母，所以這樣要修滿十萬，是有報酬的啊！他不是要你們辛辛苦苦攪十萬、十萬啊；你搞十萬、十萬有甚麼意思？等他們十萬十萬的來了，就有意思了。整個的功德，全法界的佛的功德，都交給你了。現在曉得這個道理的人很少了，何況真正得到這事。所以，以後你們隨便問到哪個灌頂，如果那個師傅不好，你就根本不要去，那根本是沒甚麼意思。如果師傅是真正有成就的，那麼去的時候，規規矩矩的受灌，將來成佛的期間可以縮短。這事，平常也少有人說明。現在在灌頂的師傅，也還沒有說這一套，你只要繳了錢就對了，這沒有甚麼意思。

修自授灌頂的時候，要看你是甚麼灌？如果是護法的自授灌頂，就是

晚上；如果是師傅的自授灌頂，是在早晨；本尊就是上午；空行母就是下午。在《推恩集》裡有說明。不到成佛的時候，是不會有十萬空行母來的。所以大寶法王的帽子，就是那個時候戴的。女的成佛時，是十萬空行來。有男空行，也有女空行。男空行也是佛啊，凡是空行都是有佛的資格。所以書上說「勇父、勇母」，並不是打架的勇父，而是善事的英雄、法事的英雄，故謂之勇父；法事的英雌則叫做勇母。當然男的、女的都有，不是光是只是女的，不過普通因為本尊是男的，所以都講是女的來。其實男的還是多，男的也有很多漂亮的。

為甚麼二灌要同三灌一起連著講，不分開講呢？因為二灌就是一種觀想的三灌，三灌就是實行的二灌。曉得嗎？二灌是為三灌而有的，為了把氣、脈、明點修好，就要修三灌。所以要先修這個二灌，是因為二灌所修的東西，是用觀想想出來的，然後到了三灌是真正用了。二灌就是三灌的準備；三灌就是二灌的實行。所以這兩個的關係，要同時講出來，就清清楚楚了。

第四灌主要是講大手印和大圓滿。所以第四灌，頭一個就是大手印與四喜配合，就是四喜四空。第二個是 大手印與幻身配合。第三個則是 大手印與大樂智慧身之雙運。第一個大手印需要的呢，就是現出四喜。第二個大手印，就是現出幻身。這個時候的幻身是真正的幻身。MAYA 就是幻，就是要與幻身相合。大手印就是講空性的明體。但是空性明體，是屬於心的方面，要與幻身相應了，然後才是心身合一了。至於幻身合一之後，就修成各種的一味瑜伽了。到那個地方就是雙運成就了。本來講到空性，在大乘裡頭的十八空也何嘗不是空性呢？但是大乘的十八空，它是由顯教正見的理深入在靜定裡頭，只做到這個就打止了。但是顯教正見的理，並沒有取到具體的量。它雖然有靜定支持理啊，但並沒有取到具體的量。那麼四灌的作用呢？就是上師本人在大手印成就之後，就把他的經驗再加上歷代祖師的經驗合起來，把這個東西用最明顯、最簡單、最有力量的幾句話，就告訴你。噢！這個就是大手印。這個才是明體。你們要在這個上頭努力。所以他所示現的東西、他給你灌頂的東西，就不是理而已，硬是有量在裡

頭。

理與量，又有甚麼分別呢？理呢，是光是哲理，是講得很清楚、明白；而這個量呢，是本來的東西，是大手印那個本來東西。譬如我們說：「我知道紐約」。如果只是「我看過紐約的地圖，我見過紐約的旅行指南」而已，那就只是理；但是真正的量又是怎麼樣呢？就是一一師傅就帶著你到紐約去了。所以這兩個地方就不同。帶著你到紐約去，你真正看到那個東西啊！這個光是講，噢！紐約怎麼熱鬧啊！怎麼好啊！城市怎樣啊！房子怎樣高啊！那都是些空話。因此大手印要經過灌頂，而這灌頂就謂之「勝義灌頂」。不要別的東西，而是真正這個勝義。勝義是 VICTORIOUS S IGNI FICANCE。而這個勝義的東西，完全是要靠師傅他自己證到了才行。若是只照著灌頂的儀軌念一道，是沒有甚麼意思的..就是灌千次、萬次都沒有甚麼意思。要曉得他自己是已經有這個量啊！譬如我們經過貢噶師傅的大手印灌頂，他硬是有這個量，不同啊！你得到了這個量，你就有決定了。

我記得，我在八幫寺的時候，八幫寺中三年三個半月閉關的人，已經

到了最後一年了。他們要得灌頂，請大寶法王去說過，也沒有那個人能夠了解；請侍寶法王又去說過，也沒有人能夠了解。我看他們是把這件事情看成硬是沒辦法了。這是甚麼道理呢？這就是上師自己證量不夠，不容易灌這種頂啊！要如何，上師的量才是夠呢？他要具足我上回所講的那四個德相啊！要這四個德相完全有的人，才真正能灌這個頂。這四個德相是甚麼？一是外現頭陀的家風，即能夠辛苦、不要錢、不講求甚麼繁華、擺甚麼格。這個樣子，就具空性的無常、空性的坦白、空性的純真，就有這些東西，就夠得上。二是內具菩薩心腸，灌這個頂，他並不是為要得你的錢，而是確確實實他只有這個菩薩慈悲的心腸在裡頭；有這個東西，然後心裡頭是屬於菩提的，他就有這個東西在裡面，他自己先有菩薩量在裡面。三是密具秘密方便，秘密莊嚴的方便。要懂得修雙運法，不光是有風騷，而且能夠懂得修這個方法，能夠自己控制明點，這樣才能夠有勝義。這個明點謂之「離戲明點」。明點有四種，要有離戲明點，才可能灌勝義灌頂。離戲明點呢？一不是物，二不是心。它是離戲明點啊。有勝義，才能夠有

離戲明點；有離戲明點，然後灌你頂，白菩提就是真正的代表勝義。有白菩提了，就能引發紅菩提，那些空行母都要來幫忙的。四密密呢，就要有解脫的禪味，師傅不是就是很莊嚴、很嚴格或者很威猛的人，他多多少少都要有些幽默。有這個德相的人，他灌這個勝義頂就容易灌了。

灌勝義頂是馬上要見空性啊，要顯出明體出來。你頭一次就看到這個，你就得了。沒有見到明體，就不算得到勝義灌頂。那明體如何才是真正得了呢？第一，它那個明相就是代表無雲晴空，硬要有這個無雲晴空的現前。第二、在體上，一定要氣無出入、心無能所了，那才是得到體。所以，寬廣的程度硬是要量等虛空。那個時候不光是沒得執著，就是這個身體也沒有；看不到身體了，只看到一個整個的無雲晴空的樣子。

禪宗真正開悟時，一定要見明體。禪師對徒弟，「啐啄同時」的時候，也等於是這灌頂了；要這樣，才是開悟了。就是師傅本身也有這個證量，才能引發徒弟，這就是謂之「啐啄同時」。啐是外面用口向蛋殼啄，啄就是裡面啄啊。啄的是徒弟，向外面啄啊！這師傅就外邊敲一下，就打開了，

謂之「啐啄同時」啊。事實上是一個啊！不是這個，他怎麼能夠成就？所以要這個東西才行。

所以說起來，密法尤其是要證據。沒得證據，講空話是空的。所以密法是秘密莊嚴行。又秘密、又莊嚴啊！現在這些好名、好利的師傅，只有莊嚴，並沒有甚麼秘密啊！有錢就對了，無所謂秘密不秘密。所以，誓句身裡頭最高的就是秘密莊嚴身。要證到秘密莊嚴身的人，才能夠灌勝義灌頂。勝義灌頂一得的時候，馬上要見明體。至少有一個外輪廓，就是說，你雖沒有見到無雲晴空，但是你頓然有個念停，念停了之後，頓然覺得沒得我、覺得很寬廣、很輕鬆，這個身體沒得重量了的樣子，似乎這個重量好比丟了的樣子、好比個大包袱丟下來一樣地。所以古人說：「如同束柴芟斷」，好比一捆柴散落在地上。

這四灌以上的就是紅教特別的東西。一般就是四灌就了事，成佛也就是到這裡，所有的方便都有了。但是紅教別有超越四灌之上、特殊的無相灌頂，比如七日成佛法，這些口訣、很簡單的灌頂方法，都是紅教裡頭特

有的。這裡面重要的東西，頭一個就是「且卻」與「妥噶」。圓滿次第之上，還有大圓滿次第。且卻就是大圓滿次第的大圓滿見，妥噶就是大圓滿光。我說你們沒有得到金剛鍊是甚麼道理呢？我可以畫個東西給你們看。金剛鍊的光圈有時候這個樣子，像一個、一個小圈零零碎碎的，有時候是連起來的，有時候連成一個雙條子、有時候大的連小的，這樣連的，謂之金剛鍊啊，它是白的、透亮的；這個線，也是本色的、沒有他色，謂之金剛鍊。我們隨時朝著有光的地方看，都有的。金剛鍊是一種光，由智慧上開出來的光。所以它是無定形的。但是它的基本定形總歸是小圈，是本性發出來的光，並不是哪個創造出來的。要有這個，就要懂「且卻」見，同時又要得師傅的加持，脈裡頭已經變化了。

至於「妥噶」光呢？慢慢由眼睛引帶，就把在身體外的光引到體內，直到看到這個光在體內顯啊。如果有了這個力量，就可以修大圓滿的七日成佛法了。你真正有那個力量，依法修它，七天以內就可以把身體所有物質的東西化成光明。如果你觀慣了勝樂金剛，它那個金剛鍊就會組合起來，

也像勝樂金剛的樣子；有時候組合起來像杵一樣的，那就比較進一步了。慢慢裡頭就現五方五佛，不是單單一個圈，至少一群群，很明顯、發光的，並且是本色的光、沒有顏色的光。如果有金剛鍊、有且卻見，就慢慢有大圓滿修持的可能性了。這些都是別的宗派沒有的。黃教、白教，他們也見不到、也不知道，卻還是亂說：「這些都是假的！」其實他們是不行、是根本沒有見到的關係。人家見到的，他不會受你騙吧！你見不到的，你亂說，還不是隨你說。

後來這個 TORGA 一天天的增長之後，閉關就不同了，所以謂之「黑關」。我現在講白關、紅關、黑關的道理。這個白關，就是通常你們自己坐的關，就謂之「白關」，是可見天日的。紅關就是把窗子窗簾關起來，搞得黑黑的，但是點一盞燈，就是只有一個燈，對著這個燈光修妥噶，就謂之「紅關」。因為這個燈是紅的。慢慢在紅光裡可以把紅光的光引進身內了，就非要閉黑關不可。黑關是好多重牆，牆與牆的佈置，有一個方法通風，空氣還是通進來了，光卻是一點不透的，因此叫「黑關」。起黑關

的房子有一定的方法，使它通風而不透光，但是有時它又開一個洞，對著東方就看太陽，對著西方就看月亮；看月亮落下來，看太陽升起來。再由那些光又把它引到身體裡頭來。它硬是用光化，所以，內光、外光一起在裡面就化了，所以這個身子就成為光身，因此就不要茶毗了。其實有妥噶就容易發神通了，因為妥噶是一種精神的力量。發神通是從那裡發起呢？要從裡面的智慧向外面展佈，那通力就來了。

底下是且卻、妥噶與上師所賜之特別教授配合。因為妥噶與且卻，兩個完全雙運以後，這個師傅有特殊的經驗，所以全要靠師傅自己的口訣指示你，這些根本就不是書上有的。但是有些記載還是有的，所以在第二層這個無上阿底瑜伽，就是完全依賴已得成就之上師所賜的秘密精要口訣。由上師自講的這些重點口訣，就是屬於無上阿底瑜伽。姐底瑜伽，就是這個十八要籍，它有十八函。有一位智悲光上師，他的成就很大，這個十八函由他自己寫出來的，這個是沒有譯成中文的。最後仰底瑜伽，最高圓滿化光所有之大圓滿教授；於一週內成就無死虹身之最高口訣，這就是七日

成佛法。師傅把這個東西都先交給我譯出來了，所以我《知恩集》裡頭就有這個七日成佛法的解釋。裡頭說要甚麼這個眼睛啊，又說這個光怎麼樣，這個光又怎麼樣；其實，這個裡頭有很多的道理、很多的理由，師傅都沒有詳細解釋過，後來我由自己的修行經驗推出來。

其實我根本沒有閉過黑關，因為我這個光引進來，並不能在身體裡頭顯得很明白，我覺得還不夠資格閉這個關。他們有幾個冒險閉這個關，都出了毛病。這個韓同，我到台灣去，他就把他閉黑關的經驗告訴我。我說，「這並不是甚麼黑關啊！你只是在黑房子裡頭閉關，根本不是閉黑關」。他又說，他夢到蔣介石。我說：「夢到蔣介石有甚麼意思，他又不是要委你當立法委員，那個夢沒有關係啊！」我說：「黑關要等到你能把那個光引到體裡頭來，很明顯了，那個時候才可以閉啊！」他說：「噢！還有這個道理！我根本不知道啊」。我說：「你們太不接近師傅了！師傅並沒有守秘密，師傅也這麼說的，要把妥噶在外面常常現的光引到體內來，引進之後，在裡頭又要把這些東西化光，那個時候裡頭就現眼睛、現光明，一

層層地，慢慢……慢慢越來越多。所以越來越把這個肉體的東西都化了，這就是真正的紅教的最高成就」。

以上講的是修行的順行次第。逆行呢？逆行就要曉得怎麼樣補充。第一我們先要曉得，不能修的，就不要攪這個東西嘛。我現在在這個逆行次第與順行次第，就有一個其他的東西可以代替這個七日成佛法，而這個是可以修的，就是「法界大定」。法界大定的觀法，我不是都告訴你們了？所以就要曉得這個觀法最要緊的是頭二句：「十方廣大無邊」，是頭一句；「三世流通不盡」，是第二句。這個就是明體。這個就是妥噶的基本理啊。三世流通不盡，就是無死啊！要懂三世流通不盡，他就可以得無死，所以一切都可以。現在你們看，我們就從這裡順推下去。好比你在茅廁裡頭屙屎，坐在那個桶子上，你就想到十方廣大無邊，所有的中陰身、餓鬼都來了，所有的全法界的中陰身、餓鬼，因為他們是吃甘露的；一想十方廣大無邊，所有的中陰身、餓鬼，這些已經落到鬼道的、還在中陰的、還才死的，統統來了。三世流通不盡呢，就是廁下的屎、拉下的尿，都變成甘露；

所有三世十方的佛菩薩的甘露都一起從這個中脈裡頭落下去，就是流通不盡。過去也是這樣落下來了，未來也是落個不盡，現在正剛在落；就想到甘露，然後就念變食真言（嗡、班札、安利他、滾札里，哈拉，哈拉、吽、吓、娑哈）這樣，茅廁裡的這些鬼都得到了無量無邊的甘露。這個是事實啊！

所以要補充。就從四威儀裡頭、從生活裡頭就補充。所以說，四威儀、日常的生活也瑜伽，就是生活的瑜伽啊，樣樣是會歸在這兩句上，要都合乎這兩句。隨在那裡，都是一樣的。我現在同你講，十方三世一切行者都在聽，天龍都在守護，諸佛在加被。那麼三世流通不盡的一切法音、一切的法流，從過去的燃燈古佛、釋迦牟尼佛，乃至未來的彌勒佛、將來的獅子吼佛，所有的都在這個法流裡頭充滿起來，那麼你與說法的行為就瑜伽了、就合起來了。甚麼是瑜伽呢？就是把所有的言語行動，一起就合在這十方廣大無邊、三世流通不盡裡頭。你要以妥噶在七日成佛，但是連前行都還辦不到；但是，你若在理論上能夠懂得法界大定，由這個東西，一切都可以套上去。吃飯，十方三世，昨天的火鍋都在裡頭，三世流通不盡，

所有的甘露、所有諸佛菩薩的加被，都在那個湯裡頭。這樣一來呢？自己吃得也補。人嘛！迴向在施主也得好處，就是剩餘的湯倒到外頭去，都有好處。所以啊，這是一種生活的會歸瑜伽，要懂得這個會歸的辦法。

假如你這個又攪不清楚，三世流通不盡，底下這些都不能相續生起，這是因為這個要配合九次第定（林註·指九住之修習）才行。你根本九次第定也沒有修過；你配又配不好，結果你只有個大概的曉得，你就配這個四灌就可以了。配四灌以後，這個勝義就懂得空性。你要曉得十方廣大無邊就是空性的體；三世流通不盡，就是空性的時間。空性的時間是，過去佛逝了，這個東西還是在，未來佛也還是這個東西，現在也還是這個東西，三世流通不盡，還是這個明體；那麼，這就退到第四灌來了。你假如第四灌還是不太十分明顯呢？就退到第三灌來了。當你修事業手印的時候，你就想到：十方廣大無邊就是這朵蓮花，三世流通不盡諸佛的金剛杵，就是這個杵，由這個杵與那個蓮花合作，就是這個第三灌。這樣一來呢，你雖不能真正證到這個東西，但有這個理論在裡頭，也就有好處。逆行次第就

是這樣子。

再又不行的話，你就不在雙蓮裡頭修，而在本尊身上修。你想到這個本尊身，不是你個人，而是三世十方一切如來，都在這個本尊身上；所有過去生中我所修的身、現在生我修的、將來我修的，一切集中在這個本尊身上；你這個本尊身也就易得完成。那麼，這個本尊身一完成，你要去修下面的下三部，你承事、供養諸佛，就等於佛承事佛；你禮拜諸佛，也是佛拜佛。所以你所有的念誦，就是你所念的與觀音自己所念的，是完全一樣的。就有這個信心，有這個作用。然後你再要修空性。喔！一切諸法都空。十八空一配起來，還不是十方廣大無邊；除了十方廣大無邊，別沒有甚麼空啊！你如果是空性，十八空性配合得好呢，慢慢就配合人無我空，隨時在自己的凡夫身上生起無我空。

同時要發生三世的四種悲心：生緣悲、法緣悲、無緣悲以及同體悲。同體是同甚麼體？就是同三世十方廣大無邊這個體。所以同體悲、所以無緣悲，何必要有緣，都是我們這一個整體，沒甚麼緣不緣。所有的緣都在

這個整體裡頭。三世所結的緣——過去所結的緣、未來所結的緣，都在這個整體裡頭。因此，所做的善事，就不受時間的限制。這樣一來，慢慢地就人無我堅固、就空了。人無我堅固空了，然後在這些戒上、定上、慧上，這些都來了。好比布施。布施是布施給哪一個人呢？布施是布施十方三世一切眾生。所以我們要放生，一放，一切得全放，這就是布施，這就是無緣布施。所以持戒，持甚麼戒啊？哪一個違犯到我？我又違犯到哪一個？因為三世十方都是同體的，我也不違犯你，你也不違犯我，所以，戒就是這個樣子。定嘛是定在這個十方三世上，就廣大了，就不執著了。一廣大，心量廣大了，大到不可思議，根本就沒得仇人，根本沒得他。既無我，即無他。沒有他也沒有公啊，也沒有別的了。於是，其他的這些忍辱、精進，所有的東西，都可以在兩句話裡頭會歸。能夠這樣會歸以後，這下面的這些修行，就容易圓滿。所以逆行次第就是這個樣子，其他所修的這些，如對治五煩惱，這些東西都包括在內。所以所謂「一法通就萬法通」了。

然而事情講是容易講，做起來難做啊！要自己曉得努力。先將能夠做

的這個心整理出來，而要使心力增長，就要離昏沈、散亂、無記，所以九次第定是很重要。從最高的觀到最低的這個行為，都全靠這個九次第定弄得好，才可以。所以，我提倡修九次第定，就是這個原因。你們每天除了日常功課之外，總要有一次修九次第定。有九次第定，一來，就將昏沈、散亂這些毛病減少了，你就曉得為甚麼要出離、為甚麼要修無常、為甚麼自己功夫不夠，這都是下面的基礎不穩固。凡是越高的，越可以攝持底下；愈下的，愈可通到上頭去；所以前前通後後，後後就攝前前。所以又要曉得前後的次第，又要曉得怎樣補充，又要曉得關鍵在甚麼地方。所以要慢慢從我的書裡頭，按一個、一個的題目。比方一個、一個個的修法，都是題目，你自己整理出來。好比現在在編菩提心小冊系列，你就研究菩提心這個題目。小乘菩提心是怎麼樣？大乘菩提心又是怎麼樣？將所有我的書，從頭看起，從這個《反省錄》看起，把裡頭講的有關的東西連起來。好比研究雙運法，你把雙運法裡頭的氣功，哪些地方要合起來，依一個個題目，把我的書統統看了一遍；再看一遍。屬於這個題目就歸在這一邊，

屬於那個題目就歸在那一邊。這樣很精確、很嚴格、有系統、有次第做下來，那麼在學問上就有增長。你自己作文章也有材料了，修行就有一個完整的規模可供參考。至於哪些書和哪個題目有關，連我自己也都不能馬上一起告訴你，最好是由你們自己先規定一個題目，然後才把一部整個的《曲肱齋叢書》上、下函，乃至英文裡頭有的，屬於這個題目的都寫起來。先按名字，這個是屬於某篇、某頁、某個名字，那一個說出離的，把有關出離的東西；英文的、中文的，一起抽出來，先就依學佛八次第做整理。這樣一來，自己就有很嚴格的、整理過的學問在心裡頭。就是胸有成竹了。偶爾解釋甚麼事情、自己做文章、自己做修行的參考，就都有了。

第八講

這個表裡所有的精要修法，先要曉得順行次第是從左到右。因為你們受灌頂得的法不同，不是按這個順行次第來的，有時得的法高得很高的時候，也可以依逆行次第，由後面補。但是要曉得為什麼要一個靠一個，一個靠一個。順行怎麼靠法？逆行怎麼靠法？這是一件事情。還有要曉得一個通攝的作用……通就是從底下這一個就可以通到上頭來；攝就是從上頭的也可以包括到下頭來。如果這些東西不攪清楚，就算得了很多，也是不消化。你們現在所得我的書、所領的灌頂、所得的教授，都是亂七八糟，不按這個次第的。這個次第系統完全在這個表裡頭。雖然這個系統表裡頭立了一個次第，是從左到右。但是要曉得，這裡頭順行的時候，為什麼一個靠著一個？要怎麼靠攏來？為什麼這個不能調到第三、第三的不能調到第二、第二不能調到第四？又要曉得，上面的假如已經得到了，又為什麼要向下面補？補的時候如何補法？如何一個靠一個補上來？同時就要曉得你通的，到底基礎寬不寬？攝的呢？是不是一個個全攝攏來了？就是攝的

不能遺漏；通的就不能躐等。所以，現在我要把這兩方面的東西，統統講完。然後你們看我的書，就有個把握。你們將來離開我，自己去修，也有把握。

以前從上面這麼一個個的，我都是稍許解釋一下。從上面的，我說一個，包括下面這幾個，但是都沒有一個靠一個同你們詳詳細細講。我希望能夠詳詳細細講一道，就把整個佛法的一個家當完全交給你們了。有我的時候，你也可以修；沒得我的時候，你也可以修；我也很省事；你們也不需要東攪西攪。所以要有一個系統，把所有的都整理起來，包括在內。因為這個系統內、顯密的東西，小乘、大乘、密乘都有了，所待我增加補充的，就是你們所沒有的修行經驗。究竟哪一個先呢？為什麼要這樣一個靠一個上去？為什麼要一個補一個來？今天就要把這個再詳詳細細講。這個講完了，那就完完全全的就知道了。還有呢？要曉得一個靠一個的道理。不光是精要修法的東西，其它的幾個，也都是有次第發展的。好比五種菩提心、四種緣起，怎麼樣一個靠一個？縱、橫都有關係啊！

現在我從下面這個講起。譬如修小乘，小乘的戒主要的就是殺、盜、淫、妄、酒，這五戒。這五根本戒，外道都有，有什麼稀奇呢？那麼五根本戒如果修好了，就應該跟著修八關齋戒。八關齋戒修好了，如果不當和尚，就不必修比丘戒，就要修菩薩戒。這樣子一步步來，為什麼呢？因為殺、盜、淫、妄、酒，是戒的基本，這個謂之「別解脫戒」，就是說，雖不修其它的東西，光是修這個，就可以免了很多人罪業，而得到個別的解脫。因為你能守這些戒，就不會造業造得多了。所以先要有這個別解脫戒，就能夠殺、盜、淫、妄、酒都少犯了。然後再修八關齋，然後修十善，就進入到修饒益有情戒。攝善法是專修，就是修菩薩戒。攝善法戒修得好了，然後修饒益有情戒，這也是屬於菩薩戒裡的一種。這樣一來，菩提心戒，菩薩戒都有了，就可以接大乘了。小乘只要有別解脫戒就夠了。饒益有情戒、攝善法戒，都是屬於大乘的。所以，關於戒，先要有這個概念。先要把小乘戒的別解脫戒修好，八關齋戒也修好，然後就可以進一步，求攝善法戒、菩薩戒、菩提心戒；這些戒一個一個接起來。有小乘的戒，再去修

大乘的菩薩戒、菩提心戒，都易得修；同時六度也就可以進來了。所以說布施、持戒，布施裡頭就包括饒益有情與攝善法了。忍辱有別解脫、也有饒益有情的意思，也有攝善法的意思。然後持戒是不消說了。有了這三個，然後就可以精進了。普通人精進，不管怎麼樣勇猛，若沒有戒，所精進的都是空的。有很多人戒行不好，但是他也閉關，也修什麼東西，但是他那裡的功夫還是不容易辦到。所以要有戒，然後再求精進；那麼這段精進裡頭，就不會出毛病。然後才能夠習禪定，能夠精進習禪定、開智慧，這就是六波羅蜜了。

六波羅蜜有了，萬行就具足了，四攝也容易了。四攝是布施、愛語、利行、同事。這四種事也就容易作得到了。所以，有小乘這個戒，大乘就做得到了。小乘、大乘的戒作得好了的話，就可以進一步了。你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弄好了；你就可以進一步使人與佛接近了。因此修密宗，先就事部、行部、瑜伽部修起。事部就是怎麼樣承事諸佛。假如一個人事實上條件不好，比方一個壞人，他就供了佛或者修了佛像、起了廟，他還是

接近不到佛啊！為什麼呢？他在人倫上、道德上，就是世法上的各種方便，如果不經過大乘的修持、不守這些戒，那麼他來承事諸佛，不承事還好些。因為這是帶罪來承事諸佛啊！帶罪太多，佛見了就不喜歡。你如果在人事上，小乘、大乘裡頭都修得好了的話；在人倫上、道德上，你都做好了，實行得很夠，你功德也很足，然後你承事諸佛，諸佛都喜歡你；到了這個地方，你承事了諸佛，才算是真正得到皈依。因為你以前的皈依，雖叫做「皈依」；你皈來皈去，你的師傅也是這個樣子，你自己也是這個樣子。

就人與人之間而言，假如師傅是不尊重戒，不尊重小乘、大乘基礎的人，他和你、你和他都是一樣的。師傅甚至還比你徒弟壞一些；這種師傅現在很多。這樣一來，佛喜歡你還是一個問題。你怎麼能夠叫做「承事諸佛」呢？你雖請到佛來，你雖供起佛像，而那個佛對於你，他並不喜歡啊！所以要一個靠一個就是這個道理。假如你說：「哦！我們拜佛有好多年了，唸佛有好多年了，供佛又攪好多年了，皈依了很多年，然而我們一點感應沒有啊！」那麼你就要曉得，自己回頭想一想，你承事佛的時候，佛到底

喜歡不喜歡你呢？你就要回頭看看以前的這些菩薩行啊——修顯教的菩薩行裡頭，是不是犯了戒？是不是不與佛法相合？因你顯教這些條件不具足，下面的條件不具足，上面就不容易感應啊！所以，要有上面的感應，先要下面的具足；他就曉得了，他就來了。

所以承事之後，就「行」啊！行，就是要學佛的行，就是如何唸誦他、如何紀念他，所以就修唸咒、觀想這些。這裡頭還有一點先要曉得，就是先是對生的，然後才能夠升到頂生的，然後才能夠自生。所以這裡頭都是一層一層的。對生就是，顯教的菩薩都是一個個對著的。好比點香、點蠟燭，是在佛堂裡對著他，就謂之「對生」。而「頂生」的就是，由他的淨土請起來，到我們的頂上來加持。頂生之後，就是「自生」的，他就跑到你心裡去了。他跑你心裡去，而你自己成為本尊了，瑜伽部就是做到這個地步了。對生是承事的樣子；頂生就有行者的資格了；自生就有瑜伽，就相應了。

自生以後，底下初灌裡頭於是就有三昧耶身。然後三昧耶身裡頭有智

慧身，就是佛已經請到自己心裡頭來了。佛智慧身裡頭，再加上三摩地的功夫，就有種子字，就觀三摩地身了。由三摩地身裡頭就可以修佛的法身；由智慧身就可以修佛的報身；由三昧耶身就可以修佛的化身了。所以，由修事部就得到承事的對生，由修行部就得到頂生，由瑜伽部及無上瑜伽部就得到自生。瑜伽部只得到自生的三昧耶身；到了二、三灌，就可以得到智慧身；由四灌就可以得到三摩地身。因此就有密宗，所謂「成佛的乘」。所以從這個戒裡頭，就曉得一層一層這個樣子的。

紅教特別有多些東西。他由觀且卻、妥噶，就得到虹光身。這個東西，是把無上瑜伽部所得的光明引到自己肉身裡頭去，而那個肉身裡頭的，就變成拙火一樣的。就由這個光一天天的加強，加強到把肉體的完全變成智慧的。一變成了，那個時候就是大樂智慧身。所以佛的五身，就由空中圓滿了。所以這裡又講空啊！我上頭光是以戒與身來講的。現在由空來說，就是修人無我人空，慢慢就由這個人空進修菩薩道的法無我的法空。由法無我，又修本尊觀，就進到佛無我的法身。所以這個就成為密宗所謂的「體

性身」，這也是由空性，一步進一步啊！小乘修人無我空，大乘修法無我空，密乘修佛無我空；這三個無我空，一直達到密乘最高段的，就成為一個體性的身。所以，體性空而後得體性身；大樂智慧空，就得到大樂智慧身。這裡頭也是有一步步上去的。

好比修氣，先修六妙法門，要先修數息、隨息，然後修止、觀、還、淨。數、隨是小乘的，止、觀就是大乘的，還、淨就接近密乘。它是大乘裡頭比較最高的空性，但是他們沒有配合氣功。到了密乘裡頭，就配合氣功、配合五大。配合五大是二灌的事。一定要配合紅、白菩提，就是三灌的事。然後就得到大樂智慧虹光身。所以一個空，也是一步步的從小乘到大乘、到密乘。所以，你可以從密乘裡頭一步一步檢討。你假如大樂智慧身沒有得到，你就曉得是你的大圓滿見空性不圓滿；而你的大圓滿見所以不圓滿，是因為你的大手印的空沒修好；而大手印的空性之沒有修好，就是由於大乘的中觀見沒有修好；大乘的中觀見之所以沒有修好，就是小乘的人無我見沒有修好。就是這樣一個個向後追問。為什麼你得不到大樂智

慧身？因為你大圓滿見不行。大圓滿見之所以不行，是因為大手印的身空，這個明體你還沒有得。明體之所以沒有得，因為你大乘的中觀見的這個定上不行。大乘的中觀見之所以不能得，就是小乘的人無我空沒有修好。所以一個個，這是後面這麼樣一個個靠得來。還有，這是橫的，縱的還是一樣的。

縱的呢？我們不是說先要了解四重緣起，四重緣起就是屬於正見的，以後才講。要發五種菩提心，有了五種菩提心，然後就修四灌；四灌一修，就修那洛六法；六法一修，就修心氣無二；心氣無二修了，就了解佛的五身次第。在上面，我是從左講到了右，又從右講到左來。從上到下想呢？就先要瞭解四重宇宙觀，就是先有正見了；拿到這個正見，就是得到了中心思想；有這個中心思想，然後就曉得發大菩提心，而不是發普通菩提心；曉得發大菩提心，才曉得依四灌修；要曉得依四灌修了，就曉得依六種成就法，這六支修；六支修了之後，就能夠達到心氣可以自在；心氣自在之後，就能夠得佛的五身啊！所以要得五身，你就先要得心氣自在。你要心

氣自在呢？就先要修六支。要六支，就要先得四灌。要四灌，就要先發五大菩提心了。要發五大菩提心，就先要了解正見。所以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縱、橫都要弄清楚了，那才是真正曉得了。一步一步檢查，從左到右、從右到左，一步一步都要一個靠一個去檢查出來。

再講這些在底下所說的種種修法，譬如，死觀、五停心觀、十二因緣、那洛六法，這些都要一個、一個地靠攏來，然後才可以得到上面。如果已得到了上面，還沒得到下面，你就曉得個個要怎麼樣補充。歸根究柢，基礎要廣大，也就是出離土要廣大。出離土要廣大，無常心就要堅固。不然隨時出了一個什麼世間上的事情，你就跑到別的路上去了。你跑到別的路上去了，你的時間就不能完全為你所控制。你的時間不能完全為你所控制；你想做什麼，他又要到那裡去了一一你心裡所想的，你不能照著做；你不想的，他偏要做。這樣又來一個因緣，這樣又來一個魔障，這樣又來一個干擾，這就不行啊！所以，這個基礎就是出離心與無常心，而這個無常心最要緊了。你要曉得，隨便哪一個因緣，把你從法上拉出去了，就等於你

已離開了。所以無論你唸多少「金剛本體莫捨我」、「蓮花本體莫捨我」，若是沒得無常心，你就很容易被別的拉出去了。一拉出去了，那麼你雖有出離土，也還不是空地！譬如你們出了錢，租了房子，結果你們又不能來住，還不是和以前一樣的，反而是多花費錢。無常心不是這樣的。你就不覺得：「哦！我應該這樣，我應該那樣」。你只曉得這個是非做不可的，這個又是沒我不可的。「我們不像你這樣地無情，專門修法，把什麼世間上的事情都要丟開，我們做不到」。這個就不行，這個最基本的東西沒有了，上面的東西都會不行的。好比你這個房子，如果地震一來，東涌西沒，一下子這房子就垮下來了；原來起的都完了。所以，自己要曉得，第一要緊的就是無常心、出離心。這個基礎穩固了，然後再修行就可以安定了。否則就不行。所以自己要曉得你自己足踏到什麼程度，這個很要緊的。

還有個中間一個、一個法位，消極上怎麼樣，積極上怎麼樣一一斷是應該斷什麼，證是證什麼，都要知道。一個個法位，有兩個：這一個法位斷的是什麼？這一個法位證的又是什麼？譬如無常心，它斷的是什麼

呢？它斷除一切虛生浪死的因緣，斷除一切消耗生命、減少你的壽命、減少你的修法的因緣，就是要斷除時間上的魔障。這個時間若不操在我們自己手上，就是等於一個死魔一樣地——這個時間都在他手裡，我們的時間都歸他支配，而不歸自己支配。斷呢？就要斷除這一切能斷法寶的這些間斷的因緣。這就是所謂的「中斷魔緣」。無常心就是斷中斷魔，中斷魔一斷，就證了。證個什麼呢？就證精進心。精進心就出生了，他硬是說：「我不管這些事；就當做我死了，我不管這些事情」。那麼，證就證精進心，就有時間了，他這才真正有時間修啊！否則，譬如你買出離土，你租了房子放在這裡，一個月要付好幾百塊錢，房子卻空著，放在這裡，有什麼意思啊！你們自己倒霉而已。所以一個、一個，我還要嚴密地再講完全。明天再說了。

第九講

昨天我不是介紹到無常、出離嗎？無常是最基本的。這一個為甚麼要通上面這些呢？第一、因為有了無常心，就能夠發出離心，同時就有精進的心思、正勤，所以四正勤也包括在內了。無常也通羅漢的人無我。因為有無常，就能夠了解，就易證到人無我。因為修人無我是先要觀身無常，一切諸法は無常，特別身は無常，因為身一天天老、一天天有病；所以羅漢的人無我也通了，這樣上來到大乘，大乘就觀法無我。就是法也有無常。人無常就是生、老、病、死；法無常就是成、住、壞、空。有時間的無常：如春、夏、秋、冬、朝、暮。好比花開花落；這些是法上的無常。由於知道法無常，大乘的法無我就易證得。因此無常也通法無我。再由這一個上來，到了修六度的時候，因為已曉得人無常及法無常，所以頭一個這個布施心，就發得起。六度也是有一定的次第的。六度何以應該要先布施，後應該要持戒，再後而要忍辱，忍辱然後才能夠精進，精進才能夠得禪定，這都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布施這個菩提心之所以不切、精進不到、度他的心思不正，都是因為有物慾在心。有這個物慾，這個愛好這些好東西的心思，所以要用布施，才可以捨棄。捨棄這些愛慾、捨棄利己的愛慾，然後才可以利他。所以說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啊！所以從事上，就曉得那些地方是利己，那些地方是利他。你要練習這個布施在先，然後利他的心思就可以建立得起。所以布施在六度中是第一。

布施了，就能夠持戒；你如果不布施，就不能持戒。為甚麼？你把這個東西保護在你自己手裡，你隨時都有一個私心，你就不能持戒。為甚麼？你把這個東西保護在你自己手裡。但你隨時都有一個私心，你隨時都是為利自己而想。你如果有布施，你將財物、將這些好東西都給了人家，你就容易持戒了。很多有錢的人，他看不清錢的害處，他以為布施就是消極的花費而已。其實布施在積極方面，就有很多好處。譬如你將錢布施了，你就不胡思亂想要多買些東西給你自己吃、給你自己穿、給你自己住、給你自己用。所以一布施，就將這個禍根的東西、保護自己的這個東西，就丟

了。丟了以後，你如果要持甚麼戒，就可以持了。譬如你沒錢，你布施完了，你還有錢喝酒嗎？你沒有錢買酒啊！你將錢布施完了，你還有錢買煙抽嗎？不會有煙抽了。

我們紅教有一個師傅，叫做烏金移喜，他每天都要把所有的東西布施完，只留明天一餐飯的東西。他只保持一碗米明天吃，其餘的東西都布施，布施他的徒弟、布施他的鄰居、布施那些窮人。結果他就持戒，持得很好了，他就不會過於飽暖了。所以說：「飽暖思淫慾，飢寒起盜心」。那你們說，既是飽暖思淫慾，你就不多吃了，少吃一點；那麼飢寒起盜心又怎麼辦呢？飢寒起盜心是說，一個不曉得修善的人，他是這個樣子，他如果有布施心，他就不會起盜心了。你看密勒日巴，他沒有東西了，人家送他的牛肉，討米討到的牛肉，他也是不吃啊，就起了蟲，「喔！起蟲！」他就想：「布施給這些蟲也好！」，他就將這些牛肉讓蟲去吃。有一天夜裡，有個賊娃子，跑到他岩洞裡偷，東找西找的。密勒日巴就說：「我白天還找不到甚麼東西啊，你晚上還找得到東西？到我這裡你就倒霉啦，你就是

找不到東西」。假如那個牛肉被找到了，那個賊娃子就有一頓可吃啊，所以他連一頓都沒有了。

所以，布施就容易持戒。很多人只曉得有錢多方便，買這樣也可以，買那樣也可以。殊不知買這樣也是為自己的慾望，買那樣也是為慾望，結果你一生就是欠些帳啊！欠些帳要回去，欠些帳死啊；那個時候你欠的錢，你非還不可啊！你銀行存的錢，是沒有哪個補償你的啊！所以布施了，持戒就可以持，因此布施是第一，持戒第二。

要曉得持戒，才能夠忍辱。你假如持戒持得好的話，你就是不要害人家，不要殺、盜、淫、妄，不要煙、酒，不要嫖、賭，那麼人家也就不會和你發生甚麼衝突，就無辱可忍；就是有辱來了，你也無所謂忍哪！你不覺得我是受了辱啊！我甘願給你的，沒有關係啊。從前中國有一個人，我忘記他的名字了。他的鄰居掉了一樣寶貴的東西，雖然接近的鄰居，都曉得他是一個很好的人，但是他是在嫌疑之中，鄰居就一定說是他偷的。結果他就忍辱了。他就說：「哦！你說是我偷的，我賠給你，我將好多錢

賠給你」。不到兩天，他們發現那個偷的賊了，然後就對他道歉，他還是不在乎，說：「沒關係啊，你說我賊、就賊，也算了」。所以，曉得持戒了，就可以忍辱；不曉得持戒，就不會忍辱。所以，持戒在第二，忍辱在第三。

忍辱之後，就精進。你布施東西；錢也布施了，你戒也守得好；你自己隨時吃了什麼虧，會忍辱，然後你有的時間，都可以拿來精進。你不會為這些事情鬧事：不會為事情太多了鬧事、不會為不持戒而鬧事、不會為不忍辱而鬧事，結果當然是精進。專門在法上精進了，就不會在錢上打主意。樣樣都在法上，就精進了；你有精進，然後要學定，就可以定得下來。而這個時候習定的話，昏沈、散亂就少了。為甚麼昏沈、散亂少了呢？你如果有錢而不布施，你就這樣打算：我這個錢啊，放在那裡作甚麼？我要作甚麼生意？或者買甚麼股票？或者放在那個銀行？或者……，就有很多妄想！當你打坐的時候，它們都來了。別的時候固然你也想，打坐的時候就更喜歡想。為甚麼呢？因為坐的時候，根本就沒有事情做，那麼也就是

想到這個錢了。錢越看得重，越發想這個錢，那麼這個妄想，不管你用甚麼方法，把所觀的點提高、降下，或者吃東西不要吃多了，都沒有辦法停止的。

有布施、持戒、忍辱在先，散亂就會少；昏沈也是一樣的，也可以減少。為甚麼會昏沈呢？吃得多，吃飽了飯就易打瞌睡；懶洋洋的人，易得打瞌睡；振不起、不精進的人，就易打瞌睡。所以，你如果不存錢，又能夠持戒、又能夠忍辱、又能夠精進，那個時候定就一定是很好了。因此，不是專門在習定的關係上如何考究它不散亂、不昏沉，而是要各種次第挨著，一個靠一個、一個靠一個。這個時候的定就真正是沒有昏沈、沒有散亂。因為沒得這些材料、沒得這些雜事，昏沉、散亂又能從哪裡來呢？那些昏沉、散亂根本在以前的這些加行裡頭就化除了。然後就有智慧來了。定得好的時候，就會開智慧。人這個心，本來是有智慧的，所以一切眾生有佛性。為甚麼我們的就不能發出來呢？就是因為我們心都被昏沉、散亂遮蔽了。定得好的時候，將昏沉、散亂掃除了，那個本有的智慧，就是所

謂「無師智」，不需要師傅的智慧，就自然發展起來，這智慧就到家了。而這些都是由無常心有了、出離心有了，然後一個、一個地，一個挨上去，又一個挨上去，挨得來，就修得很好了。光是就六度、六波羅蜜說，都是要有這個次第就可以。

我們現在又講反來，講這六度的逆行次第。假如你有智慧了，你能夠懂得諸法空性，能夠在智慧上有把握了，那麼這就是很好的定了。你定得好的話，你精神越來越好，精進也很好了。精進如果好的話，你就根本沒有甚麼時間去向大家鬥氣啊、打架啊、扯皮啊，當然就忍辱了！能夠忍辱的時候，當然就可以持戒了。不會和他人亂搗蛋、亂吵嘴啊！能夠持戒的時候，你就不會愛錢了，就所有的東西都可以捨了，是布施。所以，前面靠起來是這樣講的；後面靠過去是這樣講的。一個、一個的，要懂這些道理啊！說來說去都是講六度，我講了好多次了，這次講的六度就不同了。你就曉得這一個個靠的結果是怎樣的，為什麼是要這個樣子。佛啊！他那個慈悲，規定的次第是一點不錯亂的。

現在有些人就不曉得這個道理。他說所以有神通怎麼樣，就是因為定得好了。因此不用講這些甚麼布施啦、忍辱啦、持戒啦，這些這麼難，要修好多年才行。你先就打坐，坐好了就開智慧，其實這都靠不住，都是騙人家的。作師傅的光是說，「喔！你這樣坐，你或者是吃飽飯嘛，你就昏沉了；你少吃了嘛，就散亂了，要半飽半飢的時候才坐」；又說：「喔，你衣服穿得太多了，就易得昏沉了；穿得太少了，就要散亂。要不多不少」。理由是有的。有好多理由他攪來攪去是在這個定裡頭講，而不曉得這個定的背面的這些昏沉、散亂的材料是從哪裡來的、這個根源是在哪裡，他不曉得要從根本上對治。所以習定的人，有的定得好，是偶然的，或者今天定得好，明天就不能好。有的呢？就是執著一個東西，就出毛病。所以由習定發瘋的也有，由習定得病的也有，由習定著了魔的也有。為甚麼呢？這都是由於這些東西啊！還有一點呢，習定而不從根本把原來發生昏沉、散亂的根源斷除，那麼到了你在定的時候，它都來了。結果你又想抵抗它，又設法子攪走它，結果你腦筋反而不定了，反而出毛病了。所以，現在這

些密宗中心，很多師傅這麼講，徒弟也這麼學。「啊！某某打了三點鐘的坐」，其實他都在打瞌睡，他根本就不是習定。所以，要曉得這些次第，要曉得自己哪裡好，要曉得自己哪些地方是錯誤，這些錯誤的根源在哪裡。把這個根源治了，就可以了。

大乘重要的是六度。到了密乘，就要受灌頂，然後修念誦、修觀想、修氣功。這些次第，還是要曉得。譬如講灌頂這一項。灌頂的次第，師傅他並沒告訴你，他就定個日子，「哦！某一天來，你們將錢繳給我」，就幫你這樣做一下、哪樣做一下，就是灌頂灌完了。哪裡有這樣的事情呢！根本就沒有灌到頂啊！照道理，起初依照灌頂師傅他自己的儀軌，他就要將自己變成一個本尊，接著他就要觀甘露瓶。灌頂是重在這個瓶子裡頭的水。這個瓶子就要先修好久。瓶子裡頭要觀一個本尊，然後要把本尊請到瓶裡，與瓶裡的本尊合體；再瓶內的本尊裡頭要化成甘露，與原來的甘露混合在一起，然後這個水才能發生作用啊！沒得這個水，就不能發生作用。還有，進場之前，你在壇城外就要用這個甘露水洗身體、漱口。洗身體是

因為身業有污染，漱口是因為語業有污染。還要注意一點，心裡頭也有污染。這身、語、意三業裡頭都有污染，都要用這個甘露水來洗淨。你起初洗了，然後吃了，自己想到身、語、意所有的罪業都消了。

還有，前一天師傅要發吉祥草，讓你們帶回去祈夢。因為你自己想罪消了，事實上不見得就消了，所以要依夢兆來決定。如有好夢，則罪消了；沒有好夢，你還要磕大頭懺悔。所以師傅灌頂，他若硬是要照灌頂的規矩來攪的話，一定要先把你這些加持好了。要祈夢，你要告訴他甚麼夢；有好夢兆，他才准許你進壇領灌。你們現在祈了夢，你若告訴他，他聽到；你不告訴他，他也不會問你。他錢已經到了手裡，有甚麼關係呢？與他根本不發生關係了。師傅真正要為你灌頂，硬是要你得到灌頂時，他非先做這頭一步消業的這些工作。你如果沒有好夢兆，甚至得的夢太惡了，他就要你磕很多大頭；然後你要念很多百字明，要攪好多東西；之後，他第二次再把這甘露水給你吃，再叫你去祈夢。這個是規規矩矩來的。他們現在無論哪個：大寶法王、窟巴、塔親、岡波，他們都沒有這樣攪。他自己得

的灌頂也是這個樣子，東混西混的；徒弟得的灌頂也是東混西混的，這就不成事體啊！

所以懂得這個道理的人，雖是同一個師傅、雖是同吃這個甘露水，自己曉得觀想、曉得做，然後易得有夢兆，然後才真正加入了這個灌頂。師傅就一定要許可你，才灌頂。你進壇城時，為甚麼要用個帶子遮到眼睛？你就要懂得這個意思。隨便一個動作，你要問清這個意思。你要作甚麼？你為甚麼要把我的眼睛遮著？明明我的眼睛是看得到的。你先把我的眼睛遮著，後來又說要幫我開眼睛，將帶子拿掉。我的眼睛本來有的，先為甚麼要遮著呢？這些其實都是表法的。要遮你的眼睛，就是你這個眼睛是個俗眼、是肉眼，是不能看到這個壇城的，是沒有資格看到這個壇城的。後來經過我向佛菩薩介紹，同時減少你的罪業、消除你的魔障，然後你的眼睛就可以開起來看。所以，拿開帶子的意思就是說，我這些手續都作好了。你們現在呢？遮起來也不知道是甚麼事情，打開也不知道是甚麼事情。這些灌頂的年輕人，東忙西忙的。他遮起，管他的，我不能看到就是了，討

厭！打開了，我就望這裡、望那裡的。甚至有的灌頂根本不先遮眼，只用個帶子放額上就算了。這是不行的。儀軌上原來規定有的。所以這樣不照規矩來，必需經過的手續都沒有了，你哪裡能夠做得到呢？你做不到，就不行啊！

所以，一定要追隨很好的師傅、很慈悲的師傅、懂得規矩的師傅，像我們的貢噶師傅、諾那師傅，他們懂得規矩很多，他曉得要怎麼樣、怎麼樣才對！若沒有這樣的師傅，你就一定要讀我的《密宗灌頂論》。好比丟花，為甚麼要丟花？丟花是甚麼意思？丟這個地方是怎麼樣？丟那個地方又怎麼樣？都有一定的道理。他們丟就丟一下，混一下，也就不管了。他也不向你解釋，你也不向他問。結果事情是這樣混了一下，事實上不能了解內含，這是不行的。譬如，我們到醫院裡去檢查一個病。他一定要抽你的血裝管子。然後這管子裡的血，是看甚麼事情的，要仔細看，看裡頭有甚麼細菌、有甚麼病菌，他再下藥。

還有一點，總是說四灌，四灌為甚麼一定要有初灌？是要怎麼樣灌初

灌，然後再灌二灌，然後再灌三灌，然後再灌四灌呢？這個裡頭也很多道理。你修大乘，已經讀了大乘經典，懂得空性的道理；你要發菩提心，要修菩提心，要修六度、萬行，為甚麼還要灌個頂呢？那個初灌攪甚麼名堂呢？初灌那個瓶灌水，裡頭究竟是甚麼？這個水是甚麼意思？大灌頂時，光是這個瓶子裡頭，師傅頭一天就忙一天，他要把這瓶子裡頭的水統統變成本尊的甘露。瓶上頭要按個小杵，以五色線連到他的心；他將他的心光放進瓶去，還要引諸佛果位上的光到裡頭，然後才他自己吃。他自己要見到本尊，得到許可，說「你可以灌這個頂，現在我許可你灌這個頂」。師傅也要取得許可才灌。不然他攪錯了，這個眾生是不宜灌這個頂的，你卻給他灌這個頂，你就犯罪啊！初灌這個瓶灌的水，先要這樣加持；加持後的這個水，要曉得想到這個是甘露。無上瑜伽部都是要有佛父、佛母在瓶子裡頭協同雙運，然後滴出甘露。

好比有些人對於這事根本不相信，那麼他就根本不會得灌。譬如像最有名的德國人，他做喇嘛樣，就是喇嘛迦溫達，很有名，還著過書。他也

連五肉、五甘露都不知道。我解釋五甘露，我說：「大香就是屎，小香就是尿」。他說：「啊！為甚麼要吃這些邇邇東西」。他還懷疑。我說：「你就根本沒有得灌，你根本不曉得五肉、五甘露這個重要的意思，那麼，你自己都沒有得到過灌頂，你還著甚麼書？還講甚麼名堂呢？還說『喔，這樣骯髒的東西為甚麼要加』。你根本就沒得信心嘛！」

他硬是要想到那個瓶子裡頭是父佛、母佛在交媾，然後在他們交媾裡頭流出來的甘露，那個才叫做「紅菩提、白菩提」。要有這個紅菩提、白菩提，然後這個灌頂就是從這個地方產生的了。我們由父精、母血是產生人，我們要有白菩提、紅菩提那個甘露，我們就能夠產生佛啊！所以，第一灌還馬馬虎虎就說是已經生了我這個本尊身子出來。第一灌是專為這個本尊身啊！這個本尊身，就是由果位的父佛、母佛與上師果位的父佛、母佛的甘露而來。你得了那個東西，然後才產生這個外面的身子，所以相貌也相同啊！就是專想這個身子的外表，如五佛冠、眼睛、耳朵，這個身體。或者是有多手的、或者有少手的、或者是持了有什麼東西的，每一個都有

一個法的代表。好比杵是代表五智、鼓是代表嘔網的安樂；又如鈴是代表空行母啊，杵是代表空行父，鈴杵相交是代表雙蓮。其餘好比念珠代表甚麼，虎皮裙代表甚麼，蛇皮代表甚麼，人皮又代表甚麼，這些每一個都有它在法上的代表。有法上的代表，你有這個法上代表的功德了，你就能夠配拿這個東西，配持鈴、杵。

還有，這些都是外面的，就是你得初灌的時候，外面的形式你就要完全與本尊相同。你有一刻忘記本尊，身灌就不成功。不光是你們，「哦！今天我打一坐，我觀想一下，我這個本尊是這個樣子」。就算數嗎？這個就不算身灌頂。身灌頂就是初灌，硬是要隨時對這個身體，都要保持這個本尊身。本尊身假如是有兩個角的，你在過門的時候，就要想到有兩個角，所以，你要低一下腦袋，你要怕碰到這兩個角啊！古人這些都記載出來了。修大威德的人，如果過門的時候忘記低頭了，就不對啊！他一不對，就可以發現有頭痛這些事情。這是外面的，連眉毛、睫毛、頭髮、汗毛，乃至於陰毛，根根都要觀空。觀這全體的本尊身是一個大水泡；而本尊身的這

些毛，要想到一根根都是空的。所以要曉得，人身是從父精、母血及五大合起來的，而佛身則是由空性、悲心合起來的。空性是紅菩提，悲心是白菩提，這兩個合起來才成了佛身。所以你隨時都要配合，隨時都要想到這兩個東西，然後就曉得，人身與佛身，材料不同。得過了身灌頂，曉得材料不同，就時時要保持新材料做成的身，那你就不是凡夫身，而是本尊身。你是本尊身了，然後本尊自己就與你合體啊！

為甚麼要有上師、本尊、空行、護法？有上師就得到灌頂了；有本尊，你就修這個身了；有他的空行了，你就知道空樂的方法；然後有他的護法了，你就能夠做他的事業。所以，一個本尊身就與上師、空行、護法都有關係。如果你修四皈依的時候，自己沒有皈依好，你就不容易得到本尊身，就不容易得到上師的加持。所以如何遇到好上師？得到或得不到上師的加持？上師喜歡不喜歡你？上師是不是有這個力量灌你的頂，或沒力量灌你的頂？就全靠你的四皈依啊！因此，前面四加行就要四皈依在內才行。所以四加行還要仔細講，才能曉得他的重要。

你有這個皈依，然後就遇得到好上師。還有，你有這個皈依，你才能夠碰到過去生的上師。有些人要修本尊，向人家問，「修哪一尊才好？」其實本尊的決定，第一由上師打卦，第二由自己選擇，第三由夢兆、證量得到，第四還是要真正的上師他的本尊現前。他現前了，你就可以決定真正是你的本尊；他沒有現前以前，你修是修他、念是念他、想是想他，都還不算你的本尊。所以本尊就全靠有上師的加持。而得上師的加持，又全靠你把四皈依修好了，它就使你的本尊現前。本尊身有了，他的空行就跟著來了，因為他有他的太太。本尊有了、空行也有了、修得好了，才會護法自己跟著來，因為他是發了誓願的。為甚麼叫做本尊呢？本尊就是本來的尊貴。是哪個本來呢？是過去生中的本來。過去很多生中原來就修了這個本尊啊，不過自己還沒有成就就是了。所以，得身灌頂，就關係這個本尊身很重要。

本尊現前是有幾種的；先在夢中顯，後來又在定中顯，後來常常自己顯，然後慢慢人家都看到你顯。這在《淨土五經會通資料》裡的「二九反

省表」裡頭已經提到個大概了。為甚麼身灌之後一定要接二灌呢？二灌的主要目的，就是觀內身的三脈、四輪，也就是講氣、脈、明點。因為外面的只是個形式，是個表面的，所以不很要緊；然而也就表示了你的德相，所謂「有諸內必形諸外」。但是修的時候，就從外面先修，然後才修氣、脈、明點都顯在本尊身裡頭，而不是顯在凡夫身裡頭。雖然你的凡夫身已經轉到本尊身了，但是事實上，你一天到晚吃飯、穿衣，攪來攪去，我執、財富，都是為凡夫身。本尊身不過是打坐的時候、修儀軌的時候，修一下、見幾分鐘而已。那是不行的。所以，一定要經初灌修本尊身直到堅固、明顯，然後在本尊身才建立起三脈、四輪。本尊身大體就是一個水泡，因為他是空性中所生的，所以他是水泡樣的，透明透亮，裡面可以望到外面，外面也可以望到裡面。裡頭是空的，根根毛都是空的。然後在這個空的裡頭，就觀想三脈、四輪。婆羅門教的瑜伽也觀三脈、四輪，但是他們觀的就不在本尊身裡頭，而是在凡夫身裡頭。因為他們根本不修空性，所以沒有這水泡樣的本尊身；他就是只在肉體裡頭觀。這些在我寫的《中黃督脊

辨》裡頭已指出了。

你們要記到啊！我的書有兩個特別不同的。當我講到圓融的時候，那麼幾乎沒有法子懂，就等於是禪宗一樣的；當我講到差別的時候，我分辨的東西分別得很細緻、分得很嚴格。重要的是，要懂得差別的；差別的懂了，那圓融的慢慢會要通的。圓融的就是專講根本三摩地的哲理。我這回作的〈華嚴六玄觀法〉，完全是圓融的。那個，我不相信你們能夠看得懂，讀起來很不容易了解啊！講差別的，就是好比我有一篇〈愛、慈善、大悲、菩提心辨〉，這些都很要緊，它就仔細的把它們的不同都說出來了。讀了，就曉得這個次第，就曉得這個方法，就曉得其中應該哪個先修、哪個後修。

先有本尊身這個水泡，這個水泡要觀得真正空，不在裡頭有其他的障礙。那麼，你修氣、脈、明點，就不會出毛病。比方說牙痛，有的牙痛都是提點轉腹的時候發生的毛病。結果有牙痛得甚至頭痛啊！如果是這樣來的，就馬上要停止，改做別的觀。改做罕點觀。罕點是倒起來的，水落下去。水落下去，牙痛就減少。假如你是要提點，你勉強提肛，將氣提到上

頭，結果你好的並沒有提起來，邪火卻都提上來。從前有一個人修氣功，他也轉腹提點攪這些，結果他牙痛，他就寫信問我，有甚麼方法治沒有。我說：「你牙痛如果是提點提起來的，你一定要放鬆提點，專門觀罕點，倒起下去觀」。我一說了，一個禮拜後，他又來信說，牙痛已依法治好了。他並不必到醫院拔牙。提點是要甚麼時候提呢？提早了，不光是沒得好處，而且出毛病。出甚麼毛病？將來會有石淋，石淋就是在精道裡頭結一顆、一顆的石頭。又痛苦，小便又困難！提點就是要在水要漏了的時候提。提早了，它就硬化了，所以有石淋；提遲就漏了。所以，早也不得，遲也不得。要有這個大力量，在它要出的時候提。而且，那個時候稀薄，但是它熱力很強。譬如我們講女的。他漏的時候，有一股熱氣出來。那一股熱氣連同那個水一起出來。那水就是不同於別種水。本來女的他有幾重水，以前出的幾重水都沒得熱氣，要到最樂的時候的水才有熱氣。他自己要提，就要在這個時候提。男的也是一樣。自己真正要衝出來的時候提，才不會出毛病。你先提了，就一定有這些毛病。所以道家講究火候老嫩，就是這

一些東西。

現在我們先將二灌主要的事情講了。如果你把初灌修好了，你二灌就不會出毛病。初灌要如何才算是修好呢？你硬是要把甚麼肌肉、骨頭、肺腑，這些都觀空了，不單是卅六股筋沒有，其他的筋都沒有了，身體要空得這麼個樣子，像水泡一樣，然後這裡頭的脈才能也空得這個樣子。如果外面這個身體的空不夠量，裡面你想空，那根本也想不空，也就不是那個東西。所以脈也要空啊。而脈之空要先建立如水泡的本尊身的空。所以初灌要得了這個空，然後二灌，就脈裡頭能空了。脈裡頭空了，然後氣就可以通。要通到中脈才是智慧氣。普通人呼吸的氣不是智慧氣，通過中脈這個細細的氣才是智慧氣。所以要有智慧脈及智慧氣。如何才是智慧脈呢？就是空明無我，才謂之智慧脈，沒有粗的物質。有粗的物質，這個脈就不行了，就會出毛病。所以，脈也要能夠空明無我，但先要有身空無我才行。身空無我，像水泡一樣地，就是屬於初灌的事。所以二灌與初灌就有這個關係。如果初灌沒有修好，你就攪二灌，是攪不成功的。若是勉強攪呢？

就會出毛病。所以二灌就脈也要空；脈空了，氣就通了。氣要變智慧氣，就要通中脈才行。中脈不通，不經過中脈，不能變。

我們雖觀呼吸是由左、右二脈下去，但是事實上，因為我們智慧還不夠、空明不夠，所以氣就是粗的，再加上如果持戒不好，身體裡頭脈的糾纏就有很多，所以並不能真正如量。脈之所以有糾纏，就是因為心有煩惱；心裡有煩惱、有妄想、打種種主意。我們說人家多心，就說他是心有城府。他口裡不講，心裡東想西想、東混西混的，殊不知想一次，就混一次，多混一次，他的氣就多糾纏一次，脈也糾纏一次。所以，脈裡頭糾纏很多很多，那本尊身哪裡能夠像水泡那樣子呢？你心一糾纏、氣也就糾纏，所謂「心之所至，氣亦至焉」。你定下來，心就靜了，靜就空了，空就通達了。通達了，心裡頭觀這個水泡身，就真正是有一點力量了。然後在這裡頭觀想三脈、四輪，就有效力了，也就是通的了。三脈相交的地方是像個叉子一樣的，左、右二脈勾起了中脈，然後由中脈做中心就發出輪。發了輪出來是照觀想做的，都不是糾纏的。它是傘骨一樣排列得有次第。凡夫的脈

就是亂糾纏的；平常血液循環的動脈、靜脈都是有糾纏的。所以會有心臟病，都是因為糾纏太多的關係。打人家的主意、使很多陰謀陷害別人的人，都會得心臟病死的。心都在這個地方糾纏太久了，所謂城府太深。所以佛說「直心是道場」。你樣樣是直的，就脈也是直的、氣也是直的；你心多轉幾個彎，它脈也多轉幾個彎。他不曉得有這個因果啊，他以為我轉的彎，哪個知道呢？殊不知它身子裡頭就知道。好比蠶，牠吐絲的時候，東歪西歪的，牠自己還以為很自由自在；結果纏來纏去，還不是把自已就這麼纏住了。

由輪然後才通七萬二千毛孔，每一毛孔都要通；真正講本尊就是這些。中脈一直下來一通了，這就是法身本尊；五輪出來，就是報身本尊；然後毛孔全通了，就是化身本尊。你看這是多麼科學。它根本就有一定的次第、一定的脈絡、一定的做法。我所以說三昧耶身一定要完全化成虹光，然後才算即身成佛、即生即身成佛。所以硬是要把這些輪先一個個打開。一個壇城有五個本尊即中央本尊、四方四個本尊；或者九個本尊，加上四方

四個空行，這些都是報身裡頭的。由這個再開出來，化出很多出來，甚至一個毛孔又化出很多出來，這就是化身。這些身的基本，就要在初灌的水泡樣本尊身先成就。先把這個基礎打好了，然後二灌的脈就可以建立起來。這樣才有左、右二脈的修氣功、修智慧氣、修拙火、修滴水。火上水下接著就修點。這些都有一定的次第。

先把三脈、五輪觀好，觀好之後修氣，先修金剛誦。甚麼是金剛誦呢？金剛就是般若，般若就是智慧。由「嗡、阿、吽」這個意思的金剛誦，才將呼吸變成金剛氣。金剛氣通到中脈了，然後謂之智慧氣；然後才進到法身。所以這就是二灌所要做的主要的事情。並且，二灌主要要做的事情與初灌是有關的。那麼二灌以後為甚麼要三灌呢？二灌缺少些甚麼東西才要有三灌呢？就是缺少紅、白菩提啊！因為紅、白菩提不光是物質明點，而且是智慧明點。就物質明點來說，紅菩提屬於血，白菩提屬於精。在智慧來說，紅菩提屬於智慧，白菩提屬於悲心。就是智、悲兩個都有的，所以住到前面去。住到前面哪裡去呢？住到前面的法空三昧啊！法無我空、人

無我空，都要證得，然後在這個空裡頭才可以完成紅、白菩提。其實證到水泡身，這個水泡身是空的，就是從人、法二無我空來的。然而紅菩提、白菩提並不是你本來沒有，你一領了灌頂就加上了，而你的父精、母血也有，還有你宿根所修的本尊身也有。但是所以會缺少，就是因為這一輩子到十六歲以後，就開始流出去了，男、女都如此。女的甚至於十三歲就開始流出去，流出更早。男的就流出得比較遲一點了。所以中國古時道家說，女的是七七四十九，男的是八八六十四，就流完了。現在所以要從這裡頭交互來，男的因為白菩提漏得多，紅菩提無所謂，所以他要用紅菩提來補充，就增加拙火力用；然後把白菩提融化起來，就加多啊！紅、白菩提都可以用修雙身法互相補充。紅菩提氣、白菩提氣互相融通之後，他們就得到互相的加持。有了這個東西，然後拙火就增加。拙火一增加，上頭這個罕點就是白菩提，就落下去很多。紅菩提和落下的白菩提融化，慢慢，我們全身的東西都經過這些所謂「燃滴作用」，一個上燃，一個下滴，然後全身的肉體就可以發光。所以非要三灌不可。

要曉得三灌、二灌有甚麼相關！在二灌裡頭就先把金剛杵、蓮花裡面的脈都訓練好了。這個器械就不同了。男的就是可以不漏點了，女的也可以不出月經了。所以第二灌要修到這個程度，然後才修第三灌。有很多人根本第二灌都還沒成就，他馬上就要修三灌。其實他修甚麼三灌？他根本是貪心，這就徒然自己吃虧。要修到這裡頭發熱、身體增強，明點不但是不漏，而且可以增加。所謂「舍利子」是甚麼東西？就是明點啊！你看普通的舍利子不透亮的，就不是修氣功的明點，它白白的一點，沙一樣的，那都是小乘、大乘的明點。密乘的明點，我看得多，它都有五個顏色，透亮的；不頂大，比他們的大一點；一滴一滴的。有的是一片一片的，他們以為是舍利花，其實都是還沒有成熟的明點。印光法師有這種舍利花，我也拜了的。我的心裡記得這個不是，它根本還沒有化，還沒有成為一點一點。它一個東西長在那裡，好比我們生瘡長一個水珠一樣的。它就是個水珠在上頭，還沒有成熟的瘡。它成熟了，就破了膿，一出來就落下來了。不但大小乘有舍利，就是外道也有。外道也可以有明點，也可以說有舍利。

自己能夠不漏，然後就可以互相利用、互相成就。這熱力一出，拙火也增加，明點也增加。

為甚麼三灌之後一定要四灌呢？本來四灌是勝義灌頂，而其實那個勝義講來講去還不是和般若乘差不多。然而它不同的呢？它這個是光明啊！它這個勝義要有光明啊！有一次，我在修法手印的時候，用法手印是因為當時沒女的，而非用法手印不可，就是等於手淫一樣，那時都打出光明出來了，我就馬上停止。因為初有光明的時候，你就這樣消耗了，是不行的。要用雙蓮的方法去修，然後顯出光明來了，就是球體一樣的。它就是無雲晴空，四方上下都是空。所以一片光沒甚麼意思，一點光更沒甚麼意思，看見金剛練也沒甚麼意思、沒甚麼大用。要有真正的勝義光明，就要顯無雲晴空。無雲晴空一顯，就有無念、心無能所、氣無出入這幾個條件。心無能所，氣無出入，還要光明周遍，如同球一樣地，光明周遍上下、四方、左右、內外，這個身體根本沒看到啊！因為光明有種種不同，這個師傅若是沒有經驗的人，他就不能告訴你；他是有經驗的人，他就可以幫你證明。

所以，三灌到甚麼時候才灌四灌呢？就是要你當著師傅修第三灌，當光明顯出來的時候，由師傅證明。哦！這就是真正的勝義光明。然後就謂之真正得了四灌。那硬是要考試的，要拿出東西來，不是馬馬虎虎亂講啊！所以光是四灌就還有很多，我都沒有時間講，慢慢，明天又來。

第十講

我記得我修三脈、四輪的時候，我問貢噶師傅這個問題：報身佛一定要具備三脈、五輪的嗎？他就笑了說：「我現在也不是報身佛，我哪裡曉得呢？」後來我就自己想：報身佛之所以要由三脈、五輪來修，由中脈修法身佛、由五輪修報身佛、由七萬二千支脈修化身佛，這是一種方便，並不是報身佛一定要有三脈、五輪。而且很多人都說，頂輪有三十二輻、喉輪有十六輻、心輪八輻、臍輪六十四輻、密輪三十二輻，這些都是方便而已。但這些方便是非要不可的，沒有這些方便，就修不成。但是有了這個方便，修好了之後，這個報身佛他哪裡有一定的。因為他得到自在了，他不一定是硬要這樣；如果一定硬是要這樣子，那就不是佛了，那就不自在。但是，果位方便裡頭之所以一定顯出三脈、五輪及七萬二千脈，只是為了便於修法、報、化三身。左、右二脈是便於左、右鼻孔把氣吸進來。三脈裡頭主要是中脈。氣入中脈，中脈打開了，就證法身。以中脈為中心的輪子打開了，五輪都開出這五重五智，才能接受五大，放出五光。然後

報身佛，他要度眾生的時候，就很方便了。但是這只是一個標準的報身佛的氣、脈、明點。一般而言，報身佛並不一定要這樣的。譬如我們的觀音菩薩成就他的十一面千手千眼觀音的時候，他只有七萬二千個小脈嗎？那就不止嘛！他根本是手就有一千。又如大白傘蓋佛母，她手有一千、腳有一千、頭有一千、眼也有一千，那又怎麼樣呢？還有紅教大護法阿松媽，她也是成了佛的，她就只有一束頭髮、一個眼睛、一個奶子、一顆牙齒。所以我得的阿松媽親傳的手印，都是表示這些東西。然而你不能說他沒有三脈、五輪就不是報身佛啊！

我常常提出這些問題來問這些大德。我在佛學院教佛學的時候，我其實還是希望能夠修密宗。那個學院裡有位法尊法師，他就是《金剛道次第》的翻譯者，我也問了這個問題啊——我說：「勝樂金剛是嚇魯噶，是雙身的。他到底是一個補特伽羅還是兩個補特伽羅呢？」法尊法師起初回說是：「兩個補特伽羅」。第二天早上他說：「唉！是一個補特伽羅」。第三天早上，他說：「這個問題我還是不能幫你解決」。我說：「在我想呢，

說一個也得，說兩個也得。為甚麼說一個也得呢？因為他們兩個雖說是兩個體，但是他這個亥母可以由勝樂金剛他自己觀想出來的，他並不需要另外找一個抱著才算數；要是另外找到一個人抱著，就說是兩個補特伽羅。個人自己想出來的，那還不是他自己這個補特伽羅嗎？所以說一個也得，說兩個也得」。所以你不能把佛當作凡夫想，不然就會發出愚癡的問題，問得這些師傅也莫名其妙，也沒有法子答覆。我講這些事情，要把所有的經驗，我小時候作徒弟的時候的問題，對你們說；然後你將來碰到同樣的愚癡問題的時候，你就不會像他一樣答覆我。

但是要知道分別兩件事：一個是果位，果位的本尊是自在的，他不過偶然為我們顯現；一個是因位，我們觀想的本尊，那就一定要有固定的方法。所以我寫信給夏老師，我說：「你畫佛像非要匠派不可」。我們畫佛像不是為去賣錢，或者圖好看，而是為使拜的人有一定的形式、一定的相貌，然後他就得到一定的感應。同時，他如果要學佛這個樣子，他就樣樣要照著他那個樣子顯出來。你今天這兒添一點，明天那兒換點顏色，攪了

很多花招，這都是佛法所不取的。佛法的畫像有一定的尺寸、一定的比例。頭與全身的比例、肩與腦殼的比例、腳與手的比例，都有一定、不能亂來的。有個規定，使學的人有法則可循——他照這個法則修，而不是變來變去的，他就天天越修越像。等到依規定修的本尊身成就之後，就可以自在了。好比我們寫字也是一樣的，先寫正楷，後寫小草，後來看這些帖，看起來看去。先要把這些字的規矩、準繩弄好。你又要會貫氣，不是寫出來一個偏左，一個偏右。你要寫出來大小差不多，又要很滿意，又要合乎規矩。等你寫久了之後，你看帖看得多，那裡頭哪一個是由隸書變出來的，哪一個是由篆書變出來的，熟手一看就知道了。所以容納百家，然後他個人自己創出一格，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是果位上的。至於因位與道位，就一定要遵照法則。不遵照法則，你就搞不清。所以要曉得這三位：一個因位、一個道位、一個果位。你不能胡扯亂扯。你在因位，你說：「果位有這個樣子，我們因位就也應該這個樣子」，那就是錯了的。因位一定要遵照規矩來，道位一定要依一定的法則來，然後果位就得到證果。證了果之後，

就可以自由自在地表現各種東西。要曉得這個道理。

譬如我們講，有人唸「嗡媽尼唄米牛」多年後，可以放光；改唸「嗡媽尼唄米吽」卻不能放光，是什麼道理呢？他是在因位上錯了，就跟著錯到底，它就放出光來啊！但是這個光就受這個因位的控制了，你改了那個「牛」字，它就不放光了。所以你在因位的時候，要遇到很好的師傅，因位決定好了，那麼因位不錯、道位不錯，果位也就不會錯。你不能因為有果位的那個，你就把這個因位也變更。不能說是，哦！人家唸「嗡媽尼唄米牛」還放光，我們唸「嗡媽尼唄米吽」還不放光。我何不也唸「嗡媽尼唄米牛」好呢？所以我就唸「嗡媽尼唄米牛」好了。於是我就唸「嗡媽尼唄米牛，嗡媽尼唄米牛……」。但是你照了這個錯的搞，你不一定又放光。所以因位、道位是一定要尊重這個法則、原則。果位以後才可以自在變化。所以這個因、道、果裡頭的道理，要隨時仔細體究。

昨天我們講到大手印、第四灌、勝義光明。現在又要曉得為什麼經過勝義灌頂，勝義光明得到之後，可以成佛；而這個《般若波羅蜜多經》有

六百卷，唸一萬卷也還不能成佛，這是什麼道理呢？其實勝義光明的這個勝義，都是從六百卷《般若波羅蜜多經》裡頭提出來的。所以這裡就要曉得：一個是理論，理論是屬於因位的；一個是證德，那就是屬於果位的。現在講這個第四灌的勝義光明，它是果位上的光明，所以這個得到了，就等於是無上正等正覺。它所以是即生成佛。這個六百卷《般若波羅蜜多經》，你唸來唸去只懂得虛浮的道理，這個道理始終只是一個思想、一個觀念。它這個東西是漂浮不定的；它是神經上的一種作用，漂浮不定。你務必要經過由思想構成一種習慣，由習慣構成一個個性，由個性就成為一個具體的業力，然後你，或者成凡夫，或者成佛，就在這裡決定。假如你只有思想而不能常常有空性的習慣，也不能成為一個你的本性，那麼也不能得到這個具體的業力，那就沒有證量，就沒得果位。所以因位、果位，要曉得分別理論與證德，要曉得覺受與證悟也有不同。

譬如我的師傅，他證明我有一味覺受。我就當著師傅向張澄基談此事。師傅承認我一味覺受是根據什麼感覺呢？因為我在定中看到那邊的牆打這

邊的牆，真正是東邊打西邊；我的身子又好像是沒得個東西一樣的，東邊打西邊，我在中間就像沒得什麼東西一樣地，東邊打到西邊來，兩邊合起來。我就對師傅說。他說：「你這個就是叫做「一味覺受」，但是一味是要相當於八地菩薩的證量」。我說：「我也沒得八地菩薩，我就初地菩薩的境界都沒有，我哪裡來的八地菩薩呢？」我對於這個一味覺受，也就懷疑。我向張澄基講，他說：「是的，我也不相信你是證了一味，沒這麼容易」。我說：「師傅是這樣說的，恐怕有別的道理」。後來我一想！啊，覺受與證悟不同啊！差得很遠。有這個覺受就是，但是覺受與理論又不同。理論是個虛空的理論，它還沒有達到這個心理上，心板上沒有什麼深刻的印象啊！要在心板上有了深刻的印象，然後就發生覺受。而這個覺受要時常增加、增加、再增加，然後才有證量。

我們有個修大圓滿的師傅，他有一次打徒弟的時候，一個杯子打去，就通過幾層牆。那個杯子是徒弟供養他的東西，因為徒弟不太恭敬，他就發脾氣，一個杯子打去，通過幾層牆，落在徒弟的頭上。但是牆並沒有破，

這個就是證悟了。因為那個牆是現前的，我那個東邊打西邊，那個牆並沒有真的動，不過是我有點覺受罷了。所以，理論不是覺受，覺受不是證悟啊！證悟的分證不是圓證，圓證才成佛啊！分證就是真正有這個覺受；剛有一點點證悟，一下子明體又沒有了，這樣分證的就不是圓滿的。一定要圓證才究竟，圓證就是時時刻刻有明體現前。你們覺得杯子穿牆無礙很奇怪，其實那牆也是空性，只是我們執有罷了。

所以有好多事情是執著的結果；我們在這個執著當中，自己卻不知道啊！譬如這個金剛亥母打拳的故事：我和張澄基都在貢噶師傅房裡，張澄基看到我在打拳，他就要學打拳。我說：「你要學打拳，你要請師傅傳，或者由師傅指示我教你，那也是可以的。他不指示我教，我不能傳給你」。他就向師傅請求，師傅就說：「可以啊，我可以講給你聽，你現在也學了金剛亥母吧？」金剛亥母他是右手拿刀，左手拿顱器，裸體。打拳要脫衣服啊！他說：「脫衣服是的，但是打拳的時候，你這邊有個鉞刀，這邊又一個顱器，這兩個東西要放在哪裡？」師傅就在那裡笑。我就說：「收到

箱子裡頭嘛！」其實他根本也沒得鉞刀，那還不是觀想！你執著那個觀想，打拳就不好打了。你不執著觀想它，你就不想這兩個東西還不是可以。所以，凡夫以凡夫的眼光來修佛，就出些笑話。全靠自己要瞭解這些道理啊！

現在我還要接著講勝義光明。很多人他總以為有一點光明就是勝義光明，其實那個光明並不稀奇。螢火蟲也有光，大家都知道。馬在晚上看得到光，貓在晚上也看得到光。研究醫學的說；有的病有各種光。身體內都有光，然而各種光都不同。這個勝義光明就完全要與無雲晴空全體相合。無雲晴空的全體就是，上方也是無雲晴空，下方也是無雲晴空，左方、右方、前方、後方都是無雲晴空，中間並沒有什麼人；那個光明顯起了，就是勝義光明。其餘有的晚上看到光，有的看到一個房子裡發光，這些局部的光明都沒什麼意思。但是對於我們的脈來說，脈有一部分地方打開，它就有一部分光明。所以有些人修定，修兩眉之間，他打坐，慢慢修多了，這個地方就覺得發腫一樣的，就覺得裡頭有個東西在跳來跳去一樣的，然

後在這裡就開出一個脈。脈開出了，他就見到很多光了。這些都是開脈的一個徵兆而已，都不是中脈的勝義光明。中脈的勝義光明上至無頂之天，下至無底之海，它是一直穿過整個法界的，所以他發出來是整體的光；不是整體的光明都不叫做勝義光明。那修三灌，修到什麼時候，才請求四灌呢？那就要自己放光啊！譬如我都放光，師傅再決定你這個是不是勝義光明。現在我所講的，你就要懂得這個道理，就是哪個才是勝義光明。你自己有光，不一定是勝義光明。你有懷疑，要請師傅證明，那你要當著師傅在那裡修。雙運的兩方面都發出光來，那麼就是的。

唸《般若經》的時候也可能見到光，但是那不是勝義光明。打坐的時候隨時都見到光，晚上沒得燈的時候都看到房子裡的東西；還有夢中也可以現光；這些都不是勝義光明。睡光也有發勝義光明的。有的睡光就只是一部分光，那就不是勝義光明。睡得好的時候也有光，睡得好的光與定上的相同。睡得好的，你就是睡得久也不覺得疲倦。那放光的時候，他就在定裡頭，他在睡上定了。所以道家的陳希夷一睡十年，佛家沙拉哈祖師

也是一睡十年，起來的時候也是清清楚楚的，他並不覺得睡了一樣的。假如我這表裡立一欄論光明，這裡頭就個個光明都不同。因為這個東西是太果位化了，古人也沒提出來說過，我也不好怎麼樣創出來說。其實這些都是個個都要曉得分別，個個都要曉得如何補充，如何跟隨，如何得一定的量。

勝義光明有了，然後才能夠修大圓滿的黑關。勝義光明是不分體內、體外的。現在則要把體外的空色之光引到體內來。因為如果你沒有外面的這個黑關房，你就不曉得是體內的光，因此一定要有外面佈置的黑關房，然後在這裡頭發出的光，你才曉得是由體內發出來的。所以你沒得這個體內發光，你就沒法子修七日成佛法。我去台灣就遇到個例子。立法委員韓同，就是印《密乘法海》的那個人，他是諾那師傅的徒弟，又是貢噶師傅的徒弟，拜過很多師傅。他寫一封很長的信，他曉得我不見客，他自己跑來，他就讓我先看信，我先少許看一下子，他以為我沒有看到，其實是我看了他頭幾句就知道不對了，他說他夢到蔣介石。我說：「這個不是的呀。」

你體內沒有放光以前，不要閉什麼黑關。那些夢在白關裡頭也有，你也可以夢到蔣介石。你們當立法委員的天天都有機會夢到蔣介石」。有三個人都想閉黑關，並且都失敗了。一個就是黃欽哉老先生。他也閉黑關，閉不到二天，晚上吃飯的時候，就看到桌子上有一條小龍，他就不敢吃飯，趕快打電話到南京。那個時候，諾那師傅在南京。諾那師傅就說：「你把我想到在你腦殼上，然後你唸咒，那條龍就會走了」。他說：「你現在不應該閉黑關，要出關」。結果龍就走了，他第二天也出關，再也不攪了。還有一個韓大載，這個是接近師傅、跟師傅很密切的人。諾那師傅死的時候，骨灰都是由他背起來的。他進黑關，一閉兩天就發暈，暈倒在裡頭幾乎死了。所以護關的人就把他抬出來，把空氣一通，人工呼吸一做，就把他救出來了。他就再也不閉黑關了。所以，不曉得次第的人不能亂整；整倒了，師傅也不在身邊，是不行的。現在韓同還在，韓大載死了，黃欽哉也死了，他們都死得很好。黃欽哉死的時候，我還有感覺。黃欽哉是往了生。不一定要修密法、要即身成佛才可以。像他這個人做很多好事，又誠懇、發菩

提心，他在死的時候，有四大金剛護持他到西方；金剛對我說他已經到了觀世音菩薩那裡。

黃蘗秋他是沒有試過黑關，但是黃蘗秋他不信我的話。我說：「佛菩薩說要我到印度朝佛；你如果願意去，我們同去」。他說：「很好，我們可以到那裡閉關」。他就把很多房子賣出去，買了很多金條，就先寄到我的朋友張相誠那裡，預備閉生死關。到了廣州的時候，我們兩個同時等護照，我就閉七天關。那個夢中說他將來要遭槍斃，要我勸他。我就對他說這個夢；我說：「你這個人很忠厚，很發菩提心，不會有這個事情；不過我們朝佛的功德迴向，又到那裡修，可能沒有這個事情」。他也聽得不太舒服，不十分理會。後來到了印度，移民局不曉得他是中央委員，就普通人一樣喊他在一個凳子上坐著，問這樣，問那樣。他覺得他們對他沒有禮貌。他說：「我是個中央委員，拿的是官員護照啊！」他們也不相信這個官員護照。所以後來他就很不願意去。朝佛之後，他就不願意住在印度了。在印度他暫時只能住一年。他說：「如果要去移民局，我們就要到德里去，

去見大使」。本來那個大使和他是朋友，他和蔣介石是同學；所以，如果照他的地位講，那個移民局對他是太不禮貌了一點。所以他們這些做官的人啊，就有這個習氣。我說：「你啊，沒有關係嘛，我們還是攪我們的，我們何必到中央去？你攪成官家的攪法，以後中國與印度發生什麼問題了，那個時候反而不好攪了」。他不相信我的，結果他一定要回去，他就丟了幾千塊錢放在那裡，他說：「你去，我還是支持你就是了；我是要回去」。我說：「你一定要回去的話，你就跟著貢噶師傅走啊」。那是一九四七年。我說你要就跟著貢噶師傅回去。結果他就把在香港的產業都賣了，就跟著貢噶師傅回去。

本來很好的。後來碰到一個姓皮的，聽他說中共到雲南都很好啊；還向他說那個黃蘅秋先生是廉潔的人，他如果回來，我們還是給他一個很好的官啊。他就告訴黃蘅秋。黃蘅秋是官癮動了，他原來是當財政廳長的。結果他就把太太、兒子留在貢噶師傅廟上，他自己就去。結果在九龍邊界，那個地方也有一個九龍，被強盜把東西搶了，還被打了一槍，不過他還是

留了七天，沒有死。他就在這七天內修頗瓦。那個時候我就得到夢，夢到他槍斃之後還在那兒自己修頗瓦，已經往了生。過幾天，就接到他太太的電報。所以這些事情自己要曉得，不要太自信了。他倒還沒有閉什麼黑關，不過他原來想和我一起閉生死關。他自己後來也是個魔障，結果又是槍斃。先前我還告訴他，我說有槍斃的危險；我說這個東西，你朝佛，和我一路去閉關就不會有了。後來去的時候，我說，你不要離開貢噶師傅，你假如和他一起了，你就不會有那個槍斃的事情。對於我說槍斃，他始終不相信有這個事情。本來那個人是修布施，他的脾氣很像沈家楨。

昨天他們說沈家楨對夏老師說，他打算把所有的東西都擺脫，專門修。現在也還沒來信，不曉得怎麼樣？你打電話給鍾鳳鈴，你說他現在也沒有信來，他照去年的攪法是每六個月寄我的生活費來，現在這個月都到廿九了，你說陳先生說他大概是大寶法王圓寂的事情過了，才回。現在不曉得到底回了沒？因為明年的錢，他平常十一月就寄了，現在不曉得怎麼樣了？不要她問錢啊，問他到底現在在不在哪裡？你說，不曉得怎麼樣？她也可以旁

邊問一問啊！假如他能夠放棄一切，個人專修，那我只是歡迎他，我會要讚揚他。至於我個人的事情，慢慢又另外來想法子；他是一直支持八、九年了。總之，要曉得樣樣都有一個一定的先決條件、一個實行辦法，不能是勉強強的，不能糊里糊塗躡等。躡等修是很危險的事情。以上是講由四灌到大圓滿的七日成佛。

二灌到三灌也是一樣的，要懂得氣、脈、明點，硬是要達到能夠不漏點，然後才能夠修雙身。修雙身，然後可以發勝義光明；勝義光明有了，然後才修大圓滿即身成佛的七日成佛法。所以這裡頭又有一個問題了，就是說，很多人把提點攪成忍精。提點不是忍精啊！忍精貪玩是普通凡夫，忍精貪玩的結果就死在婦人腹上。我這裡也講幾個故事給你們聽：一個就是北平張伯烈，他是馬加佛爺的徒弟。馬加佛爺是個什麼人呢？據他自己說他是釋迦牟尼佛的兒子羅睺羅活佛。他是專門修雙身法的，他修雙身法有點道理，他拳打得好，他確實不漏點。同時他有很多徒弟，故意找來那些妓女，甚至有梅毒或者楊梅的，他都不怕。有楊梅的甚至只要和他行一

次，那楊梅都好了。然而他帶徒弟就不講次第，只要有錢都好，他一向就是金子、銀子、金環，很多人的錢都送他，他就是不太講究戒行。結果張伯烈就跟著他去學，學了就修這個雙身法，他可以抽擲幾千下都不漏點。但是後來有一次，一漏就完全一起垮了，就死了。他是怎麼樣的呢？他先把這個忍了，後來也一下放出來，就連維持生命的明點都出來了。我們是說還要講明點吧！

首先講物質明點。物質明點就是吃東西攝取來的。好比魚吃多、蝦米吃多，這些都是可以增加物質明點的。至於咒明點，唸經唸多了，就有咒明點。舍利子也是咒明點。風明點，是修氣修得好而得的明點。還有智慧明點，有智慧明點就能夠成就了。還有命明點。所有的明點都集中在頂上，只有命明點，是在心上；這個命明點一移動了，就要發瘋或者死。行房時，明點先出來的，都是物質明點；普通凡夫，夫婦行房出的都是物質明點。不唸咒、不修氣，就無所謂咒明點、風明點；也根本談不到智慧明點。但是攪得多的時候，物質明點漏完，命明點也漏了；命明點一漏，當時就要

死了。這事女子應該要懂得規矩，知道如何防備這些事情。那就是女子頭髮上不是有一個簪子嗎？從前普通女人都有簪子，現在時髦人就不攪這些東西。它插在這個地方是什麼意思呢？就是看到男的放精不止的時候，就把這個簪子拿著，對著他的尾椎骨的地方刺一下，他就停止了；他一痛，一下就停了。如果沒有簪子，還是可以把兩手指甲用力掐一下那個地方，使他痛一下，也可以止。要懂得這些常識，可以廣告啊！要是碰到這些人，他忍精，愈攪愈忍得多，但是最後一次，他又禁不住了，一下子就出來了，那個時候，馬上就掐他一下，他就止了。

因此一定要曉得，什麼時候才可以提；要用什麼方法提，這些我現在都講了不少。但是主要構成提點或不提點的，就是你已經可以提了，你非到水到了龜頭來的時候，就不要提；要到龜頭來時提出來的就是真的。那麼，假如你能把龜頭上的那些東西提到了，那個就算不漏嗎？都還不算啊！為什麼呢？因為明點的漏洩有很多路途。當然精道是漏洩的路，尿道也可以漏洩，毛孔道也可以漏洩，還有心理上也有漏洩，就是貪、愛、無明、

不正見，這都是漏啊！所以我作的〈明禁行未如法修所犯戒律表〉（見《曲肱齋文初集》）有身四漏、語四漏及意四漏。這十二個漏孔全部都守到了，那才真正是不漏。真正不漏，然後才能夠產生四喜、四空；有這個空，然後再發出來的光，就是勝義光明。得到勝義光明，就可以修四灌了；有勝義光明就能夠修大手印。現在有幾個有勝義光？但是大家都修大手印，你有什麼辦法呢？這都不對啊！他們以為大手印就像禪宗一樣，其實禪子要悟道啊！禪子悟了道，就等於是有明體了；但是與大手印的修持不相同。悟道的時候，明體應該要現前，明體現前就是勝義光明。在那個時候就修大手印。所以明體現前的人，也要發生有事業手印的事情，所以有所謂「婆子燒庵」。

虛雲老法師他本來是初關破了；他是茶杯落地的時候一破，驚一下，那個時候就悟了道。悟道以後，他並沒有繼續就悟道這個定去修。他又喜歡培福，由普陀山拜到五台山，又到處蓋廟，所以他就只停在破初關。如果修雙運法，就要破了重關之後才行。他破初關後，沒有繼續長進到重關。

更談不到這個末後牢關。他不手淫，因為是和尚嘛。有魔障來啊；凡是不漏點的人，有時候空行母也來試探他。所以他剛剛在一個洋船上，就是一個大平艙，大家晚上睡起來。夜半，那個女的就爬到他身上來了。他就起來打坐。我有首詩講這個呢！在《短笛集·讚頌類》裡頭：「夜裡摩登共渡船，居然拒絕已枯泉，若非宗匠宜稱讚，怕憶燒庵婆子禪」。所以，有時候機會到了，又不修；有時候沒得機會嘛，又想修。那個時候他還沒有成熟；因緣成熟了，那個時候他修了，哪個知道呢？大家都睡了嘛！沒有破重關，他漏點就還是犯戒。他那時還不能修，可能就是這個樣子。但是我們把虛老法師當他是禪宗的第一高手，並沒把他當做普通守戒的，而是把他當作很高的禪師。像他這個樣子，就是初關以後不長進，不再修了。

所以那一套都可以看一看。你看我把他這一生修禪的功夫都批評了。這是一套完整的。「春秋獨愛責賢人，恨不功勳集一身」。，孔子作《春秋》，他對於賢人還是褒、貶都有。「恨不功勳集一身」，是恐怕有點什麼錯誤。「律、淨諸宗非所問」，講守戒律或者是修淨，我們都不管你；

「聊從老馬覓禪津」，你是禪宗的高手，你是個老馬學徒嘛，所以首先我就針對這個問題了。「茶杯落地破初關，正好高旻久住山」，那是高旻的事情，他是在高旻寺的。然而他不在那個時候久住山。「大用何曾施毒辣，婆心獨向福田還」。他只是想培福啊！「達摩不讚武皇賢，福德非如功德田，寺廟五家欣再起，其中幾個解還拳」。他專門整頓禪家這些廟宇、老廟，所以他被打死幾次之後，他還是在一個廟上，把那個廟修好再死。「行腳古人在訪師，大都未破初關時；竿頭不肯沖天起，又向風沙聖地馳」。他就朝五台山了。「夜裡摩登共渡船」就是這個了（林按：請參閱《虛雲和尚年譜》，以明此諸事發生之前後次第）。所以，這裡頭有很多，總歸呢，你自己又要曉得這些條件，又要曉得這個工夫，又要曉得前面應該走哪一步，又要曉得現在走的這一步是哪一步？前面應該有的哪一步要補充些什麼東西？

他並不是專修大乘菩薩道的，他是修禪宗的，大家都稱他是虛雲禪師。所以他整理的這些廟宇都是禪家的大叢林。還有，不單是他自己這樣整理，

所有參訪的這些和尚到廟上來，他都要他們挑泥巴就是。挑泥巴築三門，攪這些事就是啊。在詩裡頭我還提到這件事情呢！人家為禪宗而來，他卻攪這些事，所以禪宗很多人不喜歡他了。你看「出坡勞動最投機，末世禪和識者稀；何必置身千載上，奢談偏與俗相違」。你看「平生蓄意報師恩，古剎重修勝本元，遠處相投無棒喝」。「棒喝」就是禪宗的事情。他就是要你「挑泥與眾築三門」就搞這些事情。這和擔水挑柴的公案不同。擔水挑柴那個公案還是好的，就不只是要你擔水挑柴而已，他還是要你參這個擔水挑柴；一天到晚參擔水挑柴、擔水挑柴、擔水挑柴，……還是參中了。

所以要曉得這些次第。假如你不能達到不漏點，最好還是先修二灌。多修二灌的氣功，直到確知它能夠不漏了。二灌的氣功要好好的修啊！為得要修二灌成功，你就在修初灌時，暫時作和尚一樣的，不攪房事。硬是專門就修本尊身，本尊身修好之後，就修三脈、四輪、氣功。氣功真正不漏的時候，才進修三灌。你不要說，「唉，我好久沒攪了，我要試試看」。試了不行，過幾天想攪，又要試一試，就要前功盡棄了。這事硬是要規規

矩矩的。你要曉得，我們現在幾個人在這裡，也並不是哪個是徒弟，哪個是師傅，不過就是把我以前的經驗告訴你們，希望你們不要失敗了。硬是要記得我這個話，先暫時忍耐不攪，到了修成本尊身之後，就修二灌，三脈、四輪要搞清楚。然後把這個氣功一天一天增長。一天一天增長，氣功增長的效力是自己看得到的，不像修定的樣子，硬是看得到。你一定體溫增加，一定飯吃得多，一定病苦少。

所以，假如初灌又還是不行，本尊根本觀不起，我還不是本尊呢！但是有些人就說：「我已經見到本尊，我夢到本尊，我觀的時候還是像有一樣的」。這些都不行啊！所以要曉得本尊的量是什麼東西。在空間上講，你不光是自己見到你是本尊，而且你想到別個都是本尊。在時間上講，你不光是坐的時候想到你本尊身，而且你別的時間也想到你的本尊。屙屎、屙屎也想到你是本尊；加持尿、加持屎，可以救度餓鬼。在吃飯也想到是本尊。譬如現在我不是吃你們的嗎？這個吃到變牛變馬是沒得什麼意思。我自己要想到，先頭合個掌，而且吃到越有味的时候，就越想到我是個本

尊，希望這個本尊接受這些供養。然後這個本尊他負責，他和我一路吃，他也就一路幫我報這施主的恩。要時時刻刻都現，一點點的散失都不行。要每一個時間、每一個空間，甚至於在夢中，都要現得起。所以你看《短笛下集》內，「止觀類」的「學佛當足三餘」這首詩：「罷參精進在平居」，在平居就是在平日的時候；「已睡依然似醒初，直到中陰無轉變，堪稱學佛足三餘」。所以，散者是定之餘，睡者是醒之餘，死者是生之餘。因為你一生要成佛，所以時時刻刻要利用，處處都要利用。

你若是一點，所謂「蜻蜓點水」的樣子，是沒有攪頭的。只是蜻蜓點水這麼樣子嚐試一下就不行。淺嘗便止是不行的；淺嘗便止是不會成就的。你就是閉二十五年關，像我這個樣子，還不是沒有成就？然而你真正要成就的，什麼東西都要利用，什麼環境、什麼事情都要利用。所以這個會歸瑜伽很要緊，樣樣要懂得會歸。會歸瑜伽就是把俗事會歸在佛事上。比方，吃飯你想著是火供；洗頭髮、洗臉就想到是灌頂；屙尿就想到是施甘露；走路就想到是上菩提道救度眾生。要把所有的俗事都會歸在佛事上，那麼

你這個佛事就多些了。因為俗事佔的時間不少。你算算看，如果專算打坐的時間，你有幾點鐘呢？你一天早上幾分鐘，晚上幾分鐘，中間或者幾分鐘，那個算什麼事情？刮鬍子也要幾分鐘，吃飯也要幾十分鐘，尿尿也要攪得幾分鐘，走路也要攪幾十分鐘，又攪這樣，又攪那樣名堂，俗事真是多啊！假如俗事能配合佛事，就成為會歸瑜伽了。這樣事事相應、時時相應、處處相應，然後即生成佛就有點希望。你就是閉關那個時期都還是有別的事情啊！你說是關在這個房裡，那個心卻關不住，這心跑到外頭去了。這個心到這裡去了，這個心又到那裡去了；想一想還是沒有打成一片。所以，要樣樣是打成一片，就要曉得這些會歸的道理。我有一本英文小冊叫《The Yoga of Daily Life》，就是講這個的。其實如果要寫一篇談會歸瑜伽，那有很多事情都要寫啊！明天再談了。

第十一講

今天我們繼續講會歸瑜伽。譬如小乘講的出離，我們把出離運用在每天日常生活上，就是出離的會歸。假如你是在修小乘的階段，你以修小乘為主，那麼就要把出離的精神投擲到一切事情上去。好比小乘吃飯，就不是我們吃飯的這樣吃法，就只想這個酸的好，媽媽做得很好，那根本就沒有出離，是在現世的這些東西上起執著。你在現世這些東西上就沒得出離。所以要會歸出離，就要把出離的意思帶到吃飯上：好的我也吃，壞的我也吃，肚子痛也吃，肚子不痛也吃。這樣一來，就把出離會歸到吃飯上去了。再來要把出離會歸到穿衣服上：好的也穿，不好的也穿，長的也穿，短的也穿了；這就很好。不要攪得漂漂亮亮的，已經結婚了，何必再攪漂亮？她的愛已經圓滿的送給你了，還不是一樣；所以就不執著這個東西；不執著這個東西，就到處都解脫啊！出離的瑜伽是要把出離的原則樣樣都會歸在上頭。凍頂也是茶，頂凍也是茶，你不要說：「喔！這個非說凍頂不可」，這樣你就執著了。其它的一切事情都是這樣子。

所以我常常說：「我是閉關二十五年的」。我說：「你不害羞啊，你二十五年連這個出離都沒修成」。為什麼呢？你到館子裡吃，好吃！根本那個極樂世界沒有這個東西，可能吃不到了。但是還沒有死，就管它，吃了這個好的再說。這個就沒有得出離。你連出離都沒得，哪天你要死的時候就不行，就死得不安閑，因為這個東西沒得吃了嘛！我昨天寫我的詩，我說，「啊呀！你們都選得好，我寫在宣紙上。我的內人也最喜歡我的詩，我也應該選幾首詩寫給她」。我記得她可能最喜歡的是這一首（見《短笛下集·懷感類》的〈憶吾鄉鮮魚粉〉）：「臨別妻言未易忘」，臨別的時候我太太講的話，因為那個時候說的話很深刻。「時從口味憶家鄉」。我常常從這個口味，我就記到家裡。我別的東西還不一定記到家裡。我又不是攸縣的縣長，我又不是攸縣什麼特別有名、有錢的人；我有什麼可以記憶的呢？只有吃東西那一點，硬是有些地方辦不到。真的啊！那個鱈魚粉，以前我到美國、印度，這些地方都吃不到。所以「臨別妻言未易忘，時從口味憶家鄉」。她對我說些什麼話呢？她說：「到街呀！」我是住在鄉下

的。她說：「你到街上去」。到街宜用鮮魚粉」。我們攸縣吃的鱔魚比在這裡吃的鱔魚不同。我們那裡的鱔魚，第一，他硬是真鱔魚；此地的鱔魚又長又粗，都是沒有細肉。第二，他那個鱔魚的做法又不同（她那個鱔魚臨時放在那裡炸）；這裡臨時拿出來，就把它這個腦殼釘到那個上，一刀切下來把那個骨頭刮下來，連血連肉就放在油裡頭一燙、就出來吃。哈哈，好吃極了。什麼出離心都沒有了，什麼小乘也好，大乘也好，都不管了，這個太好了，別的地方硬是買不到。你出一萬塊錢，買一碗都還買不到。真的是「一出城門難得嘗」。此地台灣飯店也有油炸鱔魚七塊錢一盤，沒什麼味道。

所以，出離就是，吃的要出離，穿的要出離，住的也要出離。所謂會歸，就是把一個原則會歸到個個的生活形態上去，就謂之「會歸原則」。所以能夠多作一點，那現前就能夠解脫。不管死後成佛也好、墮落也好，現前就解脫。為什麼？不執著啊，這樣也可以，那樣也可以。好比你對於吃飯，就隨隨便便了，自己太太喜歡怎麼攪，就怎麼攪；她也想，「哦，

先生還是喜歡我這個調味」。所以這個也好，那個也好，就解脫了；家庭也不會發生什麼問題了。很多人在家裡為了飲食的問題，「唉，媽媽，你這個鹽放多了」，就發脾氣，「這個油太多了」，又……這些都不是出離啊！有客，就顧客的意思，那就對了，那是無所謂。在自己家裡也是什麼都可以，吃好的也可以，吃壞的也可以。我有兩句話「在盤則餐」，在盤子裡頭，這就是一餐飯；「過喉則糞」，過喉嚨了，那就是屎嘛。把這個屎拿來吃，你就不願意；在盤子裡，你就說這個東西好吃。所以飲食就是這個樣子。衣服、行路、住房子，各種清潔衛生就不執著啊。不管出離也好，或者成羅漢也好，或者消業往生，或者怎麼樣的，這些都不管，這些是太遠了。就光現前的，你就解脫了，樣樣都隨隨便便就可以了。一個人隨那個事情，都隨隨便便，他就沒有煩惱了，他就快活了。好了，固然你喜歡…不好了，也無所謂。這是講出離。我們不必再講出離，因為出離有一個例子就夠了。

現在進一步就講菩薩的菩提心。菩提心也要會歸在各種事情上。你坐

到那裡念：「願一切眾生具樂及樂因；願一切眾生離苦及苦因；願一切眾生不離無苦之樂；願一切眾生遠離分別、愛憎，住平等捨」。你曉得是這麼樣念。但是你到了家裡來了，你遇到事情，如果於你不對了，就不管他怎麼樣，發菩提心就忘記了，就不曉得發菩提心了。發菩提心是說，對於任何一個人，我希望他即生成佛、脫離煩惱，希望他所求的願，我能夠幫助他。但是我們的菩提心行止與日常的行動，就差得很遠了，就不是一直由菩提心來的。為什麼呢？總是由我執來的。這個事對我不利，就不顧人家。很多人都是尊重自己意見，而違反人家的意見。常常對於人家的意見都起反抗作用，這些就是沒菩提心的關係。所以菩提心用之於鄰居、用之於僕人、用之於朋友，樣樣都是自己願意吃虧，不佔人家的便宜；樣樣把便宜給人家佔，樣樣都利益他。因為菩提心有四個原則：一、自他二利正應作，二、利他害己亦應作，三、自他兩害不應作，四、利己害他不應作。

隨便一個朋友來，或者商量一個事情，你都要拿出菩提心作準則。就是說，這事情對於我，雖然要佔我的時間，我不能把別的事情放棄，但是

如果他有病苦，要託你燒消災延壽藥師佛火供。你就說「哦！我沒有時間」，你就不幫他燒，你就缺少菩提心。隨什麼東西，就要拿菩提心作準則，來決斷你的行為、決斷你的言語、決斷你的行藏。很多事情都隨時拿這個作準則來決定你的行為、決定你的言語，就是菩提心會歸的辦法。在言語上會歸，在行為上要會歸，在朋友的交際上要會歸，在社會上的交際上要會歸，甚至於我們路上看了一個電影的名字，哦，今天演這個戲假如是誨淫誨盜的，你就不能隨喜。如果隨喜了，你就傷害了菩提心。所以隨時都是這樣地會歸。譬如我很忙的時候，我還是天天都要在早晨撒米給鴿吃。這些鴿子也不會說今天你沒有撒，或者處罰你，或者怎麼樣。這完全是你自己的菩提心。你假如記到，你馬上就撒了，你的菩提心就保持了。你不記得，你匆匆忙忙，就算了，就沒有菩提心。因為這些不能控制你，所以這些菩提心上更加多啊，並且是很重要的。我們是不是菩薩，就全看你有沒有菩提心。有菩提心是真菩薩，沒菩提心是假菩薩，都只是口裡講得很好的。所以隨時要以菩提為量尺來控制我們的行為，確定我要不要做

的事情。以上是講菩提心的會歸。

在表上又上去，就要修空性。要把空性會歸在所有的言語行動上。我們的很多話都違反空性。我們講道理的時候，譬如我們今天講大乘，應該要講空性。這個空性，有人無我空，法無我空，要內空、外空、空空，要十八空。講得是言之有理，振振有詞；講得很多很長。但是真正有什麼事情來了，你並不能把你自己看空，你還是有「我執」在那裡攪。所以這個事情又更難了。一天家庭裡頭發生些什麼意見衝突，好比現在舉個例，你這個博士論文，你父母這樣著急打電話來，在你覺得：「我又不是不要博士，你何必著急呢？」在他覺得：「你攪了十幾年，還不能得到」。所以應該怎麼樣呢？就自己要想：「哦！父母總歸是愛心啊！他們愛我，所以著急。他們不當著急，但他著急這事是他們對我的菩提心。我應該要體諒他們。我應該說：『是的，我正在努力，我並沒有放棄這事啊！』」給他一個安慰，這就是菩提心。你不能說：「哦！他們這些人不信佛，他以為得個博士有什麼稀奇，我都不在乎啊！」這就是你的慢心。你對父母的慈

愛不睬，你覺得不要緊。在你覺得你這個道理很高，你是要成佛的，得個博士又有什麼意思呢？但事實上，社會上這個父母啊，他們的恩愛我們不能隨隨便便。這就是有「我執」或「沒我執」的關係。因為依我的見就是，我就不得這個博士也無所謂；依他們的見，則非得這個博士不可。他有他的「我執」，我有我的「我執」，結果兩個我執就互相磨擦。在這個時候就要拿出「無我」來了。說：「是的，父母親，你們很恩愛我，我自己當然應該努力啊，這是我一生的大事，應該做啊。你們出錢、出力、出心憶念我。打電話來問我，這個我很感激啊。我現在在做啊，將來自然會有結果安慰你們」。這樣安慰他們一番就很好了。

所以這個無我的事情處處都犯了。我們都是有「我」在作事。隨便都是我這樣，我要那樣，都是這個「我」。這你會歸在你的行為上啊！要在有「我」的時候能沒得我，那個是真功夫啊。說道理的時候，你說得很高；做事的時候你就根本不是那回事，那就不是瑜伽呀。瑜伽者，是要以最高的哲理，佛、菩薩的教訓，拿著來做我的量尺，使我的行為、言語，

都隨他的控制，然後兩個相應，不相反。相反就不對了。一相反，你是攬你的我執，你就沒法子進入空性了。所以空性是無我，這個更難。隨時都要拿這個東西做量尺，來檢討我這個話是我自己的執著呢？是不是應該採納他的道理呢？隨時都要審問自己啊！這是講無我。

這些上面是修大手印。我們修到空性了，就修密宗。密宗裡頭講解脫道，就修大手印。大手印這個道理，是重在明體。而大手印的明體空性，也要透過日常生活才能達到一味瑜伽，否則沒得一味瑜伽。你光是懂這個明體，你看，現在我有明體嗎？我現在同你講話，我的明體在不在啊？如果不在，我這個明體的專一都沒有了。明體的專一沒有了，還能夠起用嗎？所以隨時都要反省，要用明體來反省。

講到事業手印，這更加不易。我昨天寫信給沈家楨居士，我就有一首詩：「石、潘、驢、小、閒，五字色魔關，四喜非常態，居空豈等閒」。石就是指石崇，他很有錢。潘是指潘安，他很漂亮。驢呢，牠那個生殖器很大。小呢，是指小心侍候，很能夠謙虛，很能夠殷勤。閒呢，就是悠閒，

要有時間。你說：「我沒得空，你快一點啊！」這樣是不行的。你要等她慢慢打粉、慢慢塗口紅、慢慢畫眉毛、慢慢穿衣、慢慢這樣，慢慢那樣，要有一套啊！這一套都不容易做到啊！所以「石、潘、驢、小、閒，五字色魔關」。具足這五個字，大概是個魔，是世間法的愛啊。出世間法就要有四喜，攪法不同。進、出都是快樂。但是這個初喜與勝喜不同，勝喜與差別喜不同，差別喜與俱生喜又不同。

初喜就是像凡夫一樣地，普通人就只有初喜。勝喜就與空相應了，他就覺得他的人寬坦；他不是他一個身子在那裡攪那事情。他覺得：「哦，非常之寬坦」。那個就是勝喜啊！差別喜就是在勝喜之後，發生妙觀察智。所以那個時候，各種理會都發生起來了。一個人，只要有這個東西就開智慧。著名的《東萊博議》的作者，就是在結婚蜜月的時候，寫成這本書。他就是在那個時期得到差別喜，然後可以寫出那種文章出來。俱生喜就更不是凡夫所能證得的，俱生喜是什麼東西呢？它是過去生中，由無始以來就有的。那又如何證明是過去生中的呢？我記得我母親因為忙，所以有時

候把我交給我的舅母。我只有個把月大，我就在她身上就像攪一樣地，在那裡做。我舅母說，這小孩子，他還剛出來，還沒個把月大，他就曉得攪這一套，什麼道理啊？這一種是俱生來的。所以俱生喜就更不容易證啊！俱生喜證得的時候，就可以得最高的真的。那個時候是天真，天真流露啊！為什麼小孩子睡了之後，他的雞巴硬起來了呢？那個是俱生喜。也沒得人惹他，他又沒有自瀆，又沒得人引誘他，那個是俱生喜啊！所以，復還於孩童，就是要復到那個程度。小孩的只是睡鄉中顯出來；那個何止是睡鄉中來了，那個就真正是童子的喜。童子喜就是俱生喜。現在四喜能夠照這樣解釋的人，根本連書上也沒有，人家說的也沒有。都是自己的經驗、自己悟，這個不是普通的常態啊！「居空豈等閒」。初喜就配初空，勝喜就配廣空，差別喜就配大空，俱生喜就配全體空。要到了全體空，然後再證到法身佛，好不容易啊！然而並不是沒這事，你要去修嘛！

你如果就像普通一般地，你假如這個完全沒得，你就不是那個東西，你就是凡夫。你要有那個東西，你修了，對方也得好處，自己也有好處，

護法也得好處。譬如我們燒財神火供要一百五十元，而且要很多時間，要跑很遠的路。那還不如五分鐘、十分鐘，以事業手印供養毗沙門天王，那所得的結果還比火供好些。所以你要會歸，要曉得樣樣都會歸。處處都看到是夫婦；處處都看到是陰陽相合；處處都知道是正反相成。這處處都可以發現啊！比方合個掌，就知道一左、一右就是男女；雙跏就是男女。所以雙運的姿勢叫做六十四個雙跏，那並不是跏腳而已。就是男女怎麼樣相交，都要會歸。所以我們火供，有一個梨子，就有一個香蕉；一個圓的，一個長的。好比一個海參，就配一個鮑魚，或者蠔士也可以。那個大的蠔士連毛都有啊，完全是一樣地。這些天生的東西，你假如會歸起來，就是這一個事而已。所以要講這事，就是以這件事為主。一切都會歸這個裡頭，要這樣子才行！

他們普通人講普通意見，比如唱戲裡，男女一吵嘴的時候，我記得戲裡女的說：「陰陽，陰陽」。男的就說：「男女，男女」。總是自己這邊在上頭，對方在下頭。他說：「只有說男女，男女；沒說女男的」。她就

說：「只有說陰陽，陰陽；沒有說陽陰，陽陰啊」。這是吵嘴的方法，都是相反的。那麼我們事業手印的瑜伽呢？是樣樣要相成；相反才相成。相反而相成的事情，隨時都可以發生了。一個鎖就有一個鎖匙；一個環子，就有一個勾子。到處都是陰陽，到處都是這些東西。要看到時都看得出才行。好比火供的瓢子，底下一個，上頭一個。底下燒油，上面沖酒，這兩個都是表愛，所以一個仰，就有一個俯。這些都是要會歸在這個上面去。東西的顏色要會歸，形象要會歸，意義要會歸，然後火供的感應就來了。這是雙運會歸。僅僅是雙運會歸，就可講幾年，那裡頭很多的東西都是悟出來的。都是這個樣子，淨是的啊。所以我們那個雙運火供的偈子，已經作到那個樣子了。就是我們的錶，它之所以走，就是一個齒與一個白就勾在裡頭啊，這是一男一女啊，然後輪子才可以走動。所以雙運有雙運的會歸，大手印有大手印的會歸，大圓滿有大圓滿的會歸。

這個大圓滿的會歸是更高啊。它要什麼東西？它根本就不修；大圓滿不要四瑜伽，它就是有這個大圓滿見了；觀察一切東西都是大圓滿就了事

了，就不要了。所以我作給孫一的這首詩啊，這個一就是一個大圓滿，就是精明一個。所以頭一句就說：「十世時間相續一」。十世是過去三世、現在三世、未來三世，加上這九世的全體成為十世，都是指時間。十世的時間就相續一也。因為相續，它就一了。過去與現在，現在與未來，都是相續。過去沒有死，未來也不是新生。中間呢？中間這個東西是不住。你說有現在，馬上它就成了過去。所以生命在剎那之間，呼吸之間就是生命。這就是時間相續。所以天台智者大師說：「法華一會未散」。法華一會為什麼未散啊？因為它事實上是一個整個地。這個宇宙整個的法界啊！從縱的來說，過去、現在、未來，這三個是混在一個圓的，無始無終。因為無始無終，所以這個心不宜割裂一部份。假如割裂一部份、割裂一時，就不對了。不割裂的時候，就隨時都是這整個的球；那麼，過去你也看到了，未來你也看到了一一過去的法華還沒有散，未來的龍華也沒有新來，就先知道了嘛！釋迦牟尼就說過了，還不都在這裡啊，都是這個東西嘛。上面也沒頂，下面也沒有底，一切都在這裡。中間並沒得我。如果有個我，我

就切一段，這個「我」是民國某年某月某日生，民國某年某月某日過世，那就是割裂的。你沒有這個「我」的話，這個割裂就沒有了。沒有「我」，你就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很妙的奧理，說起來很平常啊！你就要懂得這個道理，先把握時間。

要把握空間呢？空間也是一體啊！第二句「空間一體圓成實」。圓成實性是一體的。法身是一體的，所以空間上是一體的話呢，也就圓成實了。如果是二體、三體、四體呢！就某個生某個。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與六入，這就是十二個緣起了。那就成了十二個了。是一體的話，一個整體的球都在這裡啊！不等明天，當下就是一個整體的球，都在這裡的。所以他叫「圓成實」。這個就是法身啊！這兩個就把握了法身，你真正隨時有這個法身，你就成就了。不要修別的啊！所以接下去「如君確是佛兒孫，把握時空毋放逸」。都是佛的子孫嘛，他是叫孫一嘛。「如君確是佛兒孫，把握時空毋放逸」。我是勉勵他，不要放逸。你假如不記得，你就割裂了。為什麼東西割裂啊？譬如他現在真是割裂。他是怎麼樣呢？他就是到夏威夷

夷去了。他那個心就到夏威夷去了，他把這一節就割去了；割去，他就沒有圓成實了。那麼卡露仁波切，就會面也好，不會面也好。會，也在這個法界；不會，也還是在這個法界。所以會，也不會增加；不會，也不會減少。你如果時時記得這個圓，你就不放逸了；你割裂，它就放逸了。時間割裂，你只記得現在；空間割裂，你就只記得夏威夷，這就不對了。明天再講了。

第十二講

現在我們把重要的一部分講好。原先打算講大圓滿如何可以攝持前面的這些東西，那麼一講就是一晚。所以今天我們先把重要的地方講好啊。

第一，現在你們都是中國人，但是這個表是適用於懂英文的人，而對一般中國人沒有兼顧。因此，假如為中國人再編這個表的話，就要一方面注意這個表的各種原則、各種方法；另一方面又要增加中國人的文化的宗教意義。就是顧及學者學中文的佛法應該是怎麼樣的。第一禪宗頭一行是個無乘，是沒什麼乘不乘。那麼就是：「禪無軌跡；禪者行鳥道」。禪宗古德嘗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這個只把禪宗無乘的觀念寫出來而已。但是禪宗的本身假如是介紹給中國人，就不能這樣簡單了事。這裡要特別列一個禪宗的系統的四層功夫。這樣一來，哪一點功夫要達到什麼東西，就補充起來了。如何才是入？如何才是出？如何才是用？如何才是了？在哪個地方接頭？這裡本來說無乘，不執這個乘。本來中國講的是一乘，就是佛乘。禪宗就是無乘，它不用什麼乘不乘。但是這個底下關於它的實際修

法就應該避免籠統。

在「氣息」這一欄下面，就應該要加禪宗的四層功夫。如何是禪宗的四層功夫？這裡頭從小乘一直到大乘，一直到第三灌，都是禪宗的基礎。在這個阿底瑜伽下面就相當於禪宗本身。這個地方就有禪宗的四層。禪宗四層是入、出、用、了。配合大手印的四瑜伽就是：入就配專一，出就配離戲，用就配一味，了就配無修。這就是關於禪宗的補充。但是我們中國的佛法，除了這個平常所分的之外，有幾種特點的東西啊。譬如華嚴宗玄門的觀法，究竟又加到哪裡呢？不能說是沒有。所以就要曉得列出十宗，要把十宗與這些配合好。譬如天台宗的「六妙法門」、「摩訶止觀」，應該放到哪裡呢？天台的「摩訶止觀」，「六妙法門」就要放在大乘底下。因為無論你修「六妙法門」也好，修「摩訶止觀」也好，它都是與大乘相應的。所以顯教各宗，就把天台宗、三論宗這些配合在大乘底下。但是華嚴的十玄，就不能配在這個裡頭。因為華嚴宗有大乘以外的秘密莊嚴身，而秘密莊嚴身就已經達到瑜伽部了。

十宗裡的律宗的別解脫戒就要配到小乘裡頭；律宗的菩提心戒、菩薩戒要配到大乘裡頭，饒益有情戒也要配到大乘底下。密宗十四根本戒、八蒙母戒（即粗戒），在《事業手印教授抉微》裡已列出。英文小冊《密乘戒律》的內容是包括了兩部經書，一部就是《蘇婆呼童子請問經》，另一部是《蘇悉地經》。以上這密戒要配合在密宗裡頭。所以十宗應該有一欄，這裡頭有配合小乘的、有配合大乘的、也有配合密乘的。顯教的性宗，就是講中觀，這就要配到空性裡頭。不是講了很多空性嗎？空性裡頭就是這個十八空，這個所謂的中觀正見。相宗就是配合在大乘的阿賴耶緣起底下，性宗就配合在真如緣起底下。不是有四種緣起嗎？律宗就配頭一個業感緣起，相宗就配第二個緣起，性宗就配第三個緣起。性宗與三論宗是一起的。華嚴就要配到瑜伽部底下。它至少在這瑜伽部底下觀想，是緣起觀。他有所謂「華嚴十玄」，應該配在瑜伽部，至少在瑜伽部它是個理論，就是它還沒有到密宗那個地步，配到瑜伽部底下，因為瑜伽部底下都是七大緣起，所以與密宗相合了。所以光是十宗，就要曉得如何分配。十宗還有成實宗與

俱舍宗是屬小乘的。華嚴是顯教中之密宗，所以它要配在瑜伽部的密宗裡頭。所以十宗，不能說光是密宗就是屬密宗，這個華嚴就是密宗的預備。還有淨土宗，也是屬大乘的。《十六觀經》應該配在瑜伽部的，但是《觀經》不算

一宗。還有禪宗，禪宗我們已經安了。所以這些都不與他們平常講的十宗相同。平常分十宗，包括小、大、密三乘。但是這中間有些是顯教之密；有些它雖不是密宗，然而要歸到密宗裡頭去。像這些十宗，另外要列一行，哪個是小乘、哪個是大乘、哪個是密乘，哪個是怎麼樣，都要列出來。

至於加參考書目呢？《俱舍論》、《成實論》這是小乘要緊的。大乘裡的法相宗，主要的是《解深密經》、《瑜伽師地論》。天台的《摩訶止觀》。還有我特別提倡《如來藏經》。這都是真如緣起，是屬於性宗方面的東西。如果解釋《如來藏經》，就要讀彌勒菩薩的《寶性論》、《成唯識論》、《二十唯識論》、《唯識三十頌》、《辨中邊論》、《攝大乘論》、《顯揚聖教論》，這都是法相宗的。這都要緊啊！《大乘百法明門論》是

說煩惱門的。三論宗就包括《中觀論》、《百論》、《十二門論》，以這三個論為主，其餘的就是《發菩提心論》。然後《十八空論》、《大乘莊嚴論》、《大乘起信論》、《成唯識寶生論》、《入中論》。還有小乘裡頭有《法句經》。密宗的《金剛頂經》、《蘇婆呼童子請問經》、《蘇悉地經》，密宗還有很多別的。《大樂金剛理趣經》、《華嚴經·法界品》裡頭的五十三參、《金光明經》也是密宗的。《大乘本生心地觀經》也是瑜伽部的。《楞嚴經》其實也有密宗關係，也歸在密宗。這些本尊的經就不必寫出來了。是關於講道理的、講理論的才要列出。《解深密經》寫在大乘法相裡頭，因為他們拿做本經。其實不光是法相的，不光是他們唯識宗的，而是與普通都有關係。還有《大涅槃經》也是要緊。《阿彌陀經》這些都是應該要讀的。《般若波羅蜜多經》，也是很重要的。其餘的就是次要的東西。這些是關於經裡頭的道理了。關於禪宗裡頭的呢？還是有些書，《五燈會元》是關於大概。還有《五家宗旨》、《六祖壇經》也有相當力量。

這些介紹完之後，就是介紹我個人的書。我的著作之中，《禪海塔燈》，是關於禪宗的。密宗的有兩部，《大手印教授抉微》以及《事業手印教授抉微》。華嚴宗的就有《曲肱齋華嚴五論集》。還有《觀空之捷徑》，這是屬於大乘的。屬於密宗的，還有《密宗灌頂論》、《中黃督脊辨》、《曲肱齋文二集》。這些都攪明白了，就可以另外編一個表。中文的表是利益中國人看的。將來由你們兩個合起來把這個東西編好。我們另外印嘛。這一本出來就太重要了，可以叫《佛海塔燈》，就變成你的博士論文了。

另外還要列一個「他力特殊消業往生之系統」，這裡頭往生最低之條件，就是要具足出離心。這就列在小乘裡頭。在大乘裡頭就說，應該發願，本身要如同彌陀再來一樣。然後把九品各歸哪裡也列出來。依我列的次第，《觀經》裡初觀到七觀是佛的依報，八觀到十三觀是佛的正報，十四到十五觀是上、中品，十六觀就是下品。這一欄列在底下，就成了一個特殊系統，而不歸這個系統。雖然不歸這個系統，但是其中最低限度的條件就是小乘的；他的發大心、救眾生，就是大乘的。其餘這個修頗瓦，就是密乘

的。那個裡頭就照《十六觀經》修，就是上根是修前十三觀，是修成佛的。就分上、中、下三根，中根是修十四、十五觀，下根是修十六觀的。這個「他力特殊消業往生之系統」裡頭，要記得，小乘裡頭就是出離，大乘裡頭就是發菩提心、要利益眾生、要在這個世界修長壽彌陀法、要替彌陀佛做事情。《觀經》裡頭就說明這個上、中、下三根。密宗裡頭就說修頗瓦。修頗瓦就要修氣功。氣功成就開中脈，然後再即生成阿彌陀佛。二灌開了中脈以後，就可以修頗瓦往生。修頗瓦這一套若要與禪宗配合（因為要禪、密合一），要觀起本性彌陀，光是在禪宗的出、入二層還是不行，硬是要到了用層才行。此外，還要把我建議你編的「往生資糧會計法規」列入。這不是講笑話的。你要把我所講的往生求淨土的這些條件和會計的術語套進去，說明哪些可以加分數，哪些可以減分數。這個往生資糧的會計怎麼算法，確確實實有意義的。我不是跟你講笑話呀。此外還可以列一欄「成佛八次第及八喻」，把我規定的八個次第寫出來。這裡頭，無常、出離，是小乘的；開智慧花以上就是密乘的；其餘中間四個是大乘的。我對這個表

的說明就到這裡打住了。希望你們能好好依表起修，早日成證！

二、陳氏對此表之深入講解（前十二講所無者）

以前講此表，只由左講到右，這是只講緯而沒有講經。由表的上面講到下面，謂之經。而經緯相會點的關係也沒有講過。這是甚麼意思呢？要一路講下去，才易明白。

這一次你很費心把這個表譯成中文，從左到右的次第是英文表上原有的。從上到下則依我的指導加了幾項：一個是由《淨土五經會通資料》中取來的「學佛八次第及其譬喻」，一個是「中國的十宗及其要點」，一個是「三種關房」，一個是「密乘三級教授」。在參考書目裡，十宗個別的要籍，自然列在該宗項下，其餘一般的要籍，則標明其在表中由左至右的次第關係。各宗在表中由左至右的地位也標明了。由於十宗是中國才有，所以英文原表中未加入。

至於上下左右相交之點，有甚麼關係？譬如美國城市內棋盤街道，有直有橫，要說明其交點，必把直、橫二街名都說出；而要說清一般地址，也必借重此種交點，以免人家在一條路上東奔西跑，愈找愈遠。在法上而

言，這種交點的關係更為重要。

現在沈乃宣居士很喜歡印我的書，一本印好就問第二本，甚至第二本尚未印好，就問第三本。所以承他以印書的因緣如此鼓勵。而這個表你費了很多心譯出來。初次我講這個表曾有十卷的錄音筆錄，然而都是一般的解析而已；這次我應該把更深一層不容易看出來的，再講一下——當然也要麻煩你寫下來。譯表中有甚麼新增的部分及其增加的理由，也應該說一段緣起。以後此表打字製成藍圖，大小要能摺起來恰是書的兩頁。這樣合訂起來就是一本好書，就能了解整個的表了。也可以滿足沈居士乃宣印書的願望了。

中國人所謂一覽表，結果他們拿到表只是一覽而已。只一覽而過，很容易隨隨便便疏忽了解。最多是依表之上下左右，決定要找甚麼書來看而已。其實這整個表是不止一覽而已——表外還有表，表內也有表。所以對這個表作深一層理解，就是現在我要講的。以上是開場白。

所謂表外有表的東西，是表上沒有寫明的，而我現在把它指出來。

1. 禪密問題。禪宗太著空；密宗太著相——所以這裡有「有相」與「無相」的矛盾。我不講，你們由表裡是看不出此問題的。然而一講之後，你們就知道了。記得沈家楨先生在我為你們初次講此表之前，曾來信請我去大覺寺講解此表。他以為這個表是很容易講的。我回信說，這個表看來很簡單，但是光是頭一條「無乘」，我就可以講七、八年，都還講不透澈的。不要以為一個鐘頭就可以講整個表了。如果講《淨土五經會通》五天，還馬馬虎虎講出一點東西出來。這個表頭一欄就可以講好幾年，一個鐘頭哪夠呢？我寫的《禪海塔燈》裡面包括許多公案、矛盾、不容易了解的事情。然而在此表上只佔了一行，只說是「無乘」，呵佛罵祖、教外別傳，根本沒有甚麼表不表的。要知道「無」是比甚麼還多。不管你用「三大阿僧祇」、「不可數不可數、不可說不可說、不可思議、不可記不可記」等等佛教所用記數的名字，都還是有限的。「無」是禪宗所謂的圓相，根本沒有邊際。不管你說的有多大，比華藏世界還大，還是沒有「無」大。而一切「有」都是由此「無」出來的。所以數理哲學也說，最小的是零，最大

的也是零。他們的微分、積分是他們的理由。而禪、密二宗「有」「無」的矛盾，我這個表就解出來了。頭一個是「無乘」，然而下面所有一切都包含在其內。所以由上看下來，這個「無」卻是最大的。趙州要人只參一個「無」字，一生受用不盡。可見這個「無」是包括一切「有」。沒有一個「有」不包括在此「無」內；沒有一個「有」不由此「無」出生，也等於梵文四十二字母都由「阿」字出生一樣。「阿」字義為本不生，而包括一切「有」，九有都在內了。又如法界大定，法界顯出之後，它甚麼都有了。未放出來之前，先就有了；收時，則甚麼都可收。故知頭一格之「無乘」，其下所有的都是屬於它的。這是從上看下說的。

如果由左至右看此表，禪宗又包括甚麼呢？禪宗要人「這邊悟了，那邊修」，了解了「無乘」這一邊後，還是要到有那一邊去修，也就是此表「無乘」之下所有的都要修，而修的次第就要依此表所列由左至右的次第。修行還是要由小乘的出離、無常修起。由此可見此表之經緯各有其深意。有道德的禪師常教人要「悟後才修」，這是因為他能看出人家是完全

不了解禪，也談不到了解下面所包含的這些次第。這樣的人不但不悟，並且也不知悟後要修到哪裡去。所以無次第裡還是有次第，而有次第裡還是無次第。有的人專會講公案，千七百則公案講得很流利，但還是不免「口頭禪」之譏評，因為這種人不知自己腳跟踏在何地步。這個立腳點所在的問題，就要依本表由左至右所定的次第來解決。所謂沒有腳踏實地，就是指沒有依次第去修。此表由左至右所定的次第，是修行上一步都不能錯亂的、是因果不爽的。依此進修，則不落口頭禪、野狐禪。依此表，行者可以自己檢討自己腳跟落處，究竟是依何法而修的。自己一天的生活行為到底是合於何法，便是在該法的地步，口講的不算數。我常常說：「得力平生解自憐」。現在好多大德都不曾自憐，因為他連自己的足跟站在哪田地，屬於表的哪一格都不知道，所以被識者罵為「失格」！

2. 再來講「空、有」。不要說我們現在的學佛者，就是印度古德也是有的著「空」，有的著「有」。小乘裡，成實宗著「有」，俱舍宗著「空」。大眾部與上座部就是一有一空。上座部不准污染，很嚴格講求戒律，所以

著「空」。大眾部則希望能推廣，而不計污染，就著「有」了。然而由大眾部進而開出大乘。文佛講經也是有時說「有」，有時說「空」，故說「空」、「有」二諦要雙融。空中要看出有，有中要看出空。此表內講空的，譬如四種空性。但是講空、有，先要知道禪宗內沒有甚麼空不空、有不有的問題，認為空、有這些都屬戲論。但是一開始講戲論，還是要先講空，上面由無乘以下到十五乘，都是講有乘的；接著講四種空性，是講無乘的。由經來講，是先要了解空性的道理，所以在明白乘的分別後，就先列四種空性。但空性非一蹴可得者，所以先要由本身空起，即修人無我空。然後修法無我空。但是初修的人、法二無我空，只是心理上的、觀想上的空，而非事實上、物理上的空。要到物理上、身體上的空，才是修空性的究竟結果。而且此中又有單人身體空與雙人合起來一起空的層次分別。前面的空沒有證到，後面的空是不會實現的。

我常說，唐、宋以來的大德口口聲聲破壞小乘是錯誤的。小乘並非反對大乘，而是大乘的基礎。小乘國家說大乘非佛說，這是他們的門戶之見，

而非佛真是如此說的。佛法大乘、密乘由龍樹菩薩及蓮花生大士分別演說傳布，此乃佛法演變之次第，詳列在此表之緯中。故欲實修者，必先了解此表由左至右之次第及其道理。如此則漸漸可以空有雙融。所謂「入行論」與「入中論」，前者是說，由空要進入行，即進入有；而後者是說，由有要進入空。空與有不可分開，分則偏矣！著空即成「乾慧」，著有則易墮「悲魔」。悲而成魔，因其不空；慧而偏枯，因其無悲。正如水火，偏則濕燥，合則既濟。由此表之緯（左右）可知修空之先後次第。由此表之經（上下）可見這邊空了，那邊的所有運悲的淺深，如下列各層：修菩提心，氣息、檢討果位等。

3. 見、行。講空性不能離開緣起，故下面接著講的便是表上接著列的「四種緣起」（宇宙觀）及「五種正見」（人生觀）。這兒就有「解、行」的問題。正見就是無我。由人無我推而至不究竟的唯識見。此見所依的是賴耶緣起。進而發展至究竟的中觀正見，此見所依的則是真如緣起。正見屬「解」，解而不行是沒有用的。要依正見起行，則需先明白緣起的道理。

「解」是由空性來了解緣起，「行」則是由緣起中行出空性。賴耶緣起只能說明業感；真如緣起說明人人皆有佛性，因此增加了一個創造佛教徒新生命的動機。再進一步則是法界七大緣起，即五大加上見大及識大。真如緣起還是限於心理的，只屬「解」，而沒有包括生活中的五大，所以不屬「行」。要心理與物理並重的七大緣起，才是配合「行」的法界緣起。但是仔細考察起來，七大緣起中的見大，依密宗說來，還包括紅、白菩提的道理，也就是還有悲、智雙運的道理。顯教的七大緣起並不涉及這些秘密雙運的道理。但此表中「七大緣起」之下包括了密宗的紅、白菩提的道理，只是沒有在此格特別註明而已。所以未加註明，是因普通顯教講四種緣起未曾及此，若加註明，恐引人誤會。但是只要看下面「精要修法」，自然明白七大緣起包括雙運的道理，因此這個表的經就補足了緯的不足。所以就行解相應而言，就要明瞭四種緣起；而在修上，則由小乘、大乘進而修密宗下三部、無上部。我曾著論勸東密行者進修無上瑜伽部法，其所據之原理即可由此表中看出。因為無上部的法很多是東密所無的。由於此表中

包含許多道理故稱為精要原理的實修表。

4.第四是要談智、悲的問題。就是「五種菩提心」這一欄。由經看來，是要了解了各種緣起，才能進修菩提心；若不明緣起，則不知如何發菩提心。故此項緊接緣起而列。有些人對小乘有錯誤的批評，他們如看了此表，就不會犯這種錯誤。因為小乘並非完全沒有菩提心。唐、宋以來，很多學者批評小乘缺乏菩提心，修慧不修福，以為小乘羅漢只修空慧，而不渡眾生。因為小乘重戒律，犯者要自受其果。如文佛講小乘時也說，犯戒如頭斷不能復生，如樹根斷不能接起，如針斷不能接起，如石裂不能復合。藉守戒能自證解脫。偏重自己的解脫，則不能擴大福報、不設法渡眾。這是難怪人家批評的地方。然而此表所列全是佛菩薩的教訓，全是佛法發展的次第。起初因弟子根器不得不如此說。譬如父母教導幼女，自然是嚴格禁止與男子親近，如此則女兒自然不會偷人。但是發現女兒已與人私通，還不許她結婚，則反要逼她自殺了。所以女兒年紀大了，就要改成說：「你如果犯了罪，還是可以懺悔的。但是懺只能懺一次，不能常常懺了又犯」。

所以大乘說戒不同，有開遮的方便。這和家庭教育有一定的發展是一樣的。所以此表由左到右是佛因時設教的發展，也是因機設教的演變。所以菩提心的發展，小乘也還是有的。他們是有願菩提心，行菩提心也不用說是有的，因為他們注重善行。勝義菩提心是講無我，羅漢證自身無我，他們還是有這種菩提心。雖然只是分證性空，也是難能可貴的。人無我與法無我範圍雖有廣狹，性質則同為空性。因此由左至右便是修菩提心的次第。

批評小乘不發菩提心的人，只是表現了他們自己不懂《阿含經》、不懂小乘發展的情形、不懂佛說法次第的先後。有了此表，就可明白此等次第，而不犯此種過失。悲與智的關係最為密切。智一大，則所見增廣加深；因為所見深廣，故所行必能擴大。小乘悲不大，就是因為智不大。因為小乘雖懂人無我，但是對於法無我中的惡性本空，則不能了解。宗喀巴祖師即犯此毛病。他說，小乘的空性與大乘的空性是一樣的，唯一的不同是沒有修大福。卻不知他們所以不修大福，就是因為他們看到修大福要做的事，很多是他們做不得的。譬如殺一強盜以救五百商人，他們就不願意做。與

一個女人交媾，使她能成佛渡眾生，這樣的願他們也發不起。他們的智慧不夠，只知道自己應該做好事以成阿羅漢；不做好事，則會墮落。做大乘的好事裡面也會夾有罪業，這對他自已很不利、很危險，他就發不起大心要為眾犧牲自己。我批評宗喀巴祖師此論的那篇文章用了好多字，列了好多理由，不是也很費力嗎？然而懂得看此表，則可一目瞭然其中的道理了。又加密宗行者如修雙運，則要發滾打菩提心。如果不修雙運，而能發願菩提心、行菩提心、勝義菩提心，也可以實踐佛菩薩的教訓。這也是由此表可以馬上看出來的。並且依此表進修，則次第不亂，見解正確，自然可以一步步的走上成佛之路。這也由此表得知智悲齊彰、因果不爽的大道理。表面上看來，不論是學問高低、程度好壞、修持深淺，做師傅的、做徒弟的，人人都可看此表。然而嚴格說起來，連宗喀巴祖師都要看此表，才能免於上述的錯誤，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上面說的是由智看悲，現在由悲看智也是一樣。悲在小乘只顧自己守戒就小，到大乘則較廣，到密乘則完全。譬如大悲若不及女人，則只有一

半了。到了密乘發滾打菩提心，無分男女，故能完全。悲大，則小我愈來愈小，終於消逝，便是無我空性的智了。小乘自證阿羅漢就滿足，不發心渡女人、渡眾生。如發悲心要使女人成佛，則自然要進修密宗。悲與智、智與悲都要互相會通。我以前第一次講此表時，就說過這個故事：有一古人專修大悲而沒有見到空性。他就刻一文殊菩薩的版子，往空中拋並祝願，如果一直修悲將來不能見到空性，則版落下；如能見空性，則此版不落。結果文殊菩薩自己現身接起此版，而不是觀音現身。雖然他平時修的是觀音，照說應是觀音現。由此可見——文殊的智與觀音的悲是一體的；兩者是相應的；悲、智本自融通。然而在印度、在西藏的行人都覺得兩者似乎是相反的，要分別去修，而實際上是兩者都可互相融合的。

5. 第五要講有次第與無次第。譬如大手印講要修四瑜伽，大圓滿則講無次第。有人說，有次第則有執著，一步一步執著起來，則不能成就。有人說，無次第則可成佛；所以大圓滿裡面拋卻一切次第，說即見、即修、即行、即果。其實應該是，有次第中要無次第，無次第中要有次第。無次第

就是要了解次第是無定法的。佛無定法可說。有次第是說個人境界不同，因此要按步就班來。故二者要會通才行。所以，此表由上至下似乎是無次第的，而由左至右則是有次第的；這兩者就在此表中融合了。除了了解兩者的互融，還要看清自己是站在哪個地步、從哪裡開始修起、修到哪裡去。由哪裡接到哪裡去，是這個表的緯，是有次第的。但是不管在哪一步，都要了解空性，都要了解無有定法可說，不要執著，都要融合、調整。這就是無次第的、由上看下的。

還有，有的說圓，像華嚴宗；有的說別，就是別別要了解清楚。所以，法華宗判教就分藏、通、別、圓；華嚴則分小、始、漸、頓、圓五類。此二種分類都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其實講圓教的人如不能把其餘各類都看成是圓教所能攝持的，則不是真圓。法華說圓教，並非說他自己的才圓，而是說，佛所說的皆圓。所以佛在《法華經》中說明惟有一佛乘，而不說三乘。一乘就是一個整個的體系，三乘則分成三個體系。而此三個還是在一乘之內；所以「一即三，三即一」。因此，圓別會通也是有次第與無次

第的會通。但是華嚴古德不能會通圓別，例如《搜玄記》、《探玄記》兩書的前面都是可以批評為不合圓教之理的，只別而不圓。前面講的都是非玄，後面講的才可找出玄來。只要由後面的玄來批評前面的別而不玄，則此二著作皆破矣。這是有待你們來做的工作。我只看一眼，就看出這些病了。他們談小乘，只能談小乘本身的道理，而不能以圓教的觀點來說明。這樣那有探到玄呢？探玄者應能從小乘裡看出圓頓的道理，才是探到了玄。我只要指出這個原則：探玄、搜玄應是把後面圓教的玄，在前面講別的地方能探到、搜出。你們有興趣的人，可依之去做一篇文章，就把這些書的錯誤揭露出來了。因為這是華嚴的《探玄記》，而非別種的，所以應該能攝別入圓。我在《曲肱齋華嚴五論集》裡有一篇談到如何以圓教攝入前四教，說的便是這些道理。所以往往很多書裡的矛盾，由此表中可以一目了然，但是這個表自己不會告訴你們這麼多，而是要我講出來，你們才知道。

各種「菩提心」下面有「精要修法」、有「氣息」；只要上、下一起

拉攏來看，就可會通如何修心氣無二，行解就相應了。同時由左至右看來，便知深淺的次第。外、內、密、密密四層的都有。修法也是有四層。譬如修氣，外是粗細、來往、顏色；內是止觀雙運，修到大樂心氣無二、無生心氣無二，四層都有了。然而表上並未註明哪個是屬哪層。所以此表上還可添一欄「三種關房」。白關（包括尸林、高山、岩洞、家居及船居）、紅關及黑關。紅關是修妥噶，黑關是七日成佛法，外、內關就是白關的各種關房。密關就是紅關，密密關就是黑關，所以這裡面也有四層。這一欄的位置放在「氣息」與證果的「佛身」二欄之間。從小乘到修妥噶是白關。修妥噶到七日成佛前是紅關，七日成佛法則黑關。

關於此表的重要性，有下面幾點補充說明。

甲、不管是哪一種文、哪一種版本的《大藏經》中，皆無此表。並且此表中所列的項目，有許多是《藏經》中所無的秘密，我都完全把它有系統的公開出來了。

乙、一般的佛學概論往往侷限於小、大乘，並且對於實修的方法不重

視，對於理論與實修的配合也未指明。兩相比較，可以說是沒有比此表更完整的佛學概論。並且此表是一路修上去直到成佛的梯階都詳示了，其功用又豈止於作為佛學概論而已。

丙、除英文原表所介紹的佛書外，此次中譯為中文讀者添了許多參考書目。如果這些書都通達了。三藏十二部不必再看了。

丁、三十幾種《大藏經》都編得不理想。如果讀這些《大藏》要花一、二十年的工夫，還比不上以一、二個小時讀這個表，而能得到系統的了解。這樣講過後，相信此表的重要性已經明顯了。

此外，我不久前作的〈何時習定〉及講的〈閉關細談〉這兩篇，也要附錄在此書內。

附錄一：佛教徒當於何時開始習定

法之與數最密切，故稱法數。三界、九有、五毒、八識、十二因緣、四諦、六度、百法、三十七道品、三解脫等皆是。其數大別有二：一、或表「法門德相種類」，如涅槃四德：常、樂、我、淨，其道德價值，並無軒輊，其數輒略，故經中少有載曰：一常、二樂、……等；如空、無相、無願，有伊字三點之喻，或縱或橫，橫為烈火；縱為點水，並無一定次第，無非法身、般若、解脫三德也。二、或表「法門修證程序」，如十二因緣，或逆行或順行，皆必依其原定次第，不可紊亂。今所研究何時開始習定，必先將此等既定之次第，從經論中，如法如理，如祖師傳統，一一標明，然後可以確定。其未開始以前，所當預習者，及既開始以後，所當趨入者，蟬聯簪組無可移易。如此則可推知本師文佛對此問題之答案之所在矣。

次當略知佛教徒在未習定以前的初修業者，應該知道入佛門的幾個必要常識的次第：

第一、當知著手入門最初三次第是聞、思、修三慧次第。

這就是說，入佛門後，第一步先要聞佛說法，佛不在世時，就要讀佛經典。經典未結集以前，要讀《法句經》。《法句經》裏面的句子，都是文佛親手寫給弟子照修的。《法句經》隨弟子本人可接受的條件由佛規定，習定遲早先後，方法如何，各有不同，無法提出《法句經》中某一偈頌，作為全體佛教徒習定的標準。好在《法句經》現在已完全編出。然聞，思慧豈止一《法句經》而已，當然可以從小、大乘各經廣為聞思。然三藏十二部如此浩大，務必要初修人先遍讀《大藏經》也屬不通之論，必墮支那內學院歐陽竟無之流弊。因此本人在此提出《解深密經》，其詳見後。

第二、當知三時代教法次第。

三時代教法次第說：第一、佛法時代，佛住世雖只八十年，然其親傳弟子如脅尊者住世四百餘歲，且主持最終一次《大藏》之結集，故佛法時代為五百年。吾人早已錯過大好因緣。第二、像法時代為一千年，亦已錯過。目下為佛曆三千零一十三年（依阮印長遇文殊化身指點歲差以後計算而得），已屬末法時代。此三時代教法，在第一佛法時代，教法、行法、

證法三種完全；第二像法時代有教法、行法，而無證法；第三末法時代有教法而無行法、證法。習定屬於行法，是以今日之習定但存虛名，不足充數。既不如教法之規矩，更無有證法之成就。雖屬時代使然，卻不可一律抹煞。如有志士行人，如法倡導，不墮流弊，且能復興舊章，亦未嘗不可特出奇材。蓋佛法雖去，法典猶存，不可以通，而埋沒其別也。

第三、當知《法句經》並無完整系統之經文體例，但已依拙訂八次第重編矣。

《法句經》雖稱為經，並非結集《大藏》以前，佛曾說此經，由阿難記錄，後人結集，如其他各經之體裁，乃是佛親自手寫偈頌，分別交與各弟子，各自修習，故並無完整系統之經文體例，如正宗分、流通分等。在結集時之《法句經》，乃尊者法救所撰，吳天竺沙門維祇難等所譯，其體裁大異，彼自行分品。每品就所結集之偈頌中，含藏某類法數較多而名之。如第一品（無常），共二十一偈，幾乎每偈中皆有無常之意。第三十一品（象喻），共十八章，包含六象字。後四偈，又由象字變為三馬字。習定雜在各

品中，並無專章。吾人常聞四句：「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是〈述佛品〉二十一章中的一偈。其餘〈香華品〉、〈刀仗品〉、〈塵垢品〉、〈忿怒品〉，毫無一定標準與系統。所以我就斗膽，另改次第（附八次第：以無常錢，買出離土，築戒律牆，下菩提種，灌大悲水，施定力肥，開智慧花，結佛陀果），習定屬第六，其前五次第之偈文，與其後二次第之偈文，皆已分別包括全經矣。各偈舊數次與新編數次皆已對照分明。自信如此編成《法句經》，可合文佛自編之主旨。蓋吾從文佛三藏十二部其他經典教化次第之原理，原則中可以推想而出，俗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真理昭然，人皆仰之矣。

第四、當知除《法句經》外，最足代表文佛意旨所示學佛行人當依之經，前已介紹，即是《解深密經》。

此經雖被法相宗認為是他們的主要經典，然並非文佛本人有此規定，吾人不必受此限制。此經第一品即斷根本愚癡戲論，了知極長生死輪迴之苦。第二品指出斷除遍計執，必依他起假立名相，修勝義諦相，唯無我性。

然後在第三品指出善巧習定之心意識相，不可執我。第四品指出若不了知無相法，則雜染相法不能斷。明明是先要了知無我空性，才能習定，以除雜染相法。第五品無自性相品，指出習定中之三十七菩提支皆無自性，本來寂靜，假名安立以為正定。然後于第六品分別瑜伽品，直接分別止觀。于諸法善正安住，起身、心輕安，名「止」；以此止，輕安為所依，即思維止內所行影像，觀察、勝解，能正思擇，周遍尋思、伺察，若忍、若樂、若慧、若見、是名為「觀」，極為詳盡，具見經文，不贅。今日時潮，傳授習定者，果依此次第否？最流行之積非成是的成語曰：「儒家修心養性，佛家明心見性，道家修心煉性，殊途同歸·條條有路通長安」。果合佛旨否？

第五、當知習定的動機。

從上面的常識就能決定我們佛教徒不單要修三界內的人天乘普通四禪八定，並且最重要的，還是習三界以上的四聖界的出世禪定。起碼要有向羅漢的初果努力，才算是佛教徒的習定的目的。因此要先知道佛教徒真正

的習定動機是要了生脫死，脫離輪迴。所以最重要的常識是三法印。一切佛經必有三法印，方可證明為佛所說。

第一法印——諸行無常印。行有遷流，故為無常，念念生滅。

第二法印——諸法無我印。上一印限於有為法，此印通無為法。一切有為無為之法皆無有我（余嘗為文，以此無我為觀空性之捷徑，可為參考）。

第三法印——涅槃寂靜印。謂涅槃之法，滅一切生死故，得到寂靜，是真習定了脫生死之目標。

時下一般時髦習定者之動機，只是為緩和今日鄉黨應酬之緊張，兼作明日社會活動之精神補充。此種動機與佛教徒習定之動機完全相反，直可斥為：不習此定尚可減少物欲之衝動與壽命之縮短！

第六、當知習定之次第。

此中分別

①習定之基礎或加行

何故三十七菩提法道品必依次修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而不言定，直至五根之第四方言習定。由此名數次第亦可了知，此中習定之加行，非如此先修，不能立即得到良好之習定基礎也。

甲、思想基礎——四念處

1. 第一念處——觀身不淨——生起無常心而有習定之正當動機。
2. 第二念處——觀受是苦——定中能離三受，故知人人有習定之必要。
3. 第三念處——觀心無常——生起必用定功，方可使心安住無常，不甘願顛倒。

4. 第四念處——觀法無我——欲證空性，必以定力，方證無我，切知習定之目的。

總結，凡此四者皆為引起習定以求了生脫死之正當動機。

乙、善行基礎——四正勤

1. 對已生之惡而勤斷。
2. 對未生之惡而勤防。
3. 對未生之善而勤修。
4. 對已生之善而勤增。

習定人平日對善惡如此精進守護，當其習定之時，則其助惡之魔必不敢擾其定，而其助善之天必不忍離其座。是以真正佛教徒習定極少聞有發瘋狂者，進精神病院者。

丙、心行基礎——四如意足

四如意足，依《俱舍光記》二十五曰：

1. 欲如意足——依欲之力，故引發而起定。
2. 勤如意足——依勤之力，故引發而起定。
3. 心如意足——一心專注，依心之力，故引發而起定。
4. 觀如意足——於加行位依觀察理之力，故引發而起定。

如上可知，欲、勤、心、觀四者皆心行基礎之主力也。故在三十七菩提道品中，此三種法數列在餘法數之前。

②五根何以將習定列在第四？

諸經多稱三十七道品下大半部二十五支為根、力、覺、道，前四為習定之基礎，上文已述及。此處五根始有習定之規定。首三根為：

1. 第一信根——非信三寶四諦，則不知向誰皈依以學習苦集滅道四諦。此四諦中必出生習定之動機。無有定力，則不能觀察苦之出生深處，苦之集合處，苦之消滅之必要及滅苦之道。必有定力方能達到四諦圓成。

2. 第二精進根——必勇猛勤修善法者方能專心習定也。

3. 第三念根——必憶念正法，專心注意，惟恐忘失，故有習定之必要。第四、定根。此即本文或本題之答案。

由此故知，先修此三根，然後修習正定，方能如法實踐，不圖偷巧方便。以視時潮，閒則修，忙則丟，死則休，為何如乎？今日要上班，異日方有假，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滔滔欲火，仗此蹄涔之水，有何用哉？

③ 五根之後，何以又有同樣同名數之五力？

五根乃初修者淺顯之功耳，五力即就此原有之淺者加深以變成得力之習定也。

④ 五力之後，何以又有七覺支？

其中七個名雖不同之覺支皆習定內涵之深入，而非習定法數之外延也。請詳言如次：

1. 擇法覺支——能知佛法不屬外道法，故不宜習道家之定。
2. 精進覺支——即四正勤及五根、五力中之第二根、力。
3. 喜覺支——心得善法而生歡喜；不樂邪法外道定或界內定。
4. 輕安覺支或稱除覺支——謂除身心粗重而得界外無我之舒適。
5. 念覺支——常念定慧平等，自他平等，智悲平等。
6. 定覺支——使心習定能將前五覺支更加堅固，日益圓滿。
7. 行捨覺支——將定上功力之執著完全放捨，直證無學果位。

⑤七覺支之後，何以又有八正道？

覺支較正道為淺，正道較覺支為更切實，故其後之正語、正業、正命皆就整個一生活業而言。正念、正定、正慧則就最終涅槃圓滿證量而言。其最初之正見為道體而非道支，此為七覺支所無者。正思維緊接正見，尤重此道體之中心思想，必緊記無忘方可揭發正令以為寢饋不忘之中心思

想，以指揮朝乾夕惕之行動，使正定在因位、道位、果位上皆有一系統之軌範，于是乎佛教徒習定之大旨昭然在茲矣。如一鍋煮老狗，不分儒、釋、道，皆可習定成佛，何以三十七道品，常見佛經中？短短此篇何足介意。特以垂老之人，雖與時相忤，亦不忍一再緘口耳。

附錄二：陳上師閉關細談

1. 廣義的閉關

文佛所示現八相成道乃至五印弘法，昇天，入龍宮，示寂涅槃，伸足棺外，皆是實行他的閉關生活。閉者「不受生死涅槃一切戲論放逸染污」，「關係整個法界及其修證體系，毫無顛倒也」。廣義的閉關是真正的閉關，狹義的則指方便閉關。文佛由入胎起，即有諸天擁護，其一生事蹟皆非偶然的行為，而是超出三界污染的行為，故為閉；而其行為乃關係整個法界及其修證體系，毫無顛倒，故為關。所以說他是過著閉關的生活。其整個佛法行為有一定次第，如決定誰應先度，有其一定之理由，故可視為一整個的閉關。閉關之精義，可說是由文佛一生之事蹟而闡明了。

若以一人要吃三個半包子才飽為喻，則閉關似為最後之半個包子，因學佛都是最後階段才開始閉關的。但實際上嚴格檢討起來，閉關以後的才真正算數，也就是說，三個半包子全是閉關後才算開始吃。閉關以前所作

的佛事，只是結緣而已，不能算數。為什麼三千年來，除了文佛示現圓滿佛外，其他佛教徒連證得羅漢的都很少？因為並未得到閉關生活。現在一般時髦的人也喜歡閉關，因為當老師的容易以此騙徒弟，當徒弟的也容易以此欺騙施主，因此時髦閉關是一整個體系的欺騙方法而已。因此要先弄清楚閉關的定義。

修行要規規矩矩的，今生不能成佛，來生還可再來。所以有很多羅漢、菩薩、初地、二地……依密法而言，則時時刻刻有人成佛。法界中時時刻刻有人登初地、八地等，有人成等覺、妙覺，有人成佛。這完全是看個人是否真正的「閉關」。「閉」就要離染污，「關」就要依次第。若是外離染污，內則一肚子貪污，比方說今天閉關，明天出關，就宣揚我夢到什麼，我將來會做什麼，我見到什麼，這些是光影欺騙。又說有什麼懸記，其實修證量攪不清楚，東說西說，這是沒有意思的。以佛法來行欺騙，將來是要墮地獄的，比平常的欺詐還要墮落得深。

2. 既是如此，何以又有所謂方便閉關之說耶？

這也是文佛開許的榜樣，他設有八關齋法。最初教小沙彌、小尼姑、小居士、僧類七種都可閉八關齋。持短期、長期的八關齋都可，短到一天一夜都可。比較起來，文佛帶著徒弟們討米，有一定的規矩，一天只討七家，不准發聲驚擾施主。討過七家之後，又要去打坐。這不是閉關是什麼呢？他們規規矩矩的站著那兒討米，不是閉關是什麼？他們吃過了飯，又到山林間去講經弘法，講的經也有一定的次第，該講小乘或大乘，從無錯亂，甚至找徒弟應該先找那一個，也有一定的道理。最先度的五比丘，都是思維許久才決定的。有一定次第，毫無顛倒，就謂之「關」。初關、二關、三關，一關接一關，都是有次第的。所以有方便關，無非是要便利初學者。但並不是叫人以簡易的「方便關」充作究竟的「生死關」。

張澄基年輕時閉關，當時聖露法師規定其遷識教授必須七天閉關以期開頂。如能先開，也可先出關。張澄基三天就蒙大活佛聖露法師證明開了頂。這一點，他是活佛，我不敢有異議。但是其開頂是否合於應有的標準，如我作的〈遷識證量論〉內所提到的內四項、外三相，都是依據六種成就

法內之頗瓦法的規定，則我就知道了；如果不合，則此開頂便不確實可靠。但是澄基有他的理由，既然法師規定了開頂的可出關，雖不確實可靠，開頂目的已達，再閉關，無此必要。所以他就出關去看戲了。這件事，可當著澄基面談，他是爽快的人，不會否認。所以這種不徹底的就叫做「方便關」。

方便關有種種條件，大約言之可分為A、時間方便；B、地點方便；C、目標方便。

A、時間方便。比方說在家居士還要上班做事，時間不多。比如我年輕教書時，只能利用學校寒暑假閉關。為了完整的閉關，我就要出家。但是未蒙家長許可，並且自己發不起大決心，所以錯過了。這都是不合規矩、太方便了。但是比起寒暑假也不閉關總是要好些，所謂「聊勝於無」。所以方便閉關不是真正閉關，是為了方便沒有時間的人而設的。有些地方的出家人有欺騙施主的辦法，他和施主說好了，閉關要有好房子，佈置佛堂，門外要有金鎖，等他出關時，金鎖就歸他了。這樣一把金鎖就要好多錢呢！

所以這都是欺騙。文佛從未說過閉八關齋要有金鎖。末法時代都是以佛法來騙錢，而不講究次第不顛倒的關。「關」是一定要有次第的，所以方便關不過結緣而已，聊勝於無，不得已之舉。譬如泰國、錫蘭的年青人可短期出家一個月或一、二年。文佛從前有沒有這個規矩，我也沒查過。但是阿羅漢總是繼續成就阿羅漢，如果他只出家一年就返俗，那他的阿羅漢就間斷了，那就不是真正閉關了。所以，這種短期出家可能是後人所設，以便在家人學習僧家規矩，返俗後便知如何招待，禮遇出家人。這等於是師父騙徒弟，因其目的並非養成吾人做和尚，而是養成一個人回家去後知道如何事奉我們出家的，這豈不等於是為了自己嗎？他們僧家的制度，我們不敢批評；然而我們這種愚癡想法是否也有道理呢？他如不能出家，就不應要他出家。文佛也是規定過，未得父母許可，是不准出家的。現在這種制度是方便，方便之門一開，就很多了。當然他們也有還俗的方便，要退還僧服。現在有些廟裡連麻將桌都排起，也是以「方便」之名。

B、地點方便。有的廟裡沒有關房，有的雖有關房，不准俗人進去。

故有地點之方便，在工廠裡也設了關房。然依密祖之規矩，則只有三種地方可以：尸陀林、岩洞與高山。密祖雖是密宗，他說的規矩難道不能作算嗎？依文佛的事蹟——他最先是在雪山，後來到尼連河畔，也是有風水的寂靜地方，當時菩提伽耶並無街市。當我參觀那爛陀大學時，他們有一間像關房的房間，裡面只有一張床，讀、寫、坐、臥都在這床上，並且床是矮窄，合於「不坐高廣大床」之規定。

C、目標方便。目的不同，不是為了解決廣義閉關中所提的生死大事的問題。

所以整個嚴格講起來，聞、思、修都是閉關，都要不受污染，有一定的次第。方便閉關都是為人方便，但在法上，則多少有損害。本來佛經中說「方便為究竟」，《大日經》上說：「菩提心為因，大悲為根本，方便為究竟」。但這裡的「方便為究竟」是講三個半包子最後那半個的事。最後的這一關，要從貪、嗔、癡、慢、疑中去透過，所以不方便就不行。禪宗二祖得法後，先打坐參「心如牆壁」，然後才說要調心。他調心時，也

是一種閉關，在妓女中的閉關，坐懷不亂還不是真功夫，要搞進去，有很大的樂，都能空，由最大的煩惱得最高的菩提。並不是一開始就要人吃最後的半個包子。起初的三個包子不吃，光吃最後的半個，還是不能飽啊！所以應該規規矩矩的吃前面的三個包子，到最後要成佛時，才能以方便為究竟。因為時間上已到了究竟之時，所以密宗才有果位方便。果位方便便是究竟。八關齋不但不會要人去貪裡行，並且要人不要塗香著鬢，樣樣規矩都是要人不要方便，重在壓制、調伏。方便閉關是結緣的辦法，不得已的辦法。像現在有的人住工廠裡，還想再邀兩個人去，就不是正式的閉關了。不過，李先生你現在得了這樣的因緣，比從前在令弟處做俗事是要好點，但是並非究竟，只是聊勝於無，自己要曉得慚愧，自己要從心上究竟，要知道能有這樣的因緣是了不得，是前生的福報，所以能有這個朋友，而朋友又有工廠，工廠內又有空地。因此自己要把心歇下來，不要東想西想，還是從前不出離的那種心，就不是閉關了，就是裡頭坐了十年、八年出來，還是不行啊！

3. 既有方便閉關，要如何方可稱為「正式閉關」呢？

正式閉關也是佛示現，方便閉關也是佛開許的。那末如何方是正式閉關呢？總而言之，要看拙作〈佛教徒當於何時開始習定〉一文。該文便是談閉關的。因為如不習定，還閉什麼關呢？因此應仔細閱讀此文。

4. 正式閉關前，應先具備的重要條件：

A、顯教方面，最重要的是四念處之思想基礎，此由三十七道品中可知（閉關裡頭最要緊的是習定，因此習定的材料，便是閉關的材料）。三十七道品是小、大乘都注重的。而三十七道品的次第也從無錯亂，都是由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直到七覺支、八正道。

甲、第一念處——觀身不淨——生起無常心而有習定之正當動機。現在一般人閉關，不論長期、短期，頭一個目的是要把身體搞健康，因此從不觀身不淨，他頭一個就錯了。沒有小乘的基礎。知道觀身不淨，則不管身體肥、瘦、淨、垢、健、病，不論定功好壞，是否成佛，都是一具臭皮囊，除非已經超出三界之法身，方可為閉關之真正目的。既知身不淨，則

一方面要生起無常心，一方面又要使身不因無常而速即毀滅，就是要怖畏橫死。身是父母所生血肉之軀，乃業感緣起異熟之結果，雖是直立，較一般畜生美觀、乾淨，但都是五十步笑百步，所差無幾，都是不淨的。一直要到超出輪迴而後已。六道的身都是不淨。現在我們閉關，一方面生起無常心，要精進；一方面則減少污染緣，以防橫死，所以要閉關。因此求生與求長壽是不矛盾的。無量光方面，便於往生，似乎是無常了。其實是達到經常，因為不退轉。事一心、理一心未達到前，至少要「若一日，若二日……若七日，一心不亂」。至少要有七天。但是講無常是不許有明天的，若七日也是方便而已。所以閉關是恐怕無常來得太快了，一下子來不及了。恐怕污染太重，橫死來了，所以閉關。現在一般人都想我還年輕，閉關則身體好些，可長壽些，外頭還可做些事情，建立家庭，行菩薩道也不壞啊。所以這種閉關就異於真正為達到無上正等正覺的目的而閉的關了。至於說要修密宗，就更談不上了。密宗是因為肉身不淨，所以就要觀本尊身，如此則為空性之淨身。但是，本尊身並非一蹴可及，所修之觀並

非證量。就算活一百年，此百年中依密宗氣分之計算，只有二年零三方（三個半月即四十五天）的智慧氣時間，才是真正走在菩提道上。其餘的就不是智慧氣。普通人閉關只想能健康長壽，這是樂觀的，身淨的想法，而不是身不淨這邊的想法，因此起步就錯了，就不是趨向無上正等正覺的正念了。很多人不但進關這樣想，回向也是只回向健康長壽。在關中也是只想，過得舒服又不造業，就對了。四念處都是消極方面的，他們卻有積極的樂觀的想法，所以風馬牛不相及了。

乙、第二念處——觀受是苦——一定中能離三受，故知有習定之必要。受有三種：樂、苦、平。觀受是苦，要能了知凡受皆苦，就是樂受也不能長久——也是苦。所以閉關不是為了求樂受，而是要求能徹底的免於受，也就是要設法證到受的三輪空——受者、受法、施受者三輪皆空。一般人，心中太雜亂，所以煩惱雖多，卻不易覺察。但是到了他開始閉關的時候，有個寂靜的環境來比較，這些煩惱就昇起了，這時就要注意，不隨著煩惱走，也就是不隨受走。閉關習定就是達到樂受、喜受、輕安，這些

三界以內的覺受，也不可執著，還是要把這些覺受空掉。若不空，就要墮在三界內而不能自拔了。

丙、第三念處——觀心無常——「心」詞有種種的義解，初修的人是不可能掌握佛法中哲理究竟的心之正解，但是至少要能觀察到意識心的無常、變化，而不隨之亂走。閉關的人外頭的俗事免了，他的散亂心才可能減低；外頭的奔波免了，少了勞累，他的昏沉心才可能減輕。昏沉、散亂都少了，才能察覺心之變化無常。觀心無常，不隨著走。久而久之，自己的本來面目慢慢的會自顯的。

丁、第四念處——觀法無我——閉關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證入空性。拙作〈論觀空性之捷徑〉已指出，無我是觀空之捷徑，但這是屬於聞、思慧的範圍。修行的人並不能一步就證得無我。在智慧上來說，卻是要先能找到「我」，進而觀察這個私心的「我」是否受正見控制，朝著「無我」的路走。平日的生活是否讓「我」在作主？如果是任「我」作主，就是隨著業感在走。這樣一來，閉關習定都成了「另案辦理」，不是徹底的，所以

不可能得果。拙作《韻文雜藝贖稿》中有〈傳家寶〉長歌一首，其最後由「論語中，聖教人」起，便是修無我的下手工夫。

像我的妻兒經過三十多年，而沒有變心，還是一本〈傳家寶〉中的指導生活，我認為這便是一種成就了。〈傳家寶〉末段裡說「行己者，必有恥」，不是隨隨便便亂來的。「行不得，反求己」。一切都只怪自己不好，「不怨天，不尤人」。「己欲立，而立人，是推己，大精神」。把別人提拔出來，大家難道不知道是你提拔的嗎？這樣，別人好了，你還會不好嗎？「人不知，而不慍；毀與譽，都不問」。「信己者，已成德；因未壞，果自得」。像我們真正發大菩提心的，因果不壞，一定是會有好結果的。「責己理，順人情」。對自己要以理智來考察，對別人要順人情來寬恕；這樣就是正行、順行。「責人理，順己情」。對別人以理智來講求，自己卻任性而為；這樣就是倒行、逆行。這篇文章裏的，都是我自己切切實實做過的話。

空性要自然地自顯，就要在平常生活中能夠保持平庸，也就是不讓

「我」特別冒出來。所以在實修上有三個階段，頭一個是能控制善惡行為，行善去惡，第二個是要能推己及人，第三個則是實行忘我利他。

再來我們應有四正勤的善行基礎。善行增長，則閉關時魔障減少，並且得護法擁護。善行的多少與閉關護法的多少有關，這是為了加強修途的資糧。道家往往修時出魔障，或修成時遭天雷打下凡塵，都是因為善行基礎不夠，不得天之喜。曾有老婦人多年持六字大明，誤讀「吽」為「牛」，然其持咒時則放光，可見勤則靈。又如昔人有一鍾馗像，多年禮拜供養，結果香灰滿布像上，而光明則達於戶外，香灰一擦去，光隨隱去，此亦可見勤則感通。

最後，在顯教方面，我們應有四如意足之心行基礎，此四如意足即前四念處與四精勤之總合體，成為心行之力量。欲如意足就是由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而產生閉關習定的慾望。勤如意足即指四精勤之努力，而形成閉關生活精進之習性。心如意足指能微細觀察心之無常，進而達到一心專注，一心專注則所作容易成辦，閉關才不致枉費時日。觀如意足指能觀察諸法

無我，而有佛法正見之基礎作為修行之指揮者。

B、密宗方面，閉關應先具備的重要條件是四根本。本來佛法三寶係指佛、法、僧。密宗三根本則指上師、本尊及護法。敝人曾著論闡明實有加入空行母成為四根本的必要性。密宗的四加行：皈依、大禮拜、百字明、供曼達是關房內要做的事。若是在閉關前能在聞思上先了解四根本的意義，則做起四加行來，效果自然會更好。所謂四根本即是：

甲、上師為加持根本。

乙、本尊為成就根本。

丙、空行為空樂根本。

丁、護法為事業根本。

我們先談如何得上師為加持根本。首先要了解的是，若是本尊，則以傳授該尊之上師為上師，隨本尊而來有一定之空行及護法。例如以勝樂金剛為本尊，則其空行為金剛亥母，護法為四臂大黑天。如果這些基本的關係都不了解，則雖然供了滿關房的護法，也不易得力。西藏流傳一句話：

「師父收弟子前要觀察三年，弟子觀察師父也是如此」。這句話就實際上而言，是太嚴格了。就師觀徒而言，真正的上師應有神通、宿命通，可以知道誰是弟子。顯教的高僧也有能預言弟子出生、行腳的年代的。所以並不需要三年的長期觀察。就弟子皈依師父這面而言，如何才能找到真正夠條件的師父呢？這就不能要求做徒弟的人有神通，有宿命通了。雖然在事實上也有師徒是護法牽合的，如甘波巴之皈依密勒日巴。一般的弟子則只能在聞思上設法了解如何才是一個好師父。但是一個好師父並不是只是名聲好，閉關久，著作多而且正確深刻，這類條件可決定。並且可以當別人的上師，也不一定就可以當你自己的上師。最主要的，在建立真正師徒關係上，是要雙方合意，而不能只是一廂情願。如果沒有真正發生師徒之關係，則不能取得加持根本。自己要觀察是否取得接納。在追求師父的接納上，也不是用世間法可以成功。真正好的師父，一定是依法、合法的攝持弟子。那麼，真正的師父最主要的條件是甚麼？就是要有大菩提心、慈悲心，不是口說而已。說到智，就有智；說到悲，就有悲；說到修證，就有

修證——完全是為法，不求名聞利養。自己要得到加持根本，亦即要得真正上師的攝持，也是全靠有真實的菩提心，就是要顯現很真實，要效勞佛法，紹隆佛種，完全為法，使佛法傳下去。自己如能做到這些，真正的上師不傳你，要傳誰呢？自己如尚未找到真正的上師，要不斷的去尋找。只要自己為法的菩提心真實，一定會找到真正的上師的。平常是說，師如明鏡可以照見弟子的對錯，但是實際上，明鏡也可照見師父的行持。因為鏡有多種，有的照深，有的照淺，有種種色，有的可望遠，有的可顯微，並不是當師父的就一定是好的。因此觀察師父是否真正的上師，也要以弟子為明鏡來照。但是這樣照師父，要注意到，有的有成就的師父示現病行或顛狂，也要能如法，如理思維加以了解。

師徒之間往往有許多魔障。我原來要跟貢噶師父回藏出家做喇嘛，但是當時我不知道要先找施主解決在廟上的生活費，因此貢師以我生活費用無著，不能破例而拒絕了我。貢師回川的船都快開了，我還在哭求，別人還以為我希望師父給我一些錢呢，後來我受湖南很多居士們的委託，帶了

很多上好湘繡的龍、幢幡等供品，要去呈給大寶法王。途經貢師處時，張澄基家中有錢，有人帶路已到了。貢師的管家先接見我，得知我還要去朝大寶法王，就先去貢師那兒說了一些挑撥的話。貢師一見我，就問我，是否還要去見大寶法王。我說，是的，但是我先要在師父這裡好好的學，還要閉關。貢師就說要看給大寶法王的供品，我當然是很樂意遵命。那知一看完，就叫人收進去了，說是他要以錢買下這些供品，叫我以錢代那些東西供大寶法王。師命如此，我也不能違背。但是人家湖南那些居士們請人花了好幾個月才繡好的供品，是發心要供大寶法王的，所以這樣做就說不過去了。這是頭一件令我至今猶傷心流淚的事。那時已近新年，在新年時，這些供品一擺出來，附近來看的人群潮湧。結果這種情勢，使得貢師當年就收了一大批弟子。他們廟上所以要這些供品，也是為了這個目的，可見一個人一想蓋廟收徒弟，就糟了。戒之一戒之一貢師又叫澄基和我兩個人去附近根桑上師的廟子上傳話，要他們不要和他搶徒弟。其實也不知道是那一邊搶了那一邊的弟子。而兩邊都是我們兩人的上師，我們又不能違命，

只好去那邊說了一些好話，回來又編了一些好話，交差了事。這是第二件令人難堪的事。我一到貢師那裏，管家的就來盤問我的施主的情況。他們知道銀行家潘昌猷是我的施主，就要我向他要錢來支持新建蓮師殿上供的長明酥油燈，當時我自己的吃飯錢都沒有著落，還要靠潘，要是別個，那肯替師父做這件事。但是我是真正的菩提心，寧可自己討米，要做好師父交代的佛事。所以就寫信向潘說明這件事，請他出錢。至於我自己的生活費，則請潘可以不必考慮。結果潘寄來給我的錢比供蓮師的燈費還多。本來潘不是很大方的人，他大概也是被我的菩提心感動了。這是貢師那兒的第三件事。後來我朝大寶法王回來，再經過他們那兒，就沒去他的廟上了。順便一提的是，潘昌猷得了我翻譯的《恩海遙波集》，卻不去印來公開流通，據為私有，我就從此不理他了。好幾次屈文六找我去和潘吃飯，我都不去。你錢再多，不為法，我就不理你。屈文六為了這事常說：「陳健民這個人真是了不得，不可思議」。

再來談成就根本。先要知道如何選擇自己的本尊。並不是只要經過灌

頂，就能得到本尊成為自己的成就根本。通常選本尊，都是在經過多種灌頂後，才決定的。比方當年我選本尊，就是在經過結集全印度傳來之多寶灌頂五百多尊之後，才決定的。在得了多種灌頂後，要決定本尊時，就要自己仔細觀察修每一尊前後的因緣、結果，包括覺受、夢兆，以及是否有天龍八部的護持，家庭中的環境，是否有好的變化，是否有天龍護持的經濟的變化，從多方面觀察。如果這樣觀察、比較，則自己也可選擇，且易決定本尊。

本來決定本尊有三個方法，除了上述自選一法外，還可請有神通的師父代為觀察，或請他打卦決定。但是請師代選之二法，可說是一法，因為有神通的不必打卦，而打卦打得準的，一定是有神通的好上師。但是在他選，即依師擇定，與自選之間，則以自選為較可靠，因他選的是要真正的好上師選的，才靠得住。如果自選與他選相合，則為最佳，我自選的與大寶法王代我決定的是同一尊，我認為最可靠。

本尊不要告訴別人，自己修到底，乃至修成了，則不妨透露。所以守

密是為了易得成就。比如煮水、常揭開蓋子則不易沸。如果將本尊告訴人家，自己一定要遭魔障。因為別人如知道你的本尊，他可利用與此本尊相對的另一尊來對治你。有些本尊是專修智慧的，有些本尊是專修福報，則智慧較差，別人修慧則可勝過你。當然各人修成就，各有各的發展，但是在弘法方便的對立時，則因之不可能超過對方。像班禪是修時輪金剛的，重勢力；達賴是修觀音的，重悲心。應該是各有各的發展，但實際上是達賴較強盛。照說在中國，親中國的班禪應比親英國的達賴強，但是達賴駐地是觀音的地方，宮名也起度母住的普陀羅地名，他又是觀音化身，所以他的福報都由觀音而來。結果，事實上，他較班禪為發達。雖然時輪是金剛，觀音是菩薩，但因各人修持的增上緣不同，所以修菩薩的也有大成就的，而修金剛的，也有不十分大成就的。因此，並不是本尊地位高下就決定了個人成就、福報的高下、大小。觀音的化身，度母的化身都有許多現忿怒相的；而六臂大黑天也有現慈容的。總之，緣起不可思議，業力不可思議。

上面說加持根本重在菩提心真實，那末，成就根本又重在什麼呢？是重在空性無我要真實，要能利用空性。顯教中就修空性，小乘修人無我，也是空性，大乘修到見道，也是空性，密宗也是修空性。那這中間又有什麼分別呢？先要懂得空性裡也有外、內、密、密密四層的深淺。而成就根本所重的空性是屬於密層的。因此往往本尊都是選赫魯噶，因為這樣就合於成就根本的條件了。一方面空，一方面樂，空樂雙運，要修氣功，心氣無二，這是菩薩空性裡就不強調。現在，閉關修本尊若不住在空性無我，則生起次第就修不成，本尊就生不起。不管你一天早上四座，下午四座，多麼精勤，沒有空性，就沒有成就。因為觀本尊前，先要觀空，但是一個以私我為主的人，觀空是觀不成的。觀空咒唸得再多，任你怎樣想一切都空，私我沒有先破，是空不了的。不管見到怎樣的光影，有著怎樣好的夢兆，都是不管用的。所謂本尊者，乃是能由輪迴中的八識「我」跳出來，歸到本來清淨無我的空性上。如果他的修行只是另案辦理，自己還是一套私我的計劃，閉關只是為了私我的目的達到成就，那就根本不是本尊了。

很多人不懂這個道理，他以為他也閉了關，咒也照唸了，儀軌也照修了，座數也坐了不少了，光也見了，好夢也得了，定也定得不錯了，但是私我還是在另案坐在主位，那就不行了。一定要知道，本尊是把私我趕出來了，那個私我一定要消滅，根本沒有了，才可以在法住法位上得到本尊的相應。不但修時無私我，平時也不把私我當一回事…這樣的才是真正

的本尊。現在很多都是數典忘祖的本尊，不是本尊了。甚至以本尊來做私我的奴隸，來供養私我，希望利用本尊，成就本尊為所欲為，這是不行的。根本不是的。倒因為果，純屬顛倒，空攪一場，浪費光陰，就是因為不知檢討原來發心如何？私我是否還在？如果私我還在，是自己顛倒，怪不得法。現在一般師父都有他特別的「我」，「我要起大廟子，我要到遠處弘法，我要帶許多徒弟」。這種種計劃，與真正的本尊是否相應？全不顧及。所以要知道，本尊是從空性法界出來的，是本來清淨尊貴的地位，常常有護法神護持，不與私我領袖慾混合的。這些比普通業力的障礙更多。很多人為此而墮落，成就根本反不成就，只是原來的私我保存了…原來的私我

沒有消滅，卻利用新的冒充本尊，來增益私我的慾望，結果愈求空樂愈壞事。所以吃藥的方法，持氣的方法，都變成害人的條件，這裏頭詳細的都已寫在《事業手印教授抉微》裏了。這些亂來，結果瘋狂乃至墮金剛地獄的，都是因為空樂不如法。他們有很多咒、藥物可以引誘空行的，我都不十分贊同。只有空樂真正如法修到，那麼真正的空行母，自己會送上來的。真正的空行母來了，真正的空樂得了，會具有真正開中脈的條件，所以不能亂來。這一步很重要；前一步成就根本不成，還不易墮落。這一步搞錯，則易墮落，甚至墮金剛地獄。所以空樂根本的重點是，樂上之空性要真實。因為欲樂是一定有的，但是能否配合空性，就不一定了。

事業根本就是護法。護法的道理也是很多。懂得這些道理更要緊，因為空樂根本的道理如不懂，正規夫妻行房有漏並不犯戒。但是事業根本，不管不如法，修密宗的人總要有一個護法。有的人以為得了嘛哈嘎拉灌頂，會持咒，或者懂得火供、煙供、送寶瓶，就應該有很大的成就了。但結果見不到護法，又沒有甚麼成就，甚至還出毛病，這些都是因為不明瞭

事業根本的因素。事業根本的重要東西，就是願心要真實。誓願是為利益一切眾生，為弘正法，而不是為了私我，甚至與私我利益相反都可以，犧牲我自己都可以。發願務必要真實，護法自然跟著來。願心如竿，立竿則見影，護法則如竿影。所以要自己先立竿，護法自然如影隨來。但是不可以只是空願，要照著大願向前做，護法才會跟著來。很多太太們說要蓋廟，結果並沒實行，像這樣子發空願，反而使護法不喜歡。所謂願心真實，就是遇到對自己有損害，都願意做下去，甚至護法不幫助，自己都要先去。這樣護法就自然來了。你不念他，不供養他，他都還是要來，因為他是護持真正大願來的，他自己發了願，才當護法的。

普通人以為，我們供了護法，他就一定要保護我們，要報答我們，因為世間都是禮尚往來。孰不知這裡面有一個先決條件，必須是為了法，為了眾生，因為護法護的是法，而不是人。人天乘裡是講鬼神的；子罕言命與利，但是他並不是不講鬼神的。比方說：「高明之家，鬼闖其室」。便是儒家說的。《禮記·禮器》曰：「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

不懷仁，鬼神饗德」。不是像印度教那樣殺羊來祭吉祥天母，血流滿地，那就不懷仁了。孔夫子連射鳥都有講究，不射向自己飛來的，只射向外飛去的，因為朝己飛來的有親近之意，故不應射之。鳥來親近就有道理，裡頭有鬼神。鬼神饗德，而不是饗你的食。他難道自己沒有吃的嗎？他並不在意你那一點供品！如果德不夠，供品再多、再好，他們還不吃呢！我前在鑪霍閉關時，附近也有人閉關。結果人家告訴我，關外有烏鴉及特別的五彩鳥來吃我的供品，而另外那個人的，他們卻不吃。所以當地人對我很有信心，我的洗臉水、尿水都叩頭求去喝。聽說有肺病的患者，喝了我的尿，結果病好了。這並不是鳥本身的靈性，鳥本身也是有鬼神附身。鬼神是飲食自在的，吃你這一點，要看你發願是不是真實才吃。可見他們是著重你的德，無德，他們是不屑一顧的。

因此我們供護法的先決條件是不為己而是為法，為眾生，有真實願心，不摻私心。〈禮器〉又曰：「君子不以為禮，鬼神弗饗也」。禮即合理法之意。可見供鬼神要合理法。《中庸》：「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這些話就把護法形容起來了。護法要怎樣護持或處罰我們，都不是我們能決定要不要的。故曰：「體物而不可遺」。護法的意思，我們不能測度，更何況要他們能合我們的意。古人體貼鬼神這些道理是不錯的，我們學佛的護法也是這樣的，不能怪他們，只能怪自己德行不夠。噶瑪巴洗討米時，多出一點酥油，都還是毗沙門天王的加持。所以修行的人要知道感恩，不可妄求。能明白這些道理就很好，就可以得到事業成就的根本。

5. 正式閉關那些是重要方法？

A、結界：

甲、顯教——顯教的結界只是規定以關房為行者的活動範圍。關房門外則設四大天王像或牌位，以為守護。天王的面朝外以警戒。

乙、密教——密宗行人要行火供、煙供，因此結界範圍較廣，包括關房

外之空地，但此空地仍要以圍牆遮開外界，行者不能見人。關房外亦設四大天王之位。詳細結界方法請參閱《密乘法海根本部》第二集內之〈專修護關壇法〉。

此處不贅。

B、立壇

甲、顯教——隨所修法而有不同。如目的為持誦《藥師經》，則於東方牆上安藥師如來聖像；如閉關唸佛，則於西方牆上安阿彌陀佛聖像。餘可類推。

乙、密教——關房內要建立壇城。各本尊之壇城形式、方位各別，並有其一定之建構法則，詳見各該本尊之壇城儀軌中。建何壇城則依所修法之本尊而定。

C、禁戒

甲、環境：此即指結界之範圍內，又可分為下列數種：

一、依紅教修「且卻」、「妥噶」之特殊方便而分，有：

(1) 白關：即關房可開門窗，見天日。一般皆為此類。

(2) 紅關：即關房通氣但不見天日。房內只點一盞燈（當行者已得普賢王如來灌頂，能於白關中見金剛鍊，則可進修此關。務使在白關中能見之金剛鍊，於此紅關中亦可見到）。

(3) 黑關：此種關房有一定之建築法，能通氣，但絲毫不見光。目的是使紅關中能見金剛鍊者於全黑中亦能見，並將空色引入自身內。如果不能引入自身，則不必閉黑關。此點許多人弄錯了，所以都未成功（《曲肱齋知恩集》有黑關七日成佛之法，可參閱。）

二、依密勒日巴祖師之規定，則下列三種地方都應該要去閉關：

(1) 尸陀林：西藏的爵朗巴派，即傳施身法的，他們只住尸陀林，並且住一處不能連續超過七天。修大手印、大圓滿的行者應有住尸陀林的訓練。一則可以修施身，證空性；二則利用鬼神為道，修驚駭與空性的配合。此種行者住尸陀林之長短則無限制。住尸陀林則不免見到人，全憑行者自己禁語、獨處。

(2) 岩洞：要選洞口向南的。此種關無門可閉。岩洞應在人跡罕到之處，野獸自知趨避此類行者；老虎之類，除非是來皈依并不敢來犯。

(3) 最高雪山：此種地方全年是無雲晴空，因山比雲高，有大風或落雪。這種晴空便於修大手印、大圓滿。

一般真正閉關的人都守密祖這些規定。

三、依禪宗而言，未開悟前要參訪行腳，不許閉關。

(1) 開悟後，要住房子閉關，直到破初關，才出來。

(2) 初關破後，要住山：結界之山內可以任意來去，直到破重關。

(3) 重關破後，則住鬧市，在聲色場合，如戲院、賭場、妓院中調練，或往屠宰場附近參觀，直至破了末後牢關成佛。禪宗行人到此調練地步，不需氣功，只以空性定力就可達到明點不漏失，因其三昧定力亦可控制氣功與貪心，此時已離成佛不遠矣。

乙、關中生活情形：

上面提到過方便關，這種結緣，聊勝於無的關，隨各人自主，也可讀

書，也可有侍從，也可請醫師診病等等。但至少要做到禁語、禁足和立功課表這三點。如果連這起碼的禁戒都沒有，就不閉關一樣了。

至於究竟的生死關，則沒有二途，一直閉到死或成就，或者剋期取證，要立定目標，不達到則不出關。

生死關中的飯食，是葷是素，要依所修法而定。不但不能看一般的書報，連經書都要與所定的目標有關的才能讀。不能與外界通訊、通話。醫藥則全賴祈禱。有時病尚未發，佛菩薩已先賜藥方了。媽幾腦準祖師的兒子閉關時，她也是吩咐護法守護後即離去，并不再來管他的日用所需。結果到原先預備的東西用完時，護法就出現來供養了。關中不許有侍者，所以飲食要自理。有修三灌之力量的行者，才可帶空行母閉關，但還是一樣要禁語、禁足，不接見訪客。

6. 結論

總之，要閉關的人在未閉關前要

A、知道過去大成就者閉關的情形（此由傳記中可以得知），從中得

到教訓，作為借鏡。

B、對得四種根本的先決條件要明白，要注重。

C、自己檢討，平時是否有護法之感應；若無，則閉關時易遭魔障。

在開始閉關時，要考察自己的動機是否正大純潔？不能含有私人慾望，否則必遭魔障，甚至是護法為護正法而作障。真正純正之動機必須是為了救一切眾生，紹隆佛種，成正等正覺。動機純之又純，上不愧天，下不愧地，中不愧心，方能得天龍八部之歡喜護持。

在閉關之後要有大決心，真實菩提心，堅忍、長遠心，一直閉到死或是成就為止。

附錄三：依體系表次第詳列之重要參考書目

林鈺堂

前言

本書目所依之體系表即陳師所作之《佛法精要原理實修之體系表》。該表原列有書目，但是為省篇幅，未依表中所列次第編排。今為便實修學人依次逐項探究理論，得知修法，余不揣愚陋，竭盡所知，擇要詳列，並補入新出諸要籍，如《曲肱齋文四集》、《沐恩錄》、《勝樂金剛簡軌及其說明》等。讀者若欲廣為探討，可參考原表之書目。

本書目所列書籍以陳師之著作為主；一則以保存原作體系表之一貫性，一則以其作品乃聞思及修證之結晶，非無實修經驗之空洞論述所可比擬。表中所列之基本佛學常識，如四聖諦、十二因緣、六度等，其參考書從略。一般熟知之經論，學人自知當讀，亦往往從略。

為便利讀者依表查閱，故此中所列書籍，亦有重覆出現者。如《蓮師大圓滿教授勾提》，既屬正見，又屬修法，故重複列於五種正見條下及精

要修法條之「審底」項下。

本書目最後加列佛學辭典二種，亦為陳師所推薦者。余平日查閱頗覺適用，故並列之。

佛紀三〇一三年，丙寅，西元一九八六年

1. 無乘：

- 一、《禪海塔燈》。
- 二、The Light House in the Ocean of Chan：此即《禪海塔燈》之英譯。
- 三、《景德傳燈錄》；宋·道原纂。
- 四、《指月錄》；明·瞿汝稷集。
- 五、The Essentials of the Chan School (CB90)；此處CB90表示陳氏英文小冊 (Chenian Booklet Series) 第90號；以下不贅。
- 六、Offspring Chan (CB92)。
- 七、A Short Course of Chan Practice (Appendix B · A Systematized Collection of Chenian Booklets I | 100 ·)

2. 二教：
 - 一、〈略論金剛乘行人與般若乘行人用心之大異〉（《曲肱齋文三集》）。
3. 二乘：
 - 同2所列。
4. 三乘：
 - 一、Why I Emphasize the Whole System of Buddhist Philosophy (CB15)。
 - 二、The Three-C's of Each Yana and Their Interconnection within the Whole System of Buddhism, I & II、(CB16·17)。
5. 六乘：略。
6. 九乘：
 - 一、〈東密行者當進學藏密無上瑜伽法論〉（《曲肱齋文二集》）。
7. 十二乘：
 - 一、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yingmapa School (CB19)。
8. 十五乘：

同↘所列。

9. 四種空性：

- 一、〈論觀空性之捷徑〉（《曲肱齋文四集》）。
 - 二、〈大、小乘修空及密乘大手印、大圓滿、禪宗辨微〉（《曲肱齋文二集》）。
- ### 10. 五種正見：

- 一、《曲肱齋反省錄》。
- 二、《大手印教授抉微》。
- 三、〈蓮師大圓滿教授勾提〉（《曲肱齋文二集》）。

11. 四種宇宙觀：

- 一、〈佛教四重宇宙人生哲理密法後來居先〉（《事業手印教授抉微》第三章）。

12. 五種菩提心：

- 一、〈愛、慈善、大悲、菩提心辨〉（《曲肱齋文初集》）。
 - 二、〈如何檢討菩提心是否真實〉（《曲肱齋文四集》）。
- ### 三、 How to Develop the Bodhicitta 。

- 四、Bodhicitta Series (CB124, 129, 130, 135, 139, 141, 146)。
- 五、Why All Beings Are Our Benefactors (CB112)。
13. 成佛八次第及其八喻：
 - 一、Dharmapadas in Practical Order, I & II, (CB64, 65)。
 - 二、《曲肱齋短笛上集·無常類》。
 - 三、〈致黃遠謨老居士勸出離書〉(《曲肱齋尺牘》)。
 - 四、《禪海塔燈·第十章。平實商量》。
14. 四大灌頂：
 - 一、《密宗灌頂論》。
 - 二、Vajrayana Meditations (CB72)。
 - 三、How to Transform a Human Body into a Buddha Body, Part II, (CB76)。
 - 四、Discriminations Between Buddhist and Hindu Tantras。
15. 精要修法：

- 一、〈修行自性之推究〉（《曲肱齋文二集》）。
 - A、聲聞乘：
 - 1、Hinayana Meditations (CB66)。
 - B、緣覺乘：同右。
 - C、菩薩乘：
 - 1、Mahayana Silas (CB43)。
 - 2、〈隨喜邪說暴行者必墮論〉（《曲肱齋文三集》）。
 - 3、Buddhist Views on Contamination, I&II, (CB53, 54)。
 - 4、〈如何學習菩薩〉（《曲肱齋文三集》）。
 - 5、《曲肱齋華嚴五論集》。
 - 6、《華嚴法界觀門》：唐·法順集；〈漩復頌〉在卷末。
 - 7、《華嚴一乘十玄門》：唐·智儼撰；承法順說。
 - 8、〈如來密因修證了義首楞嚴三摩地觀法〉（《曲肱齋文四集》）。
 - 9、《法華經》玄義直釋（《曲肱齋文四集》）。

- 十、《淨土五經會通資料全集》。
- 十一、〈論往生之最低條件〉（《曲肱齋文三集》）。
- D、事部、行部、瑜伽部：
 - 一、《蘇悉地經》。
 - 二、《蘇婆呼童子請問經》。
 - 三、Vajrayana Silas, I & II, (CB45, 46)。
 - 四、《馮大阿闍黎金胎兩部手澤》；五輪塔觀即此中之六大瑜珈法，五相成身法亦載此中。
 - 五、How to Transform a Human Body into a Buddha Body, Part I, (CB75)。
 - 六、宗喀巴大師之《密宗道次第廣論》；「唸誦六支」及「外、內四支」在此書之卷三至卷五內；「修命氣」即此書卷三所談之防護命力。
 - 七、〈密宗道次第廣論書後〉（《曲肱齋文二集》）。
- E、麻哈瑜伽（初灌）：

- 一、《事業手印教授抉微》（內及：十四根本戒、八粗重戒、五方佛戒、五空行母戒）。
- 二、《勝樂金剛簡軌及其說明》。
- 三、《金剛亥母修持壇城方便儀軌》；讓龔登頓大師造。
- 四、《金剛亥母事理行證分格儀軌》（《曲肱齋中文小冊叢書》第五種）。
- 五、〈白度母事理行證分格儀軌〉（《曲肱齋知恩集》）。
- 六、Tara Meditation (CB79)。
- 七、《紅、白觀音儀軌陳氏註解（上）、（下）》（《曲肱齋中文小冊叢書》）。
- 八、Four Foundations of Tibetan Tantra (CB70)。
- 九、The Yoga of Daily Life (CB71)。
- 十、《密乘法藏初級教授》（佛風在四皈依念誦法內）。
- 十一、《媽幾腦準祖師略傳及其施身法等教授》。
- F、阿努瑜伽（二灌及三灌）：
 - 一、〈中黃督脊辨〉。

- 二、〈論脈氣明點與諸前行之關係〉（《曲肱齋文三集》）。
- 三、《沐恩錄》；氣功修法詳載此中。
- 四、《事業手印教授抉微》。
- 五、〈忍精、採鉛、提點辨〉（《曲肱齋文初集》）。
- 六、《曲肱齋推恩集》。
- 七、《光明法藏》。
- 八、《明行道六成就法》：此即下列九之中譯：譯者張伯烈。
- 九. Book III: The Yoga of the Six Doctrines, in "Tibetan Yoga and Secret Doctrines" ed. by W.Y. Evans-Wentz.
- 十、〈遷識證量論〉（《曲肱齋文初集》）。
- 十一. White Dakini Phowa (CB83)。
- 十二. 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 ed. by W.Y. Evans -Wentz。
- 十三、《恩海遙波集》。
- G、阿底瑜伽（四灌）：

- 一、《大手印教授抉微》。
- 二、Non-death Yoga (CB86)。
- 三、Shanpa Kargyu Golden Dharmas, I & II (CB125, 126)。
 - H、審底、龍底、滿雅底、無上阿底、姐底·
 - 一、〈蓮師大圓滿教授勾提〉(《曲肱齋文二集》)。
 - 二、《大圓滿中心要講錄》；貢噶師祖講授。
 - 三、The Essential Teachings of Adi-Buddha, I & II, (CB84,85)。
 - 四、《陳上師法界大定教授彙總》。
 - 五、〈修普賢王如來輪迴涅槃自解脫最高方便〉(《曲肱齋知恩集》)。
 - 六、前列最高方便之〈釋要〉(《曲肱齋知恩集》)。
- 七、Adi-Buddha Samadhi (CB115)。
 - I、仰底·
 - 一、〈大圓滿法界、心中心、黑關引導、惟讀即可成就事業〉(《曲肱齋知恩集》)。

二、前列黑關引導之〈九釋〉（《曲肱齋知恩集》）。

16. 氣息：

一、《六妙法門》.. 隋·智顛說。

二、《密乘法藏初級教授》（佛風在四皈依念誦法內）。

三、〈諾那金剛上師口授金剛誦起分〉（《曲肱齋知恩集》）。

四、前列金剛誦起分之〈十釋〉（《曲肱齋知恩集》）。

五、《事業手印教授抉微》；金剛誦各種路線見第十章第八節。

六、《沐恩錄·氣功類》。

17. 三種關房：

一、Buddhist Meditation。

二、〈佛教徒當於何時開始習定〉（《曲肱齋文四集》）。

三、〈閉關細談〉（《曲肱齋文四集·附錄》）。

四、《密乘法藏初級教授》；內含專修護關壇法。

五、〈大圓滿法界、心中心、黑關引導、惟讀即可成就事業〉（《曲肱齋知恩

集》)。

六、前列黑關引導之〈九釋〉(《曲肱齋知恩集》)。

七、〈密宗造命論〉(《曲肱齋文四集》)。

18. 佛身：

一、〈密宗造命論〉(《曲肱齋文四集》)。

二. How to Transform a Human Body into a Buddha Body, I& II. (CB75,76)。

三、《事業手印教授抉微》，第二十及二十一章。

四. Padmasambhava's Rainbow Body (CB93)。

19. 修證期間：

一、〈小·大乘修空及密乘大手印·大圓滿·禪宗辨微〉；此篇中有一處說

明菩薩修證時期甚長之理(《曲肱齋文二集》)。

二、〈東密行者當進學藏密無上瑜伽法論〉(《曲肱齋文二集》)。

20. 佛學辭典：

一、《佛學大辭典》；民國·丁福保居士編。

二、《中英佛學辭典》（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原編者：W. F. Soothill and L. Hodous；增補者：聖剛法師、李武忠教授及曾萊焜教授。

三、《佛光大辭典》；佛光出版社。（此乃依藍吉富教授之推薦加入。）



南無護法韋陀菩薩聖像